

雲林文獻

第四十三輯



台塑企業王董事長永慶應蘇縣長之邀以「貫徹市場經濟與民主法治邁向廿一世紀」，為題專題演講，開講前接受頒贈雲林縣鑰

雲林縣政府發行



16-1-0

雲林文獻第四十二輯 目錄

封面圖片（台塑企業王董事長永慶專題演講「貫徹市場經濟與

民主法治邁向廿一世紀」，由蘇縣長贈予雲林縣鑰）

圖 片（蘇縣長重要施政活動）——林孟儀 1 5 10

壹、社會變遷下的歷史建築——以雲林縣為例——林崇熙 11 5 45

貳、史志記載的北港——從五代的北港到魷港、笨港、北港——呂雲騰 46 5 107

參、笨港聚奎閣遷建朝天宮秘辛——懷笨佬 108 5 112

肆、口湖鄉、四湖鄉地名史話——蔡淑女 113 5 115

伍、雲林縣古坑鄉樟湖風景、賞化石——陳南榮 116 5 125

陸、梅林遺址出土文物記者會	陳木杉	126	173
柒、由北港諺語探討北港地名與歷史	許士能	174	189
捌、大埤鄉三秀園的景觀及人文介紹	劉明俊	190	219
玖、百年國小——北港鎮南陽國小	呂雲騰	220	242
拾、西螺大橋通車四十五週年紀念專文	呂建孟	243	294



蘇縣長邀請台塑董事長王永慶蒞縣專題演講並頒發「榮譽縣民證書」。



連副總統參加本縣擴大舉辦第16屆村里長聯合就職典禮。



蘇縣長重視民瘼，親自會見陳情民眾。



蘇縣長巡視西螺果菜市場瞭解蔬菜供需情形。



連副總統巡視本縣地方建設並與各要員合影。



蘇縣長於議會作施政報告情形。



蘇縣長巡視地方醫療情形並慰勉工作人員之辛勞。



蘇縣長領隊參加台灣區運動會。



雲林縣政府“便民服務專車”行駛縣立體育館至縣府之間，方便民眾洽公。



什麼攏無 勇敢向前走

蘇縣長與陳清秀議長及各級民意代表參加颯舞之造型。



台灣大學決定在雲林縣設分校，縣長蘇文雄張貼紅紙與縣民共享喜悅。



蘇縣長參觀虎尾糖廠製糖情形。



蘇縣長慰問助割官兵。



雲林縣政府與台灣土地銀行簽訂「我愛雲林認同卡」合約，充實本縣社會福利經費。



蘇縣長於雲林縣公務人員運動大會中鳴槍英姿。



蘇縣長投下立委選舉神聖的一票。



蘇縣長由古坑鄉謝淑亞鄉長陪同巡視地方建設。



蘇縣長重視老人福利，殷殷垂詢生活起居情形。



蘇縣長慰問警察人員之辛苦。



蘇縣長重視本土文化戲曲，參加國際偶戲節。

壹、社會變遷下的歷史建築——以雲林縣為例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理通識學科 林崇熙

一、前言

建築就像人的生命一般，有著生老病死，有著曲折離奇，有著悲歡離合。歷史建築的形成與保存並不單只是建築物本身是否堅固、是否用上好材料、是否能經得起颱風、是否有幸沒有遭到回祿之災等物質因素；更重要的，許多建築物毀於都市更新、毀於政治考量、毀於「地方建設」、毀於人口外流、毀於分房共業、毀於眾口悠悠、毀於土地暴漲、毀於政府法令；換句話說，許多建築物不是毀於物質條件不佳，而是毀於價值觀的變化、制度面的缺失、及人為的因素。如果沒有將這些可能的因素一一考慮、分析，則單靠政府的「文化資產保存法」及官員常掛在嘴上的一句：「沒有經費」那麼台灣歷史建築的命運只有在平面記錄裡面憑弔了。

二、對於歷史建築保存的論述

台灣有關歷史建築保存的腳步，並非出自台灣本土文化主體性的思考；而是在經濟發展到足夠溫飽之後，於一九七〇年代隨著歐美古蹟保存運動的腳步而開展。在一九七〇年代以前，台灣也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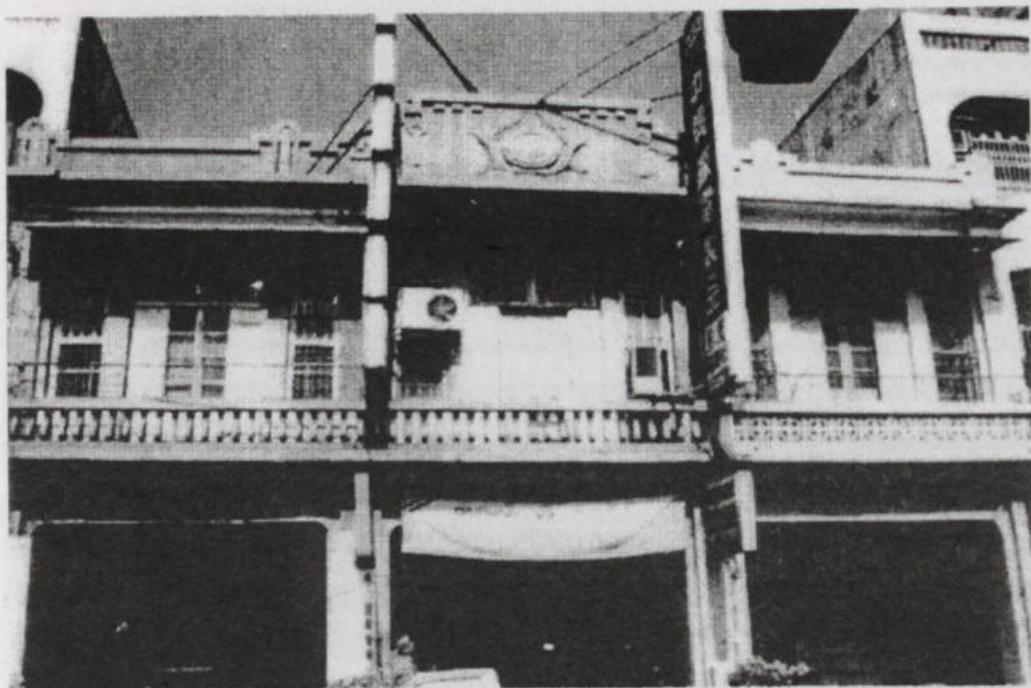
不是沒有古蹟保存的行動，但其保存工作並非純粹就台灣文化資產保護為著眼點，而是做為地區紀念性地標、因應政治形象、或為了觀光旅遊的商業需求所做的「現代化」「整舊復新」。在「反攻大陸」的政治口號下，台灣的建築與空間被賦予「重視中國正統意象」的任務，因此，所重視的歷史建築多是能表現出中國意象的「北方宮殿式建築」的重建。例如台北的東門、南門、小南門、原貌在民國五十四年（一九六五）被改建為歇山重簷的清代北方官式建築；台灣延平郡王祠原本是福州式建築，被修改重建為清式宮殿建築。換句話說，在此時，台灣的歷史建築保存並不是以台灣文化為思考主體的。因而為數眾多的「台灣傳統建築」不但沒受到重視，更在追求現代化功能的都市計畫中慘遭大量拆除的命運（註1）。

一九七〇年代的台灣，在政治上開始蔣經國時代。而隨著退出聯合國、日本與中共建交、隨後在七年之內有四十五個國家與中共建交、以及民國六十八年（一九七九）年美國與中共建交，這些外交上的挫敗再加上兩次石油危機引起的外貿衰退及通貨膨脹，都給予自一九五〇年代習以為常的黨國體制與「法統」的正當性莫大的動搖。因此，將蔣經國總統開始進行拔擢台籍菁英的「台灣化」。（註2）當政治上的「反攻大陸」此神聖使命逐漸成為神話之際，「台灣化」的趨向也使得本土文化在長久以來的大中國意識下逐漸有掙扎奮發的可能。隨著世界性的鄉土風潮影響下，台灣鄉土文學亦開始沛乎莫能禦的發展，終於引起大中國意識者的恐懼，而發起了「鄉土文學論戰」。而隨著「黨外」民主運動及屢撲屢起的台灣獨立運動逐漸茁壯，台灣傳統建築被賦予新的政治任務——強調中國文化是台灣文化的根源，台灣與中國具有不可分割的血緣關係，以此做為台灣為中國一部

份的「歷史見證」。雖然政治任務是生命中難以承擔的重，但台灣歷史建築卻也因此而得到了政府部門的「重視」，而得以在民國七十一年（一九八二）有著「文化資產保存法」的制訂實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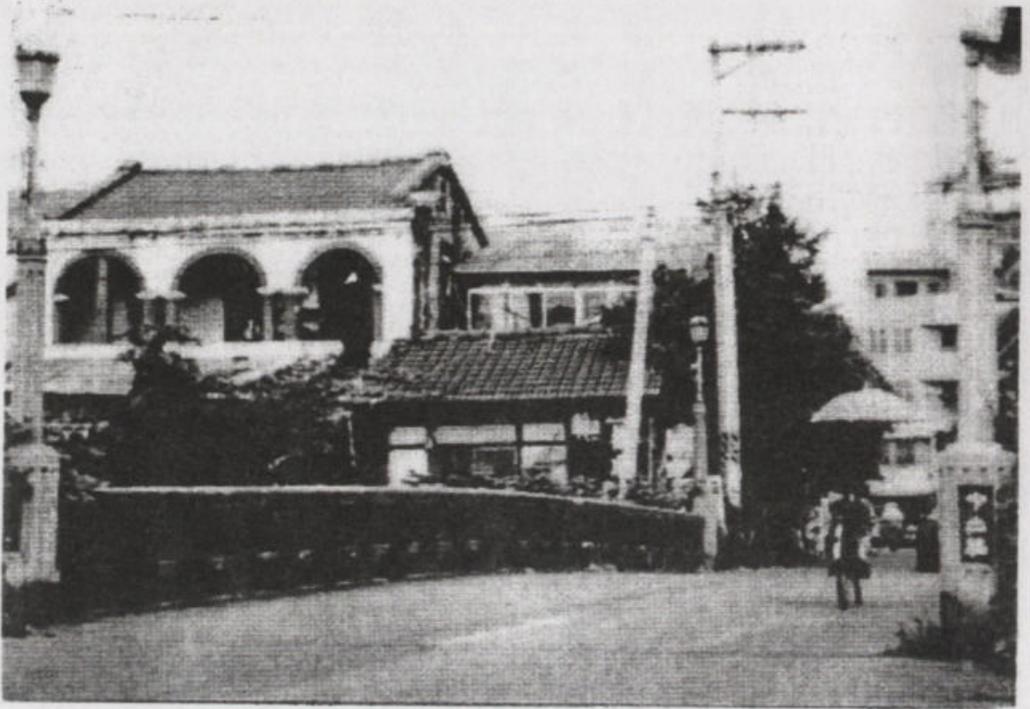
縱然「文化資產保存法」已經制訂實施十五年了，並不意味著台灣歷史建築就受到政府以至民間的瞭解與重視。歷史建築的保存是融合著政治上的統獨之爭、觀光上的經濟意圖、都會生活的休閒旅遊文化消費等各方利益而形塑於外的存在；這不意味著歷史建築是做為人民生活價值的具體呈現。因此，我們看見一些歷史建築被官方列為古蹟後，政府的修繕工作一再延宕，而使得民眾對政府保存古蹟的誠意產生疑慮（註3）。而有些地方官員表示不願見到地方歷史建築被列為古蹟，以免將來「妨害」都市計畫更新及「地方建設」（註4）。這些現象說明了台灣仍然深受「經濟掛帥」的意識型態所左右。一方面執政黨需以進一步的經濟發展來鞏固政權及發展國際關係上的「實質關係」來取代日益萎縮的傳統外交關係；另一方面，政治上的不確定感及低度參與的可能性，使得台灣人民專注在經濟活動上。在這種社會脈絡下，歷史建築保存與地方經濟發展常常被對立起來而形成矛盾，在鹿港保存計畫喊停、三峽古街的古蹟指定解編、林安泰古厝的拆遷等，都看到了歷史建築在經濟發展的大前提下一再地成為祭品。這些現象都表徵著歷史建築保存在台灣官方及民間都並未被當成台灣文化主體性的呈現來思考與努力。

雖然中央訂有「文化資產保存法」，但其對象是針對「古蹟」而非廣義的歷史建築。因而在地方上，常因「地區發展」為由而大肆摧毀各種歷史建築。在戰後，一些具有日本殖民意味的建築如神社很快地就被拆毀，此等消滅歷史記憶的作法和戰時台灣總督府「皇民化運動」中對台灣廟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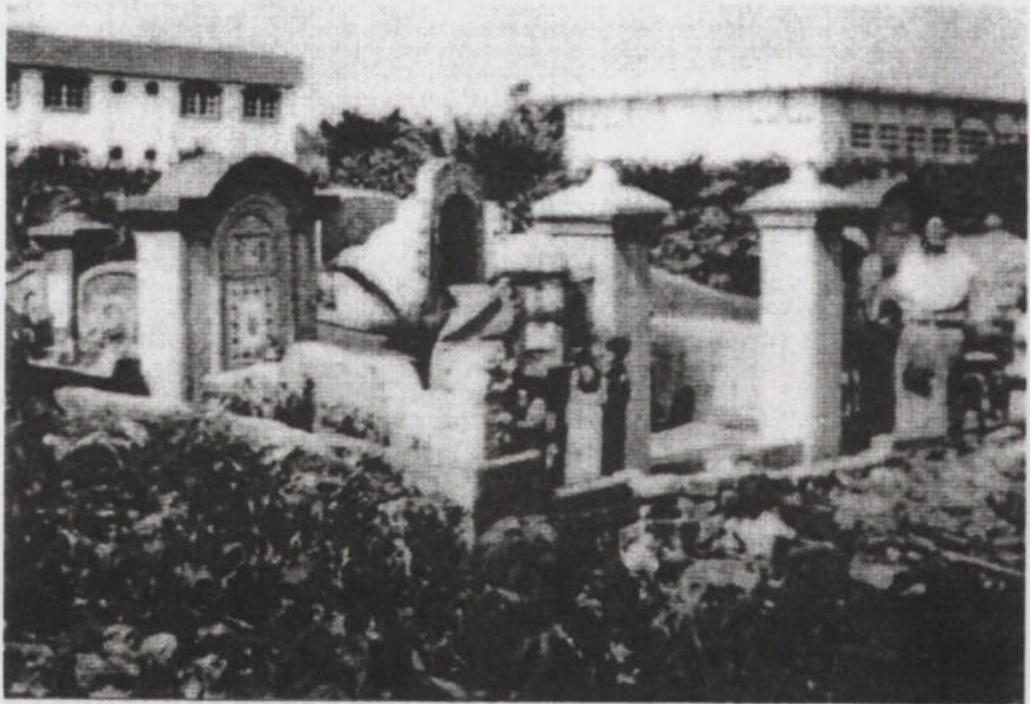


圖一 因拓寬道路而遭拆毀的崙背中山路街屋

迫害如同一轍。而在「文化資產保存法」實行了十五年之後的民國八十六年（一九九七），我們依然看到「經濟掛帥」的想法主導著歷史建築的命運。例如雲林縣崙背鄉中山路上二十幾棟具有獨特風格的歷史街屋（圖一）就在「發展地方建設」的興奮下被拆除街屋立面數公尺，以便進行道路拓寬，來方便前往麥寮六輕的車輛快速通行（註5）。相同地，從民國八十五年（一九九六）至八十六年（一九九七）中，斗六市拆毀了表徵戰後初期建築風貌的斗六橋中山橋，以便在雲林溪加蓋來興建停車場（圖二）（註6）。同時，台中市也傳出市政府為了增加停車位而將大正二年（一九一三）興建的「武德殿」予以拆毀（註7）。另一個令人扼腕的例子是西螺鎮廣興里有座具藝術價值且有六十幾年歷史的「張高鳳」古墓（圖三），由於縣政府於其地要興建「教育農園」而執意強制拆除。雖然該古墓的後代一再陳情予以保留，也得到多位專家學者的聲援與爭取，然而一切都不敵怪手在權力掌握者的一聲令下（註8）。



圖二 遭拆毀的斗六中山橋與城頂街老宅



圖三 遭拆毀的西螺鎮廣興里「張高鳳」古墓

三、歷史建築的形成

斗六市、林內鄉、西螺鎮、虎尾鎮、北港鎮等幾個地區是雲林縣境內現存歷史建築最豐富的地區；相對的，不管沿海地區、中部平原、或山區的古坑等其他地區，其歷史建築就相少多了。（註9）這些歷史建築的地理分佈，正是一個重要的切入點來探討社會因素如何形塑建築物在歷史洪流中出現、屹立、傾頹、消失。

歷史建築要能夠形成，需要符合兩大要件：其一是能在當地被興建；其二是能保存得夠久。首先來談第一個要件。建築物能被興建，當然是有人要在當地居住或活動。再者即得問：為何百年前有那麼多人在某地居住而興建了這麼多建物，而今為我們所記錄。因此，我們就得從社會經濟面著手來探討雲林縣地區的發展，方能明瞭為何某幾個地區有龐大且集中的歷史建築，而相對地其他地區何以未能如此。以下先敘述大環境的變遷，再以幾個重要鄉鎮的發展呈現之。

漢人來台灣發展，乃以澎湖為跳板，而澎湖靠近台灣南部，故漢人在台灣的拓殖自南部起。而由於渡海拓殖的關係，海港及河港成為早期移民發展的根據地。此外，由於當時台灣需要自大陸輸入民生日用品及對大陸輸出農牧產品，因而港口成為早期台灣的墾殖重鎮。在現今的雲林地區，北港（古名笨港）以河港之地利而甚早發展，在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名列台灣當時九個能稱為「鎮」的名單之列；在光緒元年（一八七五），亦以約五千人人口，名列台灣當時有數的十五個城鎮之列（註10）。北港在十八世紀末時有布郊、簪郊、杉郊、金鼎郊、泉郊、金合順、廈郊金正順、龍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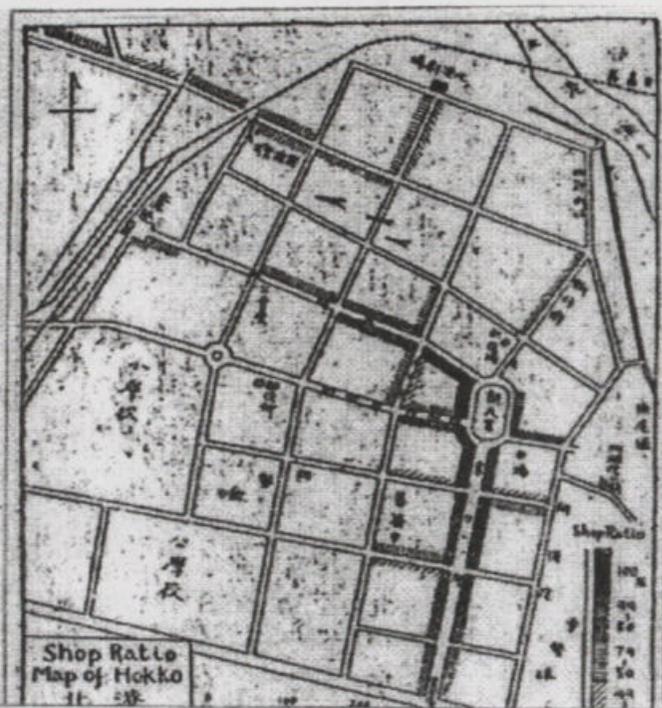
郊金晉順、糖郊金興順、綢郊金義成、北郊、染郊、藥郊等行郊的名字，可見當時貿易興盛之一斑（註11）。然而，雲林地區於清末因河流上游森林砍伐過渡，水土流失甚劇，加上此地地形與氣候的關係，每逢夏季大雨，河川常以巨大的水量挾沙而下，因而造成港口淤塞，造成北港失去河港運輸功能而無法進一步發展。不過，北港因為與附近農村的關係，保有為四周農村貨物集散中心的角色，在農村發達或陸路交通開闢後，北港得以保持沒有衰敗。

政治、經濟、軍事是影響清代台灣城鎮興起的三大因素。早期河港、海港因貿易而興起。然而，由於清朝治台的政策目標是一方面只求台灣不要落入外人手中，另一方面則致力於防止台灣成為反清的基地。在這種將台灣視為邊陲地區且以消極態度面對的情況下，台灣的吏治甚為敗壞，不但有「三年官，兩年滿」的俗諺，且出現「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的治安亂象（註12）。由於清朝以邊陲看待台灣，且民亂不斷，一向是軍事安全重於財政收支，而在台灣各主要地點，均部有重兵戍守。在前述的社會治安情況下，衙門與營汛的存在，提供著市街較大的安全，因而能吸引更多地主、仕紳、商人、及其他各行各業的人住進市街。此外，衙門成員、營汛兵弁及其家屬均為市街就業人口的一部份。在這整體政治、軍事、經濟的因素交錯下，雲林地區的北港有巡檢（康熙五十六年至雍正九年，一七一七—一七三一）、縣丞（雍正九年至光緒廿一年，一七三一—一八九五），斗六有巡檢（乾隆廿六年至五十三年，一七六一—一七八八）、縣丞（乾隆五十三年至光緒十三年，一七八八—一八八七）、縣廳（光緒十九年至廿一年，一八九三—一八九五），都使得北港與斗六成為雲林地區山線及海線兩個最重要的城鎮（註13）。

清代主要的市鎮功能是港口、農村中心、行政中心、與公路中心。清末日治初期，新的運輸技術、新產業的建立、與國際貿易的興盛，開始形塑新都市的出現。公路線的完成，在雲林地區造成西螺與虎尾的興起。而農產加工業（特別是糖業與碾米業）的發展，造成了西螺、斗六、虎尾等地的市鎮興盛。北港地區則因有北港糖廠且為媽祖信仰的重鎮而可維持不墜。斗六在清代為鄉村中心與行政中心，在日本時代為製糖及陸運中心。虎尾在日本時代興起，為鄉村中心與製糖重鎮。斗南在日本時代為鄉村中心。古坑及土庫則在戰後方為人口聚集較多的鄉村中心（註14）。

上述的幾個鄉鎮，不管其最初起源為何，其後幾乎都發展成為鄉村都市。鄉村都市乃以與周圍農村的關連而存在，因此其型態亦受四周農村影響。就空間分佈來看，鄉村中心型的市鎮多半沿著通往附近農村的聯絡道路形成主要的商業市街，因此多半是狹長形的市鎮。而依據都市計畫而設計的街道，多半成長方形或正方形的格子狀（註15）。縱然日後都市發展朝各個方向擴展，但從老街街屋的分佈仍然可看出早期的風貌，斗六太平路、西螺延平路崙背中山路、林內中正路、虎尾中山路、北港中山路等都是最好的見證。

在日本時代的台南州轄內，昭和十四年（一九三九）北港街有人口三萬人左右，為僅次於台南及嘉義的第三大都市。北港市街是依據都市計畫形成的格子型街道，市街中心是朝天宮，由此往南通的舊宮口街（現中山路）是最熱鬧的商店街，為歷史性街屋叢聚之處。此街南段具有貿易、加工、旅館等複雜機能，其中段則為百貨雜聚的商店街，而北段接近朝天宮，故為飲食攤販聚集之處，且為香獨、金銀箔冥幣店分佈之地。此街是依照昭和十四年（一九三九）的市區改正所建設改裝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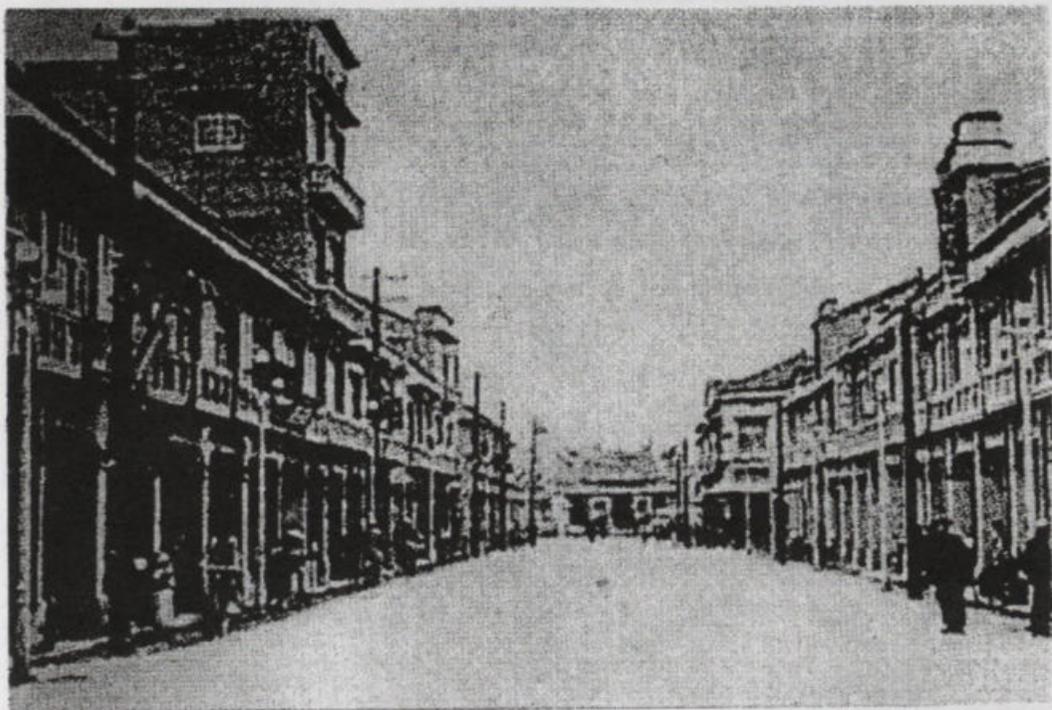


圖四 一九四〇年北港街道圖

的新式商店街，全部有亭仔腳貫通（見圖四、圖五）。而在舊北港劇場前，即現今義民路，在日本時代已是有著飯店、技球場的娛樂街。另外，舊北埔街頭，即現今的大同路，在日本時代為對參詣朝天宮的香客販售香燭及免費提供住宿的香店或香燭店。而舊石頭路，及現今的中正路，是依大正二年（一九一三）市區改正所建的舊商店街，其商業機能的興盛，多拜在北港車站乘降的朝天宮參詣客之賜。

而在朝天宮以北的蚶仔街（今仁和路）為銀器製造業的集中地，此亦為關連到宗教信仰的行業。此街早期興盛之貌可由一句俗語窺知——「行過蚶仔街，若無聽到銀聲會衰」。由此可見，北港眾多歷史建築的成立，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朝天宮做為台灣最重要的媽祖信仰中心，帶來了龐大的進香客，而創造了許多的商機。而建築風格的變更則受到日本時代市區改正所影響，可說是政治面的因素在運作了（註18）。

由此可見，北港地區街屋的形成，受到北港作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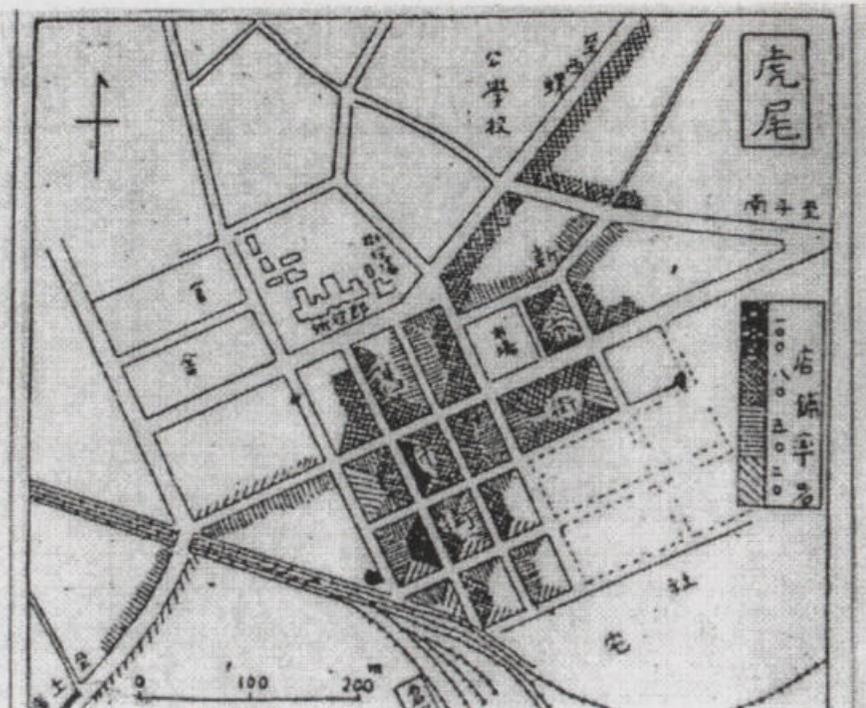


圖五 一九三九年第二次市街改正之後北港宮口街

個鄉村都市及信仰中心的影響甚深，而宮口街街屋能夠保存至今，也因兩次日本時代市街改正下的道路拓寬，使得商業機能的運作至今無礙，得以免於現今如崙背鄉中山路的道路拓寬。

虎尾鎮的興起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乾隆年間漢人來此墾殖，至咸豐年間已經是個大聚落。然而幾次的匪亂及械鬥，使得人口日益稀少。至日本時代初年，匪徒被掃清後，居民漸漸歸來；而最重要的是，明治四十四年（一九〇八）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設立五間厝工場，各地人潮來聚，方才將虎尾（舊大崙腳、五間厝）造鎮成功。因此，虎尾是靠糖廠起家的小規模工業城市，而不是一般習見的鄉村城市；故而其街道型態是在都市計畫下整然有序的小格子型市街，其街道發展並沒有考慮周圍鄉村聯繫。

比較特別的是，昭和十年（一九三五）進行市區改正，市街之東部區域劃為新商業街，即為現今之中正路，形成了一市鎮有兩條中心商店街的特殊例子（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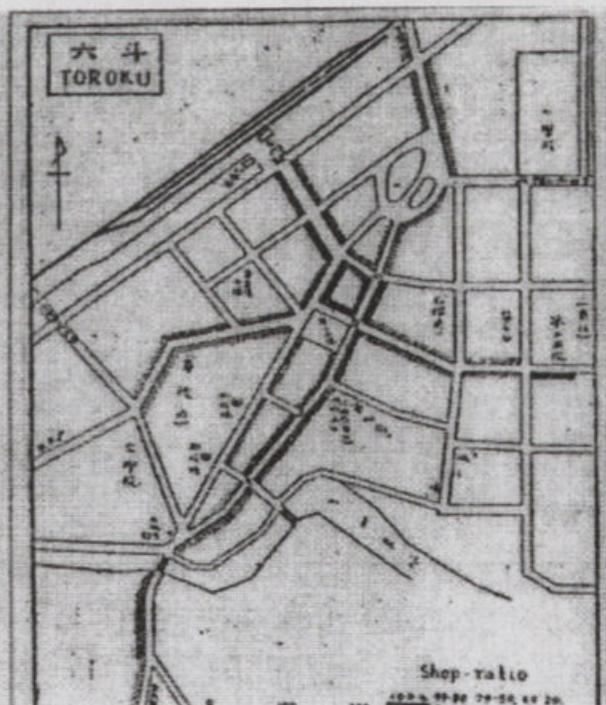
圖六 一九四〇年虎尾鎮街道圖

而在市街的發展上，由於舊市街的北邊受行政機關（如街役場、郡役所等）的限制，南邊受到鐵路及虎尾糖廠的擋住，因此不得不在橫向開出新市街。此外，虎尾的商店街是為了服務糖廠員工作為大宗，而不是為了四周的鄉村，因此，並不見沿著聯外道路而有街屋出現（註20）。由此可見，虎尾地區現存為數不少的歷史性街屋，其形成原因除了得力於虎尾糖廠的建立，也受惠於日本時代「市街改正」所形成的道路寬度仍然適用於現今的商業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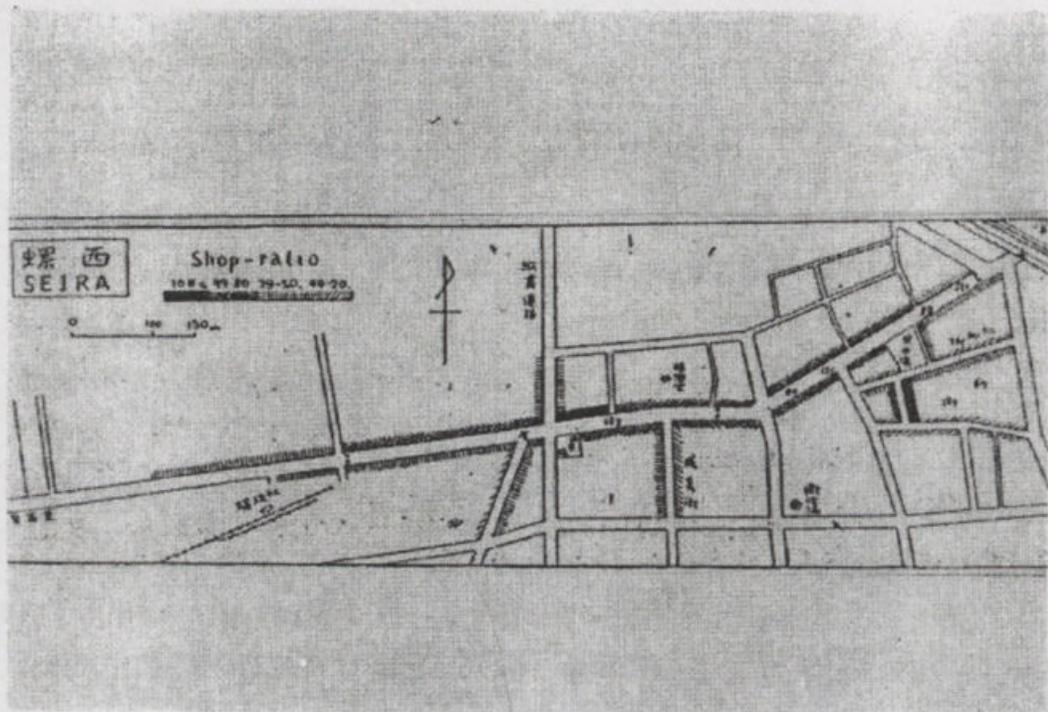
斗六市的發展是因為漢人勢力自台南北上，在往林圯埔的路上，沿著中央山脈，斗六門（斗六市舊地名）適為掌握古坑山區、嘉雲平原、濁水溪流域三者交會的交通要衝，因此於道光年間於斗六設縣丞而為行政上之中心。從清朝時期以至日本時代，斗六的主要商店街為現今之太平路，此乃沿通南北之鄉村聯絡道路而形成者，即今北通南投竹山、南達斗南、古坑之要道（圖八）。



圖七 虎尾鎮之街屋



圖八 一九四〇年斗六街道圖



圖九 一九四〇年西螺街道

從清朝至日本時代，斗六的商店街以「街頭媽祖間，街尾觀音亭」名之，即以舊媽祖廟址（現今圓環）為中心，往北至今鎮北路鐵路柵門，往南至斗六橋（旁即奉祀觀音菩薩的永福寺）。此街於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因市區改正而逐次施行改築店舖，二層之磚瓦水泥樓房店舖均有亭仔腳相通。除此之外，火車站前之大同路則為日治較晚期興起的商店街。而現今的中華路，則是通往溪邊厝經內林地至山地之路，亦有日本時代晚期的街屋出現。可見斗六之街屋的成立，主要是做為四周鄉村貨物集散地以及作為行政中心帶來的商業活動。

西螺鎮聚落的形成佔盡地利之便。西螺位於濁水溪南岸，乃縱貫公路跨溪的交通要道（圖九）。雖然縱貫鐵路沒經過，但有日糖（後為台糖）鐵路通往彰化及虎尾。更重要的是西螺地區土地肥沃，灌溉便利，自日本時代即已盛產良質稻米而聞名。因此，在歷史性街屋密佈的延平路上，在早期即有許多的碾米業、米糧商、肥料商等在此開店，另外即為地方經濟興盛而群集的布商



圖十 西螺鎮街屋

亦為早期延平路店舖的大宗（圖十）（註22）。

上述北港、斗六、虎尾、西螺等市鎮不僅有數量龐大的歷史建築物，更有密集且精彩的街屋群，從其聚落興起可以窺知這些歷史建築的起因有其歷史淵源及社會經濟的條件。在此意義之下，亦可瞭解為何沿海貧瘠地區的歷史建築相當稀少了——不僅因為沿海地區有颱風、海水倒灌、陸沈等不利條件，而更因為社會經濟發展的落後而使人口聚落稀少，當然使得建築的興起相對地減少許多了。

除了上述的政治、經濟、社會條件而使得某些城鎮有許多合院建築及街屋群，另外有一種特別的建築值得注意——日式平房。日式房子的重要來源及分佈有二：一為政府機關的宿舍，以斗六市最多；二為糖廠的宿舍，以虎尾鎮、斗六市、北港鎮等有糖廠之地為多。糖廠的宿舍幾乎都是日式平房，正反映出日本時代的糖廠是由日本人全權控制的。令人遺憾的是，斗六糖廠在前年（民國八十五年，一九九六）廢廠之後，廠內的日式平房

隨著人去樓空也逐漸年久失修而破敗。而斗六市公所擁有的大量日式平房宿舍，則是一棟棟地剷掉以改建公寓大樓。這些建築固然不同於中國式建築，但卻也是這塊土地的重要記憶。這些建築當年因著權力而起，現今也因著權力而消失。

最後，我們雖然歡喜看到雲林縣有著許多歷史建築，但我們現在能見到的所謂「精彩建築」、「精緻雕塑」、「規模宏大」的建築等，大部份都是富有人家的遺產。這些建築固然有藝術上的價值，但是我們在讚揚之際，卻應該同時回到當時社會環境來思考：這樣大戶人家的財富是在什麼基礎上形成的？有些固然是辛勤勞苦所得，但也有些是在不平等的社會階級下所推溯出來的，也就是說，這樣辛酸血淚所凝聚出來的。或許如此說來很煞風景，但基於階級壓迫的物質基礎而形成的「藝術」究竟應如何看待，卻值得我們進一步的思考。

四、歷史建築保存的社會命運

同一個家族的人，各有不同的健康狀態及壽命；同一個地區的建築物，縱然是同樣的建築師、用同樣建材有的建築物能長命百歲，有的建築物卻只有數十年的壽命。建築物是否能歷經風霜而留存至今成為歷史建築，可以將各種條件分成三類：其一為物質環境的條件，如建材、地理分佈、環境變遷、天災；其二是外在人為的條件，如政治考量、都市計劃、開闢道路、火災等；其三是內在的人為條件，如翻修改建、無人居住、無力維護、不願維護等。換句話說，建築物能否保存，關係到個人、家庭、社會、國家、政治、經濟環境等眾多因素錯綜複雜的交會。



圖十一 東勢鄉近八十年的建築，其屋頂因
颱風而翻新

就雲林縣歷史建築的分佈來看，某些地區現存明顯地稀少的因素，最顯而易見的就是地理環境。地理環境的影響有二：其一為前述的經濟發展問題，其二為天災之禍。沿海地區的口湖、水林、四湖、東勢、麥寮等土地貧瘠，灌溉不良，加上秋、冬季的嚴重乾旱，一向有「風頭水尾」之嘆。經濟不發達則不容易有堅固耐用的房舍來成為歷史建築。而這些沿海地區，縱然有些建築物有段年紀了，但一個共同的現象就是屋頂幾乎都翻新過；其年代及原因幾乎都是民國七十五年（一九八六）的韋恩颱風之故。歷年來，侵犯台灣的颱風多從東部或南部登陸，因此到了雲林地區時多已威力大減。然而韋恩颱風卻沿著台灣海峽北上，到了澎湖附近時轉向東撲而在濁水溪口登陸，首當其衝的雲林沿海地區因而受創極重。具體顯現在歷史建築物上的痕跡就是眾多屋頂的翻修（圖十一）。

除了天災外，火災是對歷史建築的毀損的一大原因，特別是早期的建築許多為木構房子。斗六市太平路九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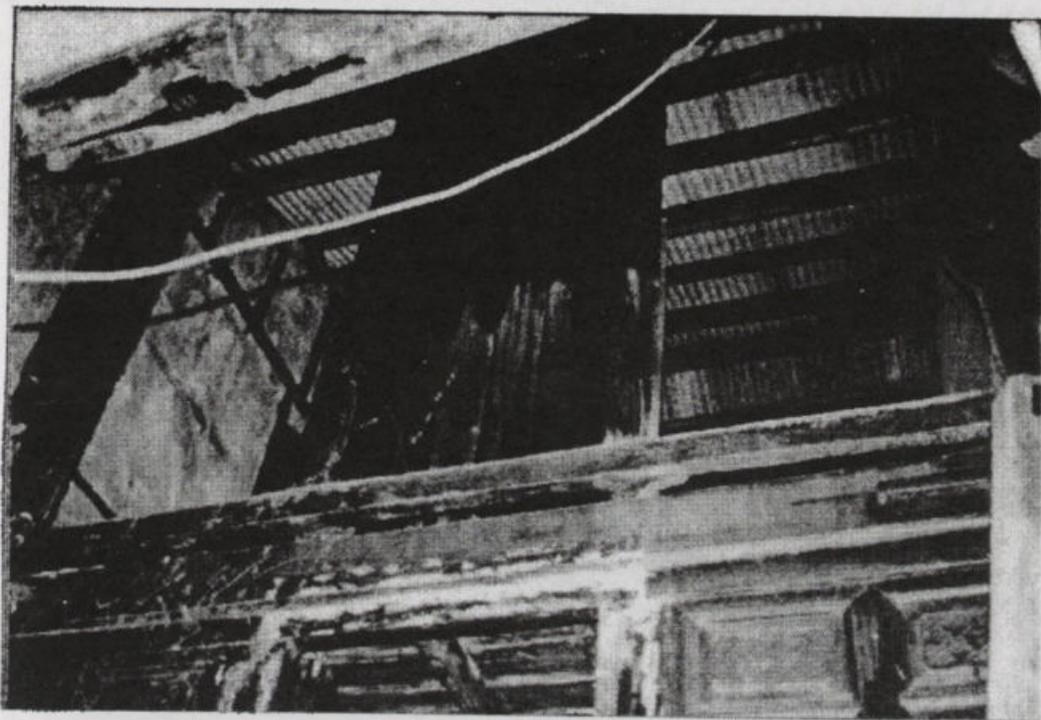


圖十二 遭焚毀的太平路街屋舊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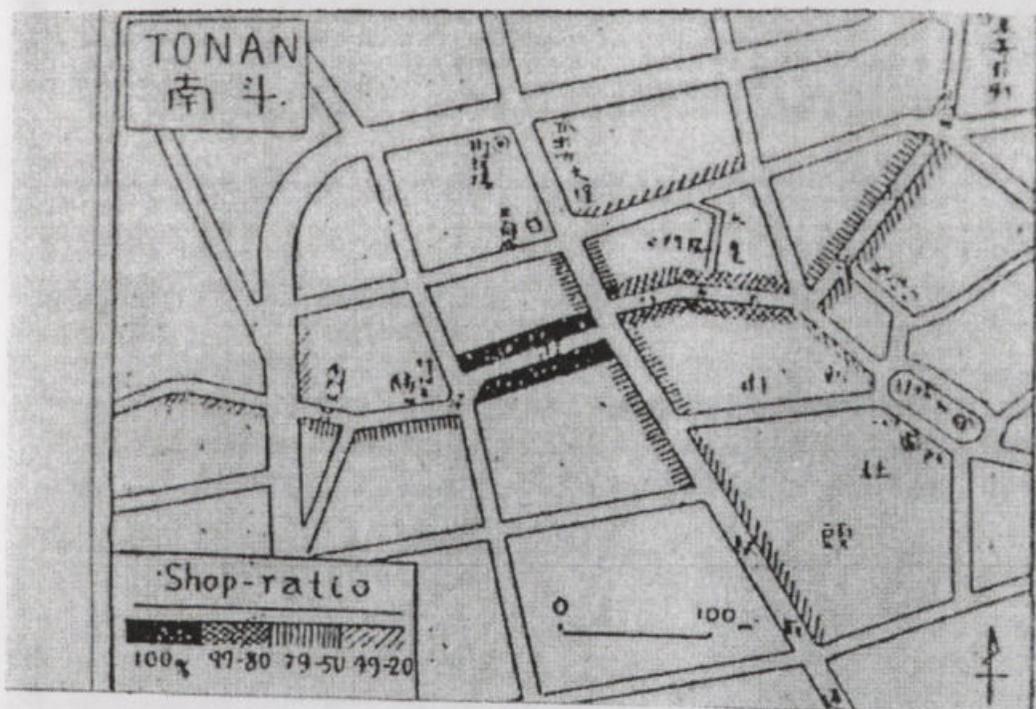
七號至土地公廟那一段街屋就在二十多年前的一場大火而幾乎毀損殆盡，僅留下前後幾棟（圖十二）。特別的是，太平路九十五號的林宅（原「源興布莊」）在大火中燒焦了後棟而前棟無損，林家把燒焦的後棟至今留存（圖十三）。

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例子是斗南鎮的街屋，由於二次大戰遭空襲轟炸使得許多街屋而毀損重建。圖十四為昭和十五年（一九四〇）富田芳郎調查斗南街時所繪製的店舖分佈圖，但如今這些地點的歷史建築多為戰後重建。僅存的街屋則呈斷續分佈，不若斗六、北港、西螺、林內、虎尾等地的街屋那般地密集。

除了自然力量及材料本身的問題之外，對於歷史建築物毀損甚重的一股力量就是原本應該保護歷史建築物的公家機關。首先，戰後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之後，對於日本式的公共建築逐漸拆毀，如北港於大正二年（一九一三）所建之公會堂、俱樂部、厚生院、昭和元年（一九二六）所建之武德殿、護生院、北港神社等（註25



圖十三 斗六市太平路遭燒焦的後棟樓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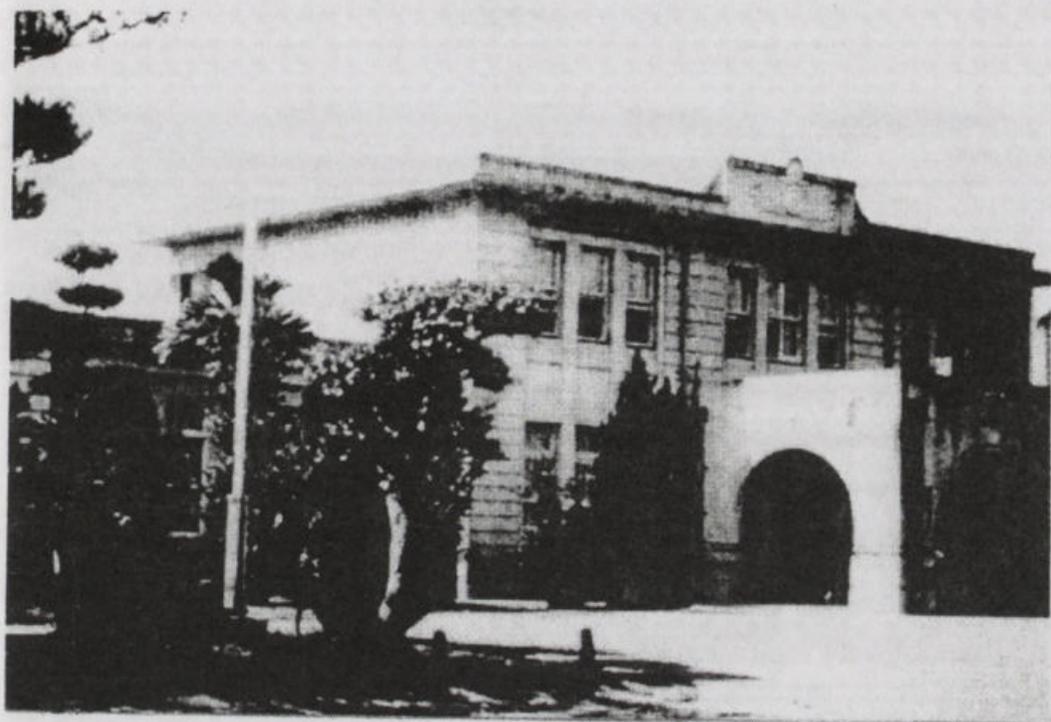
圖十四 一九四〇年時的斗南街圖(註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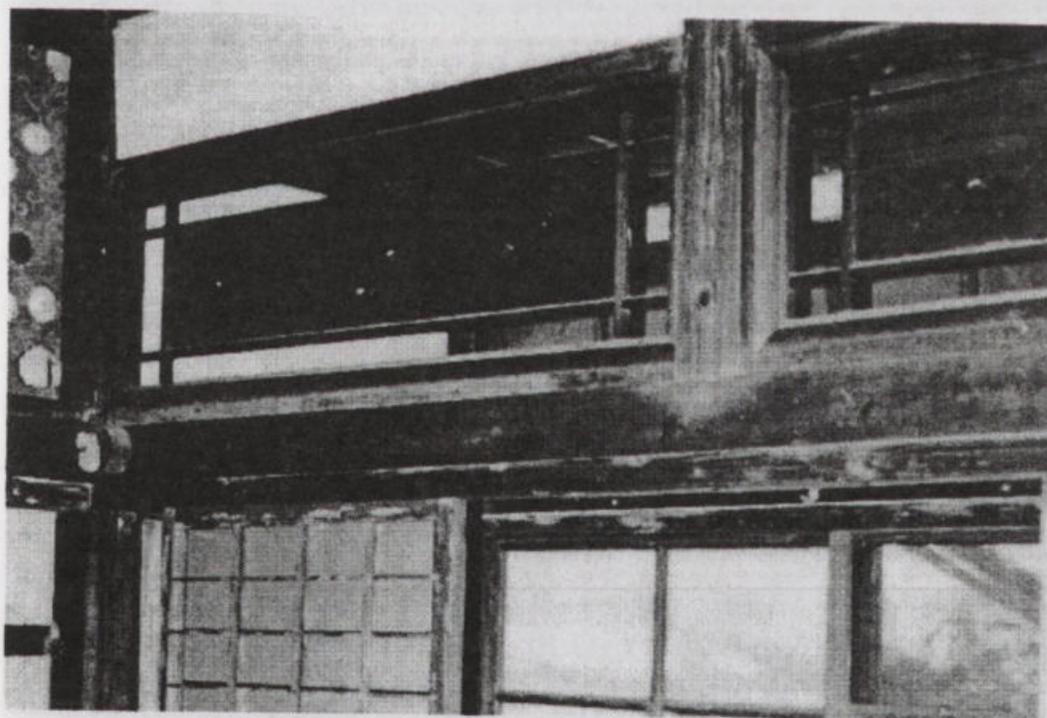
圖十五 北港街役場舊照(註26)

），及斗六地區的斗六神社、大崙神社、大北勢神社等，作為剷除日本文化的一項行動。另一方面，在二、三十年前，當台灣經濟尚未發達之際，許多鄉鎮最富麗堂皇的建築通常就是鄉鎮公所或警察局。這顯示出公部門把經費優先整理自己的門面之際，同時也拆毀了可以成為歷史建築的舊建築物，如斗六街役場（鎮公所）、北港街役場（鎮公所）（圖十五）、北港郡役所（警察局）（圖十六）等。

另外，在一九八〇年代末期的股市狂飆，同時帶動了房地產價格的連連翻漲。這樣的情況造成一些人把老房子敲掉，以便建新房子大賺一筆。而公家機關在這個風潮中也陸續跟進，將一批批的日式平房宿舍拆除，以改建公寓大樓，為鄉鎮公庫挹注一大筆資金（圖十七）。這個情況在斗六市特別明顯。然而，許多的日式平房建築有其特殊的建築風格，特別是適應台灣多雨、潮濕的氣候而做的修改。另外，我們幾乎不會在日式平房找到冷氣機；這對於因缺電是值得深思的。畢竟冷氣機的耗



圖十六 北港郡役所舊照



圖十七 前斗六鎮鎮長宿舍，台灣紅檜為材料的氣窗不僅通風，且有藝術價值

電量佔了用電量的三分之一。少了冷氣機，也就可以少幾座核電廠了（當然也會「損及」許多人的利益）。

除了上述對於自身擁有建物的毀損外，公家機關亦常經由都市更新、開闢道路、拓寬道路等方式而拆毀大量的民間歷史建築物（圖十八、十九）。崙背鄉的中山路街屋就因拓寬道路，以利通往六輕的車輛能快速經過，而整個街屋立面被拆毀。斗六市力行街的開闢，則硬生生地將一棟古老的民宅切割一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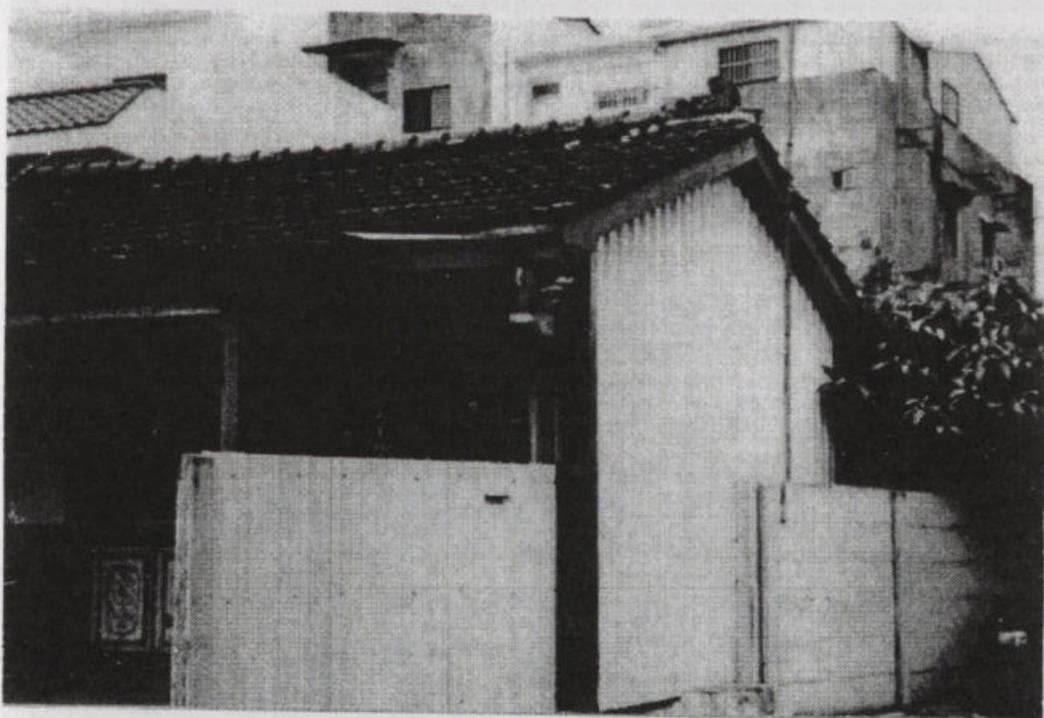
在利益的爭逐與炒作下，許多地方有著道路拓寬與都市更新，因而毀損許多歷史建築物。縱然政府制訂了「文化資產保存法」，但有些地方官員並不希望其轄內有什麼歷史建築物被劃為古蹟，以免將來有可能妨礙他們的「都市更新」與「地方發展」（註27）。並不是老建築就必須保存，而是當一個地方的共同記憶不斷地消失時，一個城鎮就會開始漂浮，生命的貞靜開始在金錢的追逐中消逝。還有什麼能讓眾人一起靜靜地欣賞？

歷史建築物最大的殺傷力來自人們價值觀的改變及生活上的無奈。前述公部門只為所謂「經濟發展」而拆毀許多歷史建築物固然反映了「一切向錢看」的價值觀，但以農為主的雲林縣長期因為貧窮而大量人口外流，卻直接、間接地造成許多精彩老建築的傾頹。

政府在「以農業發展工業」的政策之下，幾十年來一直以「肥料換穀」的不等價交換來搜刮農村資源、採行低糧價政策來壓低工業的工資成本、以超過日本與韓國數倍價錢的農機來照顧「民族工業」等，讓農業負擔了經濟發展的特殊使命。幾十年來，物質上漲不止數倍，而糧價及其他農產



圖十八 消失的崙背鄉中山路街屋



圖十九 因開闢馬路而被破成兩半的斗六市力行街古宅

品價格卻遙遙落後（註28）。另一方面，農政上一些不合理的辦法與制度的存在，更造成農村發展的重大障礙，而使得農作成本居高不下。在農作成本偏高，而農產品價格偏低的情況下，農民收益越來越比不上都市的工人，當然造成農村人口大量外流。以土地面積來說，由於政府死守著早年「耕者有其田」的限田規定，以及諸子繼承的辦法，農戶耕作面積難於擴大而易於縮小；結果縱然單位面積不斷提高，但農民收益相當有限。當農村青壯人口大量流失，農村只剩下老弱婦孺殘病者，原來集約的耕作經落，轉而成爲粗放了，在此情況之下，欲求農業有所發展，自然是一種神話了（註29）。

彰化雲林一帶，通常是台灣水稻盛產地，水田價格相當的高，在一九六七年左右，這個地區的水田一甲價格高達六十萬元。然而，農業政策對於農業的打壓，使得農民生計日艱，相對地，出口導向的加工出口產業正在蓬勃發展，需要大量的勞工；在一堆一拉的情況下，農村青壯人口大量外移，農田自然無人問津。在一九七一年，彰化縣一甲七則等的水田欲賣二十萬卻賣不出去，而雲林縣更淒慘，把即將收割的稻穀合在一起，一甲賣十萬元都無人問津。這種情形跟桃園地區農民將水田免費租人耕種也沒有人願意的情況，幾可同病相憐（註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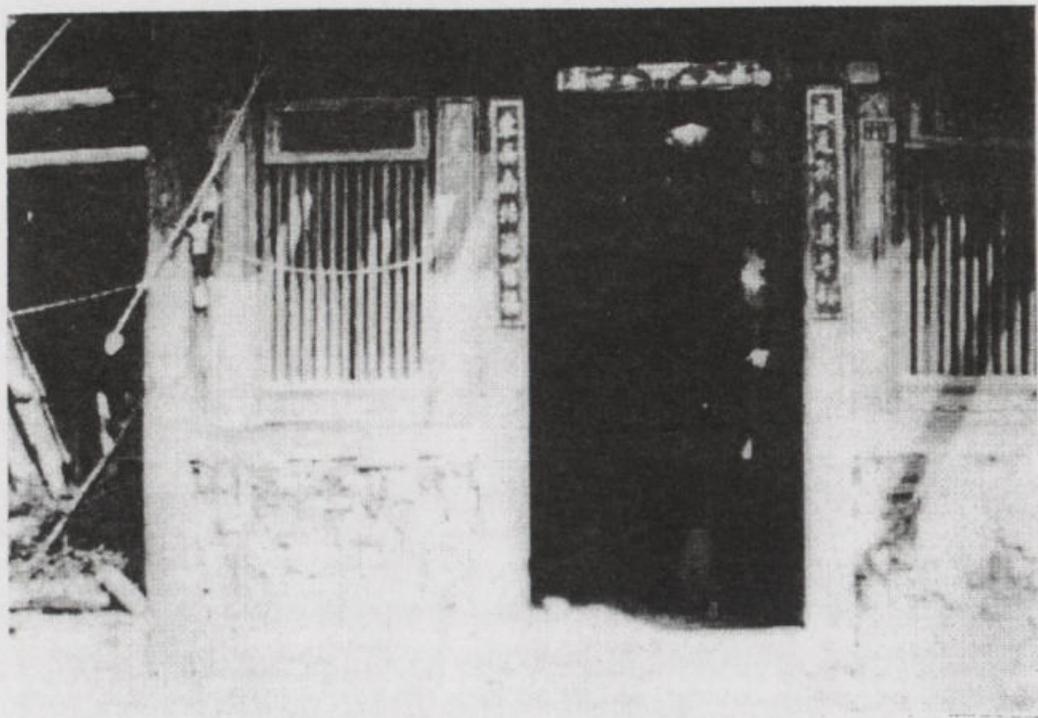
在早年的農村，最大的娛樂除了迎神賽會時的熱鬧外，就是到小鎮去看場電影、吃吃點心，引爲一大享受，電影院因此非常賺錢，新的戲院一家一家的建起（註31）。但好景不常，多年來對於農業的打壓使得農村漸漸衰敗，也就逼得農民取消享樂。吳豐山指出，眾人皆以爲電視機的出現使得電影院爲之關門，但這只是一個小原因，真正使得鄉鎮電影院一敗塗地的是萎縮的農民荷包（註



圖廿 西螺地區荒廢的古宅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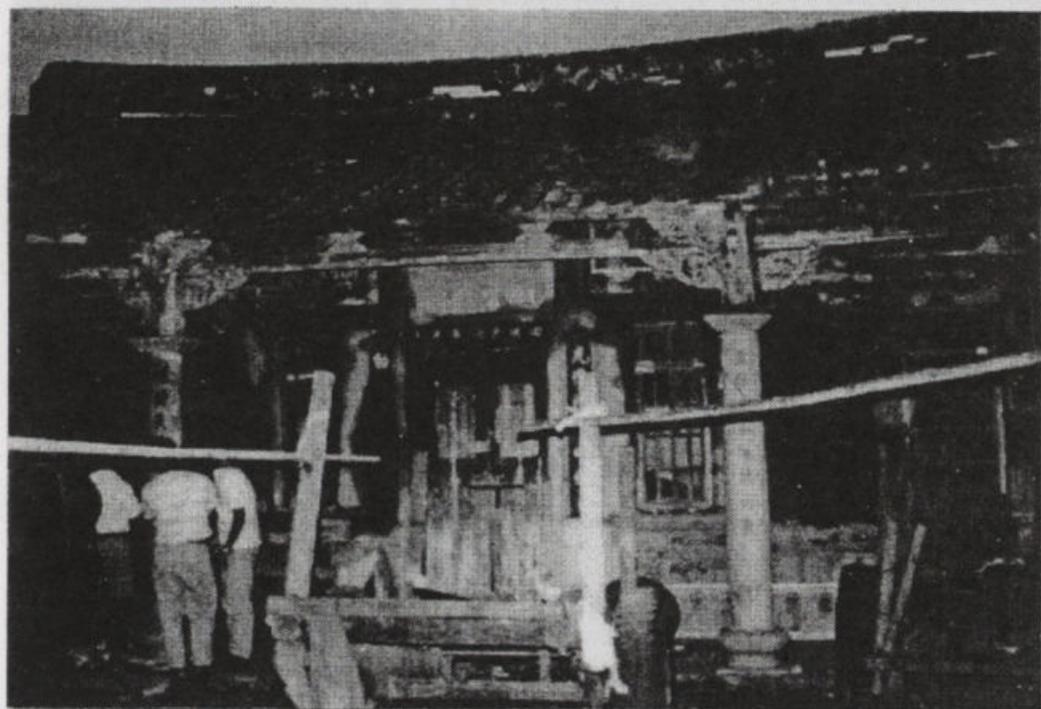
民國六十年（一九七一）一月，嘉南農田水利會決議，雲林縣沿海農田，即濁幹線灌溉系統，將恢復為三年一作區。根據水利會專案小組實際調查結果，在濁幹線系統內的農田，目前三年二作平均每公頃每年要虧損一千五百四十元；假使改為三年一作，每公頃每年的虧損將降為三百三十元（註34）。農業的虧損不是由於市場供需問題，而是由於政府的刻意打壓。以西螺鎮為例，西螺在清朝及日本時代因處於農業社會及土地肥沃，因而能有龐大的財力來營造諸多形式華麗宏偉的民居建築。然而，由於時代的變遷，農業受到政策的打壓，戰後數十年以來，西螺鎮的發展一直處於相對衰退的狀態，高速公路交流道的興建，不但無助於地方產業因交通便利而發達，反而提供人口外流的便利管道（註34）。西螺地區的沒落可以由延平街屋的低利用率及許多荒廢老宅來窺見一斑（圖廿）。



圖廿一 年久失修的古宅

另外，沿海地區及鄉間的老房子常常年久失修，其關鍵因素就是人口大量外流。大部份的狀況是年輕人外出打拼，留下老年人看著祖田與祖屋。在外移的年輕人定居於其他縣市之後，留在家鄉的老年人並不會積極地維護老房子，因為就只剩下孤單的一、二人，結果老房子隨著歲月而斑駁，如同人一般（圖廿一）。這樣的社會因素同時造成更多的老建築消失，此乃外出賺錢的青年子弟賺錢匯回家翻修老房子來「光宗耀祖」。

雲林縣經濟狀況不佳的現象除了造成人口外流而使老建築因無人居住而傾廢外，尚造成另一種現象，即共同持分的各房很難造成共識來維護老建築。留在家鄉的子弟縱然有意願維修祖屋，但外出謀生的子弟卻希望將祖屋處分掉以換得金錢，或因不住在家鄉，而不願出資維修或不願其他各房來維修。在麥寮鄉橋頭村即有一個個案，祖屋乃三大房共同持有，一房想維修祖屋，另一房希望拆掉改建透天洋房而阻止維修，另一房不願親手拆掉祖屋；結果是將雕樑畫棟的祖屋棄置該地，希望藉大



圖廿二 因持分各房無法達成共識而遭棄置的麥寮鄉橋頭村古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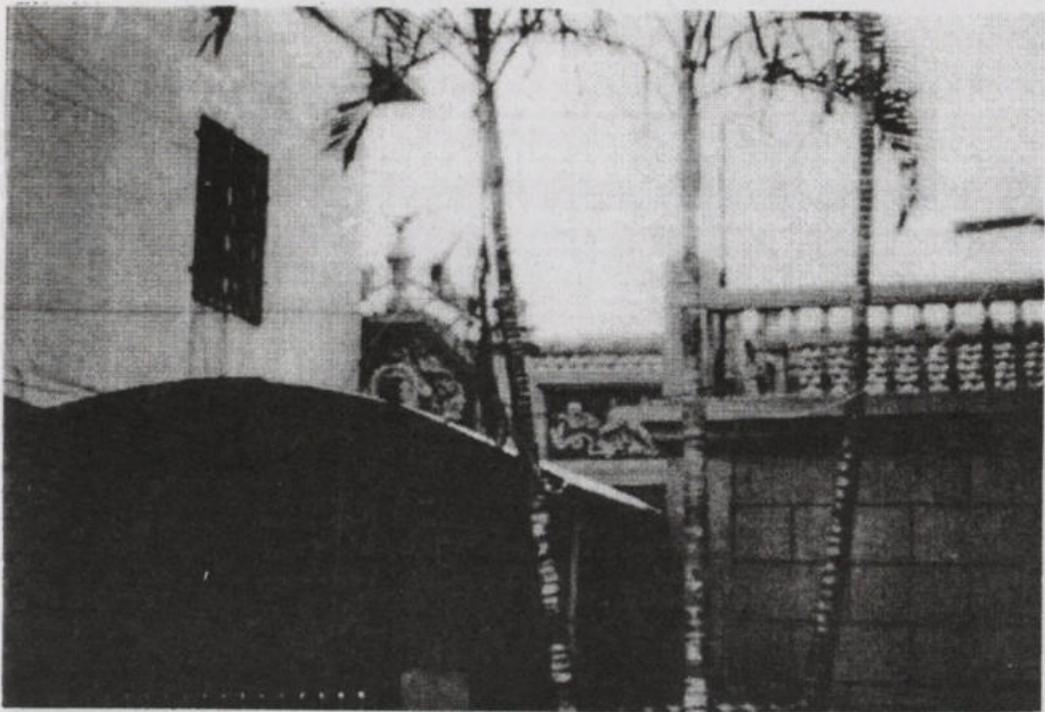
圖廿三 數年前拆毀的斗六市「瘋寶仔樓」

自然的力量來「拆掉」祖屋，卻沒料到老建築非常堅固，民國七十五年（一九八六）的韋恩颱風及民國八十五年（一九九六）的賀伯颱風肆虐之下，也只將屋瓦掀掉一些而已（圖廿二）。

相對於上述諸多古宅被棄或漠視的情況，也有一些古宅是主人有心維護，但卻囿於龐大經費而只好望屋興歎。最可惜的例子是位於斗六市城頂街極富盛名的「瘋寶仔樓」，有關此樓傳奇故事至今猶為斗六地區的耆老津津樂道。然而因為後代無力擔負龐大的維護費及稅金而拆掉改建公寓。其風貌現在只能在老照片及龍潭「小人國」中去回味了（圖廿三）（註35）。

另外一個列子是斗六吳宅。吳家自斗六人口中的「吳秀才」——吳克明發跡，聚集田地數百甲，因而有能力營造此規模宏麗的大宅第。雖然其第二代三大房各出一個日本帝國大學的博士——兩個醫學博士、一個文學博士，且分別出任戰後雲林縣第一任民選縣長（吳景徽）、第一任斗六中學校長（吳景箕）等，但在「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下，吳家的數百甲田地幾乎消失殆盡。到了如今第三代吳光遠（曾任雲林縣議員）手上，家道已經沒能如過去般地顯赫，因而在經濟上無法負擔此大宅第龐大的維修費用，只能憑著此宅地的堅固來撐著（註36）。數年前房地產狂飆時期，但其家道中落的後人能堅守祖業，不為利誘，更是令人敬佩。只是各方如何能想辦法保住這一片珍貴的文化遺產，以免落入台中潭子「摘星山莊」的後塵，是值得努力的。

相對於上述的無力整修，有些老建築被「過度整修」（應說是不當整修），特別是在建物的四周加蓋，而掩蓋了原先特殊的風貌，實在令人扼腕。從圖廿之例可以看出，屋主在原建物之前加蓋了一棟現代樓房，並在原建物之前在加蓋一個遮雨棚來當作車庫。以實用為最高考量固然是人之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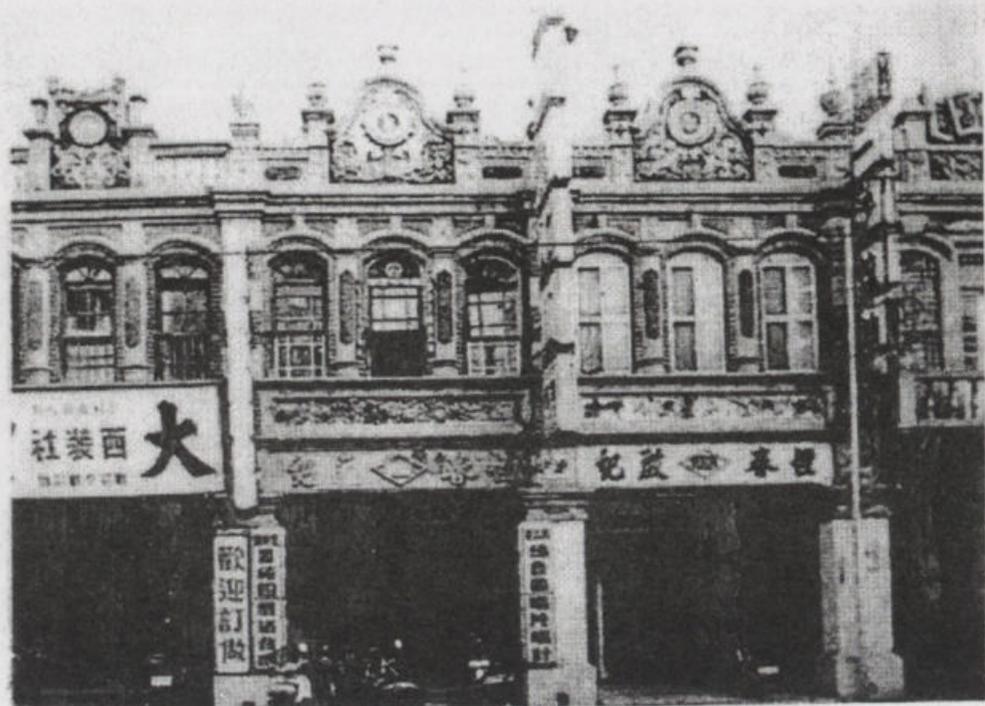


圖廿四 褒忠鄉一棟歷史建築遭到不當加蓋

情，然而，一棟歷史建築物也就面貌全失了（圖廿四）。

最後，有項眾人習以為常的日常現象，卻是對歷史建築有著另一種的「損害」，那就是氾濫而誇張的廣告招牌。並不是說在釘廣告招牌時必然會對古建築有怎樣的損害，而是雜亂無章、毫不協調的廣告招牌將歷史建築的文化品味完全破壞掉了，這個現象在斗六市太平路尤其嚴重（圖廿五、廿六）。在一棟八十幾年歷史的二層樓古建築上架著四層樓高的廣告招牌，且寬達三公尺而橫跨街道上空的一半，對於行人及對於建築物而言，實在安全堪慮；然而，這般違反法令的作法卻也從不見主管機關來取締（見圖廿七）。然而，對於商家而言，似乎其眼中並沒有歷史建築物的存在，這不過是一個開店賺錢的地方罷了。

和廣告招牌一樣對歷史建築的風貌有著影響的另一個現象，就是亭仔腳（騎樓）的獨佔化問題（圖廿八）。亭仔腳是台灣相當有人情味的建築風格，乃大正年間及昭和年間陸陸續續的街道改正時所形成的規範。對於夏



圖廿五 一九七〇年代左右的太平路街屋(註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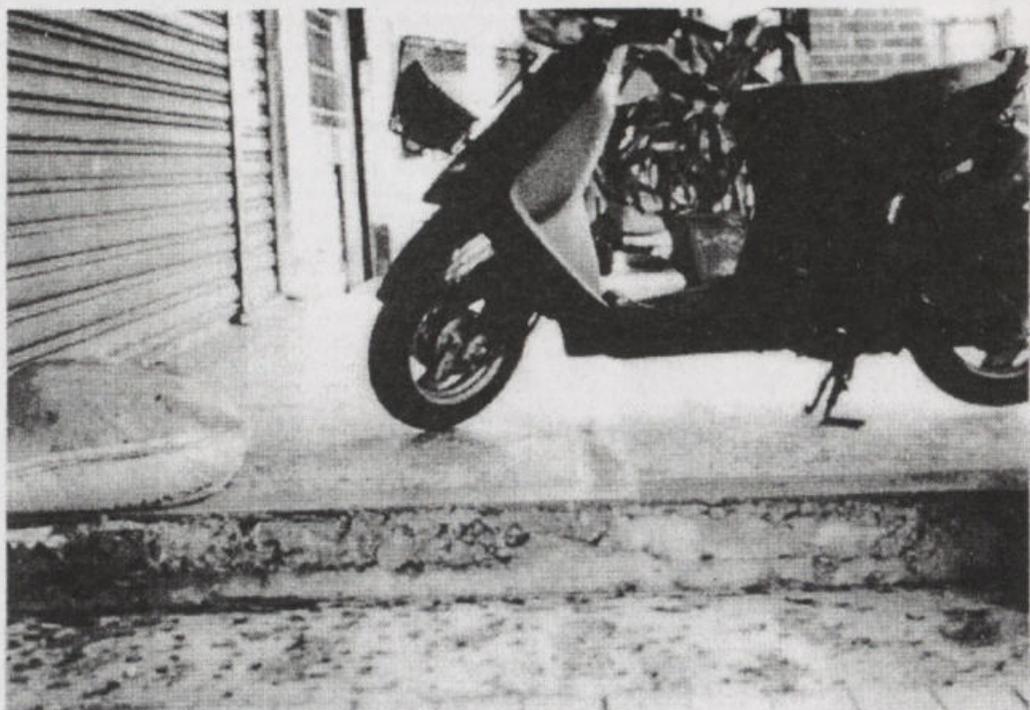
圖廿六 與前圖同一建築、今為廣告招牌遮蔽



圖廿七 誇張的廣告招牌—在兩層高的古建築上架了四層樓高的大型招牌



圖廿八 亭仔腳被私人化的情形



圖廿九 亭仔腳的高低不一對行人是一潛在危機

天有烈陽及常有午後雷雨的台灣來說，亭仔腳提供了最佳的掩蔽。然而，現今我們卻看到太多的亭仔腳被私人圍起來佔用、或堆滿了商品、或成為營業場所、或成為停車場。這對於烈日及大雨下的行人來說，都是相當不方便的。此外，許多人在裝潢店面時，常把地基墊得高出原有地面二、三十公分，不僅對於一般人的行走造成不便，對於殘障人士而言，更是非常大的殺傷（圖廿九）。這些現象都表徵了現代人唯利是圖而不顧他人死活的心態。

在這些街屋中，形成雜亂無章的廣告招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多數的商家並不是屋主，而只是租戶。屋主或不住在此地，或不會約束租戶的行為，圈此，造成商家廣告招牌的為所欲為。而較都市化的城鎮，其外來人口較多，對地方較沒有認同感或向心力，也就不會顧慮到整體市容的整潔。如果能參考桃園大溪老街對於招牌的「大小一致、內容各具巧思」而使老街有新的氣象，相信能對雲林縣現有的幾個街屋注入新的生命。

五、結語

歷史建築物的形成與保存有著各種因素，不管是物質上條件，如建材、地理分佈、環境變遷、天災等；外在人為的條件，如經濟環境、都市重劃、開闢道路、火災等；內在的人為條件，如人口外流、翻修改建、無人居住、無力維護、不願維護等；都可看出，歷史建築物能否形成與保存，關係到個人、家庭、社會、國家、政治、經濟、環境等眾多因素，錯綜複雜的交會。而這些因素之中，人們的經濟生活與價值觀是居於相當關鍵的角色。

大致上，我們可以歸納出精緻建築能長久保存的可能條件為：一、堅固耐用，二、空間符合時代變化的需求，三、能有常住的住戶，四、單獨持有產權，五、少天災人禍，六、經濟生活無虞，七、能對祖業有份敬意。如果地方經濟狀況佳，則人口較不會外流，建築物也就較不會因無人居住而漸漸破敗；如果眾人不會被高房價所引誘來當暴發戶，則建築物被剷掉重建販厝的機率就較小；如果地方能對歷史文物有所珍惜，對地方的共同記憶有所重視，則就比較不會隨時出現拓寬馬路而拆毀歷史性街屋的現象。這般對於地方歷史重視的可能性，是需要努力才能建立的。

註釋：

註 1 徐裕健《台閩地區古蹟保存相關論著編目及研究計畫第二階段期末報告》（台北：文建會，一九九四）。

註 2 若林正丈《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台北：月旦出版社，一九九四）。

註 3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日台灣日報報導著彰化鹿港古蹟保存區二、三期工程經費長期被凍結，整修遙遙無期；在等不到政府的整修下，一些傳統磚瓦建築的房舍已經屋塌牆頹，樑柱嚴重腐蝕，岌岌可危。但由於法令的限制，住戶不能翻修，因而引起住戶相當的不滿與反彈。

註 4 森崇熙、劉銓芝、陳三郎《雲林縣史蹟調查報告》（雲林：雲林縣立文化中心，一九九七），頁 1—4。

註 5 中國時報，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日。

註 6 連帶著，斗六市城頂街上一棟具有獨特風格的老建築也被拆除了後半段。

註 7 台灣日報，一九九七年六月廿一日。

註 8 聯合報，一九九七年一月廿三日；自立早報，一九九七年一月廿一日。

註 9 林崇熙、劉銓芝、陳三郎（一九九七），頁 3—5。

註 10 李瑞麟（《台灣都市之形成與發展——過去現在未來》《台灣銀行季刊》24，3（一九七三）：1—29。

註 11 林玉茹《清代台灣港口的空間結構》(台北：知書房，一九九六，頁 89)。

註 12 李筱峰、劉峰松《台灣歷史閱覽》(台北：自立晚報，一九九四)。

註 13 施添福《清代台灣市街的分化與成長：行政、軍事和規模的相關分析》《台灣風物》39，2
(一九八九：1—41；40，1(一九九〇)：37—65)。

註 14 李瑞麟(一九七三)：1—29。

註 15 李瑞麟(一九七三)：1—29。

註 16 富田芳郎《台灣鄉鎮之地理學的研究》《台灣風物》4，10(一九五四)：3。

註 17 林永村、林志浩《笨港》(雲林：笨港文化，一九九五)，頁 24。

註 18 洪敏麟《笨港之地理變遷》《台灣文獻》23，2(一九七二)：1—42；林永村、林志浩《笨港》(北港：笨港文化，一九九五)，頁 61。

註 19 富田芳郎《台灣鄉鎮之地理學的研究》《台灣風物》5，1(一九五五)：28。

註 20 富田芳郎(一九五五)：23—45。

註 21 富田芳郎(一九五五)：35。

註 22 富田芳郎(一九五五)：23—45。

註 23 富田芳郎(一九五五)：41。

註 24 富田芳郎(一九五五)：33。

註 25 林永村、林志浩《笨港》(北港：笨港文化，一九九五)，頁 25—26。

註 26 林永村、林志浩（一九九五），頁26。

註 27 林崇熙、劉銓芝、陳三郎（一九九七），頁3—17。

註 28 林崇熙〈產業經濟〉《雲林縣發展史》（雲林：雲林縣政府，一九九七）。

註 29 劉進慶、涂照彥、隅谷三喜男《台灣之經濟——典型NIES之成就與問題》（台北：人間，一九九三）。

註 30 吳豐山《今日的台灣農村》（台北：自立晚報，一九七一），頁36。

註 31 正是因為電影院如此賺錢，戰後國民黨政府來台接收日產時，國民黨中央財政委員會以行憲在即，黨費需自籌為由，電令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將全台灣的電影院交由黨營，陳儀雖不願意，但不勝黨的壓力而同意，但仍保留台北國際戲院作為教育處實驗劇場。見陳翠蓮《權謀政治與派系鬥爭——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向》（台北：時報文化，一九九五）頁227—228。

註 32 吳豐山（一九七一），頁55。

註 33 吳豐山（一九七一），頁47。

註 34 看看西螺交流道附近有多少長途客運公司就知道了。

註 35 同樣的問題發生在台中縣潭子鄉「摘星山莊」，見中國時報，一九九七年七月十日。

註 36 據估計，要將吳宅從頭到尾整修，需花費一億元左右。

註 37 此為林衡道先生記錄，見《台灣勝蹟採訪冊》（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一九八二）。

貳、史志記載的北港

——從五代的北港到魴港、笨港、北港

目 錄

笨港地圖

前 言

台灣舊志記載

台灣一名北港

北港亦稱魴港

位於雲林縣西

中文魴港笨港

古時土語音譯

洪雅系平埔族

先與漢人接觸

汪大猷知泉州

毗舍耶是北港

顏思齊知泉州

撫番設寨拓荒

福建大旱饑荒	獎勵來笨墾殖
荷蘭人入台灣	晚顏思齊四年
朝天閣僧樹壁	請來媽祖神像
笨港商賈雲集	近海最大市鎮
諸羅縣志記載	笨港外有九莊
海陸交通要衝	設置水陸防汛
港灣廣闊迂迴	左營游擊防守
笨港設置縣丞	專責稽查地方
笨溪泛濫改道	港分南北兩街
天后宮在北港	南港建天妃廟
南壇是水月庵	北壇稱碧水寺
彌陀寺小西天	齋教建慈德堂
鄭芝龍護海疆	三郊笨港貿易
笨港面臨潟湖	上下湖有航道
潟湖內河口港	淤淺漸失功能
漳泉分類械鬥	舊南港遭蹂躪

林爽文攻北港	義勇衛土成仁
嘉慶二年大水	漳人遷麻園寮
張丙陳辦起事	縣丞千總出禦
戴萬生攻北港	媽祖顯靈退敵
科貢成績優異	歸功聚奎書院
嘉邑大旱民苦	媽祖慈雲灑潤
光緒十三年夏	置縣轄十六堡
北港街大火災	市區面目全非
紳民籌備膏火	聯甲為教幼童

結語

附錄

笨港的外港下湖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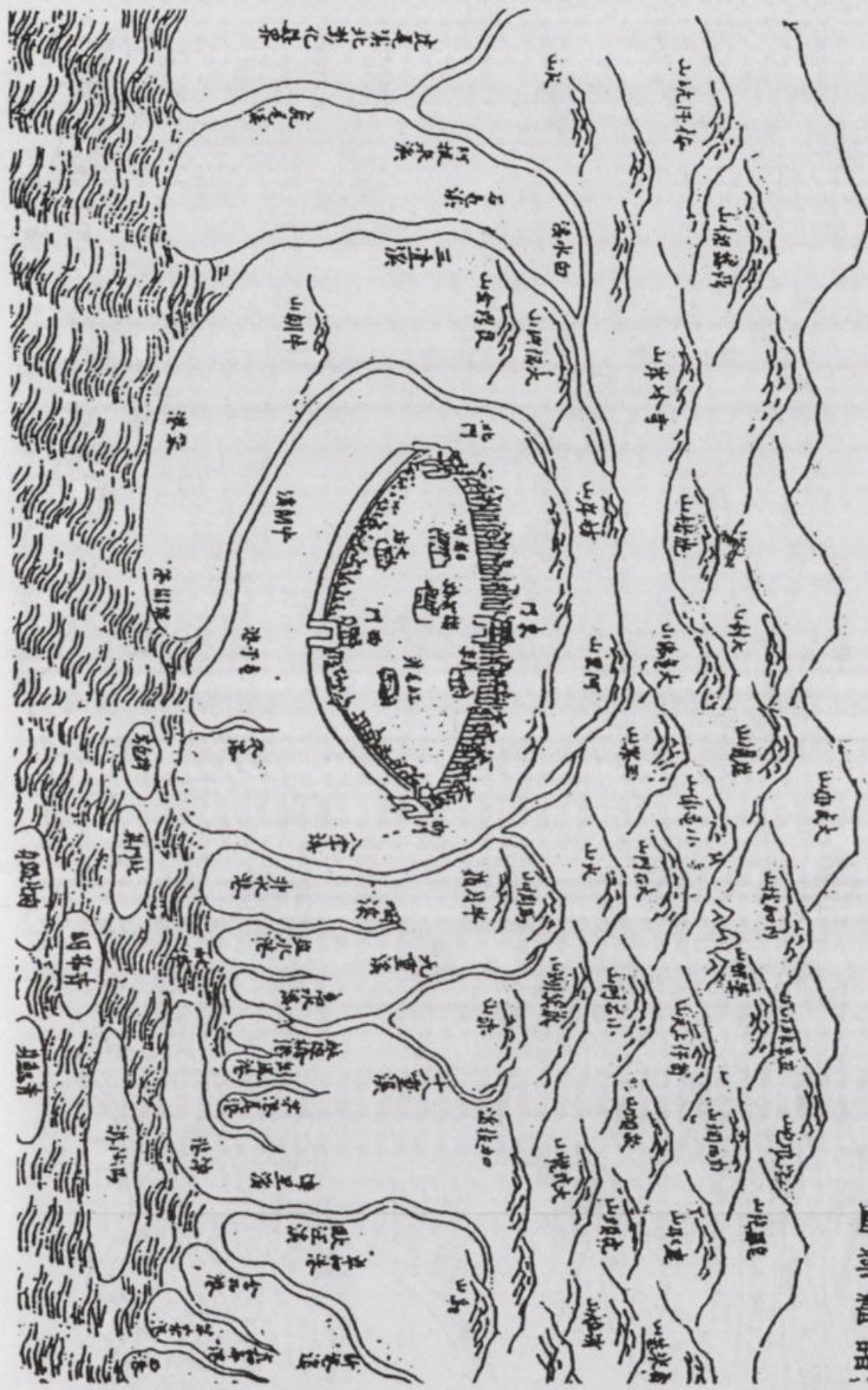
日據時期的雲林縣與北港

乾隆初期笨港商戶數及開徵稅額與各府縣之比較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北港輸出概數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北港輸入概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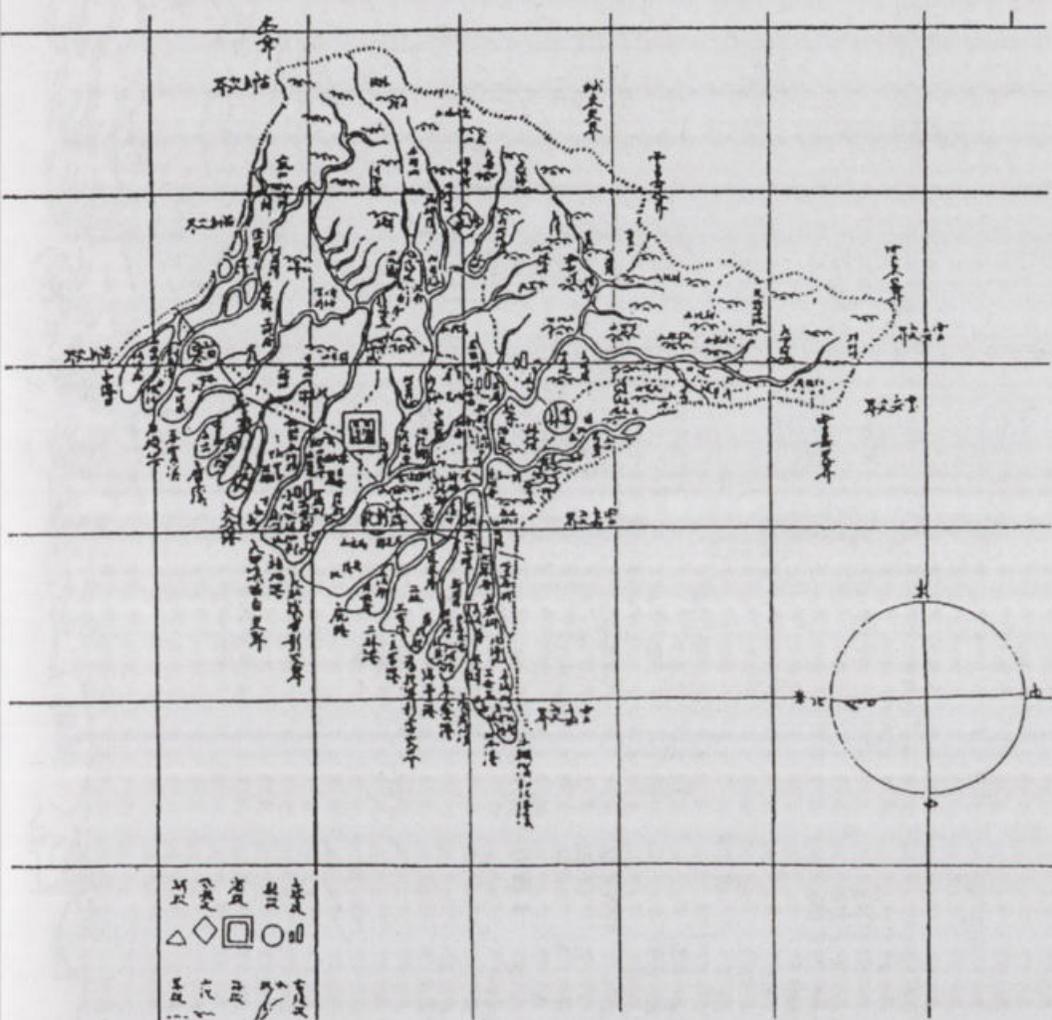
諸羅縣圖



乾隆十二年(西元一七四七年)的諸羅縣圖(重修台灣府志)



清同治年間嘉義縣圖(台灣府圖說要)



(台灣府全圖)的雲林濱海水系



光緒五年，夏獻綸(全台前後山輿圖)諸羅縣部份

前言

「北港街即笨港，因在港之北，故名北港。」，這是光緒二十年（一八九七年）由雲林縣訓導倪贊元編撰的「雲林縣採訪冊」，有關北港、笨港地名的記載。

「歷經五代，終及南宋，中原板蕩，戰爭未息，漳泉邊民漸來台灣，而以北港為互市之口，故台灣舊志有台灣一名北港之語。北港在雲林縣西，亦謂之魷港。」這段文字記載於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連橫編撰的「台灣通史」，說北港是自一千餘年前的五代起，為漳泉邊民互市之口，亦是台灣的名稱，出現於舊志為證。

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年）漳浦陳夢林編撰的「諸羅縣志」，在地圖上繪出「笨港」位置在山疊溪口而面臨海洋，記載「笨港」商賈輳集，載五穀貨物，台屬近海市鎮此為最大。」文字，說明當時的笨港為口岸及貿易情形，並進一步說笨港是台灣近海最大市鎮。

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年），余文儀「續修台灣府志」在繪製的諸羅縣地圖，繪出笨港在三壘溪入海處南岸，面臨海洋。文字記載是「笨港，港分南北，中隔一溪，曰南街，曰北街，舟車輻輳，百貨駢閭，俗稱小台灣。」，笨港依溪流面臨海洋位置不變，祇是港分南北，中隔一溪，可見三壘溪河道改變，將笨港一分為二，形成南北兩街，但港埠仍在，貿易旺盛，地方繁榮，而有「小台灣」之美譽。

撰著於光緒二十年至二十三年（一八九七—一九〇〇）的「嘉義管內採訪冊」記載「新南港街，

居民先世多由舊南港街移來者，故名新南港街。」，由此可見笨港港分南北，中隔一溪後，南街稱笨南港或南港、舊南港，北街稱笨港、笨北港或北港，這些地名出現於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年）漳泉分類械鬧的「漳泉拼」事件，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年）的林爽文之亂，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二年）張丙、陳辦之亂，及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載萬生事件，其股眾進攻北港、南港的史料，以「北港」地名出現。

自五代起到光緒二十年的一千餘年，一直為互市之口的北港，如台灣通史記載的亦稱魷港，以及稱謂笨港，於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年）笨溪（山壘溪、三壘溪）泛濫改道，將笨港市街一分為二後，就出現南街、北街，笨南港、笨北港地名，後來去掉「笨」字而稱南港、北港，回到一千餘年前的地名北港，堪稱歷史的重演，地名的奇譚。

北港，於五代時成為漳泉邊民互市之口，自有其優越地理環境及條件，因與孤懸台灣海峽之中的澎湖遙遙相對，漳泉邊民可以澎湖為中途站前來，北港位於潟湖之內的山壘溪河口，潟湖內風平浪靜，又有山壘溪河流之便而有原住民聚落，就成為互市之口，特該地稱謂北港，也成為整個台灣的名稱。之後，由北港而演變為魷港、笨港、笨南港、笨北港到北港的現在地名，都有它的歷史背景，地理環境、天災地變及人事變遷的因素，所謂滄海桑田的變換，物換星移的來龍去脈，對人文及地方的影響，都是值得探討，這項探討研究，唯有從先人撰著的史志，流傳和文獻，史料著手，並加考證整理，以為研究笨港發展史的參考。

相信，一個地名的出現，由它的由來，演變也是有其淵源、有前述的因素，已成為過去就是歷

史，「北港」這個於五代時就出現的地名，經過一千餘年歲月，經過多次變換又回到原來的地名「北港」，每一次地名的演變就蘊藏珍貴的史實，值得從史志記載的片言斷語，民間流傳的史料及保存文物來考證探討，這是一千餘年來先民以一葉孤舟，自漳泉冒著生命危險，與台灣海峽的驚風駭浪博鬥，抵達北港，披星載月、胼手胝足、斬荊披棘、拓荒墾土，再與客觀環境博鬥，流血流汗、日積月累、積沙成塔的一部發展史。

然而，在市面史志書籍不普遍，及一般人疏於閱讀，加上北港自古以來不斷地與笨溪（北港溪）泛濫洪流博鬥，聚落、房舍的被沖毀而付諸流水，如康熙、乾隆年間史志記載的秀才莊、白沙墩聚落、民間流傳的三棟榔、興化店、考試潭等聚落都不存在，加上幾次民變兵戎的燒殺劫掠、地震、火災的肆虐，使得史料散失，以致對古時北港、笨港歷史難能擁有一貫而清楚的概念，甚至為民間信仰的媽祖而爭論，進而橫生枝節出現笨港存在的問題，歪曲史實混淆視聽爭正統，及古時北港、笨港的繼承者等，使得史實更加迷離，並以訛傳訛誤以為真。史實是顛撲不破的，本文是從史志記載的史實來探討研究北港地名的演變及北港的歷史，使鄉土歷史文化獲得傳承。

台灣舊志記載 台灣一名北港

連橫撰著的台灣通史 卷一開闢記載：歷經五代，終及南宋，中原板蕩，戰爭未息，漳泉邊民漸來台，而以北港為互市之口，故台灣舊志有台灣一名北港之語。北港在雲林縣西，亦謂之魷港。歷史將梁、陳、齊、周、隋、稱前五代，把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稱後五代，公元年

代是自九〇七年起至九五九年，就是距今一千年前，因中原內戰不停，彼此攻伐而民不聊生，漳泉兩地沿海居民，逐漸渡過台灣海峽前來台灣，以北港為通商貿易口岸，因此台灣的古史志有台灣的另一個名字叫北港的記載。北港這個地方，在雲林縣（光緒十三年設置）之西方，也叫魷港，為與大陸通商的口岸，且也稱北港就是台灣，將台灣叫魷港。

北港亦稱魷港 位於雲林縣西

重修台灣通志卷三住民志地名沿革篇，在萬曆年間（公元一五七三—一六一九）之北港記載，有關「北港」之位置，有主張係今日之北港者，如連橫台灣通史云：「顏鄭開台，率其黨羽，入北港，築寨以居」，又謂顏思齊入諸羅山打獵，病死諸羅，葬在諸羅，其墓至今猶存云。

中文魷港笨港 古時土語音譯

舊志記載有台灣一名北港，係自五代到南宋的五十餘年，前來台灣居住而以北港為互市之口岸而來，此為不可置疑之爭，互市口岸北港在何處，考古學者眾說紛紜，連橫在台灣通史指出在雲林縣西，亦謂之魷港，係依據江日昇「台灣外記」等史料記載，顏思齊率眾於天啟元年（公元一六二一年）中秋夜率眾乘船駛出長崎，經八晝夜航行，於八月二十三日駛至北港登陸。因此在台灣通史有「顏鄭開台，率其黨羽，入北港，築寨以居」，所設的寨，如顏厝寮、大北門、撫番等以地名留存，又有顏思齊於天啟五年秋入諸羅山打獵，病死諸羅，在三界埔有其墓。由此可佐證舊志所謂台

灣一名北港，而互市口峰的北港即今之北港。排除口岸北港為今之安平、雞籠、淡水等學說。連橫說「北港亦謂之魍港」，亦謂之「笨港」，在十七世紀荷蘭傳教師所繪地圖上，在現今的北港位置，以Poon Kan地名出現，漳人譯音為「笨港」「魍港」亦是Poon Kan譯音，漢人以原住民兇猛，如同魅魍、妖魔鬼怪，就以有鬼字邊的「魍」字叫「魍港」。

洪雅系平埔族 先與漢人接觸

蔡相輝編著北港朝天宮志第二篇，第一節笨（北）港簡史記載：笨港十七世紀荷人所繪地圖，均稱Poon Kan。當時附近有Voborlangh等社土人，時常出沒其地。所謂Poon Kan當屬土語，而閩奧移民呼為笨港，即音譯也。

荷蘭傳教師繪製的台灣地圖，尚有R. Poon Kan載於陸地上的一條河流上，係表示有一條河流叫R. Poon Kan，以笨港譯音相同稱笨港溪，笨港在笨港溪入海處，就是口岸。笨港這個地名，笨港溪溪名，由原住民的土語Poon Kan的音譯，亦譯為魍港。

五代起到南宋，漳泉邊民漸來稱為北港的台灣，又在叫北港的口岸互市，漢人就與原住民接觸並予同化，經過同化與漢人過相同生活，並講漢語使用漢字被稱平埔族，蔡相輝考證住於笨港的平埔族為洪雅族系。

汪大猷知泉州 毗舍耶是北港

黃夢熊編著台灣史概說第一章台灣名稱由來記載：「宋乾道、清熙年間（西元一一六五——一八九年）有汪大猷知泉州，遣將留屯平湖（今之澎湖），據請番志云：「毗舍耶（今之北港）語言不通，商販不足：：泉有海島曰澎湖，隸屬晉江縣」。

重修台灣省通志卷一大事紀記載：宋乾道七年辛卯（西元一一七一年）汪大猷知泉州，郡實濱海，中有沙洲數萬畝，號曰平湖（即今澎湖）。忽有島夷號毗舍耶者奄至，盡刈所種，他日又登岸殺略。擒四百餘人，殺其渠魁，餘分配諸郡。按：所謂毗舍耶國，昔人固多指為台灣：：今梁嘉彬氏著宋代毗舍耶國確在台灣非在菲律賓一文，以宋趙汝適之諸番志為言，云為「今日台灣北港（笨港）一帶之地。

舊曆二年甲戌（西元一五七四年）十月二十日福建海賊林鳳自澎湖逃往東番魍港（按東番疑泛指本島，魍港為今何地，其說不一待考，連雅堂氏台灣通史謂即北港在今雲林縣。康熙初杜臻撰澎湖台灣紀略，謂魍港為笨港，與蚊港為二地。

上項史志記載，於八百餘年前的宋代乾道，清熙年間，毗舍耶人入侵澎湖。毗舍耶人是來自毗舍耶國，該國在何處，有許多論說從宋代趙汝適的諸番志考據確為今日台灣北港（笨港）一帶。這項考據在八百餘年前的毗舍耶就是今日的北港一帶，而原住民有能力渡海西進攻澎湖，而以今之北港為基地。經過四百餘年後的明代萬曆二年，橫行閩海的福建海賊林鳳，為討伐官軍胡守仁打敗，由澎湖逃往東番魍港，東番為台灣，魍港經連雅堂考證，並引康熙初年撰澎湖台灣紀略的杜臻文字記載魍港即笨港，海賊林鳳在胡守仁率官軍追剿下逃往稱謂東番的台灣魍港。這項記載，也稱魍港

的笨港，在當時是口岸。

顏思齊入北港 撫番設寨拓荒

諸羅縣志卷一封域志建置記載：天啟元年，顏思齊、鄭芝龍引倭距其地。

台灣通史卷一開闢記記載：天啟元年，海澄人顏思齊率其黨羽入居台灣，鄭芝龍附之，事在其傳。於是漳泉人至者日多，闢土田、建部落，以鎮撫土番，而番亦無猜焉。

台灣通史卷二十九列傳一，顏鄭列傳記載：顏思齊、福建海澄人，字振泉，遭宦家之辱，憤殺其僕，逃日本為裁縫工，數年家漸富，仗義疏財，眾信倚之：「德川幕府秉政，文恬武嬉，思齊謀起事，鄭芝龍等二十六人，六月望日，會於思齊所，請告皇天后土，以次為兄弟。思齊既謀起事，幕吏將捕之，各駕船逃：「陳衷紀進曰：「吾間台灣為海上荒島，勢控東南，地肥饒可霸。今當先取其地，然後侵略四方，則扶餘之業可成也」。從之。航行八日夜，至台灣。入北港，築寨以居，鎮撫土番，分汛所部耕獵。未幾紹祖死，芝龍昆仲多入台、漳、泉無業之民亦先後至，凡三千餘人。

這段史志，列傳記載是台灣開拓先驅顏思齊率其黨人登陸台灣的北港，設寨拓荒墾土並鎮撫土番，奠定漢人開拓台灣基石，使北港成為漢民族移居台灣發祥地的珍貴史料。重修台灣省通志卷一大事紀，在天啟元年辛酉（一六二一年）有解釋性的記載：「顏思齊為東洋國甲螺（東洋國即今日本，甲螺者則漢人所謂頭目，彝人立漢人為甲螺以管漢人）。引倭屯聚於台，鄭芝龍附之，始有居

民。」，之後，中土閩奧居民，以顏思齊設十寨經營築港，拓荒墾土頗有成就，乃漸來倚附參與拓荒墾土，使笨港成為漢人移居台灣、開拓台灣發祥地。

福建大旱饑荒 獎勵來笨墾殖

重修台灣省通志卷一大事志，天啟五年乙丑（西元一六二五年）記載：九月顏思齊於諸羅山（今嘉義縣地）狩獵時，不幸病死。眾部無所立，乃推鄭芝龍為首（據台灣外記）。

朝天宮志第二篇建廟第一節笨（北）港簡史記載：顏思齊病逝，鄭芝龍代領其眾。崇禎元年（一六二八）芝龍受招撫，開始為明朝防守海疆：亦稱為明朝鎮將。不數年熊文燦撫閩，值大旱，民饑，上下無策。文燦向芝龍謀之。芝龍曰：「公第聽某所為？」文燦曰：「諾」。乃招飢民數萬人，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用海船載至台灣，令其開墾荒土為田（依據民國二十年陳夔修南安縣志；卷二十五附錄，黃梨洲賜姓始末）闢建。其涵蓋區域為今台南縣鹽水港以北，至雲林縣北港、虎尾一帶，諸羅縣志稱「外九庄」，而以笨港為門戶，此為笨港開發之始。且以地屬初闢，田惟上上，秋成所穫，倍於中土，其入衣食之餘，納租鄭氏。

顏思齊臨終時慨嘆「本期建立功業，揚中國聲名，今壯志未遂，中道夭折，公等共繼起」，言罷而泣，囑付兄弟共同奮鬥悲痛心情，令人感佩。受兄弟及十寨墾民擁立的鄭芝龍也不負眾望孜孜經營十寨，在農耕、狩獵方面都有輝煌成果，並加強管制紅毛番（荷蘭人）互市，依舊以笨港溪流流的牛挑灣為紅毛番商船航道，指定地點為港埠，今在牛挑灣溪南岸的水林鄉有紅毛路、番仔厝、

車巷口舊地名及紅毛井一口，並發揮北寨（今北港鎮大北門）管制紅毛番功能，使之不得進入笨港市區。此外，與平埔族仍然採取鎮撫政策，由撫番寨（今北港鎮府番）做到恩威並施，不騷擾漢人居住地，使之安居樂業。

福建巡撫熊文燦的以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用海船載運福建饑民前來笨港拓荒墾土生產糧食，為鄭芝龍的「十寨墾殖」經驗的延伸，前來者有數萬人，這些先民拓荒為田，築屋而居形成聚落，乃有：大小棟榔（今朴子鎮大鄉、大萬、仁和里）、龜仔港（今朴子鎮順安里）、大坵田（今朴子鎮崁後、竹林里）、南勢竹（今朴子鎮南竹里）、鹿仔草（含鹿草鄉鹿草、西井、鹿東村）、龜佛山（今鹿草鄉竹山村）、洪水港（鹽水鎮井水里）、土獅仔（今六腳鄉塗獅村）、北新（今太保市水虞厝北新里），都是笨港衛星市鎮，造成笨港自明鄭起到清代的繁榮。

荷蘭人入台灣 晚顏思齊四年

重修台灣省通志卷一大事記記載：天啟三年癸亥（西元一六二三年）二月二十五日，荷人為調查台灣貿易之詳情，乃派商務員亞旦，維希德率領兩艘船前去佔領大員，試行貿易。又記載村上直次郎譯巴達維亞日記，謂是年荷人撤退澎湖。乃先至台窺伺，即於台江建築臨時堡壘。

朝天宮志第二篇建廟第一節笨（北港）簡史記載：荷人於天啟四年（一六二四年）侵入台灣，惟僅限於安平一帶。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年），荷人大舉進攻華武壠社，船師即從笨港進出，此後並在此地派兵三人駐守。（依據巴達維亞城日記，西元一六四四年十二月條）。

諸羅縣志卷一開闢紀記載：自天啟四年至永曆十五年，荷蘭據有台灣凡三十八年，而為成功所逐。卷二建國紀記載：十二月，以熱蘭遮城為安平鎮：：赤崁城為承天府，總曰東都，設府一縣二。這些史志記載，在於證明顏思齊距台早於荷蘭人三年，及笨港港灣的早已存在，崇禎七年荷人利用為船師基地，大舉進攻華武壠社，之後派兵駐守，鄭成功於永曆十五年驅逐荷蘭人光復台灣後，設一府二縣治理台灣，笨港屬於天興縣。

朝天閣僧樹壁 請來媽祖神像

台灣通史卷三經營紀記載：康熙二十二年，秋入月，清人既得台灣，延議欲據其地，靖海侯將軍施琅不可上疏「：：台灣一地雖屬外島，實關要害，無論彼中耕種，猶能少資共食，固當宜留。即為不毛之壤，必藉內地輓運，亦斷不可棄。棄留之際，利害攸關，臣思棄之必釀成大禍，留之謀永固邊疆：：」。詔曰「可」。設府一縣三，隸福建，府曰台灣，附郭亦曰台灣，南曰鳳山、北曰諸羅，而澎湖置巡檢，設台廈兵備道，駐府治，兼理提督學政按察使司事，分汛水陸、為海疆重鎮矣。

康熙二十五年金鉉纂福建志卷十五兵防，諸羅縣笨港條記載：笨港人口眾多，地位重要，調撥台灣水師把總一員兵一百名在北岸駐守。

朝天宮志第二篇建廟第一章笨（北）港簡史記載：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臨濟宗三十四世僧樹壁奉媽祖神像入居笨港，三十九年建廟為笨港地區最早建立之媽祖廟。

諸羅縣志卷十二雜記志寺廟記載：天妃廟一在外九庄笨港街。三十九年，居民合建。

明鄭治三世三十八年而覆亡，清人入台以台灣朝廷以台灣省海外荒島而要廢墟，因征台有功被封靖海侯的施琅上疏力陳不可，為清廷採納設一府三縣治理，隸屬於福建，笨港屬諸羅縣，依然是台灣西部的港埠，與閩粵貿易。市鎮人口眾多，在海防上居於重要地位，當時台灣配備的水師兵共九百十名，其中澎湖配備五百五十名，僅留三百六十名配備於台灣，笨港就配備把總一員，兵一百名，所作名額為全台灣名額的百分之二十七，由此可知笨港地位的重要。

信仰媽祖，自林默娘於宋太宗雍熙四年九月初九（西元九八七年）登湄峰羽化昇天，時年二十八歲，之後，常凌空雲遊各島嶼，神威赫濯，濟人救危後，因有求必應，而成為信仰中心，尤以沿海各省沿海居民奉為「航海之神」，在台灣從宋代起，漳泉邊民要渡海前來台灣都將精神寄託媽祖，安抵台灣後繼續以「守護神」奉祀，康熙三十年代的笨港相當繁榮。林默娘故鄉，又是她羽化昇天為神的湄州奉祀媽祖的朝天閣，自古以來被尊為媽祖祖廟，該廟的僧侶樹壁奉請媽祖神像前來笨港，在一口古井井牆顯現神蹟要求永駐於此，是日為康熙卅三年三月十九日，信眾就地建草茅奉祀，神靈顯赫，香火鼎盛，於康熙卅九年，易茅為瓦，諸羅縣志就以康熙卅九年為建廟之期。堪輿家指該古井為「龍喉」吉穴，興建的廟為飲水思源取名朝天宮，笨港因而成為媽祖聖地，三百餘年來香火旺盛，有聯文：朝命護台疆，三百年來笨港成聖地；天恩承湄島，八千里外龍喉建神宮」，作為神蹟寫照。

笨港商賈雲集 近海最大市鎮

諸羅縣志卷二規制志衙署記載：笨港公館，在笨港街。康熙五十五年（西元一七一六年），附近士民公建。

諸羅縣志卷一封域志山川記載：笨港商賈輳集，載五穀貨物。

諸羅縣志卷二規制志街市記載：笨港街商賈輳集，台灣近海市鎮，此為最大。

續修台灣府志（余志）上卷二街市記載：笨港街，距縣三十里。港分南北，中隔一溪，曰南街、曰北街；舟車軸輳，百貨駢閭，俗稱小台灣。

這三項史料是說明康熙、乾隆兩朝（包含明鄭永曆自一六六二年起至一七九五年）一百三十三年之間，笨港的港埠及街市繁華狀況，證明民間自古以來流傳遐邇描述當時台灣三大港市的諺語「一府二笨港三艋舺」，有它的淵源。「府」是指台灣府城（今台南），「笨」為笨港，它的繁華是次於台灣府城，乃有「小台灣」的俗稱，艋舺（今萬華），其繁榮不及笨港而名列第三。史志記載鹿港的開埠為乾隆四十九年，隨在艋舺之後，到了嘉慶年間的諺語加上鹿港成為「一府二笨三艋舺四鹿港」，到嘉慶道光年間（一七九六—一八五〇）前後五十四年的笨港，其繁華仍凌駕於鹿港。後世的說法「一府二鹿三笨港」或將笨港去掉說「一府二鹿三艋舺」，係歪曲史實自招身價做法，因笨港港灣的淤淺，外港下湖港的衰弱始自咸豐年間。

大批漢人的移入笨港，自顏思齊的登陸笨港設寨墾殖的天啟元年開始，接著是崇禎初年福建大旱時，數萬饑民的移入拓荒墾土形成笨港外九庄，有史志可稽。漢人移入同時帶來風俗習慣及文化，

必需教育子弟傳承文化，進而求取功名，書房、義塾應時而出，商賈輳集，行郊林立而繁華的笨港市鎮尤為風盛，由各行各郊分理。

再者，笨港不僅是海運要津，也是陸路交通要衝，官衙公差於此投宿，地方認有設比照古時驛亭以為方便遂於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年）集資興建「笨港公館」一座，除供應官差投宿外，並在無事之時，會集子弟宣講聖諭，或申明條約，以維持地方安寧，同時設鄉校於此教育子弟，此公館取名「笨港公館」，鄉校名「笨港鄉校」。其遺址為今北港鎮公館街十三、十四、十五號處。設「笨港公館」後周圍商店、住戶、油車、土壟間合稱為「公館境」，成為笨港市街的一個境區。光復後境區劃為公館里，舊時街道「公館口」易名公館街」以為紀念。

諸羅縣志記載 笨港外有九莊

諸羅縣志卷一封域志山川記載：笨港商船輳集，載五穀貨物。

街市記載：笨港街，商賈輳集，台屬近海市鎮此為最大，土獅仔街、猿樹港街、井水港街俱屬外九莊。

諸羅縣志卷三規制志莊記載：外九莊、北新莊、大小棟榔莊、井水港莊、土獅仔莊、鹿仔草莊、龜佛山莊、南勢竹莊、大坵田莊、龜仔港莊。

諸羅縣志係康熙五十六年，由漳浦陳夢林編著，記載的內容是自明末到明鄭，清順治、康熙年間（截止康熙五十六年）的史料，對笨港的記載甚詳，從「商船輳集，載五穀貨物」，「商賈輳集，

台屬近海市鎮此為最大」的短短幾個字，不難看出，自五代起以「北港」為名的這個口岸，到了康熙年間以「笨港」地名出現，港埠商船輳集，輸出五穀貨物，因商賈輳集而繁榮，成為台灣近海最大市鎮，就是僅次於台灣府城（今之台南），於是有「一府二笨三艋舺」的諺語流傳。

笨港街的繁華，除了港灣濱臨潟湖及山疊溪河口，商船可停泊貿易之便外（諸羅縣志刊載笨港位置地圖可證），也得到地利，以致五穀豐收。加上，崇禎初年福建大旱時，以銀錢及耕牛獎勵饑民到笨港拓荒墾殖有成，形成九個大聚落，進而發展市街，成為笨港衛星市街，生產的穀物以笨港為門戶輸出大陸，因而有「以培中土」之言記於史誌，也以笨港為口岸輸入百貨以應民生需要，此九個大聚落或街市，被稱為「笨港外九莊」或「外九莊」。外九莊經努力經營，到了康熙年間出現了土獅子街、猿樹港街、井水港街三個市街。

海陸交通要衢 設置水陸防汛

諸羅縣志卷七防志水陸防汛，陸路防汛記載：五十六年，守備游崇功，詳請半線帶隨防把總一員以資調遣，永以為例。

又記載：縣治北路營防汛塘，遞北自打貓至於淡水：：而至於猿樹港、笨港、白沙墩、秀才莊：：傳遞公文。

又記載：白沙墩，縣北各莊社往笨港必由之路。

又記載：康熙五十四年，參將阮蔡文詳請派設目兵六名。秀才莊，笨港船隻必經之地。多匪類

出沒，康熙五十四年，參將阮蔡文詳請添設目兵八名。

上項記載，說明笨港在康熙年間，除了是海路交通的主要口岸，商船輳集，貿易旺盛而船車軸輳外，也是陸路南北交通的要衝，因而設有陸路防汛，從諸羅縣志繪製的地圖可以看出，繪製者以點線標示陸路經過之地方，南通至猿樹港（今之東石），北到斗六門（今之斗六），因此在該志陸路防汛斗六門條下記載「設輪防北路營把總一員，目兵八十五名，內分笨港、商賈輳集之地：：港口有水師汛。」

從該地圖看出現已不存在的白沙墩莊，位於石龜溪與山疊溪會合之處的西岸，為現今元長鄉境鹿寮一帶，是諸羅縣北部各村莊往笨港必經之路。至於秀才莊在地圖上並未標出，從「秀才莊，笨港船隻必經之地。」記載，是與笨港有密切關係，如同位於笨港口的興化店莊（今之北港糖廠西南方北港溪溪床處），因笨港溪（北港溪）泛濫時被改道的洪流沖毀，其遺址有待考證。

港灣廣闊迂迴 左營游擊防守

諸羅縣志卷七兵防志水師防汛記載：查笨港地方廣闊，內港迂迴，為縣治以北扼要之地，添兵八十名，哨船一隻；合猴樹港共一百三十名，哨船二隻，以左營游擊手守備一員輪防，帶隨防千，把總一員。

又記載：笨港，在縣治西北三十里，南與猿樹港毗連，北至海豐港水程一潮，商賈船隻輳集之所，輪防安平協左營游擊，守備一員，隨防千、把總一員，目兵一百三十名，哨船二隻。設砲台三、

煙墩三、望高樓一。內分：猿樹港，在縣治正西三十里，南至蚊港水程一潮、目兵十名，屬笨港隨防千、把總兼轄。

水師為現今之海軍，因笨港是港埠，貿易口岸，為商賈船隻輳集之所，對港埠秩序的維持，往來船隻的管理，由水師防汛負責。加上笨港為諸羅縣治以北的重鎮及扼要之地，必需維護地方治安，乃設「水師防汛」於山疊溪北岸，與設於南岸的笨港陸路防汛相對，成為犄角之勢（參考縣志地圖）。在水師防汛派兵八十名，哨船一隻，如合毗鄰的猿樹港有兵員一百三十名，哨船二隻，統領的是左營遊擊一員，並帶隨防千總、把總各一員，編制相當大，康熙二十五年編纂的福建通志卷十五兵防笨港條記載，當時的台灣府配備的水師兵共九百十名，澎湖佔五百五十名，在台灣的是三百六十名，笨港（含猴樹港）配備一百三十名所佔比率為百分之四十二點二二，其重要性由此可知。此外，也在笨港設置砲臺三座，煙墩三座及一座望高樓，以防外禦及海盜騷擾。

從「查笨港地方廣闊，內港迂迴，為縣治以北扼要之地。」幾個字，可以窺伺康熙年間笨港的狀況，「地方廣闊」，不僅是當地的市街，也包括鄰近的村莊，甚至「外九莊」，諸羅縣志卷十二寺廟天妃條記載：「在外九莊笨港街。三十九年居民合建。」，「笨港地方廣闊」一詞，有其根據。

「內港迂迴」四個字，說明笨港港埠的港灣，有內港、外港之分。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年）的「台灣十七口海防圖說」記載的樹苓湖，南起猴樹港（東石港），北至五條港（台西），外有西沙汕二道（統仙洲、外傘頂洲）若斷若續，內匯為湖，上下三十餘里，為說明樹苓湖的狀況，這座樹苓湖是笨港以西，以統仙洲、外傘頂洲兩座沙洲（沙汕）為屏障的瀉湖（位於沙洲與陸地之間，

幾乎與外海分隔，而受潮流影響之海域。）樹苓湖有上下兩湖之分，上湖、下湖及瀉湖的進出口，瀉湖上湖與下湖進出口距離有三十餘里，所以記載「內港紆迴」，船隻進出笨港必需由外海由上湖或下湖紆迴，湖內因以統仙洲、外傘頂洲為防波堤與外海隔離，不受風浪影響而風平浪靜，船隻進出方便而使笨港成為台灣西部的良港，帶動地方繁榮，是「縣治（諸羅山）以北扼要之地。」

笨港設置縣丞 專責稽查地方

續修台灣府志卷三職官記載：諸羅縣丞一員，雍正九年新設；分駐笨港，稽查地方，兼查船隻。續修台灣府志卷二規制公署，縣丞條記載：在笨港街坂頭厝，原在笨港街磚仔窰，雍正十二年移建今所。

康熙五十六年陳夢林編撰的諸羅縣志記載：笨港商賈輳集，載五穀貨物，台屬近海市鎮此為最大。「說明當時的笨港已是商業貿易港口，也是台灣近海最大市鎮。乾隆二十七年余文儀編撰「續修台灣府志」記載「笨港地方廣闊」，幅員擴及外九莊雖在陸路，水路各設有防汛，但在縣政推行上似嫌鞭長莫及，認有設分縣必要，知縣乃詳報知府，再轉福建省巡撫核可，為諸羅縣設縣丞一員，駐於笨港，掌理政令宣導，稽查地方並查船隻以維持治安。

縣丞署於雍正九年成立，設於笨港街磚仔窰，該地通稱東勢窰（今之東華里東勢街），兩年後的雍正十一年遷笨港街東郊的坂頭厝（亦稱笨頭厝），當時的笨港街非常繁華，地方設有：公館、仁和、益安、福安、三益、賜福等六大境，坂頭厝屬於公館境、與笨港公館、左營千總衙署（遺址

在仁和路、益安路、大同路交叉處一帶通稱營盤口）同一境區，為雍正十一年以後的衙署區。

屬於笨港街公館境的坂頭厝，現今是隔著北港溪與北港市區相對，在雍正十一年時並無此現象，因北港溪當時的河道是從坂頭厝向西流，經新街、船頭埔而流注瀉湖。船頭埔為當時笨港埠的一部分，將是修船廠，修船時船必需上岸，船頭並排於岸上，該地就被稱為船頭埔。

笨港公館境的坂頭厝的以北港溪河道，與笨港街市區隔開，係乾隆十五年的暴風雨，當時叫山疊溪的今之北港溪泛濫，河道自坂頭厝起向南大轉彎，直冲笨港街精華地區，使市街分為兩段後，再來一個轉彎向西冲出一條新河道，於現今的鹽水埔流注瀉湖，鹽水埔地名為聚落在瀉湖邊海潮高漲時，地勢較低的農地被浸淹而無法耕種而荒蕪，成為鹽水之埔而被稱鹽水埔。

笨溪泛濫改道

港分南北兩街

續修台灣府志卷二規制街市記載：笨港街，距縣三十里，南屬打貓保、北屬大棟榔保。港分南北，中隔一溪，曰南街、曰北街；船車輻輳，百貨駢閭，俗稱小台灣。

笨港水仙宮志笨港區域古今演變，笨南港與笨北港時代（自乾隆十六年公元一七五〇年以後）記載：乾隆十五年，公元一七五〇年笨港溪（山疊溪）洪水氾濫笨港溪流改道，使原本完整的笨港一分為二，形成以溪河為界，北曰：笨北港、南曰：笨南港，見乾隆二十九年余文儀續修台灣府志載笨港：「港分南北，中隔一溪，曰南街、曰北街，舟車輻輳，百貨駢閭，俗稱小台灣。」

史志的這兩則記載，續修台灣府志是說，修志的乾隆二十七年，笨港是港分南北，中隔一溪，

曰南街、曰北街，又說雖港分南北，舟車依然輻輳，百貨駢闐，民間對笨港有「小台灣」之美譽，其繁華僅次於台灣府城，可說「小台灣」。對笨港港南北，有南街與北街，及貿易與繁華情形作詳細記述，但對港分南北、中隔一溪的原因未予提起。笨港水仙宮志的記載，堪稱是敘述台屬近海最大市鎮，舟車輻輳，百貨駢闐，貿易旺盛，有小台灣之美譽的笨港，中隔一溪而港分南北的原因，因為溪流改道之後，在嘉慶八年（一八〇三年）的一次洪水大泛濫，不但笨港南北兩街遭到淹沒，房舍被沖倒及流失者不計其數，而建於港埠的水仙宮，協天宮也同遭洪水沖毀，這次「大水沖倒水仙尊王廟」的浩劫，使笨港船戶，行郊信眾大為惋惜。

嘉慶八年水災 水仙宮被沖毀

續修台灣府志卷十九雜記寺廟記載：水仙宮：在笨港南港街，乾隆四年建。

道光歲次庚戌（三十年，一八五〇年）重修水仙宮碑記記載：吾笨南港有水仙尊王，關聖帝君二廟由來舊矣，不意嘉慶年間溪水漲滿橫溢街衢沖毀民居者不知凡幾，而二廟蕩然無存，里中耆宿悼廟宇之傾圮，思從報而無從，遂於嘉慶甲戌年間（十九年，一八一四年）鳩金小築於港之南隅以崇祀。

於嘉慶八年被泛濫洪水沖毀的笨港水仙宮，係於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年）建於笨港，於乾隆十五年的河道改變後的南港街，證明其由來，關聖帝君協天宮建於何時，史志雖無記載，從「重修水仙宮碑記」碑文「水仙尊王，關聖帝君由來舊矣」看出，與水仙宮相同為笨港街的古剎，為無可存

疑之事。

重修的水仙宮建於何處，碑記表明「小築於港之南隅」就是建於笨南港的南隅，現今的水仙宮位置為當時笨南港之南隅，並非於「原址」鳩金重建，笨南港港埠，在水仙宮之北邊，笨南港街也在此，距離水仙宮的一公里餘的東北角有一座古老的「福德堂」，為古時笨港未中隔一街港港分南北時，建於仁和境的土地公廟，該廟現珍藏於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年）重修時信徒敬獻的柱聯：「南港雖舊都福德威靈猶如昨，仁和稱美俗正神庇佑自無疆」，將舊時港都的繁華，及笨南港是笨港的仁和境描述出來，有考證乾隆十五年以前的笨港街頭幅員之大，及中隔一溪分南北時，笨港港街的景況之歷史價值。乾隆初年，瀉湖仍在，笨港港埠，街市在山疊溪南岸並面臨瀉湖，水仙宮最早興建於港埠附近才是，因奉祀主神水仙尊王，簡稱「水仙王」，先民以有關水利，河航等皆為其所轄，故為沿海居民、漁民、貿易商人崇信、笨港佔居水陸要衝，並為航海口岸，因之先民建廟奉祀祈求河航，海運平安，所建之水仙宮就在口岸附近，俾便就近膜拜祈求保佑。

天后宮在北港 南港建天妃廟

雲林縣採訪冊，斗六堡歲時既記載：二月二日商賈各備牲醴祀福神，曰做芽，農家尤重，取古春祈之義。每歲於是月，斗六街眾迎南北港天上聖母，供奉受天宮，焚香者不輟於途；十餘日，乃迎神赴別堡。

雲林縣採訪冊，係由雲林縣訓導倪贊元於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編撰，斗六堡的記載是城

內斗六街（縣署所在地）三千六百戶，一萬零五百丁口，當時的雲林縣設有十五堡。在采訪冊祠廟寺觀的天上聖母廟條：一號受天宮，在縣城北。受天宮為每年二月，斗六街眾迎南北港天上聖母供奉之廟。這項記載顯示斗六街眾迎請的媽祖神像，有南港的，也有北港的，不僅北港有建於康熙三十九年的媽祖廟，南港也有奉祀媽祖的媽祖廟都是香火鼎盛，斗六街眾每年二月的「請媽祖」南北港媽祖廟的媽祖同時請，「請媽祖」是「焚香不輟於途」，沿海有信眾焚香膜拜熱鬧非凡。

笨港最早的媽祖廟是今之朝天宮，奉祀的媽祖神像為僧樹壁奉請前來的湄洲祖廟朝天閣的「湄州媽祖」通稱「湄州媽」，在南港的媽祖廟，相傳是建於雍正九年（一七三一年），奉祀的是「汀州媽祖」，通稱「汀州媽」由福建汀州（今福建長汀）分靈而來，居民稱該廟為「天妃廟」。這座媽祖廟。彰化南瑤宮於雍正年間建廟後，以該宮奉祀媽祖的「祖家」，受到南瑤宮奉祀媽祖的「謁祖進香」，但年久失修的該廟，於光緒年間遭地震損毀，在地方無力重建下傾圮，神像先奉祀於楊家，後奉祀於水仙宮，斗六堡每年二月的「請媽祖」，請的南港媽祖就是天妃宮的媽祖。

在笨南港，尚有一座媽祖廟，為嘉慶五年（一八〇〇年）創建於坂頭厝的長天宮，較之嘉慶二十三年（一八一一年）的新南港（今新港）的奉天宮早十八年，為清代笨港的第三座媽祖廟。長天宮與笨港縣丞署甚近，縣丞龐周於嘉慶二十二年（一八一七年）獻贈「山海咸寧」匾額，並珍藏清末「祺祥」年號的「長天宮」匾額。

南壇是水月庵 北壇稱碧水寺

嘉義管內采訪冊打貓西堡祠宇，南壇水月庵條記載：在新南港之西端，崇奉觀音佛祖，乾隆辛亥年（五十六年，一七九一年）十月紳民公建。

這本方志，在刊行的首頁「言」，說明：「辦務署」這段歷史很短：它起自光緒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止於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九日。這本（嘉義管內采訪冊），應當就是這一時期的產物。「台灣於光緒二十一年割讓給日本，六月十七日成立台灣總督府統治，「辦務署」為日據時代的地方官署。因此，該采訪冊是撰著於日據初期。

依據南壇水月庵史料，北港德發家譜記載：陳順直，福建安溪人，於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年）應笨港縣丞之聘攜帶清皇頒賜「聖諭」牌前來笨港宣講聖諭，於笨港仁和境頂菜園築壇為宣講聖諭處所，並定居於此，由於該壇在笨港南街之南而通稱笨港南壇，簡稱南壇，至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年）繼丞宣講聖諭衣鉢的陳直之子陳管，將南壇擴建為「南壇廟」奉祀觀音佛祖，註生娘娘及包公，為前來聽講聖諭者的精神寄託所在，並勸人為善，迨至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年）陳直曾孫陳鐘智斥資重修並擴建「南壇廟」，改稱「南壇水月庵」，以至現今，成為古剎。陳直後裔於清代有陳嘉清、陳鐘智被清帝褒封宣德郎、承德郎，陳子宜中式秀才，陳子溥中式解元。

笨港市街之大，於康熙年間，以台屬近海市鎮此為最大」記載於史志，乾隆年間的史志記載是「舟車輻輳，百資駢閭，俗稱小台灣」，天啟年間顏思齊設十寨墾殖，在笨港北邊有北寨（今之大北門），撫番寨（今之撫番），在乾隆十五年笨港溪未改道之前的河道是田坂頭厝向西直流，河道為今之新街大排水。在笨港之南，於乾隆二十四年，設壇宣講聖諭，該壇通稱南壇，笨港市街之北，

於嘉慶五年（一八〇〇年）由蔡秀倡建一壇，於笨港溪舊河道之北，比照「南壇廟」稱「北壇」，由於奉祀觀世音菩薩，廟宇位於河道之濱，前有清流乃以「碧水寺」為名，亦稱「北壇碧水寺」，迄今已有一百九十七年歷史。

彌陀寺小西天 齋教建慈德堂

雲林縣采訪冊與大棟榔東堡，詞宇記載：彌陀寺，在街東，一拜亭，一堂，祀阿彌陀佛。相傳前因溪有溺兒，每於白晝現形，曳人落水，街民恐懼，視為畏途。嘉慶三年王福基由此經過，為鬼所困，幾溺於危，朗誦阿彌佛數聲，鬼遂隱，乃告街眾立石焉，後五年（嘉慶八年，一八〇三年）居民於黃昏時，每見石現火光，遂鳩資建寺。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增廣生鄭來臣等勸捐重修，頗著靈應。

從南壇到南壇廟而南壇水月庵及北壇，北壇碧水寺的創建，以及彌陀寺的建立，其年代是自乾隆中葉到嘉慶初年的五十餘年歲月之間，顯示了笨港地方的繁榮，居民生活安定，心有餘力於宗教文化活動，史料記載，嘉慶五年鄭來旺等重建彌陀寺同時增建養濟院，以幫助無依疾困他鄉人士。保存同治五年「小西天」匾額及養濟院石碑。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顏達、許路、蔡川、王漢、蔡然三等人為方便信仰「齋教」者，免於遠途跋涉到溪口齋堂拜佛，乃在北港街西郊倡建齋堂取名「慈德堂」，奉祀釋迦牟尼佛、觀世音菩薩及羅祖師。

鄭芝龍護海疆 三郊笨港貿易

台灣通史卷二十五商務志記載：當宋之時，華人已至北港貿易，其詳已不可考，然已開其端矣。又記載：鄭芝龍駐安平，自為堅艦，貿易於南洋群島。凡海船不得鄭氏令旗者，不能來往，每船例入二千金，歲入以千萬計，以此富敵國。

又記載：自乾隆年間貿易甚盛，出入之貨歲率數百萬圓而三郊為之主。三郊有：南郊蘇萬利、北郊李勝興、糖郊金永順也，各擁巨資，以操勝算。直至南洋、北至天津，牛莊、煙台、上海、舢舨相望，絡繹於途，皆以安平為往來之港，而南之旗後，北之北港，亦時有出入。

重建水仙宮碑記載：道光歲次庚戌孟秋穀旦董事泉州郊金合順，廈門郊金正順，龍江郊金晉順同泓石。

上述記載，是說明現今的北港，自宋代稱北港地名起，到笨港、笨北港、笨南港以口岸到港埠，從事商務貿易的記載，不但以商務貿易繁榮地方，也孕育出來明末清初縱橫台灣海峽的歷史人物鄭芝龍。於天啟元年，顏思齊前來笨港設寨墾殖的鄭芝龍，繼承顏思齊遺志領導十寨墾殖有成，又於崇禎初年移入數萬漳泉墾民，建立笨港外九庄，使笨港成為這些大聚落生產農產及加工品的集散地，增加貿易量，笨港及鄭芝龍聲名大振，進而掌握台灣與大陸沿海港埠貿易，鄭芝龍勢力日益增大，橫行台海的海盜也生畏不敢侵犯，終於控制台灣海峽，「凡海船不得鄭氏令旗者不得來往。每船例入三千金，歲入以千萬計：」是充分顯示鄭芝龍在台灣海峽的監控力量，及保護航行商船安全的

能量及代價，每艘船是三千金，因而一年所收相當龐大，就因而清廷設法招撫以維海疆航行安全，鄭芝龍在笨港、安平打下的基礎，尤其在笨港拓荒墾殖的成果，使從事反清復明的其子鄭成功，驅離紅毛番光復台灣為基地，建立明鄭統治台灣二十八年的史實。

在清代貿易最盛的是乾隆年間，以安平為主要港埠，旗後及北港為副港，從事貿易的是南郊蘇萬利，北郊李勝興及糖郊金永順，被稱謂三郊，乃台灣海峽貿易的三郊。在笨港也有與泉廈貿易的三郊，從重修租南港水仙宮碑看出此三郊為泉州郊金合順，廈門郊金正順，龍江郊金晉順。笨港的南北兩港埠，到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年）貿易仍然興旺。

笨港面臨潟湖 上下湖有航道

雲林縣采訪冊大槿榔東堡港，北港條記載：即笨港、在縣西南四十五里，源通洋海。金、廈、南澳、澎湖、安邊等處商船常川來往，帆檣林立，商賈輻輳。因水淺沙凝，洋船不能進口，故每次海防均無夷患。

海防記載：北港居臨外洋，港道實為海汊，海汛相通。商船由廈門起碇順東南斜線行，風順一日可達港內，北深南淺，深處水約丈餘，可容千餘石商船。南則沙線延長，船不敢泊，惟吃水三四尺者，可暫行寄碇。或云沙線與安平縣之海翁線接，未知確否？因水淺，故洋船不敢入港。歷屆海防均安堵如常，貿易不廢。

尖山堡港，下湖港記載：在縣西南四十里，為外海汊港。南北小商船由此出入，交易貨物則歸

北港街行棧。

海豐堡港，海豐港記載：在麥寮街西北，由陸路至十一里。港口水深丈餘，商船每於「此」避風寄碇；南北皆有沙線，不能容大船，為載千餘石者可入港。交易則赴北港，以麥寮無大郊行故也。

海防形勝記載：縣治西臨大海，煙波浩瀚，一望無際。海汊凡四：曰北港、曰海豐港、曰蚊港、曰下湖港，而溪流之通海者，不在此四港內。惟北港、海豐港為大商船於此寄碇，然皆有沙線綿直甚長，大船不能進口，惟載千餘石之船得至焉。有文武口，專管驗船之事。凡商船由金、廈、南澳、澎湖、按邊等處來者，皆由本地官給發船照；進口日，即呈文武照驗掛號，然後得卸貨交易。載貨既畢，向文武口請領船單，按船之大小繳納船鈔，然後出口。船單由營、縣發照，每月得將存根送署，以備查考。

北港、海道通呂宋、日本、金、廈、銅山、南澳等處。依西北線行，風順一日達金、廈。潮汕以月之初三至初八、十八至二十三為大潮，商船每於此時出進；其小潮日各行駁船之載三、五百者及澎湖、按邊船隻，照常行駛。港口北、深水約丈餘，南稍淺，兼有沙線。商船進口多聚北邊，以便泊駛，南則為小船、駁船，竹筏等得至。商船運貨均有腳船，間亦有駁船、竹筏者。竹筏亦有大有者；沿海居民取大竹編紮成筏，用以載貨出口，可至安平、鹿港等處。又有作小竹筏者，用於海取魚，近日洋商多借筏，因此載腦赴安平，轉載輪船運赴香港銷售。

與呂宋日本通商 海船自由進出

雲林縣采訪冊對光緒二十年以前包含道光、咸豐、同治，甚至到嘉慶年間約一百年間，有關笨港（笨南港、笨北港及北港），下湖港（下湖口）及海豐港，笨港以西潟湖，海船（商船）進出笨港的航道，笨港港彎的管制，笨港除了與大陸的泉州、廈門、金門、銅山、南澳等港及澎湖貿易外，也與呂宋、日本通商。此為記載光緒年間有關笨港（北）港的珍貴史料。

笨港之西是一片汪洋的潟湖，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年）六月初七、初八的大風雨及海嘯，為潟湖的村莊造成七千餘人喪生的大浩劫，不但奉祀被道光皇帝敕封「萬善同歸」的雲林縣口湖鄉蚶仔寮萬善祠有史料記載，史學家也在嘉義縣知縣王廷幹的奏摺中，發現相關奏摺，在奏摺中稟報：「六月初七日夜，狂風大雨，海浪異常，象苓澳內船隻擊碎，十月八九，下湖街店屋全行倒塌，新港莊、箔阿寮、蚶阿寮、竹笛寮等處，淹斃居民，約計二千餘人。」。又台灣鎮武攀鳳、台灣道熊一本會奏台灣猝被風災情形摺記載：「近海之下湖等九莊，地勢較低，當風雨洶湧之時，淪入大洋者，無從稽核。」可證潟湖的存在及下湖街有否屋，並有船隻旋泊，下湖街為潟湖的下湖，到笨港必經之地，因而成為市街。

光緒年間笨港的被稱為北港，且有街市而叫北港街，恢復到宋代地名北港，雲林縣采訪冊以「北港街，即笨港，因在港之北，故名北港。」此為無容置疑事實，笨港並未被毀滅，也無另有其地。倪贊元又詳載北港街街市是東、西、南、北共分八街，煙戶七千餘家，丁口有四萬零九百三十七人，如加上「半丁」的女口，人口應在八萬人左右，為雲林縣首邑，當時縣署的斗六街，包括西莊尾、番社、番仔井等聚落煙戶僅二千六百八十戶，一萬零五百丁口。八條市街是：宮口街、蚶仔街、公

館街（姓許街）、橫街、益安街（中秋街）、暗街、番簽市、捷覆街、行郊林立，塵市毗連，行郊貿易是輸出稻米、番簽、芝麻、青糖、白豆（土豆）等。輸入布疋、洋油（煤油），日用雜貨及紙箔等，市況是百貨駢闐，六時成市，地方繁華而被舉稱「小台灣」。

「商船進貨均有腳船，間亦有用駁船、竹筏者。」此為潟湖消失，笨港以西陸地隆起，使笨港先以猿樹港（今東石）為外港，後來猿樹港因淤淺失去港灣功能後，以下湖港為外港，商船無法開進笨港時，以腳船接駁的記載。

潟湖內河口港 淤積漸失功能

重修台灣省通志卷三第六章各鄉鎮市地名沿革，第十三節雲林縣地名沿革第六項轄城內主要地名由來的記載：笨港係潟湖內河口港，因不斷有泥沙之淤積，且嘉南平原地盤緩徐隆起，海勢不斷西去，迨雍正、乾隆年間，已距海甚遠，乃以「猴樹港」為外港（位於潟湖入口），至道光中葉（一八三六年前後），「猴樹港」又告淤塞，再以「下湖口」為外港。下湖口一名「金湖」（在今口湖鄉境），地當北港溪口，至民前十三年（一八九九年），日人曾指定為「特別輸入港」，然亦因港汊逐年埋沒，遂廢之，改以「鵝尾墩」（今下湖口）為外港，至民前五年（一九〇七年）七月撤除，於是完全失去河港功能。

下湖口，為潟湖的下湖，道光年間的下湖街，毀於道光二十五年的暴風雨及海嘯，日據後的民國前十三年，日人以「鵝尾墩」為「特別輸入港」，與「陸泉州、廈門、金門貿易，係利用北港溪

與牛挑灣溪匯合的豐沛流水，以利船隻的進出旋泊，「鵝尾墩」地名係因「下湖街」遺址，有一座沙丘形似鵝尾而得名，該地方人士認為「鵝尾墩」即下湖口，往昔下湖街道遺址。「特別輸入港」設於「鵝尾墩」，稅關設於「海口新港」（今之金湖），海關廳舍至民國三十年猶存，位於當時「口湖庄役場」正對面。

「下湖口一名金湖」係由「嘉慶君遊台灣」民間故事中的嘉慶君曾到下湖口避風，讚頌樹苓湖平靜如鏡，風光不遜西湖而來。「海口新港」地名係由「新港」莊名而來，道光二十五年六月的暴風雨大浩劫，嘉義縣知縣王廷幹的奏摺之內即有「新港莊」莊名。為何於日據的大正九年（民國九年）以「海口新港」地名出現，乃為與將「新港」地名改為新巷的現今嘉義縣新港，因日語發音相同為避免混淆乃加上海口兩字以示有別。新港原名「蔴園寮」，於乾隆末年稱「新南港」，日據後先改為「新巷」，後改「新港」至今。重修台灣省通志卷三第六章各鄉鎮市地名沿革，第十三節嘉義縣地名沿革，康熙、雍正年間，新港鄉—蔴園寮（宮前、宮後、大興、福德村）。第六項轄境內主要地名由來，新港的記載是民國九年將「新港街」改稱「新港庄」，以與台灣廳之新港庄（成功鎮）有所區別，光復後恢復新港之名。新港現址：往昔稱蔴園寮莊，為閩籍翁姓墾戶所拓之地。」

漳泉分類械鬥 舊南港遭蹂躪

嘉義管內採訪冊打貓西堡，街市記載：新南港街在嘉義城西北二十五里，距打貓十二里，居民先世多由舊南港街移來者，故名新南港街。按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年），漳泉分類，舊南港甚

為蹂躪。

南壇水月庵沿革記載：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年）起之「漳泉拼」以及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年）之林爽文事件，使得當時笨港附近一帶的居民，遭著居不安寧之生活，官兵、暴徒、義勇兵等常混戰一團，百姓頓陷困境。

重修台灣省通志卷三第六章各鄉鎮市地名沿革第十三節嘉義縣地名沿革，第六項轄境內主要地名由來，新港項下記載：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年）發生漳泉分類大械鬥，波及笨港街（今北港）、笨南港慘遭兵燹。

參見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高宗實錄選輯，乾隆四十七年冬十月初五日、二十四日、二十六日、十一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十二月十六日，及十二月末福建水師提督黃仕簡等奏諸條。

漳州人與泉州人的族群械鬥，發生於乾隆四十七年九月，通稱「漳泉拼」，係由彰化縣番仔溝地方的漳、泉百姓，為細故口角構拌，繼而械鬥而引起。快官莊泉人並將鎮守地方維持治安的漳籍把總林審攔入莊內殺害，位於台灣海道要衢的笨港，消息很快傳來，居民也受影響感染，發生漳泉族群衝突械鬥。嘉義管內採訪冊是記載有些事，漳人為多的舊時南街（日人易名為舊南港），遭到泉人攻擊，由於南街常遭笨港溪洪水之害，居民乃遷居東方約五公里地的蔴園寮，成為新聚落後以「新南港」為地名。南壇水月庵沿革是對「漳州拼」及四年後林爽文之亂的情事，有進一步的記載，因南壇屬於笨港街仁和境，又是宣講聖諭之處所，自古以來以朝天宮為信仰中心，每年元宵節的媽祖神輿的「上元祈安」繞境，及三月十九日的「南巡」繞境，由南街（笨南港）擴展的仁和境的菜

園，成為傳統所侵，傾壞將圯。鄉民募捐，於二十年重修，增擴後堂一進，春秋祭祀，香火鼎盛。

欽定平定台灣紀略，卷一，乾隆五十二年正月十日條記載要點：林爽文抗清事件發生，笨南港坂頭厝附近七庄起而響應，先擬焚燬笨港游擊營盤，事洩未成。卷二十二，記載要點：次年五月，賊氛愈熾，關督李侍堯撥繪船，安放砲位，全營員帶動水師餘兵分駐鹿耳門，鹿仔港等處。卷四十，十月二十三日紀載點：爽文軍以笨港要區，於南港、坂頭厝一帶搭蓋草寮二百餘間為巢，一面騷擾沿海一帶，一面進圍諸羅。九月，清軍大舉入侵，九月六日普吉保領官兵由大安溪前往笨港，十五日搭營元長莊。是夜四鼓，普吉保兵分三路，衝擊賊巢。賊眾蜂擁迎敵，雙方鎗砲並施。賊首楊意、蘇媽、張周等數名被擒殺，擄獲砲二門、器械三十餘件，米穀、薯乾百餘石，焚燬坂頭厝等七莊。

林爽文之亂發生後，波及笨港，由於笨南港的坂頭厝七莊居民繼起響應，居於要地，且街市繁華的笨北港，成為攻擊目標，因設有游擊營盤（其遺址在今北港鎮大同路、仁和路及益安路的交叉處，有「營盤口」地名）、水師汛等衙署，且行郊林立，成為攻擊目標，先擬焚燬笨港游擊營盤，因事洩為官兵制禦而未成。笨港紳商為鄉土安寧及保護港民安全，有自衛必要，乃組織義勇團練自衛，激於保鄉衛土的義氣參加壯丁有一百零八人，於是結壘自固，屢次擊退進攻者，林爽文股眾遂在南港，坂頭厝一帶搭蓋草寮百餘間為據點，與笨港的義勇對壘。由於笨港屢攻不破，林爽文股眾就轉移目標，一方面騷擾沿海一帶聚落，一方面團攻諸羅城。其戰況載於欽定平定台灣紀略。

笨港在鄉勇結壘保固下，地方安寧，但搭蓋草寮百餘間的林爽文股眾，不放棄攻陷笨港企圖，終被於乾隆五十二年五月三十日派奸細潛入笨港埋伏，是夜支援鄰近聚落擊退侵犯林爽文股眾，舉

行慶功宴，鄉勇個個酩酊大醉時，先毒殺守夜靈犬後，通知南港、坂頭厝侍機的股眾一舉攻入笨港，鄉勇從夢中驚醒奮勇抵擋，因寡不敵眾，經一夜奮戰，有鄉勇一百零八人為國捐軀，壯烈成仁。攻入笨港的林爽文股眾，到處燒殺劫掠，使笨港市街頓成人間地獄慘不忍睹，有關笨港的珍貴文物都在此次大浩劫而被焚燬或劫掠，其損失莫大。

劫後，朝天宮僧人將為國捐驅的一百零八人鄉勇屍體集葬於一處，並為之舉行法會超度。一百零八位鄉勇捨身成仁事蹟，經笨港縣丞轉報諸羅知縣，再由台灣知府上奉朝廷高宗皇帝嘉其義舉而頒賜御筆「旌義」，紳民敬謹鈎摹，並在其塚建亭懸掛「旌義」匾額於上以誌義勇事蹟，該亭為「旌義亭」成為今日義民廟之始，諸羅縣的易名為嘉義縣，乃高宗皇帝比照笨港義勇的為國捐軀而成仁取義，及笨港義勇的驅往支援，使林爽文股眾屢攻城壘不陷，為嘉其義勇而賜名「嘉義」，因此，義民廟重建時，嘉義秀才徐杰夫等感其恩而撰寫詩詞聯文，均勒石以誌。

嘉慶二年水災 漳水遷蔴園寮

福建通志台灣府志（陳壽祺編撰）錫賑、賑卹嘉慶二年條記載：福建省撫台費淳除撥解司庫銀二十萬兩接濟外，並應運內地兵穀三萬四千餘石截留，以備賑糧。

嘉義管內採訪冊，打貓西堡街市，新南港街記載：乾隆四十七年，漳泉分類，舊南港甚為蹂躪。嗣因笨港溪沖陷房屋街市甚多，故至是地（蔴園寮）。

嘉慶二年福建省撫台費淳，為何撥解司庫銀二十萬兩接濟笨南港街災民，並截留應運內地兵穀三萬日千石要用以賑卹。這是史志記載賑卹笨港災民的首次史料，自有其原由，史料指出，嘉慶二年（一七九七年），台灣遭受未曾有的颱風雨，各地災情慘重，笨港因笨溪泛濫，上游的濁水溪也將泛濫洪水沖入笨溪，使滾滾濁流浸淹笨港經三日始退，被洶湧的濁流沖毀流失的廟宇、民舍不計其數，如水仙宮全毀，協天宮在新河道旁岌岌可危，笨港人以此次笨港泛濫的洪水顏色與以往不同，呈黑濁色乃稱為「大黑水」，洪水退落後沈澱堆積的泥沙均為黑濁色，此地層，民國八十一年五月二十日，北港朝天宮於宮後原北港分市場興建笨港媽祖文化大樓，挖掘地下室時，在距離地面三公尺五十處挖出粘土層，八十六年又在朝天宮東南方的中央市場地下四公尺處挖出同樣地層，被認為乾隆十五年，嘉慶二年笨溪大泛濫時的沖積地層，為笨溪泛濫成災做見證。

乾隆四十七年漳泉族分類械鬥後，已有部分漳人由笨南港遷往東方約五公里地的蔴園寮。由於笨溪每次泛濫時，受災嚴重的是笨南港，街肆被沖毀，為此從事糖、米生產者逐漸遷往蔴園寮暫住，不久定居，遂於嘉慶九年（一八〇四年）新建街肆，稱「新南港街」，經營米、糖生產。是年，新南港在泉州同安縣人倡捐下興建首座廟宇大興宮，奉祀保生大帝（大道公）為守護神。

嘉慶十四年（一八〇九年），笨港又發生漳泉族群械鬥，一部分笨南港街民避往新南港街。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一年）街民乃建立第二座廟宇肇慶堂奉祀福德正神（土地公），祈求農作物豐收及商業旺盛。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年）笨南港、笨北港從事貿易的三郊：泉州郊金合順、廈門郊金正順、龍江郊金晉順倡起重建水仙宮，於原廟西南方數十公尺處（現址）。嘉慶二十三年（一八

一八年）新南港街民另建一座媽祖廟奉天宮。新南港街的成街及發展，係自乾隆四十七年的漳泉分類族群械鬥開始，使原為翁姓族人墾殖種植芝麻而被稱為「蔬園仔」或「蔬園寮」的小聚落變成「新結莊」，遷居居民為紀念來自笨南港而將該地稱謂「新南港」，由於土地肥沃，且有中庄、大潭兩潭可儲水灌溉利於農耕而逐漸發展。笨溪泛濫成災時，滾滾濁流每次肆虐笨南港街，沖毀商戶、民居，受災者為避洪患而遷居「新結莊」的新南港安居樂業，因而使之成為新南港街。嘉義管內采訪冊記載：街分六條、近附鄉村，買賣皆會於是，雖不可比濱海之都會，亦嘉屬之一市鎮也。此為新南港的一頁發展史。

張丙陳辦起事 縣丞千總出禦

台灣通史卷三二列傳四，張丙記載·陳辦者巨盜也，居北崙仔庄，與居店仔口張丙交遊。道光十二年張丙起事稱開國大元帥，建號天運，封陳辦等五人為元帥。十月十一日丙略鹽水港，辦亦攻北港。縣丞文烜，千總蔡凌標合禦之。

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年），嘉義店仔口（今白河）人張兵豎旗起事，自稱開國大元帥，同時建號天運。嘉義縣打貓西堡崙仔庄人陳辦起而響應，被封為元帥，在居住地糾集黨羽，分大小四十六股，股首稱大哥，下為莊首，每股百餘人或數百人。張丙令各莊居民出銀，領旗自保，否則臨之以兵，弱小者不得不從，旬日之間糾眾達三萬。陳辦以笨港為港埠商賈輳集，可加攻取，遂於十月十一日率眾攻笨北港，港民已有林爽文之亂時被攻入後的燒殺劫掠的經驗，全力協助笨港縣丞文烜，

千總蔡凌標指揮官兵抵禦，陳辦以難取笨港而退，但不放棄攻取笨港之心，紮營於崙仔莊、灣仔內一帶要伺機進攻。陳辦為漳籍移民，紮營於崙仔庄、灣仔內後，就近向笨南港泉人百般需索，使不堪其擾及需索者，紛紛避居笨北港。

王得祿略傳記載，張丙之亂時，官拜閩浙水師提督的王得祿，自內地募義勇五百人，返嘉，於樸仔腳（今朴子）拏獲張紅頭等賊。十月二十八日王得祿堂弟王得蟠圍張丙旗下元帥詹通於灣仔內庄及所搭建的草寮，台灣鎮總兵劉廷斌復出兵助之，斬丙眾百餘人，焚其寮，毀其車八輛。笨北港之圍始解。十二月，張丙、陳辦、詹通等，先後被捕，其事始平。

戴萬生攻北港 媽祖顯靈退敵

雲林縣採訪冊，大棟榔東堡，土寇記載：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戴萬生陷彰化，遂圍嘉義，遺被撲北港。港民議戰議避，莫衷一是，相率禱於天后，卜戰吉，議遂定。乃培土為壘，引溪為濠，事方集，賊大至，居民迎神祈集義勇出禦，賊不戰，退。時四月也。自是屢來窺伺，既不得逞，遂破新街，焚掠居民，港民集義勇出救，拔出被難男婦甚多，兼擒賊二人。詢以前不戰之故，賊稱是日見黑旗下兵馬雲集，雄壯如神，故不敢戰。民始悟天后顯靈保護，共詣廟叩謝，守禦益力。屢與賊戰均勝。前後斬獲數百級，港民受傷陣亡者僅十餘人，然賊勢眾，新街未能即復。七月，官軍至，獲賊間諜，與義勇分道出擊，大敗賊黨，狂追十餘里，遂復新街，共隨官軍解嘉義圍，集捐米一千石，洋銀二千五百元以濟城眾。大棟榔堡盜平。

台灣通志資料（二）戴萬生案記載：笨港之一路之游擊吳邦機等，鼓集各處鄉壯，助官殺賊。初六日（三月），逆首嚴辦糾集十餘股首，各帶匪黨，俱到新港，吳游擊約南北港義勇分為兩路，與賊大戰，自午至酉，連獲勝仗。初十日，兵勇義民進攻新港，自辰至申，大獲勝仗。新街蔡姓義勇，旁衝而出，截賊去路，賊匪死戰脫逃入莊內。十二月，各軍又分路往攻，至酉刻，方始收隊，此笨港一路之情形也。

又記載：笨港游擊吳邦機稟報，逆首嚴辦於十二日四更聞嘉義解圍，率黨逃走。各兵勇分路截擊，獲偽元帥，軍師等十八名。

嘉義管內採訪冊打貓西堡，兵事記載：同治元年，戴萬生者，住彰邑，素讀書，美豐儀，家小康，因官迫亂，與黨張添興，嚴辦、呂主、張三顯等，率匪五千餘人，進攻彰化，城陷，肆擾各莊堡莊民，台南道憲孔，總鎮林（原文無名字），督帶官軍札斗六，扼要據守，以圖前進。無何，賊大進，帥師出禦，諸多敗散。賊圍愈急，四門攻擊，水洩不通。孤軍無援。道憲等糧食盡絕，自縊，而陷斗六，遂圍困嘉義，股首嚴辦等撲新港，街民結壘自固，屢與賊戰，數日不懈。迨至三月十七日，賊誘鄉勇出禦，又使其賊黨內應，作假難民入壘，鄉民大亂。新港遂破。難民者死百餘人。同治三年，欽差吳總鎮，協台徐恒昇渡台除賊。新港街民林有枝，同伊子林味，率眾詣帳，願殺賊自效。吳公許之，命率鄉民為前敵，戰必勝，攻必克，不避矢石，身先士卒，遂逐嚴辦，追呂主，擒張三顯以獻，寇平。因功授有枝五品頂戴，藍翎，授味六品頂戴，其餘次第昇賞。

雲林縣採訪冊，大槓榔東堡祠宇，旗義亭記載：後復以戴逆案內死難者從祀。

北港義民廟沿革記載：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四月，新南港漳人嚴辦（亦作辦），亦引大股賊應之，菁埔莊何錢鼠，何萬基亦據地以為聲援，戴遂命圍攻嘉邑，另股撲笨北港。

又記載：笨北港義勇陣亡者，計有蔡水、蔡升、蔡棕、洪趁、邵文、許愍、鄭蔭、許賦、楊明首、吳厚、蔡才、王良、許會貴、蘇貞、許際好、蔡烏西、陳秋、許玉邱、向聯、邵習、周撓、劉運、王赤、蔡崩、許軍、蔡錢、王友明、蔡然棕、洪厚、蔡彫、洪太、楊埔、蔡念、王得成、許際提、許會塔等三十六人，笨北港揚清局紳商總董等今立神位，祀於旌義亭中，並建塚墓地埋屍骨。

彰化縣揀東堡四張犁莊漳人戴潮春（萬生），於咸豐十年（一八六一年）冬，藉天地會作亂，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春三月十七日，淡水同知秋日觀率師征討，兵敗於東大墩，死亡，戴潮春遂攻彰化，二十日城陷，各官被拘，戴乃自稱大元帥，以戴彩龍為二路元帥，鄭玉麟為大將軍，泉人被掠者甚眾，漳泉族群又分類，城中泉人逃避一空。

嚴辦為嘉義縣新南港人，亦引大股賊應之，菁埔莊何錢鼠，何萬基亦據地聲援在笨港地區作亂。嚴辦等率股眾在嘉邑，笨港一帶作亂劫掠，官軍、鄉勇的出禦，討伐情形史志有詳述，值得一提的是在笨北港於被圍攻時，港人議戰、議避，莫衷一是時禱於信仰中心的守護神朝天宮天上聖母，卜戰吉，議遂定，乃培土為壘，引笨溪流為濠。賊攻時迎媽祖神旗出禦，賊眾不戰而退口之後，屢次窺伺但都不敢攻，後來攻新街，焚掠民居，笨北港義勇往救，擒賊二人經詢何以不攻笨北港，答以是日看見黑旗下兵馬雲集，個個勇壯如神而不敢攻，港人始悟媽祖顯靈保護神蹟，莫不叩謝媽祖。再者，嚴辦賊眾在嘉義、笨港、新南港一帶劫掠，各地義勇出禦，有不少壯烈成仁者，如三月

十七日新南港被攻破，義勇，難民死百餘人。笨北港義勇在防禦及往助鄰近村莊退賊時，有三十六人為國捐軀壯烈成仁，港人感其恩，比照林爽文之亂時成仁取義的一百零八壯士奉祀於旌義亭，使之享萬年香煙。新南港人林有枝、林味父子受清廷褒封五品及六品頂戴，笨北港義勇也有獎賞：

雲林縣志稿卷首大事記，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五月條記載：北港楊清局調查戴潮春之亂殉難者蔡水等三十六名合祀於旌義亭，其他生存者，蔡結、顏氏且等受嘉邑之賞功牌。

科貢成績優異 歸功聚奎書院

雲林縣志稿卷首大事記，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年）條記載：嘉義縣大棟榔東頂堡（今則北港鎮）蔡然標考進縣學文秀才。

又光緒十四年條記載：大棟榔東頂堡（今北港鎮）李海亭考進縣學文秀才。

雲林縣採訪冊大棟榔東堡科貢記載：黃登瀛：同治甲子科舉人，光緒丁丑科進士。許鴻書：咸豐己酉科拔貢。洪時配：咸豐癸丑科歲貢。梁棟材：同治癸酉科拔貢。蔡錫嘉：光緒乙亥科恩貢。

聚奎書院聚奎閣師長先賢牌記載：黃深（世）淵光祿年仕政。解元陳子溥，廩生蔡子珊，蔡然標、庠生李海亭、黃種三、陳子宜、蔡然亭、吳采修、蔡宣培、林維朝。貢生陳子輝、蔡天福。歷代師長依次是：陳順直、林棟財、林漢文、許夢芝、李新亭、蔡本升、許夢庚、吳子榮、蔡然貞、陳世壽、蔡作霖、蔡煥階、蔡少儀。

雲林縣採訪冊大棟榔東堡詞宇文昌廟記載：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貢生蔡慶宗倡捐巨資

興建，奉祀文昌帝君，以為會文講課之所。

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年）九月二十七日戶部執照記載：敕封福建省台灣府嘉義縣人，二十四歲的蔡慶熙為六品官，分發浙江省試用縣丞。同時，封其父母為六品官，妻室為六品夫人，也賜封其曾祖及祖父母。

這是史志及相關文獻記載的科貢史料，最難得的是笨港的小市鎮，聚奎書院於光緒年間栽培出黃登瀛、黃世淵兩個進士，黃登瀛於中式後舉家遷居任所，日據後失去聯絡。黃世淵在笨港有後裔，其子黃種三中式秀才，孫黃綿綿曾任立法委員，子孫繁衍，黃世淵墓園在祖居的東石，於文革時被破壞，由黃綿綿、黃及時返回祖居修復，其族親說官曾拜道台。

蔡慶熙的「戶部執照」，長五十七公分，寬三十八公分，如同報紙的對開，全文分為三段，第一段有一百三十個字，第二段一百七十個字，第三段到封典兩個字是八十一個字，最後一段為「右照給，蔡慶熙收執，光緒四年九月廿七日」，在執照右邊蓋有戶部大印，並未以朱筆在第三段的「以昭覈實頒全執照者」文字下面畫一個圈，並批字，又於「光緒四年九月」之下，以朱筆書寫「廿七」於「日」之上面，最後在右上端的大字「部」下以朱筆畫行。戶部執照的上面空白處，書寫發文字號十個字，書寫時與正本、副本的各半合起來寫，正本、副本都是字的半邊，於到任時拼在一起核對，以防冒充，極為慎重其事。這張戶部執照由蔡慶熙曾孫蔡兩封珍藏，因已有一百二十年的歷史，紙已變黃，以毛筆書寫的字，有的脫落，有的受濕氣而成為一團黑甚難認出，但可看出全部內容，全文如下。

戶部執照

□郎為籌餉事，內閣抄出山西巡撫曾奏請領空照一摺，光緒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內閣奉曾國荃奏：山西賑款不敷，懇請推廣捐輸並請飾部頒發執照者，照□行該部知道等因欽此，查本部頒發空照，向給虛銜封典，惟前任雲貴總督張亮基奏請：發實官執照本部因滇省因軍需緊要暫行照准，今山西巡撫曾請發實職虛銜封典，空白執照欽奉：特告允准應暫行照准：以期鼓勵捐輸接濟賑務，除酌定頒發執照類目□辦給外，應令該撫隨時督飾屬員，認真稽查，並加用印信，填給仍按□造報本部，以憑稽覆至收捐項例，銀百兩，隨收部銀錢壹兩□錢□□壹張隨收照費銀參錢均應遵奏章辦理，隨同□冊□□□□□州同陞銜分發浙江試用縣丞，蔡慶熙係福建省台灣府嘉義縣人，二十四歲身中面白無鬚，捐請父母從六品封典，並將本身及妻室，應得封典貤封祖父母□□銀四十八兩六錢飯銀照費銀三錢於光緒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在直隸廣新捐弓照收訖給予□填部□並□□□□□下□部以照覆實頒全執照者。

曾祖迪應 祖 父汝廣 父庭瑞
母許氏 歿 母黃氏 存
封典

右照給蔡慶熙收執

光緒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嘉邑大旱民苦 媽祖慈雲灑潤

雲林縣採訪冊大槺榔東堡匾「慈雲灑潤」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年）嘉邑大旱，知嘉義縣事羅建祥歷禱下雨，適縣民自北港迎天后入城，羅素知神異，迎禱之，翌日甘霖大沛，四境霑足，轉歉為豐，祥經撫部院劉公具題，蒙御書「慈雲灑潤」四字。今敬謹鈎摹，與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年），雍正帝御筆頒賜的「神昭海表」匾共懸廟廷。

這個也是朝天宮媽祖顯現的神蹟，光緒皇帝御筆的「慈雲灑潤」額，於光緒十四年五月，著嘉義縣令羅建祥，工部主事徐德欽到朝天宮奉獻，懸掛於神前致祭。

祭文曰：

「國家茂膺景命，懷柔百神，祀典俱陳，罔不祇肅。若乃旱魃為災，黎民因之壅望，神靈有應，雨澤由是霑濡，禱賽甫臨，恩膏沛下。惟神鍾靈海島，綏奠台疆，昔藉明威，豐年有慶，今懸匾額，德惠長存，凡慈冥佑，豈曰人謀，用祀敬修祀事，溪芼可薦，黍稷惟馨，神其佑我家邦，永著朝崇之戴，眷慈境兆，益豐利賴之功，惟神有靈，尚克鑒之。」

光緒十三年夏 置縣轄十六堡

雲林縣志稿卷首大事記，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年）記載：雲林置縣，縣址設於林圯埔，隸屬台灣府，轄十置斗六、沙連、白沙墩、大坵田、大槺榔、他里霧、鯉魚頭、溪州、西螺、蔦松、尖

山、海豐、打貓東、打貓北、布嶼東、布嶼西等十六堡。

雲林置縣，轄十六堡，現念北港鎮屬大棟榔東堡。台灣的有行政區域，始自鄭成功驅逐荷蘭人，光復台灣之後的永曆十五年（一六六一年）十二月，將台灣改稱東都，赤崁城改為安平鎮，設一府二縣，府曰承天、縣曰天興、萬年，今雲林一帶屬天興縣轄。永曆十八年改東都為東寧，陞天興、萬年二縣為州，增設三安撫司，同時實施軍旅屯田制度，廣為墾拓。

在此以前的台灣為東番之地，荒古以來，不通人世，土番麴結，千百成群，裸體束腰，射飛逐走，猶是游牧時代，今之山胞為原住之民，今之雲林縣自不例外。台灣通史記載：澎湖之有居人，尤遠在秦漢之際，為中國經略澎湖之始，而亦東入台灣之機也。又記載：歷經五代終及南宋、中原板蕩，戰爭未息，漳泉邊民漸來台灣，而以北港為互市之口，故台灣舊志有台灣一名北港之語。北港在雲林縣西。

明熹宗天啟元年（一六二一年）福建海澄人顏思齊，泉州南安人，率其黨羽到台灣，入北港，築寨拓荒，並安撫土番，漳泉之民先後而至並依附墾殖三千餘人，之後至者日多，以北港為互市之口，當時亦稱笨港，魷港。厥後，顏思齊病歿，鄭芝龍受明廷招撫維海疆安全，荷蘭人乘機入侵台灣南部，並以台南為中心，擴及北港，蕭壠、麻豆、灣裡、大目降、嘉義、彰化等地，分為北部、南部、卑南、淡水等區統禦原住民，並抽稅。

明永曆三十七年即清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六月，清兵攻占，嗣子鄭克爽歸降，清廷領有台灣，乃於翌年四月，置台灣府，改天興州為諸羅縣，分萬年州為台灣、鳳山二縣。而雲林縣境

全屬諸羅縣，於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年）在諸羅縣內增設彰化縣及淡水廳，將虎尾溪以北地區劃歸彰化縣。到了光緒十三年（一八九七年）八月，清廷成立台灣省，任命劉銘傳為首任巡撫，劉銘傳提出行政區域調整案，為清廷核准，於是全省劃分三府、一直隸州、十一縣、三廳、雲林縣為新設縣之一，隸屬於台灣府。其轄區自石圭溪迄海口，又析彰化縣濁水溪以南各堡為轄區，包括現今雲林縣二十鄉鎮市及南投縣竹山、鹿谷、信義等鄉鎮，水裡與名間部分村落。縣治原設於竹山林圯埔之雲林坪，故以雲林為縣名。其後因地利不宜，光緒十九年（一九〇三年）經巡撫邵友濂題請移治斗六，為雲林縣設治之始。

北港街大火災 市區面目全非

雲林縣志稿卷首大事記，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十月，北港街發生大火災，媽祖拜殿被焚，全街店舖燒燬三分之一。

這場大火災，於十月一日發生於北港街鬧區的蚵仔街，由販售火油的合茂行起火。位於雲林縣濱海地區的北港街，時序進入九月，就刮起凜冽的東北季風，風沙瀾滿天空，埋沒農作物，地方交通受阻，居民稱謂「九降風」。合茂行有一顧客暴斃，為之料理後事，出殯後老闆為消除穢氣，並討吉利，在店內燃放鞭炮，一不小心鞭炮火花飛落火油桶內而引起火油的爆炸並起火焚燒發生火警，當時無消防設備，更談不上消防人員，在凜冽「九降風」之下，火迎風勢，火焰冲天，向四周延燒，使蚵仔街一片火海。

大火自蚵仔街延燒到橫街，宮口街及益安街，朝天宮的拜亭也被波及，這一場大火燒燬了北港街精華地區的商店，住戶的三分之一，損失慘重。

紳民籌備膏火 聯甲局教幼童

雲林縣采訪冊大棟榔東堡義塾記載：每年由紳民籌備膏火，延請塾師於聯甲局內教授本街幼童。笨港自康熙中葉起，成為台灣近海最大市鎮，從史志記載的船車輻輳，百貨駢閩的八個字可見其繁華，不但地方繁榮，文風也鼎盛，於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年）就設立笨港公館，笨港鄉校就成立於此，到了乾隆年間鄉校發展為書院，取名聚奎，為經過啟蒙後的學生攻讀經書之所，並為地方栽培人材，有志求取功名就於此鑽研，接受十年教育。

義塾乃為幼童啟蒙之書房，培育進書院攻讀的「學前教育」之所，每年由笨港殷商，士子籌備辦學所需的經費，聘請教師施教，施教地方是在笨港聯甲局，等於聚奎書院的附屬教育機構。

清代，設於笨港的官署，除了聯甲局之外，有縣丞署：笨港縣丞處理行政事務，稽查地方，監視船隻的衙門，有吏役執行。

千總營棚（盤）：駐防千總一員，兵八員，負責地方治安及捕盜，人員六個月一調。

糧櫃分局：光緒十一年設，設委員一名，櫃書一名，糧勇八名，負責收取大棟榔、尖山、蔦松等堡錢糧，地租，分春冬二期，大棟榔年收約一千餘元，尖山堡約八百元，蔦松堡約七十元。

北港釐金局：光緒年間設，置委員、司事、填票各一名，兵丁四名、廚夫四名、下轄新港、灣

仔內小局，負責收取自嘉義、牛稠溪運來貨物之稅，年收入稅額約六千兩。

北港鹽館：設立年代不詳，原為政府官業，設司事一名、會計一名、斤量者一名，其他二、三名，鹽自布袋嘴用筏或牛車運來，每年銷售二萬餘斤，每百斤十六錢，收入三千圓以上。

結語

位於雲林縣西的北港，於五代到南宋之間，因面臨潟湖旁溪流，因而有聚落，成為漳泉邊民以澎湖為跳板前來，與原住民互市成為互市之口，地名以北港稱之，北港亦就成為當時台灣之名稱，記載於台灣通史。秦漢以來稱謂東夷、東番、琉球、毗舍耶之地也就是北港。因此，北港是台灣最早的地名，也成為台灣的名稱，一千餘年來，雖經滄海桑田變換，有其輝煌的歷史，先民的血汗足跡，其間雖有地名的演變，還是很自然地恢復一千餘年前的地名北港，對此，北港人應從史志的記載加予瞭解，引以為榮，熱愛這個台灣最早的地名、鄉土。

從史志的記載來探討研究北港，為方興未艾的地方文史研究之一，也就是「在地人尋地方根」的本土（地）化尋根，期盼能藉此喚起繼往開來的精神，把北港發揚光大。探討的內容，並請先進不吝指教。

參考書籍

● 諸羅縣志

- 續修台灣府志
- 台灣通史
- 雲林縣採訪冊
- 嘉義管內採訪冊
- 雲林縣志稿卷首大事記
- 北港朝天宮志
- 台灣通志
- 欽定平定台灣紀略
- 清高宗實錄選輯
- 笨港水仙宮簡介
- 南壇水月庵簡介

笨港的外港下湖口

民國八十五年七月發行「金湖港文化祭」一書（李豐懋編撰）記載摘要

現今雲林縣沿海一帶，在清領初期所修的方志和所繪的諸羅縣圖：「山疊溪」都是「至笨港入於海」，也就是今麥寮、台西、四湖和口湖等鄉都是一片汪洋。在清代康熙末年以前，笨港因為位於大瀉湖的內側及山疊溪河口，以航運便而成為交易中心，如與大陸的貿易往來，與本島沿岸港口

的互市。但也由於山疊溪經年的營力冲刷及洪泛所帶來的泥沙，日復一日地朝下游淤積，便導至瀉湖淤塞，使笨港逐漸遠離了海岸。因此到了康熙、乾隆年間就改以猿樹港為外港，維持對外貿易。但這樣的形勢繼續變化，到道光中葉，猴樹港也漸形淤塞，就改以下湖口作為河口港。使下湖口港成為對大陸及台灣沿海口岸的貿易往來的新港口，被史學家列為台灣早期十一個主要港口之一，也是雲林縣唯一出海港。

「下湖口」成為笨港的外港後，在道光中葉取代了猴樹港而成為對外轉輸的河口港，港街上貨棧林立，人口眾多。

道光二十五年大水災前的聚落情況，據推測下湖街住戶約有一千五百戶以上。下湖港則有船頭行的開設，據傳曾有全記、西安、咸記、瑞利等商行，皆曾建貨棧於此，達七十餘棟，住戶約有三百餘戶而形成下湖街，也是航海者和商人的聚住地和轉運站。

同治初年編成的「台灣府輿圖纂要」對笨港與下湖港有如下記載：

笨港（即北港），距縣治西三十里，商旅輻輳，為海口要地，商船均在下湖。

下湖港：距縣治西三十里，四圍淤淺，中一水道深大，七尺，潮湧深一丈零，商船泊此。

光緒五年（全台前後山輿圖）所述的情況也是：「笨港口漲潮八、九尺，數百石船可入，行舟至此必須象苓而行，港內有深溝可以停泊。」及倪贊元「雲林縣採訪冊」載：「下湖港在縣西南哩，為外泊以港，南北小舟以此出入，交易貨物則在北港街行棧。」，可見從咸豐、同治到光緒初年，下湖港仍是笨港的輔助港。

洪敏麟先生甚至認為直到「清代末年，每年約有二五〇隻商船出入，尤其六至十月間西南季風的季節，波濤穩靜，港務最盛。樹苓湖北淺南深，稍南湖岸的新港可容百擔以上船隻十三艘和漁船若干。」（笨港之地理變遷）。

日據時期的雲林縣與北港

光緒二十年，因朝鮮問題中日開戰，史學家稱謂甲午戰爭，結果清軍失利，光緒二十一年清廷議和派李鴻章赴日與伊藤博文談判，於三月二十日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澎湖與日本。日皇派樺山資紀為台灣總督，於五月十日與李經方（李鴻章之子）在基隆港德國輪船公義號將台澎主權移交日本。

日本於明治二十八年（一八九五年）六月十七日於台北成立台灣總督府，發布命令施政，初期將台澎劃為三縣一廳施行軍政，不久改為一縣二民政支部一廳，於民政支部之下設「出張所」統治基層，當時原來的雲林縣設「雲林出張所」隸於台灣民政支部，翌年二月，將台灣分為台北、台中、台南三縣及澎湖島廳，於縣之下設支廳，原雲林縣稱「雲林支廳」隸屬於台中縣。當時，雲林地區義民激烈抗日，為日人政令所不及，而日本官吏為生命安全不敢前來，將支廳暫設於台中縣署。同年四月二十一日，桂太郎出任總督，他有鑒於抗日義軍壯大，為求壓抑及做到政令下達，要縮小行政區域，但未付諸實施就下台，任期僅四個月。十月五日乃木希典接任總督後，進行行政區域調整，增設新竹、嘉義、鳳山三縣及宜蘭、台東二廳，合原有三縣一廳為六縣三廳。在縣廳之下設辦

務署，原雲林縣境改隸嘉義縣，在斗六、土庫、西螺、北港設辦務署，於辦務署之下置區、街、庄、社、派任區長、街長、庄長、社長協助辦務署長處理行政事務。此地方行政制度實施不久，總督又換人，由兒玉源太郎出任，他以地方單位過多，將增設的新竹、嘉義、鳳山三縣裁撤，土庫、西螺辦務署也裁撤僅留北港、斗六兩辦務署，仍隸屬於台中縣。

明治三十四年（一九〇一年）十月，兒玉總督以現有總督府、縣廳、辦務署的三級制度，在運用上有欠靈活，為提高行政效率，乃廢縣及辦務署設廳，直隸總督府，於是設二十廳，置斗六廳、下設林圯埔、土庫、西螺、北港、下湖口、他里霧、崁頭厝、崙背等八個支廳，以統治全縣。

明治三十九年（一九〇六年）三月，佐久間左馬太接任總督，著手改革地方行政制度，於明治四十二年（一九〇九年）九月，將二十廳廢合為十二廳，斗六廳被裁合於嘉義廳，原有八個支廳，除林圯埔支廳改隸南投廳外，他里霧、崁頭厝、崙背三支廳亦被裁，新設斗六支廳。支廳以下則設區，北港支廳設於北港，轄北港、水燦林、頂蔦松、元長、牛挑灣等五區。下湖口支廳設於下湖口，轄下湖口、下崙、崙仔頂、東勢厝等四區。縣境有斗六支廳、土庫支廳及西螺支廳。

大正八年（一九一九年）十月，四健治郎出任總督，治台方針採取同化政策，將民治、警察分開，制定地方自治制度，廢廳設州及廳、廢支廳設郡、市、廢區、堡、里、澳、鄉設街、庄。於是設立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五州，台東、花蓮港二廳依舊，澎湖廳改為澎湖郡隸屬高雄州。本縣屬於台南州，劃分為北港、虎尾、斗六三郡。北港郡役所設於北港街，下轄北港街、元長庄、四湖庄、口湖庄及水林庄。虎尾郡役所設於虎尾街，轄虎尾街、西螺街、二崙庄、崙背庄、海口庄、

土庫庄。斗六郡役所設於斗六街、下轄斗六街、古坑庄、斗南庄、荊桐庄、大埤庄。

台灣行政區域，除於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增設澎湖廳外，直到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台灣光復。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北港輸入概數

項目	輸入地區	數量	金額	備註
棉布	泉州、福州	十二萬五千疋	六萬二千元	
布類	泉州、漳州、福州		二十五萬元	
棉花	孟買	二千捆	二萬元	
石油	英、美、魯等國	四萬桶	四萬八千元	
火柴	上海、香港、日本	一千二百箱	三千六百元	
木材	福州		一萬三千元	
煙草	廈門	一萬籠	十六萬元	
紙類	廈門		五萬元	

取材：北港朝天宮志（王文章：施俊卿、蔡然源調查統計）

金 屬	鐵	藥 品	海 產 物	雜 貨	陶 器	酒 類
大陸各地	大陸各地	大陸各地	日本	各國	上海、寧波	廈門、上海
		十六萬斤				七千五百大瓶
一萬五千元	一萬元	三萬元	四萬五千元	十八萬五千元	五千二百元	六千餘元

乾隆初期（一七三九年）笨港商戶數及開徵稅額與各府縣之比較

地區	商戶數	開徵總稅額	徵稅單價	備註
笨（南北）港	五九九間	二十兩五錢	三錢四分	商戶瓦草不分
鳳山縣	瓦 五十二間 草 六十二間	十五兩八錢 十五兩六錢	三錢四分 二錢一分	
安平縣	瓦 一六六間 草 二九間	二十八兩 二兩四錢	一錢七分 八分五厘	
台灣縣	瓦二、六九四間 草一、七七八間	八百十八兩四錢 三百三十五兩八錢	三錢四分 二錢一分	
台灣府	五、三一五間	一、四六六兩七錢	二錢八分	商戶瓦草不分

註：資料取自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年）劉良璧撰重修福建台灣府志。笨港商戶數較之鳳山，台灣兩縣為多四至五倍，可見其繁榮狀況。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北港輸出概數

種類	產地	輸出數量	金額	備註
稻米	他里霧、西螺、打貓北堡、大埔林	五萬石	十七萬五千元	
砂糖	北港、嘉義北部	二千萬斤以上	五十二萬五千元	
龍眼乾	林圯埔、嘉義北部山區	二百萬斤	八萬元	
芝麻	北港地區	二百三十萬斤	七萬五千元	
落花生	北港地區	十五萬石	十二萬元	
大豆	他里霧、大埤、西螺	五千石	二萬元	
小麥	麥寮及土庫附近	二千石	四千八百元	
桑皮	嘉義、林圯埔以東地區	二萬斤	六百元	
龍眼肉	林圯埔以東地區	八十萬斤	七萬八千元	
樟腦	林圯埔、集集街	六十萬斤	十八萬元	
牛角	北港地區	一萬斤	七千五百元	
牛皮	北港地區	二萬斤	一千二百元	

取材：北港朝天宮（施源源、王文章調查統計）
 輸出地香港、福州、泉州、廈門。由外港下湖口轉運安平輸出。

參、笨港聚奎閣遷建朝天宮秘辛

一〇八

九月廿八日是孔子誕辰紀念日也是教師節，為尊師重道，建有孔廟的省縣或市為紀念萬世師表至聖先師孔子誕辰，都依傳統在孔廟大成殿舉行莊嚴隆重釋奠大典。雲林縣北港鎮古稱笨港，自古以來文風鼎盛人才輩出，於光緒年間有黃登瀛、黃世淵先後中式進士、中式舉人、貢生、秀才者不乏其人。笨港雖為諸羅縣分縣，設有縣丞，因非縣城依規定不能興建孔廟祀孔，祇能在聚奎書院內奉祀「科舉之神」的五文昌夫子，學子乃在書院內興建「聚奎閣」奉祀五文昌夫子，除朝夕焚香膜拜之外，每年於二、八之月舉行莊嚴隆重祭禮，謂之春秋二祭，同時為書院仙逝師長、先賢、執事上香致祭，盡尊師重道美德，已有二百餘年歷史，今年秋祭依傳統於九月廿七日舉行。

聚奎書院於乾隆年間，由設於笨港公館的鄉校演變而來，建於笨港街北埔渡頭西北郊，佔地二甲餘。奉祀五文昌夫子的聚奎閣建於書院裏面，為「學文」之所，又有奉祀五文昌夫子之祠閣，為笨港人通稱「文祠」。由於擁有學田十甲五分，以其收入獎勵學子而人才輩出，受到地方重視。建於笨港北埔渡頭西北郊聚奎書院內的聚奎閣，為何遷移到笨港市區現今北港朝天宮內，保存傳統每年舉行莊嚴隆重春秋二祭迄今不衰，這裏面蘊藏一段笨港秀才蔡然標在日人殖民統治鐵蹄下，為維

懷笨佬

護中華文化與聚奎書院命脈，及十甲五分學田，二甲餘院址免遭日本政府沒吞，不畏懼日警干涉阻撓，配合朝天宮重建而遷建秘辛。蔡然標出身笨港聚奎書院出身，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年）中式秀才，補為廩生，在聚奎書院擔任教席栽培後進，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清廷訂馬關條約割讓台澎給日本，但日人據台後在北港設日本國語傳習所，要招生教授日文，北港人繼續到聚奎書院攻讀漢文，不願學習日文，連續三年都招不到學生，負責籌創的日人富田仙太郎經北港辦務署協助，禮聘聚奎書院教師蔡然標、蔡子珊、蔡萱培為教師以教授日文之外再由蔡等三人教授漢文為條件後始招到學生，於光緒廿四年（民前十四年）十二月廿二日成立上課，創日本國語傳習所教授漢文首創，一直到民國七年。

十年後的光緒卅四年（明治卅八年，民前四年）嘉雲發生大地震，在日人大力推動「皇民化」而不能維修的聚奎書院傾圮，聚奎閣也嚴重損壞，推動「皇民化」的日人決定藉機拆除聚奎書院，聚奎閣徹底消滅北港的中華文化，同時以聚奎書院，聚奎閣已不存在為由沒收建地及學田。此時，蔡然標已離開北港公學校漢文教師職位，出任斗六區長之後回到北港擔任區長，並由朝天宮信徒推舉為管理人，他洞察日人消滅北港中華文化，廢棄聚奎書院、聚奎閣沒收建地及學田的陰謀，為維護中華文化於一線與聚奎書院，聚奎閣命脈及院址、學田決定挺身而出，想辦法加予破滅。因蔡然標富有民族意識，由北港公學校漢文教師轉任斗六區長，非他所願，乃為顧全大局。因斯時雲林縣抗日運動仍秘密進行，必需掩護，因而志士多獲救，回北港擔任區長亦是如此。嘉雲大地震時朝天宮四垂亭也受損，應加修建，乃靈機一動決定將聚奎閣遷建朝天宮，繼續奉祀五文昌夫子，因聚奎

書院為鄉校，如書院修建日人必定不准，可以聚奎閣的名義承繼全部土地及學田，以免遭受日人以無繼承者而由政府接管沒收。

蔡然標的護產計畫，獲得地方支持，但陰謀吞沒「文祠」學產的日人強烈反對，主張聚奎閣奉祀的神明為「科舉之神」的五文昌夫子，與媽祖毫無相關為理由，蔡然標不因而屈就，提出擴建朝天宮計畫，除在中殿之右興建聚奎閣之外，在正殿之左興建奉祀三官大帝的凌虛殿，同時在三川門之左右添建龍門、虎門，以擴建朝天宮為理由駁斥並爭取。陰謀被拆穿的日人惱羞成怒，再以朝天宮無此財力為理由及募捐應經許可來阻擋，全力支持的大地主蔡川激於義憤及愛國、愛鄉遂出面表示負責募捐，依日人規定提出申請，雖被日人百般刁難，終獲核准而粉碎日人陰謀，經蔡川及曾席珍、王雙、許路等奔走募得七萬九千餘日圓，於光緒卅四年八月開工，至民國元年一月完工，不但完成聚奎閣的遷建，也保全聚奎書院、聚奎閣全部學產，又完成朝天宮擴建輪奐更新，更加富麗堂皇，有今日廟貌。朝天宮將蔡川向日本政府申請募捐，經核准的「證明願（證明准予募捐書）」以「宮寶」珍藏為歷史做見證。

聚奎閣奉祀的五文昌夫子是：梓童帝君、文衡帝君、魁星夫子、朱衣夫子、孚佑帝君，各有其誕辰，在其誕辰都有祝壽儀禮，春秋之祭春祭定為二月，秋祭是八月，舉祭之月定為該月第一個「丁」日，此為傳統日期，風雨無阻如期舉祭，由笨港縣丞、書院山長、千總等擔任主陪祭，聚奎書院師生、文人墨客與祭，以金豬、金羊為牲醴，配以俎豆行三獻大禮。日據後由受大學教育當地首長，文人擔任主陪祭，受過中等以上教育及任教職者與祭，從未間斷，光復後由中小學校長擔任主

陪祭、教師及學生代表與祭傳承傳統，成為一大特色。

聚奎書院、聚奎閣土地、學田，係由受教於書院參加科舉而中式者為報答師恩並栽培後進，繼續為鄉土及書院爭光而捐贈的累積。聚奎閣遷建朝天宮後全部學產由朝天宮接管，管理人蔡然標為發揚聚奎書院建置學產精神訂立運用原則必需用於興學、獎學傳承中華文化。因此歷任管理人都予遵守這筆得來不易的學產慎重運用，一百年來受惠的主要事項有：承繼聚奎書院的北港公學校建校、北港女子公學校的建校、北港第一所中學北港實踐女學校、北港農業專修學校的創校，光復後北港初中、北港高中的創校，擴充教學設備等，對文教活動也不餘遺力推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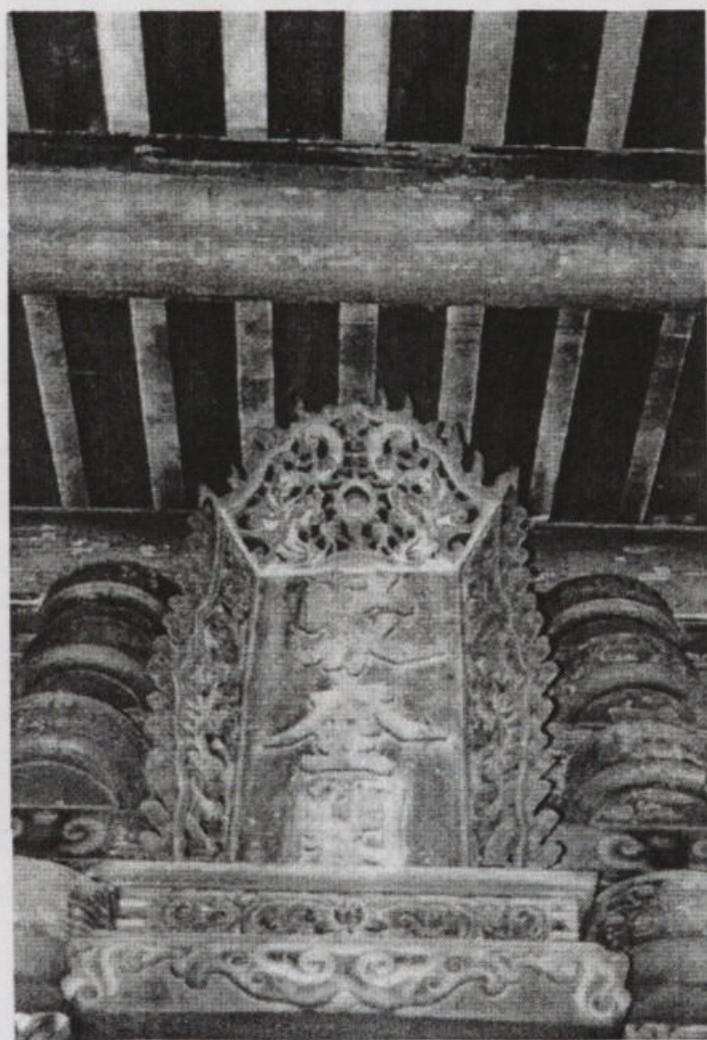
說明：

1. 蔡然標保全聚奎書院學產，遷聚奎閣到朝天宮秘辛，於五十年前由蔡培火說出，並由朝天宮找出當年相關文件，申請募損「證明願」為證。

2. 笨港公館建於康熙五十五年，記載於「諸羅縣志」，聚奎書院由鄉校發展而來，為北港最古老學堂。

3. 相關資料由朝天宮提供，並取自文史資料。

4. 最難得的是聚奎閣春秋二季從未間斷，初步推算有二百五十年以上歷史。



—
—
—
—

聚奎閣匾額

肆、口湖鄉、四湖鄉地名由來

蔡淑女

口湖鄉、四湖鄉，是雲林縣二十鄉鎮市，位於西部面臨台灣海峽，與海峽中的澎湖群遙遙相對的兩個鄉，在其鄉境並無鄉名的「湖」卻以「湖」為名，令人深感奇異。

口湖鄉、四湖鄉的鄉名是光復後將日據時期日本政府的行政區域名稱「口湖庄」、「四湖庄」改稱的，日人的命名庄名，有它的原則，在劃為庄的行政區域的最大聚落的地名為庄名，並將行政機關的「役場（公所）」設於此，口湖庄役場設於口湖、四湖庄役場設於四湖。一百年前的口湖、四湖大聚落並無湖泊，為何地名叫口湖、四湖，成為無湖的口湖、四湖，其實並非沒有湖泊，這個湖泊是介於南自笨港溪（今之北港溪）口起至北方的虎尾溪（今之舊虎尾溪）之間的由南而北兩座相接的海上沙洲（今之外傘頂洲，已南移到東石港外面）為天然屏障（防波堤）之間，長度南北約三十公里，東西約二十公里，總面積六百平方公里，其中沙丘林立的瀉湖，稱為「樹苓湖」是台灣最大的湖泊，明清兩代台灣西部最大的口岸笨港，就是利用笨港溪溪流注瀉湖之處為港埠，讓大小商船進出、停泊，後來瀉湖為應實際需要，分成「上湖」及「下湖」，上湖的與台灣海峽連接的「海口」設一口岸叫「海口厝」（今之台西海豐港），「下湖」與台灣海峽銜接處也設笨港的外港叫「

下湖港」，因位於下湖入口亦稱「下湖口」，在乾隆、嘉慶、道光年間郊行林立繁榮一時。

道光廿五年（一八四五年）六月初七、初八兩天的狂風暴雨及海嘯的浩劫，造成屋毀人亡，有七千餘人罹難喪生之後，經過滄海桑田的變換，加上墾民利用潟湖的沙丘墾殖、陸地隆升，潟湖逐漸消失，聚落如兩後春筍不斷出現，到了光緒年間已無潟湖的存在，只有聚落裏面的淡水湖沼、池塘。口湖、四湖兩地清領時屬諸羅縣，乾隆五十三年改稱嘉義縣，至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年）置雲林縣後隸屬雲林縣，為尖山堡管轄，有「舊口湖莊」、「四湖莊地名的聚落，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由倪贊元編撰的「雲林縣采訪冊」，在尖山堡轄區有較詳記載：「舊口湖莊四十戶，一百二十丁口，新港莊二百二十戶，五百七十丁口，廈（下）湖莊二十五戶、五十五丁口。」，在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年間以笨港外港繁榮一時的下湖口已沒落。至於四湖方面的記載是：「四湖莊一百四十戶，五百六十四丁口。」

日據後將雲林縣的行政區域調整並廢堡設街庄、尖山堡就以笨港溪支流的牛挑灣溪及廈山（下）崙、廈（下）薄雅寮為界分為兩庄，南邊的部分以位在古時樹苓湖之進出口，且有下湖港，又有舊口湖莊聚落就取名「口湖庄」，要將「口湖庄役場」設於舊口湖莊及毗鄰的烏麻園莊，為有毗鄰下湖港有二百二十戶住家，人口五百七十丁口，有「金湖」之稱的新港莊反對，要求以金湖或新港為庄名，但未被接納，為折衷計將庄役場設於新港莊，並派當地人士為區長主持行政事務，另設「下湖口支廳」為監督機關、支廳長為日人，以架空區長使之有名無實，支廳一直到宣統元年（日明治四十二年，民前三年，一九〇八年）始廢，同時取消區長，改派日人為庄長，口湖庄役場於光復

後易名口湖鄉公所為使之名符其實遷建於口湖莊，毗鄰的烏麻園莊莊名取消通稱為口湖。

四湖地名由四湖莊而來，潟湖因陸地隆起而逐漸消失，再經滄海桑田變換，到了光緒初年四湖莊聚落四周聚落東西遠達溪底莊，南至牛挑灣溪畔的鹿場，蔡厝兩莊、西至湖寮，半稠厝兩莊，北達保長湖及頂湖莊，四面均有潟湖遺留的湖泊環繞，每至黃昏湖光輝映，綠波蕩漾，景色如畫，當地文人遂以「四季如春春風宜至，湖光生秀秀氣呈祥」的聯文取名四湖庄，為日人採納，將四湖庄役場設於四湖莊，派區長執掌行政，由下湖口支廳管轄受日人支廳長指揮監督。一百餘年後的現今，四周的湖泊都消失，變成四周無湖泊的四湖了，往昔的湖光輝映綠波蕩漾的美景也隨之消失，唯有空留回憶並從聯文來想像，成為地名趣譚。

伍、雲林縣古坑鄉樟湖看風景——賞化石

省立斗六高中 陳南榮

「結伴尋幽訪樟湖，洞天福地景如畫，湖光山色盡入眼。」

雲林縣古坑鄉樟湖村，因為以前生長著大片樟樹林的谷地，才被稱為「樟湖」。可惜日據時代被日本人砍伐殆盡，然後提煉、製造樟腦和樟腦油，運往日本、東南亞等地銷售。今天在樟湖村已看不到大棵的老樟樹了。

梓湖風景區，位於阿里山山脈以西，屬於山高溪深之山岳地帶，海拔高度在三百公尺至一千一百公尺之間。也可說是在雲林縣治斗六市東南方約三十公里處，行政隸屬古坑鄉，是臺灣中部重要風景區，鄰近地區尚有草嶺、劍湖山等觀光據點，該區對外交通有雲二二〇道路；向西可達斗六、西螺等市鎮；向東連接一四九道路，可至竹山草嶺等地，沿途道路平坦，交通尚稱便利。（參看附圖一）

到達樟湖村、石橋山莊後，必須再沿著蜿蜒曲折的公路，沿途林木離離蔚蔚，風景秀麗，約三公里的路程，便可到達樟湖風景區。該區南臨大尖山，東邊是清澈的清水溪，北眺草嶺風景區，四

面群山環繞，山明水秀、風光明媚、景色怡人，清水潺潺而流，遠山近水相映成趣，空氣新鮮，是野生動物的天堂，常見猴群、蛇類出沒，也是自然生態研究的寶庫（參看附圖二）

到了樟湖風景區，首先看到的是清水幽美谷和紅色拱橋景觀，橋下有清雅幽靜溪谷和奇石滿佈，對岸有高達數百公尺的懸崖峭壁奇景，紅色拱橋橫跨溪谷，在橋上可仰觀層巒縱翠風光，俯視深谷湍流和奇石碧水，令人有飄飄欲仙的感覺。過了橋經過隧道，就到了風景區入口，必須停車，然後走下溪谷，就是內湖溪流入清水溪的巨岩上，登臨此岩，宛若置身瑤池，有登泰山小天下之感，故稱為「聚仙大石」。在大石上可看到地久瀑布，此瀑布氣勢磅礴，變化萬千，猶如一條白鍊，看了令人心曠神怡，宛如人間仙境。若由聚仙大石下清水溪幽美谷，更是優美無比，可欣賞巨石與潺潺流水柔美的畫面。由內湖溪往內走半公里處，有一層岩環抱下的小天池，約十二公尺，因地勢隱秘，頗具神秘景觀，而且水清見底冰冷無比，猶如置身於仙境，故稱為「神仙沐浴池」，池的左上方有一天長瀑布，狀似騰蛟躍居，其他旅遊據點還有：清水幽美谷、山海關、璉寶石、十字關、蛇皇宮、吊橋攬勝、寶島池、長青瀑布、地久瀑布、龍鳳瀑布、三川幽統千年神木等十六奇特勝觀，是國內一處嶄新的觀光勝地，更是民眾週休二日的好去處。（參看附圖三）

在紅色拱橋的左側，清水溪支流石鰻坑溪的河床岩壁上，有一處很難得的化石景觀，是雲林縣古坑鄉樟湖風景區內，最值得一提的化石區，化石散佈於清水溪的支流石鰻坑溪（又名內湖溪），將注入清水溪的河床上，全長約兩百五十公尺、寬約二十公尺，全部面積約五千平方公尺，厚度約三十公分，為含海扇貝類化石密集帶，出露的化石極為良好，岩層上到處可看到密密麻麻的貝殼化

石，堪稱國內極為特殊的化石奇觀。貝類化石均與岩石緊黏著，化石種類根據專家勘察結果大約有：扇貝、海膽、有孔蟲、錐螺、綴殼螺、黃玉螺、螃蟹、簾蛤、牛角蛤、牡蠣、西施蛤、單體珊瑚、小狐蛤、魁蛤、骨蛤、鶉螺、芋螺、小野馬蛤、雙月圓鏡蛤、荷包蛤、烏尾蛤、長紫蛤、鯊魚牙齒、生痕等化石，其中以扇貝化石最多。（參見附圖五一〇）

根據中央地質調查所調查結果：樟湖化石區附近出露的地層，屬於大窩細砂岩，即相當於桂竹林層的魚藤坪砂岩段，主要岩石是由灰色泥質砂岩組成，間夾頁岩或砂頁岩互層。地質年代大約為中新世至上新世，距今約五百萬年前的海底古生物，由這些海生貝殼化石，可證明樟湖地區幾百萬年前，可能是砂質至泥質的海底，也可能是淺海的溫水區。其形成的過程，有可能是由於菲律賓板塊和歐亞板塊推擠的結果，發生地層褶皺和斷層活動之後，蒼海變桑田，原來是海底變成陸地，埋在海底的海生動物化石，因河川發育，才呈現大片露頭的化石奇觀。

樟湖風景區的化石，因受到幾次颱風的侵襲，化石層被沖蝕更加明顯，風景區內部的設施嚴重破壞。目前紅色拱橋和美麗景觀已恢復舊貌，星期假日遊客，依然到風景區尋幽訪勝，在化石區域滑水、烤肉、釣魚等活動，並未將化石視為寶物，任意破壞糟蹋，垃圾滿地都是，破碎貝片處處可見，可謂滿目瘡痍，實在令人髮指。幾年來媒體的報導，引起地方和中央的重視，經過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調查結果，與雲林縣政府達成四項結議：

- 一、樟湖風景區的化石絕對有保存的價值，應由雲林縣政府規劃為自然保護區。
- 二、立刻禁止遊客在化石區烤肉、滑水、盜取化石等行為。

三、興建化石博物館，所需經費將由中央、省、縣共同分擔。

四、河床上的化石，雖然有自然的破壞較為困難，但人為破壞可以教育宣導方式挽救。

因此呼籲政府盡速妥善規劃和開發，將雲林縣僅有的文化資產樟湖化石區，列為臺灣本土貝類化石教育保護區，派人加強巡邏取締，維護風景區的整潔，讓更多愛好化石的學者專家，研究探討或作為學校師生戶外教學的活教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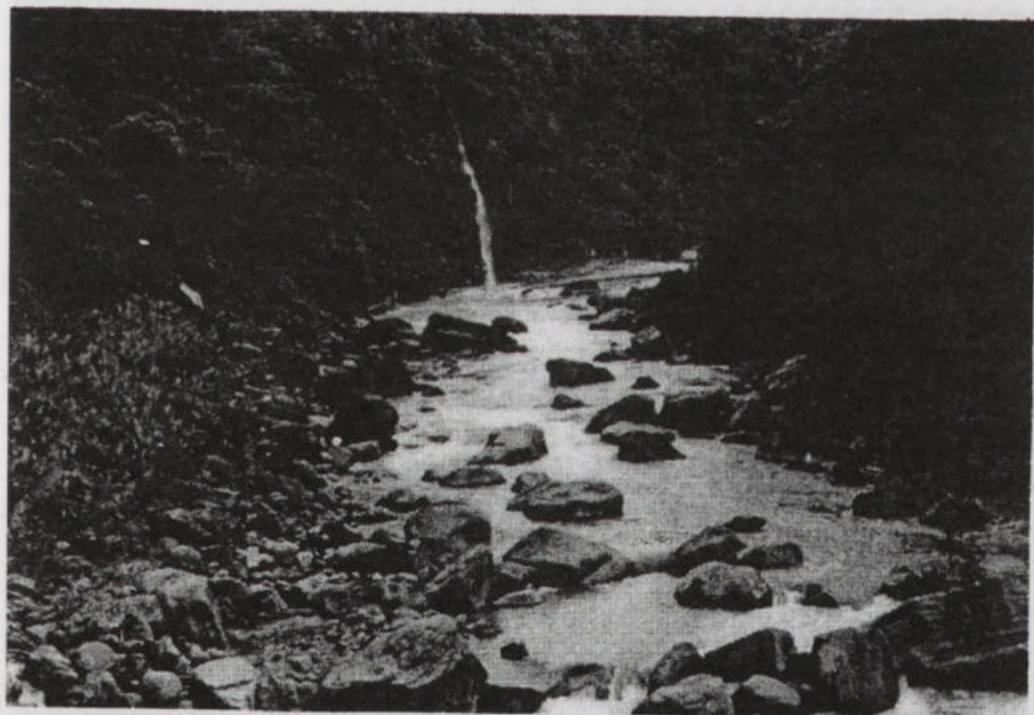
※交通指南

民眾若想一睹樟湖風景區的美景和化石奇觀，可在斗六搭乘汽車前往，可是總站每天只開兩班車，只抵達石橋山莊而已。因此必須自行開車前往，比較省時方便，開車可由高速公路西螺或斗南交流道下，經斗六或古坑到東和，走一四九甲道路，經過樟湖國小，抵達石橋山莊，左轉大約三公里，便可到達樟湖風景區和化石區了，欣賞樟湖風景和化石的美貌之後，可順道探訪鄰近著名的風景區，例如草嶺風景區、劍湖山遊樂世界、湖山巖等地，是兩天一夜最佳旅遊路線。（參看附圖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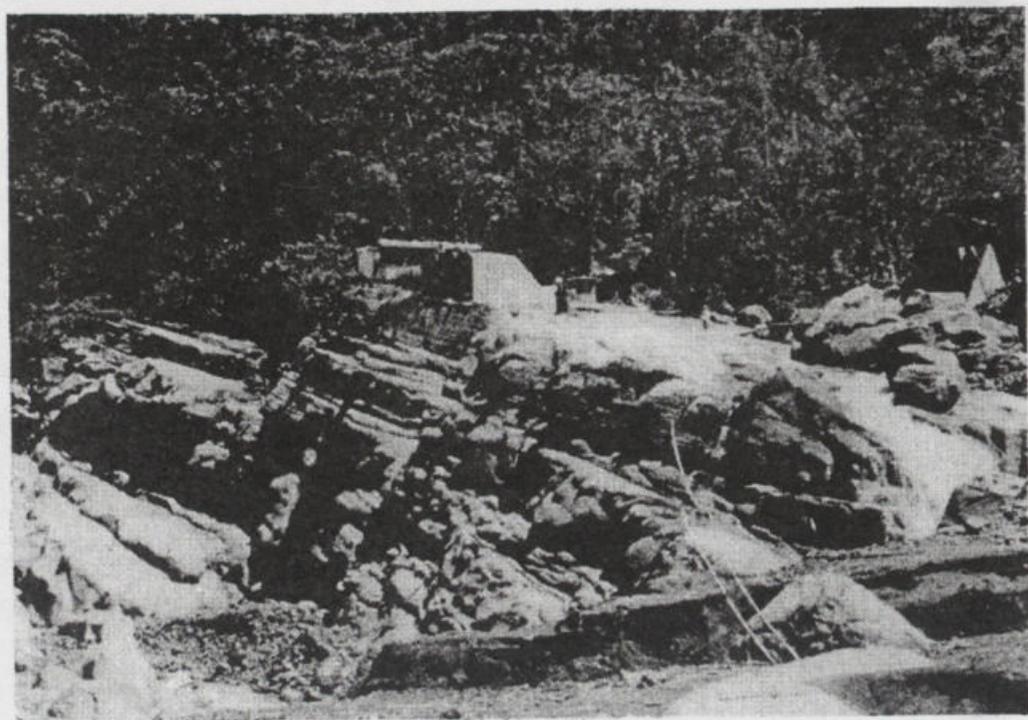
※備註：清水溪發源於嘉義縣豐山村附近，流經雲林縣古坑鄉樟湖風景區，再流向林內鄉和竹山鎮之間，與濁水溪匯集，最後流經西螺、台西流入大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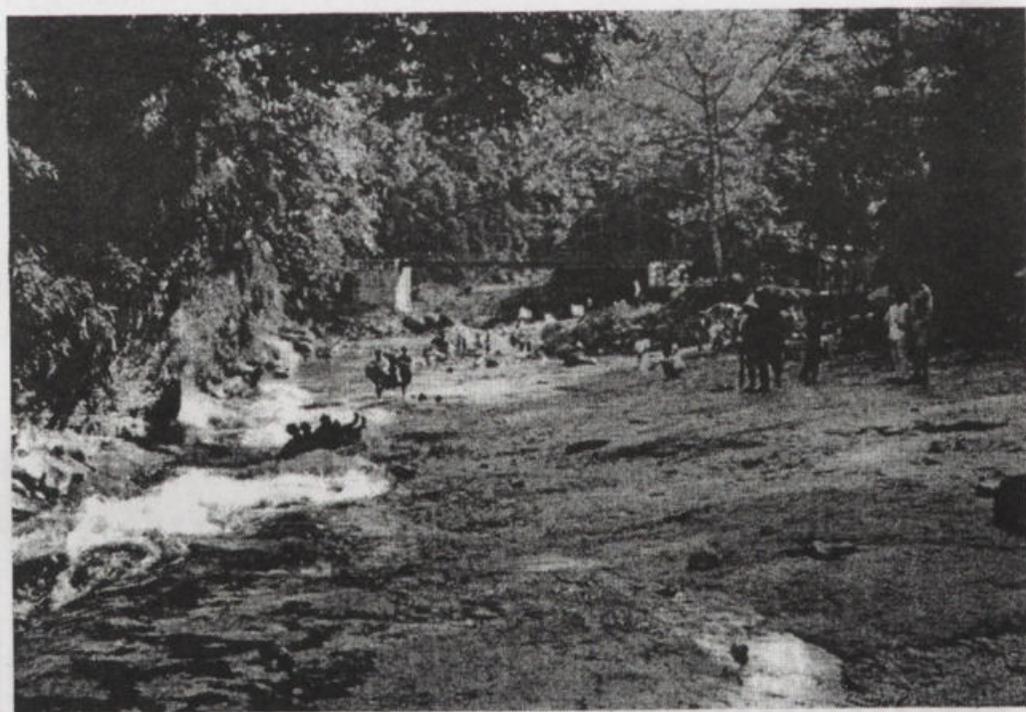
(附圖一) 樟湖風景區入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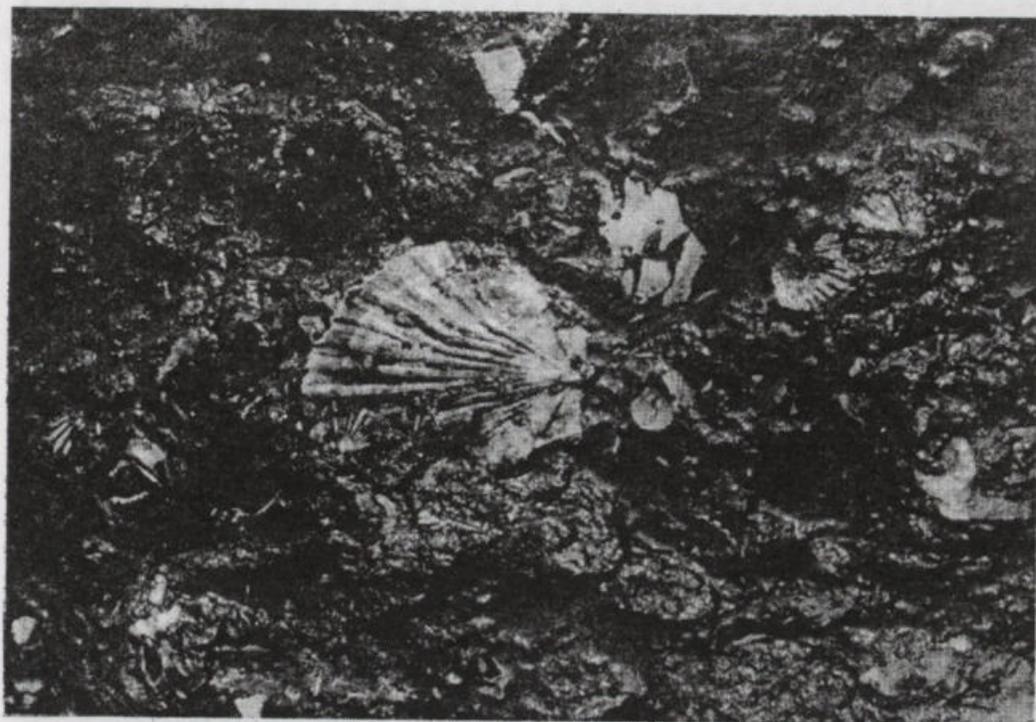
(附圖二) 清水溪與瀑布風光明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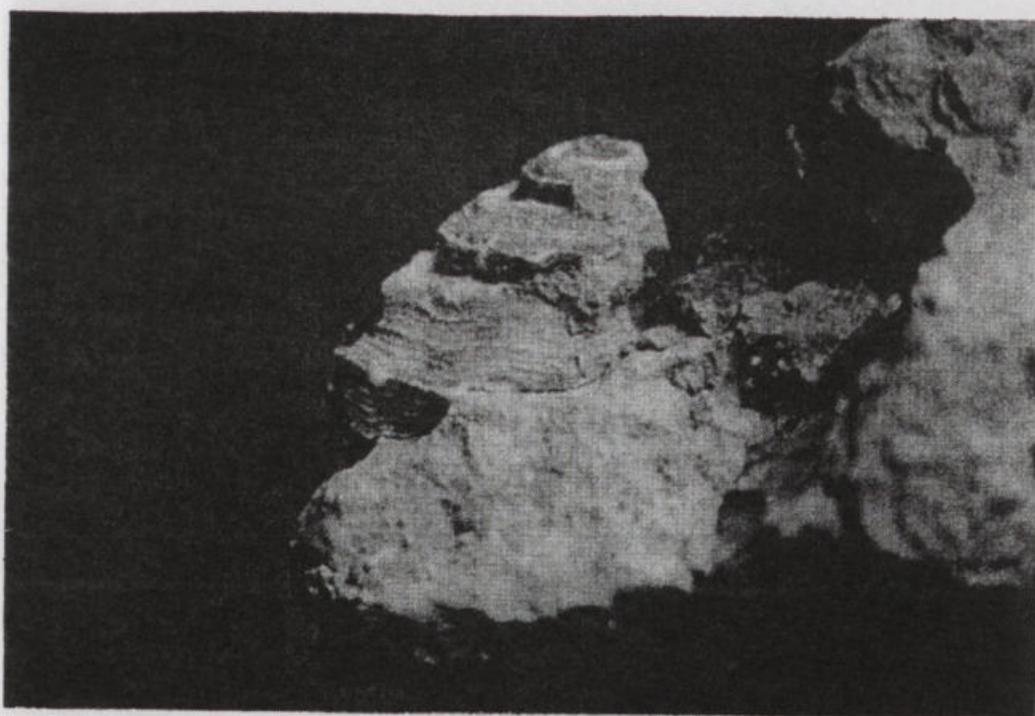
(附圖三) 聚仙大石與大窩細砂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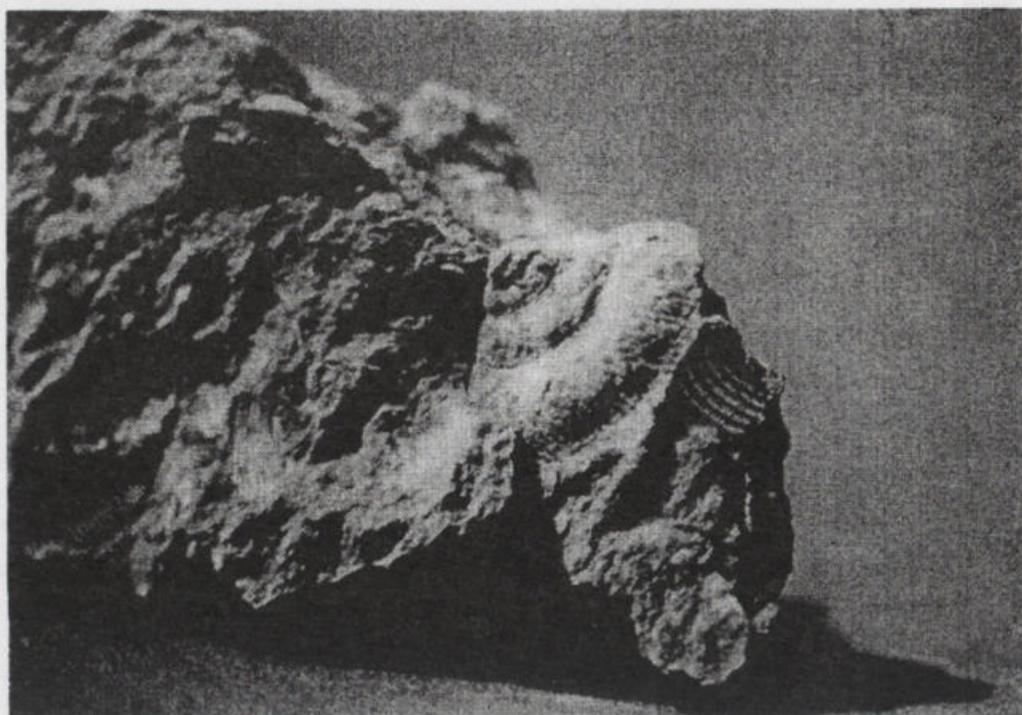
(附圖四) 內湖溪佈滿著豐富的化石層上遊客
嬉戲的實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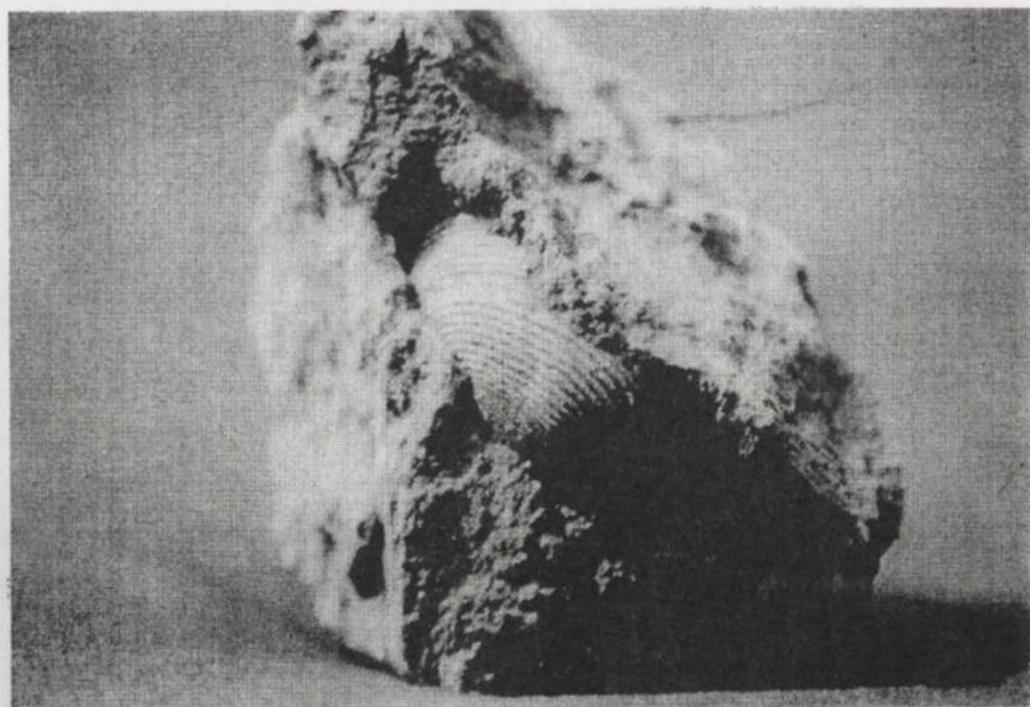
(附圖五) 化石層上的扇貝化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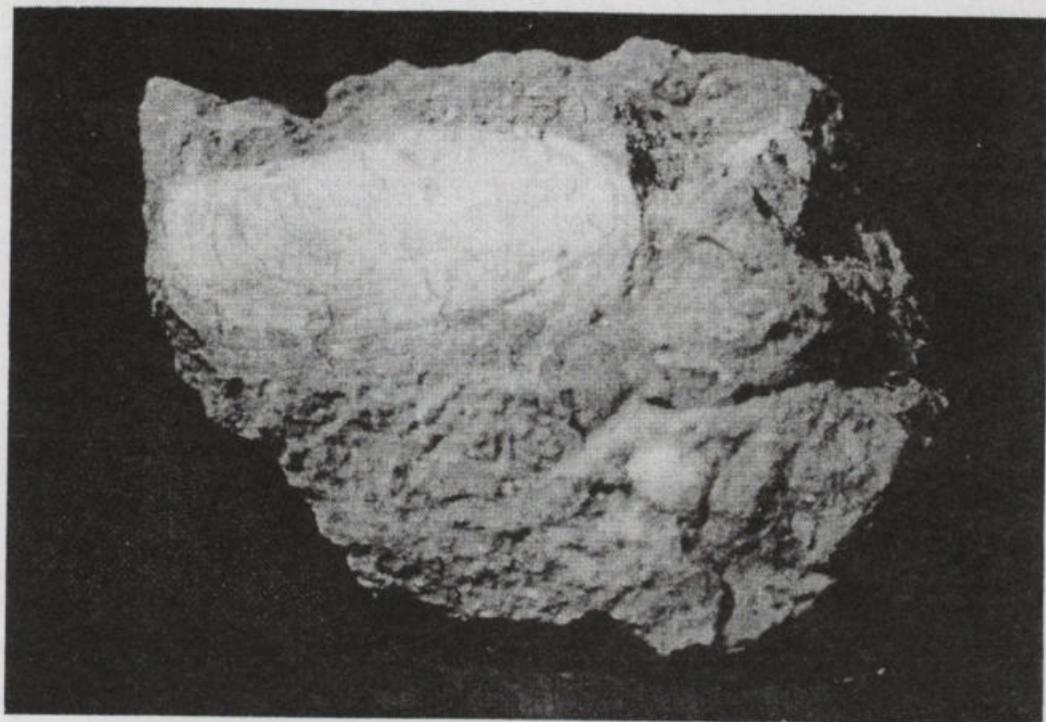
(附圖六) 骨螺化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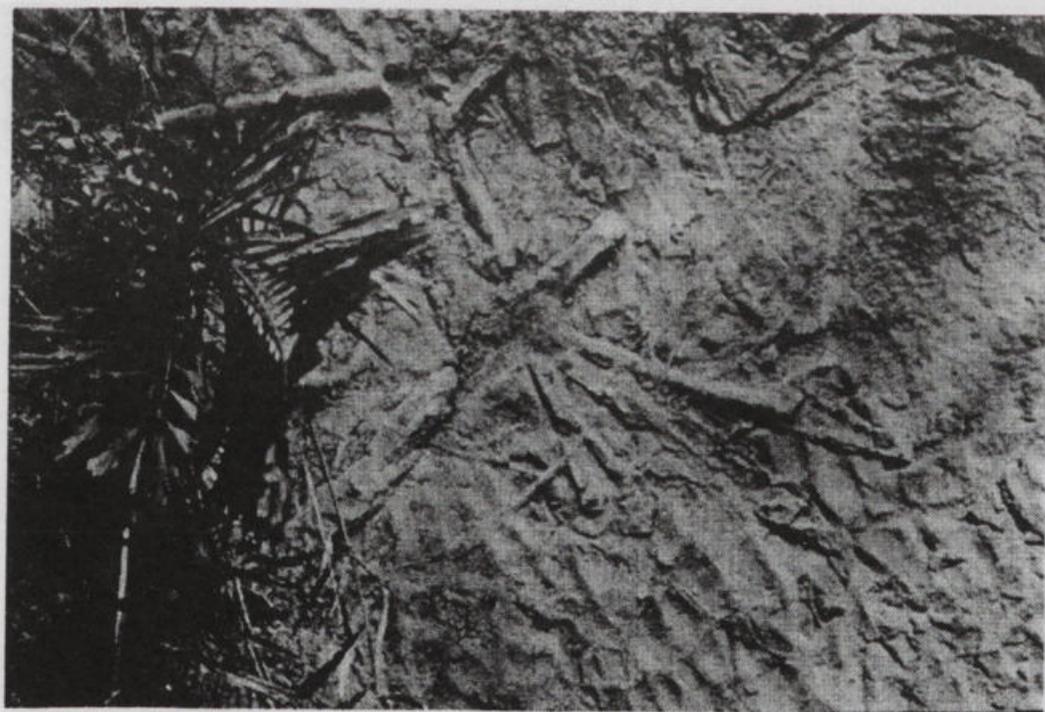
(附圖七) 綴殼螺化石



(附圖八) 花簾蛤化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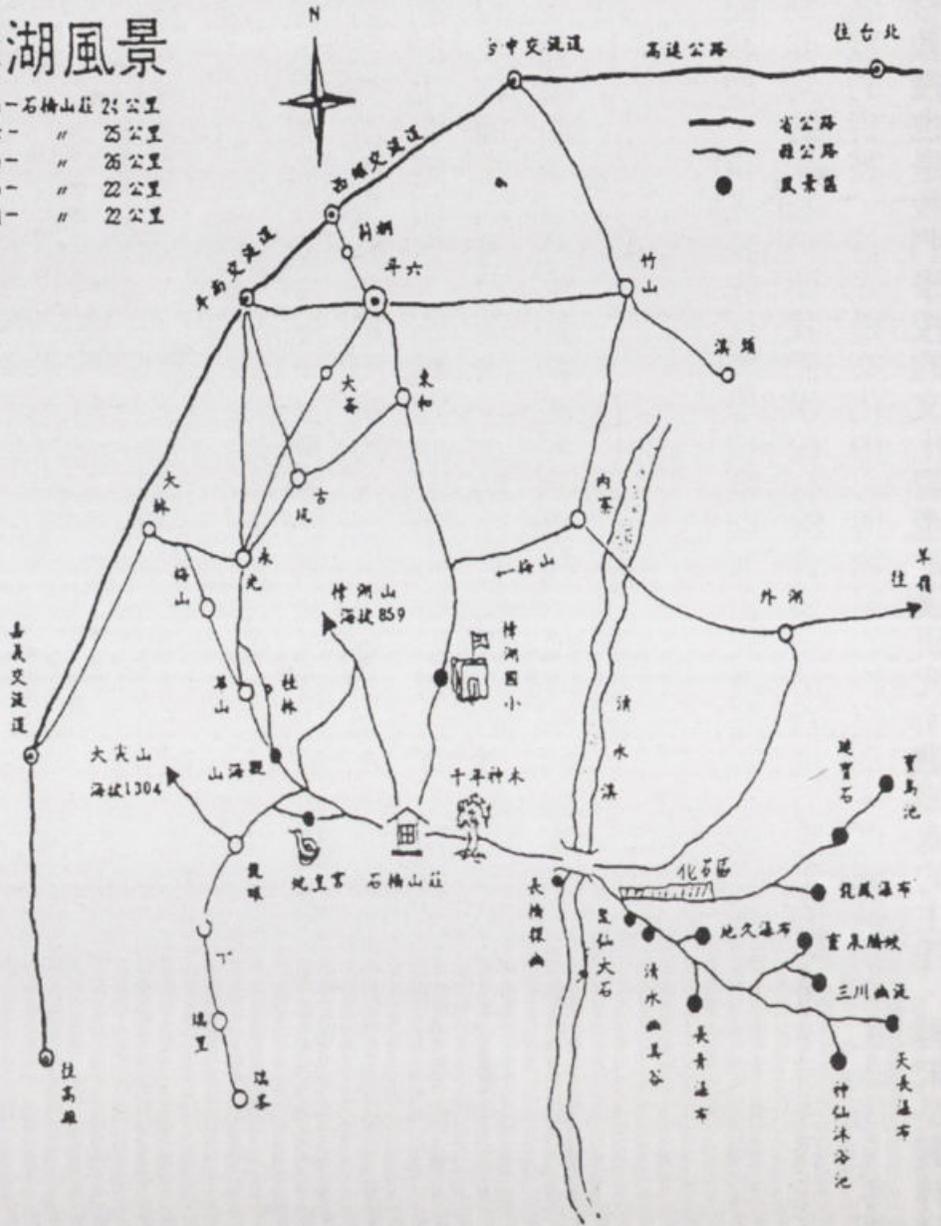
(附圖九) 西施蛤化石



(附圖十) 生痕化石

樟湖風景

竹山-石橋山莊	24公里
平六一	25公里
平南一	26公里
梅山一	22公里
羊前一	22公里



(附圖十一) 樟湖風景路線圖

陸、梅林遺址出土文物記者會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陳木杉

陳木杉：

我們今天召開梅林遺址出土文物的記者會，在座的各位記者先生我們非常歡迎。基於時間的關係，首先請我們游副校長介紹與座的來賓，接著由斗六高中陳南榮老師以及梅湖工作室潘是輝先生做一些相關的說明跟報告，十點左右，中央研究院考古專家劉益昌老師會到會場，他要來解說有關遺址的概況以及作簡單的專題演講，十點左右我們大家再移動到圖書館一樓的會場，參觀一些出土文物的展示，將來希望這些文物捐給我們學校，成立一個博物館，首先恭請游副校長致辭跟介紹與座的來賓謝謝！

游副校長：

謝謝陳教授，首先我先代表學校歡迎各位先進蒞臨本校，讓我們學校能夠承辦這樣的出土文物的展覽感到非常的光彩，使我們學校有機會盡一份對地方文化的力量。首先我先為各位介紹今天來參加這個展覽的貴賓，首先是文化中心博物組的許組長，再來是縣府民政局文獻課的籃安在課長，接著是陳杉教授也是我們學校的文化資產維護研究所籌備處的主任。再來是雲林縣社區希望聯盟的

林文彬先生，他也是我們新科的里長伯，再來是斗六高中陳南榮老師，等一下我們將請他跟大家作出土文物的歷史意義為大家作介紹說明，再來是梅湖文化工作室的潘是輝先生，謝謝。我們校長因為在教育部有一個重要會議，所以由我代表學校來跟各位文化界的先進致歡迎之意。今天這樣的展覽是雲林縣文化界的盛事，我們學校也正好在今年開始籌備文化資產維護研究所，這樣一個相當深重的意義在這裡，這個研究所將來希望能夠為國家栽培人才之外，也能夠在雲林地區文化工作上面盡一份心力，正好在這樣的一個時機，在雲林地區發現了一個先民的遺址，這一方面的歷史意義有專門的學術，普通的人可能對這一方面比較沒有那麼深入的認識，所以等一下需要請專家來說明，讓我們能夠對這方面有初步的認識，接著我就請陳老師來講解。

陳木杉：

非常感謝我們游副校長的致詞，我們說古物有靈，事實上有這樣的意義跟驗證。因為很巧的，上禮拜六學校接到教育部傳真的公文，就是文化資產維護研究所正式通過成立，所以梅林出土文物，等於是給學校最大的賀禮，我們非常感謝我們學校從校長一直到所有同仁，都非常積極的來努力，終於能夠成功，個人感到非常慶幸，而且非常的感激，因為有大家的努力，我們能夠有這樣一個小小的園地，希望將來這個出土文物作為我們文物資產維護研究所在教學、研究以及研究生的論文：：等等的參考，以及國內外學者將來到我們學校來參觀、訪視或是說來做研究參考：：等等，因為這些出土文物經過中央研究院鑑定後，他們發現這裡面，可能還有很豐富的文化層，甚至再挖下去還會有更多的石棺，那這個可能會在以往雲林縣被認定農業縣的這樣一個觀念，而有所改變，它有很

豐富的史前遺址，而在整個臺灣來講，我們雲科大願意扮演一個所謂的文化園丁，而藉此文化資產維護研究所來培訓我們文化資產維護的人才、文物保存科技的人才，還有圖書館、博物館、文物館導覽解說的人才，這些都是我們研究所未來發展的方向，我們今天真的很高興，待會中研院劉老師來以後，我們會有更精采的活動。斗六高中陳南榮老師對考古遺址非常的投入，我們可以說他是個從業餘走向專業的典範，很多的專家他幾乎是從業餘走向專家，因為他所發現的文化層這些的東西，經過劉益昌老師鑑定以後完全符合、吻合，可見他已經從業餘走向專業，我相信待會劉老師來以後可以給我們最好的見證、說明，所以接著請我們陳南榮老師來做一個簡單說明以及發現的經過，我們先請潘是輝先生說明發現梅林遺址的經過。

潘是輝：

我先簡單說明一下我們整個遺址發現的經過，我們梅湖文化工作室去年就承辦了由文化中心所提供的——一個社區總體營造調查的計劃，就是要感謝劉組長跟李信政先生對我們的支持，就是透過這個調查的時候，我們就陸續調查很多我們社區有值得調查開發的很多點，其中一點就是說我們在二高連續的調查遺址報告中，原來雲林縣有好幾個文化遺址都沒有被發現出來，然後我們就根據它上面的一些地圖去找。我們當初找的時候也是半信半疑不敢確定它是不是石器，就專程跑到中央研究院歷史委員研究考古組找一位黃先生，他就幫我們鑑識，透過他的鑑識確定那就是石器，我們就很高興，再回來找了更多的東西，在四月十九號辦了一個鄉土文化展覽活動，在活動當中就把它公佈出來，公佈期間很多記者看了都半信半疑，覺得好像在路邊撿到的石頭一樣，沒甚麼了不起，那

時陳南榮老師很關心這種事情，就一直很緊密的跟我們梅湖文化工作室聯絡，然後一起去調查，經過三個多月大規模的搜索，終於在六月二十三號在中二高的梅林段工地發現了這個文化遺址，當時就已經稍微挖了一下，所以就很清楚看得到文化層，就形勢看，它兩邊都已經在動工，隨時有被淹沒的可能，那我們就通知了陳木杉主任，他也很關心，早上七點就到現場去看，黃世輝老師也跟著去，兩隻腳都被蚊子叮得紅紅的，現場就是平常都很少人去看，但是我們去看的時候就覺得這應該儘速的來加以保存，很快就找來劉益昌老師，因為文化資產保存法內規定發現有重大遺址就要馬上停工，但是不是重大就要由專家鑑定，劉期昌老師就專程下來為我們鑑定，他認為這個非常豐富的一個文化遺址，需要好好的保護，仍後也得到施工單位非常善意的以停工方式回應我們的行動，劉益昌老師更熱心在今天又要特地南下為我們講解雲林縣的考古遺址，然後我們應該能夠藉著這個機會來對我們雲林縣一些歷史文化做更充分的瞭解，只是我們這個調查主要還是要感謝文化中心給我們這個調查點的計劃，讓我們有這個機會，好好來作一些鄉土文物的保護工作，然後還是要感謝這些關心地方文化的人士來共同參與，相信我們雲林縣有更多的文化、文化資產能夠得到更好的保護，尤其在我們陳教授研究所成立起來之後，然後我們這個文化資產，雲林縣文化資產，藉由這個學術單位然後好好保存，相信我們的文化，雲林縣的一些還沒被發現的文化會陸續的發掘出來。我就簡單講到這裡就好。

陳南榮：

游副校長、學務長、陳主任以及科技大學教授，還有各位記者先生，今天我要講的這個題目就

叫做梅林遺址的重要性。現在我用一個比喻非常清楚的來講出梅林遺址的重要性，各位現在看，這是秦朝的兵馬俑，這個大家都認識，可是我現在又拿了這一塊出來，你就說：這就是破破的也沒甚麼，各位可能了解兵馬俑，不了解另外這個東西，這是破的東西，可是這個就是我們梅林遺址最重要的古物。那麼我拿的這一塊不是我們梅林遺址的，因為要讓各位記者先生拍清楚甚麼是繩紋陶，所以我就拿這塊是高雄鳳鼻頭的繩紋陶，這是很標準的繩紋陶，如果以這兩個東西比較的話，這是兩千多年的東西，這是四千多年的東西，那一個比較重要，梅林遺址就是發現了繩紋陶，等下去展覽現場看斗六的梅林繩紋陶，因為它經過了幾千年的風化以後比較碎，而且碎片風化的比較嚴重，所以我判定有可能比高雄縣鳳鼻頭的繩紋文化層還要久，那我們劉益昌老師也是專門研究這個繩紋陶文化，所以我今天就針對這個來講梅林文化，繩紋陶它本來就是東亞最早的文化層，由這個文化層發現，它已經可以種稻，這個有水稻和旱稻，再來是有漁牧，再來打獵，這個已經很確定，因為在學術上他們都有公開在學術上發表論文，在民國八十三年高雄縣劉益昌老師也發表過高雄縣鳳鼻頭評估報告，他裡面也確定指出這種繩紋陶文化，他跟福建附近的出土的文化層很接近，所以有可能就是四千年前我們的史前人類已經跟大陸互動，所以很肯定的這些東西，那麼史前人類就從大陸那邊把技術都移過來，所以大陸跟臺灣在化石方面也可以印證，像臺灣最早的人類有兩、三萬年，就是所謂的左鎮人，當初就是有冰河期，有的專家是預測有陸橋的產生，冰河的時候，我們那些史前人類就跟這些動物到台灣來，所以台灣是大象的樂園，那不一定說看大象一定要到台北動物園去看，左鎮發現了很多大象的化石甚至於墾丁也發現了還有犀牛，所以在二、三萬年前舊石器時代台

灣的先民已經過來了，這個可以肯定。雲林縣的梅林遺址，他的特點就是有兩層，第一層就是青花瓷，就是明清的時候四、五百年前。我最近跟笨港文化層比對，結果有一點類似，可以肯定也可以假設當初四、五百前我們斗六的梅林地區的史前人民已經和北港那邊的人民已經有互動的關係了，說不定在四千年前斗六已經在山上，北港說不定還在海底，所以梅林遺址的重要性就可以這樣比較出來。它比秦朝的兵馬俑還多出了兩千年，這個年代就可以知道它是新石器中期，所以新石器時期中期底下層就是繩紋陶，繩子的繩，紋路的紋，繩紋陶文化，在我們臺灣最重要的文化層就是臺中縣，「牛罵頭」遺址裡面，坐在後面李天德先生，他專門研究牛罵頭繩紋陶文化，他是國內很有名的牛罵頭文化遺址，他今天六點多就趕過來，要關心我們斗六梅林遺址，我要感謝他，臺灣最重要的就是臺中縣的繩紋陶文化層，還有臺北圓山文化層，再來就是高雄縣鳳鼻頭，臺南縣有個叫牛稠仔，就是仁德有個叫牛稠仔文化層，這些就是臺灣重大遺址，梅林遺址竟然在那一天劉老師來，一看繩紋陶就對媒體說，這個繩紋陶肯定四千年，就是因為這個東西，我們是用鑑定的，他不是亂講的，像我發現這個文化層以後，我就很高興，我就跟潘是輝說重大發現，因為我發現了這個東西「繩紋陶」文化是這樣來的，所以跟各位記者先生還有各位學術界，說我是一位高中老師甚麼會敢說這個是四千年的文化，這個都是要有證物，再來第二個文獻方面也有記載就是在清朝的時候的洪雅平埔族，中部有四個平埔族群，第一個就是「巴布薩族」，第二個就是叫做「拍宰海族」，再來就是「帕布拉族」，帕布拉族就是牛罵頭文化層裡面的族群，因為文獻上也有記載平埔族，所以發現的遺址是一種可能，一種推測是說跟平埔族有關係，當初這些平埔族的人在清朝康熙時也有記載，

這個記載是洪敏麟先生他著作裡面，他有提到說洪雅平埔族那個時候叫做「社番」也叫作平地番，高山族就是高山番，高山番打熟番，所以平埔番就跑到柴裡，柴裡就是現在的三光里就叫做斗六門柴裡社，所以這個斗六門，我在聯合報有投稿可能最近會出來，就是斗六這個地名，就跟平埔族有關係，因為他打獵的時候，打到鹿的時候就會發出歡呼的聲音，他是一種平埔語，後來斗六就是這麼來的，有的人說斗六就是一斤，那個一斗幾升那個都是無稽之談，沒有一個證據，我們研究這個地方文史就是找出證據，我們就用，最主要就是要用史前遺址裡面的東西，來把它找出來。第三個我們要談的就是石器方面，我們文化層裡面的石器，可以說是我們國內很豐富了，像埔里的水蛙窟，當初也是因為挖這個農地發現了水蛙窟遺址，當時埔里地方也一直呼籲，草屯的坪林遺址也是挖馬路，他是挖馬路挖到的時候就呼籲。我們現在也是同樣的案子，是中二高的時候挖到了遺址，我們現在也是一種呼籲，這個石器非常豐富，他有打製跟磨製，跟全國差不多類似，新石器時代中期的石器，最主要它是沙岩，我們梅林遺址竟然發現有泥灰岩還有石英石的沙岩，這個很特別，而且型式方面也有打製的，還有打製磨，就是打製出來後，再去磨，磨亮一點，或是磨銳利一點，所以有打製的石斧、石鋤，甚至還有找到石槌，劉益昌先生看了以後，很驚訝！噢！這裡也有，所以他那一天說梅林遺址很豐富，他今天特地要來，因為看到石槌，我們這個石槌竟然是用燧石做的，燧石就是古代的那個所謂的打火石，所以我們找到的打火石仔就知道梅林遺址在四千年前已經知道用火，不是我們所說的番人是吃生肉，這是不對的，這是可以推翻掉的，因為找到了這個東西，就是知道他們已經會生火，所以他們是一個熟食的民族，是一個非常文明的民族，而且從這個陶器裡面也可

以發現我們四千年前的人類已經很有智慧，有藝術的東西，所以這個我們都可以把他肯定，因為我們參與了很多地方，發現了很多，再來梅林遺址還有一個特色，就是石器特別多，劉益昌老師跟我講的很吻合，因為鹿很多，打鹿以後，將牠殺之，殺的時候要割肉，割肉的時候沒刀，你要先瞭解那個時候是沒有鐵，那麼沒有鐵器那用石頭，石片就叫做石片器又叫做刮削器，就是用割肉將鹿肉一片一片的割下，再來還有石鏟，石鏟在我們台灣遺址裡面，發現的很多，我們斗六梅林遺址也有發現那大部分都是砂岩質，還有一些石英質的，做的模樣非常的精緻，跟各位報告一下，這是我們最重要的就是那個打火石仔，石錘，石錘的做用就是打鹿骨用的，因為人類要吃一些蛋白質，骨頭裡面有一些骨髓，石錘就是用來打那個骨髓的，可以言樣子假設，再來就是這個遺址裡面還沒有發現石簇，就是箭頭，到目前我沒有發現，但是一定有，因為鹿很多，鹿很多要打獵，打獵一定有，所以劉益昌老師說一定有，所以我們以後一定還會慢慢發現，還有重要東西沒有發現，就是網墜，網墜就是網漁用的，因為打魚一定有網墜，所以我還會再努力，也希望以後挖的時候會找到，那「網墜」墜的形狀我今天沒有帶來，如果你有看到的話一定會覺得很好笑，這個網墜的形狀就有點類似男性的生殖器官，所以你們發現那個東西就知道古代的人民非常的聰明，他在綁那個線的時候，雙頭用那個石器把它用了一個圓圈，然後綁繩子再散網，那叫做網墜，第四個在陶片方面特別的就是我剛才講的那個繩紋陶，大部份都是砂砂夾砂陶，有橙黃色有褐紅色還有黑色，它大部份都是細砂陶，所以大部份我們都是說棕色夾砂陶或紅褐色粗砂陶，灰色黑色夾砂陶，這個遺址最重要的就是由繩紋陶轉變為灰黑陶，在歷史裡面，遺址裡面，專家的術語，就是一種轉變，就是說文化層已

經在變，就是說這個時代已經有點在蛻變，所以這就是專家去解讀，我的就是現成的東西去解讀。第四個就是它的陶片，它的陶片的硬度不太夠，硬度不太夠，二個可能就是因為它風化，因為年代已經很久了，也有可能就是他以前在燒這個陶器的時候不是像我們現在有蛇窯，他們是放了幾塊石頭，再來把甕放進去用火來燒，所以他燒的度數不夠，所以很碎，所以現在找這個史前遺址的陶片，大部份都是碎碎的，可是昨天我到烏山頭去，台南的烏山頭還有台南科技工業區，那個地方也有個遺址，當初他那個地方叫做五間厝，也有挖了，他當初也發現了幾個灰黑陶以後，在地方上因為要開這個南二高，那既然烏山頭現在也挖了十幾具的史前遺址的遺骸，現在五間厝昨天去瞭解，確定是三十三具而且規模很大，地上就有很多的陶片，我也撿了回去，昨天而已我去的時候看了很感動，所以不說我們百姓不重視這個文化，但是政府很重視，所以我們也希望說梅林遺址也可以像他們一樣大規模來施挖，再來他的形式大部分都是甕、罐，這一類大部份都是這樣，但是它有一個特點，我有撿到一個就是他的頸部突點那裡面有紋飾這也非常進步他在藝術的創作，看到他們的陶器就好像看到一幅版畫，或是一幅藝術畫，所以如果放大以後，就會發現史前人類在幾千年，不只有網形的還有井字形的甚至還有用頭髮的髮釵，就是梳子。再來是有那個貝殼紋，貝殼紋就比較少，但是我撿過一個貝殼紋的。所以梅林遺址裡面應該這方面的陶器形式，還有它的圖案也可以以後做為專家的探討，但是梅林遺址現在有重大的發現，我現在要發佈一個重大發現，也可以說是臭屁一下，就是梅林遺址可以說在全省都沒有的東西，就是這個東西，這個東西就是陶蓋，就是在泡茶甕仔那塊，拿起來的那一塊古代的甕仔蓋是這樣，要結在一起，沈記者在聯合報講說，問到這蓋有洞，我

當初也說這個是為了讓蒸氣蒸發，是有可能的，所以說他們智慧已經很高，別的地方的史前遺址的陶蓋是隨便捏一下，就是頭捏一下，要不然就是用橋形好像橋一樣，橋形就好像提籃一樣但是我們梅林遺址是正方形，已經發現了不少，超過了二十個，這就表示已經在史前人類就有幾何圖形的概念了，在四千年前已經有這個概念，它是正方形的東西，而它這個地方有紋路、有刻痕，所以這個是梅林遺址最大的特點，到目前為止在各地還沒有發現這個正方形，再來第二個重大發現，他的甕跟罐有柱腳，就是這個它的下面有三腳，但是別的地方也有這個，台南縣牛稠仔文化層裡面也有，當初考古的前輩也有發現，各位看到三隻腳，展覽有兩個，發現這個三隻腳這是重大發現，再來的話就是還有一種叫做僧帽型就是像和尚的帽子一樣，做的很漂亮你就會知道我們梅林的史前人類，梅林的先民實在非常的聰明。第五個我們還沒有發現動物性的東西和貝類，但是我的判定是當初距離海洋還有一段距離，表示說北港當初還在海底因為距離海洋遠嘛，所以可能就是沒有拿到貝殼，台灣遺址裡面都有大量的貝類，像高雄鳳鼻頭貝類很多，清水牛罵頭也有，所以可以證明我們的先民很聰明，都是住在高地，所以以前梅林可能就是一個高地，最近發現的坪頂遺址也是一樣，劉老師一談我就馬上跑二天，坪頂史前遺址跟研究結果有可能就是由梅林這邊跑過去的，所以坪頂就是梅林的子孫啦，有可能啦，這只是可能而已啦！再來就是沒有發現這個動物性的東西，動物性的東西就是包括鹿骨、人骨以及其他的東西，都沒有發現，但是劉老師說一定有，再往裡面挖一定有，裡面一定很豐富。第六就是還沒發現石棺，石棺裡就有史前人類的骨頭，那個骨頭就可研究裡面的陪葬物有多少，他的方向如何，那都是很重要，但是我看資料應該是直肢式，直肢式就是直直的躺

著，究竟有沒有我是不知道，這些都是要等待專家學者去解答，以後我們學術界去挖了以後才了解，因為有可能動物界的東西因為時代久遠而鈣化，而消失了，所以石棺出現才能夠找到答案，如果挖出來的話梅林遺址會轟動國際，像南投縣曲冰遺址的石板棺現在還在，但也是放在那裡任由風吹雨打，他就發現可能就是小矮人，就像高山族的小矮人，梅林遺址到底是屬於那一族的，挖下去就知道，是不是平埔族的也要挖下去才知道，現在不能給一個肯定的答案，所以石棺很重要。第七個，梅林遺址保存得非常好，坪頂遺址我去看了以後很傷心，都是大規模的雞場還有菜園，菜園就破壞的很嚴重，梅林遺址重要的就是它只是一個果園，果園都是私人的比較少人去破壞，所以梅林遺址的特點就是它保存的非常完整，學術界如果來試挖的話，應該可以得到很多的東西，而且在我們國內應該可以把它列入重要的遺址來試挖，那挖完以後科大還有各地方的機關，如果需要這些遺物，到時候應該跟中央研究院或是其他單位去協商，我現在的立場只是一個發現者，一個呼籲者，拯救單位，就是一個愚人，一開頭剛開始拿這些東西回去就被太太罵，拿這些破破的東西要做甚麼，鄰居的一些歐巴桑都在背後指指點點，說拿這些破破的石頭是要做甚麼，我在虎溪里一整間都是那些連死人骨頭都有、石板也有，人家看到都搖頭說這透逗了，我今天講話沒有透逗，最主要就是說梅林遺址很重要的就是它保存的非常完整，再來就是它由繩紋陶變成灰黑陶的一個過程，在台灣的一個史前遺址是非常重要的，它裡面有發現灰黑陶，那就表示，它有往下發展的趨勢，再來的話，對台灣史前遺址文化層的層序非常重要的地位，再來就是年代學，所謂的年代學，就是測定幾年，像劉老師他很客氣的說四千年，我覺得不止啦，應該是四千五以上啦，那當然也要學者專家去講，但

是梅林遺址對台灣史人類的生活跟他的聚落研究也有重大的幫助。古代都是先幾個草茅，再來一支石刀，幾個瓦甕，這樣就在生活，他的生活有夠簡單，那他可能已經有一種族群的階級，也有可能這些都是可能性而已，再來我一個結論，讓劉老師研究時空的過去，還有對史前人類當時的交會所留下的遺址，這些遺址我們沒有辦法再去複製，像我劉老師一再呼籲說這史前遺址沒有辦法再去複製，也沒有再去再生，那唯有我們現代人去保護它，那麼這個保護不是政府的責任，也不是學術單位的責任，是誰的責任，是每一個人的責任，如果每一個人都不知道重視都把它當作破瓦片，破石頭，你們等一下去看，有時候你們會搖頭，我沒有跟你們解釋，你們有聽這一場，你們去看才會知道，否則就看不懂會說那是破的，所以我們要維護發揚我們台灣本土文化，而不是掛在嘴邊，應該要實地去做，從我們這一代開始再到下一代、一代一代把它們傳薪下去，才可以真正的重視史前時代的完整性，才了解我們台灣五百年前到幾萬年前，這段沒有記載的歷史唯有從史前文化去找答案。謝謝各位！

陳木杉：

非常感謝陳南榮老師，這麼精彩的說明，現在以最熱烈的掌聲來歡迎中央研究院考古專家劉益昌老師蒞臨我們記者會的會場，我想待會劉老師稍微講解一下，請他幫我們鑑定以及解說，甚至我們到會場，繞一圈再回來這邊，我們完全尊重他的意見，是不是非常感謝他，也為我們文化資產方面、考古方面的奔走努力，我們以最熱烈的掌聲。謝謝！

劉益昌：

主席、各位與會的朋友，我早上六點鐘從台北下來帶來一些標本，雲林是台灣考古一個很大的空白地帶，在台灣考古一百多年來的歷史，大概一百零一年、一百零二年的歷史裡面，雲林所發現的考古遺址在台灣有一點點像沙漠地帶一樣，一九八〇年以後雲林縣開始有比較多的考古遺址發現，但是仍然非常非常的少，我想最重要的原因不是雲林沒有人住，是沒有考古專家到雲林來，從整個台灣的考古發展史來看，也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今天我想一個好的開始，就是雲林地區的大家在地朋友，大眾在座的朋友，在做在地的研究，希望能夠把自己這塊土地上面，人跟土地之間的互動歷史找尋出來，我自己常常覺得在台灣地區有一個非常大的觀念持續在發酵影響我們，我們常常講台灣的四百年史的這個觀念，我常常要提醒大家，台灣的四百年史，實際上指的是台灣的漢人的四百年史，而且是根據漢人的文化架構之下的父系社會的四百年史，大家對於台灣的歷史，事實上瞭解的一定不會比我少，都知道從清代及明代末年漢人大量移民台灣以來，有長期的政策性的不准攜帶女眷來到台灣，所以一九四四、四五年高雄醫學院神經內科教授陳順勝，他曾經根據流行病學以及中央研究院和台灣大學所做的血液基因和流行病學的研究資料發表了一篇當時在台北地區聳人聽聞的研究報告，認為台灣有百分之八十幾的漢人具有原住民的血流，我當時看到那篇報導的時候，我把它剪下來貼在我的研究室裡面，百分之十二是誰，大概是一九四九年台灣的人，那也就是說假設陳教授的研究沒有錯，那麼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在台灣居住的漢人，大概百分之百具有原住民的血統，我因為這個實在是個很大的困擾，我就去請教中央研究院在執行東南亞計劃的民族學研究所

的許木柱副所長，他告訴我比例沒有那麼高，在六成左右，不過那也相當高，所以除了在今天這樣的場合外，我除了要提醒大家，今天所展示的東西，除了是台灣這塊土地早於四、五百年前人類活動的歷史以外，事實上也在告訴我們，這是台灣生長的這塊土地生長上的人「媽媽的歷史」，我們永遠忘記了媽媽在台灣居住的長遠歷史，等一下我有機會能夠跟大家一起去看看，媽媽這一邊所留下的歷史到底長得甚麼樣子，我帶了除了梅林遺址以外的另外兩個雲林縣境內我個人認為非常重要的資料來給大家做一個參考，那我現在就給大家報告到這個地方，我提醒大家的兩點，一個是不要忘記台灣地區在四、五百年以前還有人類在這個地方存在，所以台灣地區，不是台灣人四百年史，因為這個人是指所有的人類，另外就是提醒我們重視媽媽這邊的歷史，就這兩個議題，我希望能跟大家共勉。謝謝！

陳木杉：

各位來賓，我們就移動到對面的圖書館一樓展示館，把我們所謂媽媽的東西，梅林遺址出土的東西，中二高工程開挖找到的東西去參觀一下。

圖書館一樓展示館現場解說：

劉益昌：

我覺的在台灣是很少有這樣的機會，一個在地的朋友們，能夠把他看到的東西，很快的就把它拿出來跟所有的人共享，事實上台灣地區這種民間採集標本的興趣，以及這個民間採集標本以後處理的辦法，很少有像今天讓我的感動那樣深的，我個人研究台灣考古學相當長的時間，台北地區大

家也了解，有一個台灣第一個發現的考古遺址就是「芝山岩遺址」，芝山岩遺址在一九七九跟一九八〇年曾經遭受非常嚴重的破壞，而非非常嚴重的破壞，背後的意義，就是他對工程撤出大量的考古標本，當時在台北地區有非常多的業餘古物愛好者去採集標本，可是這些標本如今大部份流散，而且幾度有一批很重要的標本，日本的大學想要來買走，在簽約或者在議價的過程裡面大概都會遭受到像我這種黑臉的人去阻擾，甚至連國立史前博物館要來買那一批標本，我都透過台北市政府民政局要求史前博物館不應該買走大批標本，因為標本就是要回到當地跟當地的在一起才又有意義，把芝山岩的標本弄到日本或把標本弄到國立史前博物館，事實上意義不大，那個遺址是台灣最早發現的遺址，所以標本就應該放在那裡，這是我的概念。我看到的梅湖文化工作室所有的工作同仁，大家努力把一個我們現在還不太知道的，在這個中二高梅林段的地方所發現的梅林遺址的第二個地點所出土的文化遺物，能夠有秩序的在雲林科技大學展出，我心裡的感概是非常深的，在台灣很少有朋友做到這一點，那我也不囉唆，接著就要把我看到的這些情形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介紹，舊的標本在這個地方，因為很巧的，我今天帶來的兩個遺址的標本剛好跟梅林遺址的標本是性質不一樣的標本、年代有差異的標本，透過一個時間的接續，大概可以把雲林地區人類活動的時間至少推到四千年的前後，也就是雲林不再是我們想像的，只有漢人來到這個地方或者是我們概念中的平埔族只是漢人來之前的，沒有多少年的一個族群，事實上，在文獻記載的歷史之前，人類在雲林地區的活動不但長遠而且留下非常豐碩的成果，在這個一開始進來的一個展示會，我們所看到的就是台灣地區石器時代人類活動的代表性的幾樣器具，我想我可以用幾樣比較簡單的辦法，一起來向各位做解

說三個遺址的標本，我可以看的到就是說至少有兩個不同的時代，一個是在整個世界人類的歷史上叫做新石器時代，我們來看這些石器裡面已經有未加磨、未磨製的或有打製的，但是也會有磨製的，所以我們知道已經進入了新石器時代，人類已經有農業，而且已經有一點點畜養的行為，在台灣地區來講，根據這幾年考古學的研究資料，我們很清楚的知道，台灣史前時代的人會把動物抓來以後養大了再吃，這種行為會造成動物骨骼上很小的改變，但是考古家做骨骼的改變，多多少少知道人有這樣的行為，像把山豬抓來山裡先圈養，養大了再吃，不是很小就吃，有這種行為所以可能有一點點畜牧，然後農業沒有問題，再加上一點點狩獵構成了這群人生活的最重要的族群，所以我們今天在這裡看到的農業生活的器具，譬如說打製的石斧，開闢山林，打製的石鋤、石斧這一類的工具是把開闢山林跟把土壤鬆土所需要的工具，然後旁邊我們看到的這一件是石鏟，這是一種木工的工具在台灣史的史前時代的文化，我們雖然沒有辦法很清楚的看到當時的人所留下的房子，但是從當地層裡面出土的情形，我們多多少少知道他們蓋的欄杆式的木構建築，欄杆式的木構建築除了用綁籐條以外，有些地方是榫卯的，榫卯的時候或是把木頭修整的時候是需要像這樣用比較硬的材質所製造的斜韌的石造工具，然後當然這個櫃子裡面我們所看到另外一件非常細緻的黑色陶壺，所製造的東西也反應出當時的人是有精神文化的，這是他們掛在手上的陶環，非常非常細緻的一種陶環也許這些陶環，他也用繩子把陶環掛在身上的某一個部位，最近非常有名在台南科學園區的一個很重要的遺址或是另外一個叫做五間厝遺址，這兩個遺址出土的人的埋葬出土了成群的紅色跟灰黑色的陶環做為他的陪葬，上萬件的陶環做陪葬，這一個很可怕的一個事件，所以我們對史前人類的了解，

事實上不是非常多的，那我們繞過頭來從裡面按照一個時間接續看出來很快的我跟大家做一個整體的講解，這個櫃子上面我們看到的事實，就是剛剛入門的第一個標準櫃上面的東西，是非常非常接近的，裡面有些是人類用過以後殘斷的打製石斧跟打製石鋤，也就是我剛剛講的開闢山林，然後要處理出農業的耕地，所需要的工具，大體上我們都知道台灣的史前時代的人跟我們的原住民非常的接近，都是以刀耕火種，也就是山田燒墾的方式來進行農業的耕作，水田化的耕作是比較晚引進台灣地區的，所以在三千年前到四千年前左右階段的人是還在用所謂的山田燒墾，也就是刀耕火種式的耕作方式，那我們再看看這裡所留下的除了日常生活完整的器具以外，我們偶而會看到一些比較粗糙的工具，像這種粗糙的工具到底是甚麼呢？事實上這有時候是一些大型的刮削器或是大型的砍伐器，那史前時代的人跟我們一樣，他假若能夠省一點時間，省一些力氣的話呢！他會省時間省力氣，所以他就製造了比較粗糙的工具，然後這個上面我們會看到他開始有一些陶器製的東西，陶器製造的小蓋子，蓋子上面的把手就像我們現在茶壺的蓋子，有個鈕可以拿起來，這個就是蓋子上面的鈕，那我們在看看這邊的工具，跟剛剛的是非常的接近，那我們再過來這邊，那這裡，這一個非常最後就會看到很明顯的農業耕種用的用具的標本，這個是帶穿孔的石刀，從中間斷成兩截，我們看到其中的一截，假若有機會我們把這個刀子反過來放，我們就會看到很利的韌部，這個時候的人他收稻子或者收小米跟我們一樣，現在的稻米是把它從下面割起來，史前時代的人是把稻穗摘起來，假若大家到九族文化村你就會看到台灣的原住民還用這樣的方式去處理小米，石刀基本上是種摘穗器，但是台灣有沒有鐮刀呢？有！台東的卑南文化出土大量的用割的鐮刀，所以也有學者認為台東的卑

南文化很可能比較早就進入了大量的農業生產階段，不過假若摘穗器像現在的原住民，我們了解的泰雅族或者是排灣族一樣擁有非常高度的農業技術，甚至像排灣族除了高度技術的農業之外，也發展出社會組織裡面具有階級的貴族制度，所以不一定生產方式就代表了文化的進步與否，然後我們再來看一看這個櫃子裏面，不同型式的蓋子上的蓋鈕，這個都是蓋子上面的鈕，就好像我廚房裡用的蓋子，上面每一個都有一個鈕，去拿的時候才不會被燙到，史前時代的人跟我們一樣，不過雲林這地方的蓋鈕很有意思，就是說他都是這樣的蓋子，就是下面的蓋子是這樣反弧型的，台北的蓋子都是這樣的，圓山文化的蓋子都是這樣的，所以有點不一樣，不過這個系統是整個從中部以南一直到恆春的系統都是這個系統就是蓋子喜歡用這樣的，也就是有一點像我們煮藥的藥壺的蓋子，所以在同一個時代裡，我們可以看到文化的不一樣，像台北這樣蓋的會一直下到花蓮，所以其實我們對於這個臺灣地區史前時代人類活動的概況跟我們現在的想像是不太一樣。

（問）那這個陶罐大概有多大？

這個陶罐是不是，等一下我們繞過去會比較大件的標本，我再比給大家看，

（問）我想這個是不是柱腳？

這個還是蓋子，不過他做好以後外面有加工的处理，基本上還是陶蓋，他有再加工的处理，他不是那個鼎足，那這個大家所看到的就是工作室把比較多的標本拿出來，這一件就是比較特別，它很有可能是一個陶器的支腳，我看的這件標本的一個感覺，它很可能是一個真正有腳的工具，在臺灣是非常少的，那我們所理解的是台中的營埔文化出土的比較多鼎的腳，而且鼎腳上面也有一點點

花紋跟這一件有一點類似，那我想梅林這個遺址只有初步的地表採集，我們就可以發現這麼多人類日常生活的用品，在加上像這櫃子上所展示的，梅林遺址不是只有一個時期人類的活動，他還包括了另外一個更晚的時期，也就是說很可能在這個三百年的前後，雲林地區也許是漢人也許是平埔族群跟漢人接觸了以後使用漢人所製造的東西，在梅林這個地方也留下了文化層，所以我們會看到一些比較早期的青花瓷，那這裡出土的陶器則是代表了這群人所用的陶器裡面，有一點點我們可以看到到在台灣史的史前文代裡面非常具有特徵的繩紋陶，那我們現在把時間往晚一點的地方拉，我們過來看一看這一邊，那這邊很抱歉這個說明，我早上來才用我自己手寫上這個遺址，其實我只帶了兩個遺址，一個就是林內鄉的坪頂遺址，一個就是崙背的崙頂遺址，我們聽名字就知道坪頂就是坪仔頂就是在高的台地上，那崙頂就是在平地上，有崙的地方，所以林內的坪頂遺址就是在這個清水溪、濁水溪交界的南側的觸口台地上面的一個紅土階地上面，這個遺址是去年才發現的新遺址，這是新遺址，在台灣考古上是沒有被記錄的新遺址，這是營埔文化的非常典型的中部地區，我在這個給大家的資料上有介紹營埔文化跟林內坪頂遺址，這個遺址它出土的器物非常的多，我帶一點點來給各位看，我們可以看到它一樣有農業的用具，一樣有木工用具，它很意思的是陳南榮老師他們一直想找一個東西，找一個抓魚的東西，那這裡有一個兩縊型的網墜，抓魚的，那這裡也有一樣的模型，它最大的不一樣，日常的生產用具沒有甚麼大的兩樣，因為新石器時代人的生活已經非常穩定，最大的差別可以看到的，在這三個櫃子裡面，它的陶器的表現型式和我們剛剛所看到的梅林遺址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別，你們看一看這個，他的陶器是以灰黑色為主，這一群人就是營埔文化的人，已

經會在陶器上做上非常精緻的裝飾，大家都了解要把陶器燒成灰色或黑色的是需要特殊的還原技術，通常是要有窯才能燒成灰黑陶，我們剛剛看到的梅林遺址的人日常用品是紅色的，它小裝飾品是用黑的，這裡的人全部的主要用品是用黑的，而且在黑的上面做上非常精緻的裝飾，這些陶器我們把它復原起來大概有多大呢，你們看他的口緣大小就這麼大對不對，然後像這一件是長的鉢型器也叫做鉢，他就是這個樣子，所以這一群人在我的理解上，他喜歡住在比較高的台地上面，在濁水溪流域，在大肚河流域，然後或者是在比較高位的河邊比較高的位置上面，聚落非常龐大，要不然就要住在平原上，那聚落是在台地上面聚落的兩倍到三倍大。譬如說它典型的遺址，台中縣大肚溪口北岸的營埔遺址，面積達五十萬平方公尺左右，我們台灣現在一般鄉下的部落都沒有它大，文化層厚達一公尺至接近兩公尺，在那個地方是一千年左右沒有人動，這樣的大型聚落，我為什麼會講這一句話！你看要不就是利用地型為安全，要不就是用人口的優勢為安全，所以證明了當時安全是當時部落選擇的最重要考量，我們沒有對營埔文化做很大的發掘工作，不了解，可是台北的圓山文化，台東的卑南文化，都做過很仔細的發掘，我們都知道發生過甚麼事情，如：獵頭。也就是台灣的人類從三千五百年左右開始有小型戰爭行為，如搶地盤。所以聚落在平原地區非常大，事實上後來我們了解的南部的西拉雅族部落，龐大到二、三千人，荷蘭人來統治聚落跟聚落之間的距離要二十公里以上，要不然會打架，就像我們後來所看到東部地區的阿美族，為了要對抗泰雅族或者是布農族，所以聚落就結合成一個大型聚落，我們了解李登輝總統當主席的時候，曾經去替兩個聚落握手言和，對不對！馬泰安和泰巴琅，這兩個部落是全台灣原住民部落的老大，人口都超過三千人，台灣漢人

的聚落人口超過三千人的沒有幾個，那麼龐大的阿美族聚落，如何維持運作，民族學家劉賓雄教授、李園教授，花了很長的時間才了解當時社會組織的運作，那我們現在把它反推過來，營埔文化的人在當時也有像馬泰安那麼龐大的聚落，他們是不是已經有繁複的社會組織，是不是已經有很好的社會制度，反過來再看看，他們所留下來的陶器做的那麼好，也的確可以讓我們更體會一點。再過來我要跟大家解釋，在雲林縣的沿海地帶所留下的史前文化，從這個地方開始，是另一個遺址，叫做崙背的崙頂遺址，由農委會的一位技正黃先生發現的，我是因為他不是考古家，所以他通知我們下來，我在一九八〇年前後，我就發現這個遺址，始終沒有好好的做研究，這個遺址事實上我的理解，他就是貓兒干，貓兒干社的所在地，那它的年代，我們做出來的碳14年代，只有四、五百年到六百年左右，可是，我在這個地址裡面，發現了宋朝的磁器，所以，我們大概可以把年代推到一千年，所以這個遺址的年代大概到青花瓷出現的年代，然後貓兒干社被漢人趕到埔里去，這樣的一個過程，所以它的年代大概一千年到兩、三百年前是可以接受，台灣考古的傳統用法是把它用到四百，因為四百以後進入所謂歷史時代，荷蘭人記載的，清朝人記載的貓兒干社，南社，然後後來日據時代所記錄當地原住民遷移的情形，那他的陶器，開始很多就跟少一個階段的人完全一樣，還是沒有相似，非常的簡樸，但是我們在這個遺址裡面，則發現了，我只帶了很少量來，就是很大量貝殼所做的裝飾，然後很重要的發現了相當巨量的漢人從宋元以來，漢人所製造的青瓷，甚至是明代早期的青花，證明了在史書上面所記載的雲林地區，包括北港、笨港地區，事實上相當早跟漢人非常密切的往來，這個遺址在雲林地區「崙頂遺址」應該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也就是他很可能可以告訴我

們，從這個遺址把雲林地區的平埔族向上連繫到更長遠的史前時代，所以我特別帶了林內的坪頂遺址跟崁頂遺址來跟大家作一個簡單展示，讓大家了解雲林地區的史前文化，事實上也有很長的時間分佈，而且變化也非常多樣，我就簡單跟大家介紹到這裡，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問題？謝謝！

陳木杉：

各位來賓，我們是不是現場這邊可以開放發問，要不然也可以我們回到現場那邊，再請教劉老師，我想有問題在這邊我們可以發問，待回到會場也可以再發問，好不好？

劉益昌：

各位朋友，還有主持人，我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副研究員劉益昌，我現在也在政大民族學系兼課，專長於台灣考古學跟東南亞考古學，旁及於一點點琉球的考古，大致上是以臺灣為中心的環南海的北部地區做為我的研究範疇，比較可惜的是，始終沒有機會到中國大陸的華南地區去作研究，因為中國大陸的華南，事實上是台灣文化的一部份，尤其是在史前時代華南是和臺灣比較接近的，後來華南還被華北的人吃掉，是這個樣子，同時個人對考古學的觀念來講，因為我一九八八年我就寫過一篇比較長的論文在檢討這個問題，那不曉得各位朋友有沒有問題？可以跟我談一談。

（問）我想請教你那個陶罐蓋北部和南部有甚麼形狀上的不一樣？

劉益昌：

你說的那個蓋子是不是，其實一個很簡單的解釋就是同樣做這樣的工具，假若是一個文化概念

不同的人群，就會做的不一樣，我們常常講台北的人都不太了解濁水溪以南的人心裡想甚麼，對不對，這個就是文化上面的差異，同樣用這樣的東西，我的用法和你的用法不一樣，但是功能卻是相同的，台灣是一個非常小的島嶼，甚至我們理解到從中央山脈山上最遠到達海邊，不會超過七十公里，因為台灣橫寬只有一百四，對不對，但是台灣的地形非常的複雜，使得台灣這個島嶼有很複雜的生態體系，在這段複雜的生態體系裡面，所孕育出來的文化就變的非常複雜，黃河流域南北一千公里，東西一千五百公里，在跟他們相同的時代，要不是仰韶文化，就是龍山文化，你可以走一天到兩天，文化都沒有改變，完全長得一模一樣，可是台灣你不小心過了濁水溪，到竹山，就不太一樣，我現在的發現雲林地區的東西，有時像東部，有時候像南部，有時候自己一個樣子，到了晚期的崁頂文化，它就是彰化、台中、嘉義都不一樣，那麼它跟誰一樣？它跟自己一樣，所以這就是文化的差異性。

（問）

那麼就是以這邊的文化是屬於過渡文化囉？

劉益昌：

有時候過渡，譬如說我們講現代的漢人，從漢人遷移到台灣以後，所形成的聚型態，明明是比較接近於南部的型態，但是已經受一點中部的影響，所以我上次來，開玩笑的問大家說，雲林到底屬於中部還是南部，不中不南，有一些怪怪的，事實上在文化的接觸上有時候在中部文化勢力比較強的時候，像營埔文化是中部為主的文化，可是他來到雲林，而且建立大聚落，會遷移，可是我猜，

假若我有機會在古坑跟大埤做調查的話，我發現的東西會是台南跟嘉義那個型的東西，因為地形會相當的接近，而這個中部營埔文化的人，橫越過濁水溪以後，建立一兩個大的據點和橋頭堡以後，就沒有能力再向南推進，會這個樣子，台灣的史前時代的住民，基本上還是有勢力的分佈的不同。

劉組長：

劉教授，因為越過清水溪以後台中後面的清水溪，在樟湖有個貝殼區，因為我目前在這邊，梅林遺址還沒有發現到貝殼，但是在這個後面有一個貝殼層，那這個可能是還要更早，因為推測貝類可能跟左鎮還有整個地帶觸口，整個阿里山的整個地帶，說不定又是同一個，譬如說史前或是比這個更早的一個遺跡，因為那個貝殼在海底的貝殼會摻在比這個更後面的山區。

劉益昌：

我來跟大家做一點解釋好了，對不起貴姓？敝姓劉，這個我們兩個劉在一起就是二劉了，最好不要再來一個姓劉的就變成三劉了！事實上是這個樣子，台灣，是一個非常晚而形成的島嶼，講難聽一點在全世界來講台灣叫小Baby，從世界的歷史來講，台灣是小朋友，剛出生不久，雖然台灣的地層在地底下很久了，有早期的地層堆積，像大南澳片岩，但是台灣最晚一次露出海面變成陸地，大概只有五百萬到六百萬年左右之間，剛剛劉組長說的這個，事實上我想樟湖地區，你說跟左鎮跟觸口這些堆積相同的話，它基本應該是所謂地質學上的化石腹脊帶，這個地質學上的化石帶，在台灣地區所代表，當時台灣還是一個淺海的環境，也就是台灣還沒有浮出來變成陸地，大致上那個時

候除了台灣還沒有人住以外，世界上兩足直立行走的大概還不算是人，那時候還叫「猿類」，四、五百萬年前還叫猿類，真正比較像人是在四百萬年以內，所以我們很有名的非洲出土的那個小姐叫「露西」，很多人都說她是世界人類的祖先，我想這個東西基本上是化石，也就是地質史上，而不是人類史，人類史在雲林地區、在全台灣地區，我們可以從五萬年前講起，已經是整個人類活動歷史比較晚的階段，但是在台灣地區呢，則是比較早的階段，那雲林有沒有那麼早的東西呢？會不會被發現呢？絕對有可能！只是我想，雲林是台灣考古的很大的空白地帶，歷年來會在這做的也沒幾個，我就是其中之一，我還不算老，但是我已經在雲林工作自一八九〇到現在，我也算是老資格了，還有沒有問題。

陳木杉：

我們是不是可以轉移到原來會場？

（國際會議廳會場）

陳木杉：

我想跟各位報告一下雲科大文化資料研究所籌備的概況跟未來的展望，我們總共籌備了兩年，在最近獲得了教育部的正式通過，在今年的八月一號開始要籌設文化資產維護研究所的成立籌備處，在明年八十八學年度正式招生，我們預計有三個領域，當然我們可能還進一步來討論，可能我們也會請一些專家學者來擔任諮詢會商，第一個領域就是鄉土文化資產的研究領域，這個是有關於理論方面的，當然包含考古，以及我們文化資產裡面的文資法所界定的文物，以及有形無形的文化資產

我們都包括在裡面，包括自然生態景觀，還有歷史建築、文物、古蹟：：等等，我們都含蓋在這裡，還有遺址的出土。第二個領域就是文物古蹟的維修技術的學程，就是我們大家現在非常重視的文物或是古蹟要怎麼去保存維護，這方面的技術，目前大專院校來講，沒有一個正式的科系所來培養人才，所以我們是走向文物保存科技技術，科技大學裡面是要跟人文結合，必須要把所有的工學院、管理學院、人文科學院、設計學院結合起來，我們希望做專業的整合，來培養文物保存科技，如果各位所看過的鐵達尼號，它在八十幾年前沉沒，他們現在打撈八十幾年前的文物，如果這影片各位看過以後，片長約兩個鐘頭，它是一個歷史學家，帶著考古學家、藝術家、美術家、電腦的、電機的、化工的、物理的、數學的、生物的、設計：：等等，他們組成一個團隊而深入到一萬兩千英尺的深海裡面，打撈五千多件的文物出來，而予以處理以後，現在在德國的漢堡成立一個鐵達尼號的文物展示館，而全世界的人都到這地方去參觀，這個是非常重要的，這影片我也把它錄下來，非常珍貴，一般大家都注意電影裡面的情節，那是編出來的，最珍貴的是它打撈些甚麼東西，從這個地方，我們再看最近的澎湖沉船文物的打撈，歷史博物館已經又有很大的收獲，我們從這個地方來看台灣事實上也有地下的、海底下的、或是地上的，很多的文物有的還沒有出土，包括深海底下的，這些都是非常好的，我舉這個例子就是說，包括最近省美術館，以及省政資料館有很多的這個油畫或是美術作品的外流，或是說散失、或是流到外面民間以及受到颱風或是其他的天災而讓它腐壞或丟棄，而一直到最近發現說要予以保存維護卻找不到人才，所以在這裡甚至說摘星山莊一個怪手這樣一挖下去它整個古蹟就這樣破壞了，當它要來補那一塊怪手在三更半夜把它挖丟的部份卻找不

到修護人才，所以我們四月份到日本觀摩日本的鄉土文物館以及鄉土的文物保存，我到奈良文化財研究所以及灰鳥資料館平城宮跡資料館，我非常佩服他們整個幾百年日本在地底下發現的東西，他保護的非常好，而且上面種樹來保護，剪的很整齊，我說這麼一片有層次而且很分明的一棵一棵剪的好像排排站，他說你看這個是大樑柱把它上面種一棵一棵的小樹來保護起來，不要人家去挖它，甚至挖它以後，在上面恢復原狀，讓它保存在地底下，讓它的上面做一個所謂的複製的東西而讓全世界愛好者跟遊客在那裡參觀，他們把很多的東西真正的深入到一個學術領域，他們成立很多叫做文化財保有科學系，現在他說日本的很多年輕人都要轉向，說是要走向這個文化財的保存，因為全世界是國際化的，當他培養一個人出來以後美國波士頓修復中心就在挖角，就在搶他，倫敦的以及歐洲的就開始挖角，因為很不容易有這樣的人才培養，這包括我們前不久澳洲坎培拉大學，到我們學校來，他們負責人一看到說，你們學校要成立一個文化資產維護研究所，他非常高興，我說我們澳洲對這方面Conservation Science文化財方面的保存科學，他說有這種系所，要跟我們建教合作，國際交流，交換老師、學生，但是當我們這樣的時候，我們發現國內怎麼這麼缺乏，都沒有這樣的人，所以我們也就呼籲文建會跟文資中心，還有故宮，故宮有一個文物科技室，他們現在開始發現我們經濟生活到一個層次以後便要重視精神生活跟文化生活，所以這樣的一個研究所成立以後，而適時給文建會跟教育部還有故宮一個很好的推展所謂文物館科技人才的搖籃，我們希望將來能跟中部一些大專院校來科技整合，還有跟北中南相關，還有中研院考古方面的專家，我們非常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考古專家劉益昌老師，今天非常感謝他，因為將來這個研究所如果說我們有考古史前

遺址方面的研究生，我們都很希望邀請他來指導研究生，或是來這邊幫我開課、講座，不管甚麼樣所有的學生都很希望他來指導有關考古方面，因為我們文化資產所要保存維護的範圍太廣太廣了，我們很高興今天在斗六、在雲林縣有這樣大的賀禮，送給我們雲科大文化資產維護研究所，事實上，我在籌備這個研究所的時候，我都不敢期望雲林縣會出土甚麼東西，我只有一個腦筋裡面想說，有一個北港朝天宮的兩、三百年就不錯啦！但我現在已經把這個迷思打破，它已經超越三百年、四千年了，不得了啦！所以我相信還有我們的坪頂遺址，相關的很多的先進，以及我們地方關心文史工作，文化工作的都在場，我們都很高興，尤其是將來林內鄉跟我們斗六市合作其它鄉鎮所發現的，我們透過劉老師這邊的一個專業來幫我們整合，我相信這一定讓這研究所發揮在中部地區，甚至我們剛剛說讓它在國際上將來人家還要研究直接找到我們學校來，甚至找到我們相關的專家，而來進一步的國際化，讓他這個所謂的文物保存科技的人才交流，因為我們現在真的很缺乏。前兩天聽到一個長輩說，我們大家現在很富有，只會把錢拿去買藝術品，還有畫作、雕刻、彩繪：：等等這些，或是漆器等等東西來典藏，但是，很可惜的就是我們要甚麼去維護？不會！怎麼去保存維護，當這個雕刻品，這個木刻已經發霉了的時候，你要怎麼去處理，去搶救，不會！當這個繕本書，已經被蟲註空，我們要去搶救，不會！結果，我們發現只有國家中央圖書館有一個會，他沒有學歷，一個老阿伯，他會搶救這個善本書，被蟲註的，他就把他搶救回來，因為他就是比我們厲害，那這些就是我們所要崇拜跟學習的對象，所以我們也很慶幸，文建會在稀有科技的人才任用，已經開始要打破了，他將來不再看學歷，所以我看昨天如果各位有看報，李遠哲那一句話，學位是最沒有用的東

西，有沒有，昨天的報紙有刊，他鼓勵大學的新生，不要把學位看的那麼重，你有專利才是最重要，你有專利，有第二專長、多元專長，才是重要，目前我們國內的大專院校的學生，最缺乏科技整合方面的專長，而且是文物館科這方面，這方面出來他絕對餓不死，甚至會變成國際國內的搶手貨，所以我們相信，就以劉益昌老師是最好的例子，十幾年前我相信研究人類考古是最冷門，但是現在是最熱門，今天是以他為最佳現身說法，所以我不耽誤太多時間，我把寶貴時間留給大家來發問，請劉老師為我們作答。謝謝！

葉記者：

前面的縣府官員還有教授，以及各位在座的前輩大家好，我是中央通訊社記者葉松菁，一下子馬上切入問題，向各位前輩先行道個歉，非常抱歉，就是我非常關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說，誠如剛剛陳教授所提到就是台灣有關考古人類或考古學這方面的人才培訓，我們已經有一個起步，是一個可喜的現象，另外一個情況就是說承如剛剛劉老師提到說事實上在台灣整個考古學來說，台灣整個算是初生兒，可以說從這個角度來看，那現在我們媒體相當關心的一個情況剛剛劉老師費了很多時間在談有關於這個古文物的價值，但是我們這存在一個疑惑，以下有幾點問題想請教，第一點有關於我們單純就梅林遺址來講好了，或是講坪頂或崁頂都可以，我們可以把它涵蓋面積大一點，就是說，我是從梅林遺址來出發想這個問題，就是說目前這個遺址政府給我們支助方面的研究，這個情況到底是怎麼樣，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有關於梅林遺址它的範圍，目前所了解的，它的範圍到底有多廣。第三個問題就是它所遭遇到的破壞情況到底是怎麼樣，第四個問題就是它保存的情況又

是甚麼樣，為什麼會有這四個問題，就是我們之前一直都有接收有關於這方面新聞資訊的時候我們媒體記者，至少以我個人來說，我在這上面都看不到這些東西，而我一直非常急切，因為我本人也是學文的，所以我對這方面也很有興趣，也因此提出很直接的四個問題，就這樣，謝謝！

劉益昌：

我想我可能沒有辦法回答所有的問題，我想第一個政府問題，因為在座縣政府官員，我跟雲林縣政府比較沒有接觸，另外我比較熟悉的朋友，一個是省文化處的楊晶玉小姐，她也是我的老朋友，以前在高雄縣政府時代，我們就非常的熟，另外是鄭股長，坐在最後面。我想政府的問題，還是請政府的工作同仁來答覆，梅林遺址的範圍，我想以我現在的了解，因為考古家把一個遺址的範圍整個界定，遺址就是過去人類生活留下的舊址，遺址的範圍的界定，光靠公路、修路把它攤開來，或是地表上所看到的情形，事實上我所知道的還只是瞎子摸象，不過初步跟預定表所預計的範圍來看這個遺址，公路切開的地方，假如我們把它向第二地點的話，比較往東邊比較高的地方，兩者之間，面積是相當大，那多大？我現在無法把它確定，那這個遺址的破壞，初步的理解，這個遺址的破壞就是一般耕作的破壞，就一般人類耕作的破壞，這個在台灣是很習慣的，一般人類耕作的破壞，沒有甚麼關係，除非現在大農式的耕作，用怪手去耕作，那就有一點困擾，那這個遺址破壞的情形不是非常嚴重，可是公路切穿的這個部分的破壞狀況，我上次去看過，上禮拜來看過是比較嚴重的，就是說公路的切穿，是有所謂的挖填方的這個情形。

考古家是靠秩序來復原考古遺址的過去人類生活，所以基本上挖填方就是一個破壞，破壞就牽

涉到它的保存狀況。有破壞其保存狀況就不佳，我們國家有一套文化資產保存法，一般老百姓的概念還沒有跟上來。所以若依照文資法來保存的話最少可以做到資料保存，縱然不能做到現地保存也可以做到資料保存，但能不能做到現在我不敢跟大家保證。

省文化處鄭專員：

省文化處對於地方文化很關心，剛剛記者先生所提的問題，考古文化遺址是屬於文化資產內古蹟的一部份。但是在民政單位在沒有認定古蹟之前，他們就不必把他當成是古蹟，但這也是相當珍貴的地方文化資源，這一部分文化處相當樂意提供支援。若指定為古蹟後就可根據文資法的規定來處理，文化處可以提供的協助有多方面。例如宜蘭的丸山遺址因工務單位跟民政單位沒協調好，就把納骨塔建築執照核准了，後來建商施工時才發現是一處考古遺址，因此暫停施工，一拖就拖了好幾年。但建商堅持要蓋納骨塔，因此建商同意縣府來搶救，第一階段的搶救費用一百多萬由建商負擔，後來發現遺址現象非常豐富、文物非常多，第二階段無法完全挖出，所以第二階段就由文化處提供了三百萬的補助款做搶救的工作。因梅林遺址有牽涉到施工單位，搶救部分的經費就由施工單位來支援，至於後續的出土文物整理跟研究部分，文化處可以提供經費支援。

陳木杉：

聽了文化處官員的說明後，我們有信心，如果說，包括全省其他相關的遺址很多的發現，我們也有很多透過劉老師這邊在主持的，實際上將來這樣的一個模式，剛才鄭專員談到文化處說不定他也有一部分經費可以來協助，我們甚至不管文化處將來是劃歸到文化部的一部份呢，我相信他這

個功能是可以存在的，這樣的一個模式可以套到我們雲林縣所發現的遺址，如果說有一些研究的計畫案是不是可以提供給我們雲林縣政府、梅湖文化工作室以及雲科大，我們參照已經所發現的遺址，他們接受補助的一些基本的條件跟計畫案的一個模式，是不是這個資料可以提供給我們以後，我們接著馬上就在召集相關單位包括中二高的工程單位等等，我們希望說中央配合多少，省配合多少，地方配合多少，以及教育部或本校來作這個跟中研院以及劉老師這邊來合作來進一步挖掘，將來這些挖掘的東西就捐贈給我們雲科大來成立一個梅林史前博物館，還是雲嘉地區的史前博物館，我們也把坪頂以及相關的雲林縣內發現的遺址納進來，我們成立一個大型的博物館，學校有空間，我們希望把這個空間提供出來由我們文建會或是文化部，或是文化處或是相關單位來出經費我們來籌設，把這些出土文物一部份留在梅林國小或是說梅林在地的一部份，當作展示教學用，大部分可以送到這邊來，因為出土文物我相信會很多，所以我們可以大部分拿到這邊來，當然也有少部分，如果說我們可以捐贈給中研院一部份，我們當然也不會吝惜，但是我相信，如果說照劉老師所講的，這些東西留在在地跟在地人所謂生命情感的結合，那這個才是最珍貴最有意義的，我們願意以剛剛鄭專員所談到的模式，非常好，所以我們接著馬上進行搶救的工作，我們很高興中二高的施工單位也馬上暫時停工，我想是不是我們雲林縣政府這邊籃課長也表示一下意見好嗎！謝謝！

籃課長：

主持人、陳主任、中央研究院劉老師，省文化處鄭專員、楊小姐、各位教授、副教授、各位先進、媒體記者非常感謝我們雲林縣的文史工作者還有我們雲林科技大學對於文化工作的重視，特別

感謝劉老師以及雲林縣各方面的協助，八十七年七月十四號那天劉老師親臨這個發現遺址的地點來實際勘查，那一天我剛好有事情，事先就已經請假好了，所以說我第二天都有拜託潘是輝，潘先生的父親也到現場去瞭解過，因為發現遺址是一個很重大的事情，站在縣政府的立場是責無旁貸的，一定要來協助各位把這個文化古蹟的保存工作做的盡善盡美，剛剛劉老師也提到我們有一套很完整的立法工作，一種法令叫做文化資產保存法，七十一年公布以後，它裡面就有提到發現到古蹟以後一定要報到警察機關、報到地方政府，然後轉到內政部來處理，所以說雲林縣政府基本上我們就把整個發現的情形報到內政部，請內政部酌情再指派專家學者來看一下，看完了以後一定要做一個真正的調查報告，因為發現遺址，我們的文化資產三十三條裡面就有規定，工程施工中如果發現到古蹟時應該工程要停止進行，對於停工所造成的損失，應該給予補償所以說站在施工單位的立場，他們可能認為工程最重要，那台灣的經濟最重要，但是站在我們文化保存的立場，救古蹟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說這個工作縣政府基本上是非常重視的，所以說早上蘇縣長也指派他的代表江先生也來到現場，表示蘇縣長不只是重視我們雲林縣的各種硬體建設，對於軟體的精神建設也是非常的重視，所以說我內政部的公文已經給他了，另外我也給中華工程公司雲嘉施工所請他們就近作一個適當的保護措施，加強巡邏，然後盡量不要讓這些遺址再次的受到破壞，那這是為什麼呢？因為經過媒體披露以後一定有很多人會去那邊尋寶，有人認為看不懂也不重要，但是大家現在精神的文化素養都比較高，可能會去那邊亂挖，這個現場不管他的破壞能力有多大，但是基本上我們要求施工單位作一個初步的保護措施，等到內政部他們對於整個事件的看法做了一個決定以後，縣政府當然會來全力的配合，

該召開相關單位來協調開會的話，我們一定會按照文化資產保存法裡面的相關規定，但是我們要有一個觀念就是說中部第二高速公路，他當初整條路線的審議規劃是由交通部國道高速新建工程局主導，他們整個規劃的路線沿途要經過那個地方中央層級就已經有事先的審察，內政部的古蹟科應該也有加入這個審察的會議，比方講我們雲林縣有成立一個勞工住宅興建委員會，我也是委員會的委員、民政局的代表，因為我是負責文獻古蹟的工作，所以說興建開發的地段，如果說有古蹟的話，我們就會簽入意見，當然了如果文化遺址是在地底下沒有辦法看見，但是我們基本上都會再加上一個但書，以後遇到古文化遺址一定要按照文化資產保存法的規定要停工，所以說我是認為目前這個情形新聞界的好朋友給我們披露以後，電視的報導中央應該也會開始注意這方面的事情，以後的話在行政資源上各方面我們都會全力的加以配合，我在此非常感謝各位文史工作者的參與，讓我們雲林縣可以洗刷文化沙漠不名譽的看法，謝謝各位。

陳文杉：

謝謝我們縣政府的支持，我們在座的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的顏尚文顏教授也在，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請您發表一下您的高見，謝謝。他很客氣。那我們現在是不是繼續開放請教劉老師，謝謝。

陳三郎：

主席，我在這裡順便提到因為今天我們會場在座的有幾位由林內坪頂來的一些地方人士，他們很關心最近好像省住都局決定要在坪頂這個地區做陸沙的開採，陸沙的開採區域，根據我所得到的地圖資料是距離他們坪頂村是剛好在隔壁而已，以這個劉老師所瞭解的這一個情況不曉得說就是在

目前的一個階段，他們很關心他們的這個社區會受到陸沙的開採的威脅，我想我們也因為瞭解到這個地方有坪頂遺址的存在，是不是說在眼前這個階段坪頂遺址以致於說當地的居民，他們如何來透過這樣的遺址來認識瞭解來關心他們的環境，這樣的一個問題，謝謝。

劉益昌：

陳老師問的問題我是很難回答，因為基本上我剛剛拿到陳老師給我的這個圖以後，我就趕緊利用我的腦筋在作業，因為我沒有帶地圖來，我用螢光筆畫的大概就是那個砂石採集區鄰近相關的幾個遺址出土的地點，其中南邊的湖本地區是在運土路線的附近，這個點是已見於文獻紀錄的遺址，可見於內政部的登錄遺址，在坪頂的這三個點是不見的，因為這三個點都是新發現的，所以是不見於舊記錄的遺址，可是我從地形上面來看他所規劃的第三區也有非常好的緩坡地的地形，所以我不曉得省住都局在規劃陸沙採集的時候他有沒有那麼大的面積，有沒有按照環境影響評估法的規定進行調查工作，進行文化資產調查的工作，假若有的話那他調查的結果是不是就是沒有必要保存，所以他才開放，這個我就不是那樣清楚，不過，以我個人的瞭解就是目前他劃的陸沙採集場跟我所記錄的坪頂遺址之間大概還有五百公尺之間的距離，這五百公尺左右的距離到底會有多少的影響，我沒有參與評估所以我不能做一個很確切的回答。

陳三郎：

因為剛剛劉老師他有在展覽的會場提到說，坪頂遺址的範圍可能跟營埔文化的遺址有類似，也可以說坪頂遺址的範圍可能會很大，所以以這樣的一個推斷，是不是我們可以來瞭解到，可能這樣的

一個地方需要做這樣一個像剛才劉老師所說的需要做一個勘查，或者是說再做環境評估這樣的一個手續，這個是可能當地居民所需要去關心的一個課題。

陳木杉：

非常感謝陳老師剛剛所提到的寶貴意見，事實上我們也擔心當這個一發現的時候高興的是我們發現四千年的東西、史前的遺址，但是擔心的就是說會不會進一步要甚麼去挖，那有沒有會碰到阻力，可能面臨的問題，會不會有抗爭，或是說在地的民眾，或是說文史工作者跟在地的居民的互動有沒有共識，對於地方資產的維護有沒有共識，我們很怕碰到會有一些考古遺址的發現而變成官方跟民間，會有一些彼此步調有一些不一樣，所以我們也很慶幸相關遺址的一個考古挖掘的主持人劉老師他也很經驗我相信我們可以盡量避開，但是從我們今天以整個發現的經過，我們整個探討過來，我們梅林遺址應該是在地的居民都非常的支持，但是這是一個中二高的問題，我相信這個部份就是涉及到跨部會的可能，交通部或是內政部以及文建會或是教育部等等，我相信應該有前面的幾個解決模式，我們這個地方應該會比較單純一點，應該只有涉及到中二高這個部份，譬如說以後不是中二高就要採高架過去呢！還是說它可能就是轉彎呢？還是另外設計呢！這個我是初步的看法不見得對，而是說把它保存起來，而那邊怎樣去把它管理把它維護起來當然我們可以看到其它遺址，發現的做法跟國外的做法，我相信這個部份劉老師一定會給我們很好的意見，當然，我們也希望藉著今天這個機會來呼籲，我們來自地方上的各個長官、學術界的我們大家能夠共同維護呼籲，這是我們最期盼的不是！我們接著有其他的問題我們可以再提出來。謝謝。我們雲林縣文化中心許組

長以及推廣組的劉組長都在場是不是我們也請他們補充一些看法，我想是不是許組長補充完後再請劉組長，你們協調完再來做個說明。

劉組長：

主席、陳主任、劉老師、省府的長官、我們縣政府的長官還有與會的各專家學者以及新聞朋友們大家好，文化中心因為我們原本在梅湖社區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工作，我們的意義就是說梅湖社區當地人關心當地事情讓當地的民眾能夠對當地社區的一種認識一重營造人的活動，就是那個生活的地區做的更好，哪沒有想到說我們在做這個工作的同時發現到那個遺址的事情，站在文化中心的立場我們當然配合其他單位也配合縣政府，配合整個學校這個工作繼續推動，這個工作現在好像越來越受到重視，我們希望說我們也站在我們的立場讓當地的人能夠瞭解當地的事情能夠關懷當地事情，然後能夠把這個層級能夠更重視，能夠使得梅湖社區整個斗六地區雲林縣，甚至影響到全國或者是整個大範圍的研究能夠讓他更深入，能夠讓他瞭解台灣的歷史，然後把我們這些文化的層面再推廣，我簡單的報告。謝謝。

陳木杉：

接著我是不是也請我們雲林科大我們歷史組林崇熙老師您這方面也很積極的協助那是不是可以請你發表一下你的看法或是意見。

林崇熙：

主席；還有劉益昌老師以及在座的朋友大家好，我想在這個地方發現遺址是令人興奮的，不過

我想這個地方上比較沒有這樣的一個概念存在，所以我們不只是從學術的這個角度來說要保有這個東西應該更進一步說對於整個縣的縣民在做一個進一步的教育，這個當然有很多角度可以做，比較緊急的大概是由文化中心來辦一個考古人才的培訓班，這個方面劉益昌老師有相當豐富的經驗可以借重他的經驗。那麼下一步的話我們應該想說，這樣的一個考古遺址出現的東西並不是把它當作古董放在一個展覽櫃裡面這樣來展示而已，那麼它們是不是給我們現代的進步帶來甚麼東西，否則對於一個特別是年輕一輩的人它們習慣於電腦或者是各種多媒體資訊非常炫麗的生活習慣以後，再來讓他看這些石片、陶片他到底會有甚麼感覺，如果沒有感覺那不過變成學術象牙塔裡面的一部份罷了，這個不會引起任何的共鳴，所以到底怎麼樣來讓大家認識這樣的一個價值，那麼進一步對於各環境，譬如說一些歷史建築大家都會有一分那樣的情感跟認同，我想這個可能是在座大家一起共同來努力的，我大概只是這樣一個簡單感想。謝謝。

陳木杉

非常謝謝林老師的一些意見，那事實上我們怎麼樣去推廣，推廣所謂的文化資產保存或是維護的觀念，這個是很重要的我在這個地方非常感謝我們文化處去年來支持我們學校辦一個地方文化資產的保存利用國際學術研討會，我們現在已經把論文集整理出來，我們已經獲的很大的迴響，大概預計在今年的十二月二十日以前我們還要規劃一個就是籌備地方文化資產維護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大概我們會把甚至劉老師的一個發現以及他所主持的全國台灣地區遺址發現的一些經驗，我們希望也請他做一個回顧與展望，來說要甚麼樣進一步我們來做文化資產維護方面我們希望在這個

地方我就有一個不請之請，等於是說請他來發表一個題目就有關考古遺址方面的，出土文物發現以後怎麼樣去保存維護，從回顧而再展望到未來我們台灣應該要怎麼做，我們應該有哪些作法，這個部份我相信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這個整個我們預計正在即將籌備中一個學術討論會，將來我們希望透過一個研究所的成立，我們會把這個訊息再發佈給在座的媒體以及先進們，謝謝。是不是還有進一步的問題，謝謝。

陳三郎：

主席，我覺非常高興的就是今天有非常多這麼關心我們雲林這個地區有史前遺址出土，我們也很高興的看到相關單位很關注這樣的一個問題，那麼包括剛剛民政局籃課長也特別的說明，他們正在做公文的處理，這個就是眼前的階段，梅林遺走透過我們媒體的披露報導以後，似乎掀起一股考古熱，很多居民會去關心甚至外面的人也會去想瞭解，但是他們就像剛才文化處的楊小姐所提到的，很可能很多人去挖寶，因此，在眼前這個階段事實上我們也瞭解的，雖然說在行文過程中有呼籲某些單位要去做現場的初步維護，但事實上可能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如何把這樣的一個目前現狀的維護落實下來，不曉得像在座的劉老師或是文化處的官員，是不是有什麼寶貴的意見可以提供給我們地方文化工作者，如何去盡一分心力，也希望透過我們媒體記者來呼籲我們的居民能夠善待這些阿嬤的東西，謝謝。

劉益昌：

基本上我想陳老師問的問題在台灣現階段還沒有形成，台灣的國家的國民形成一個共識說我們

要有以自己的土地發展出來一套史觀，目前我個人的感覺是還沒有，那日本人從明治維新開始西元一八六七年開始非常早，在一八八〇年代左右日本人就成立了東京人類學會，非常早就透過考古學、民俗學、及歷史學的研究，把日本這塊文字記錄也不算多的日本，建立了一套屬於自己國家的歷史，也就是日本許多很小的所謂的區域史，所以日本人在統治台灣的時候，曾經在台灣成立了所謂鄉土史的研究課題，所以我們瞭解在很多地區有所謂的鄉土史館，鄉土史的研究的一個中心，今天我看到大家提供的一個資料裡面有大家的雲林縣社區希望聯盟，我倒是覺得文化資產的保護從政府的立場來講，我們有一套文化資產保存法在那裡，那政府執不執行，現實上以現在內政部的人力我也能夠體諒，內政部不指定的考古遺址，他就不算是古蹟，可是其實大家都知道這個很弔詭的，對不對，梅林這個遺址剛剛發現怎麼可能已經就指定了呢？坪頂這個遺址剛剛發現怎麼可能就被指定了呢？除非我們內政部有先見之明，這絕對是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一定是一套程序，發現了以後經過一套評鑑過程以後把它放在雲林、中部、全台灣，他的位階如何我們就應該就文化資產保存法，我們給予何種位階的保護，這個是法裡面的，可是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講我個人六月份剛好到日本東京大學去了一趟，也到鄰近的幾個縣去做訪問，在東京都的文化財研究所也去做了訪問，讓我非常感動的是，日本人沒有一個懷疑自己這塊土地裡面所出土的東西跟自己的關係，可是台灣到目前為止還有大部份的人覺得這塊土地跟自己是不太相關的，所以，大家如何從民間出發來建立人跟土地之間的互動關係，文史工作者當然是從在地的歷史、在地的人類在這個地方開發跟活動的歷史，這個角度來出發，那至於像前幾期，由文建會所舉辦的地方人才培訓班，在座的笨港媽祖文教基金會的陶小

姐，她就是地方考古人才培訓班的第二期的老學員，老不是年紀，而是她的資歷，而基本上文建會就非常希望透過這些培訓班，培養出來對於考古遺址有基礎理解，或是對古蹟有基礎理解的學員來善盡做為地方上遺址保護的義工，那台灣的考古遺址保護並不困難，只要不受大型工程的危害，那遺址裡面的內涵大致就不會受到什麼樣的破壞，那遺址所在的環境，區位沒有什麼改變，對這個遺址來講，就是好的保存方式，那我自己覺得沒有一個很好的想法，我總是覺得應該是從地方出發，中央所給的法令只是基本的制約，跟中央所給的經濟或是省所給的經濟方面的支助，也只是我們去做這個工作從旁得來的力量，而真正的力量應該像埔里的當地文化工作者對於大馬磷跟水蛙窟這兩個遺址的積極投入跟保護，也就是，沒事他們就會去看看那個遺址有沒有被工程動到，給這些遺址去做一些身家調查跟記錄，我覺得這樣應該是一個比較好的辦法。

陳木杉：

非常感謝劉老師剛剛一些很好的解答，事實上我們不管將來是由我們縣政府民政局來主導，或是文化中心來主導，還是梅湖文化工作室來主導，還是雲科大來主導，我相信他總是跟在地所謂的社區的民眾分不開，我們希望，尤其是在地的梅湖文化工作室，我們願意以雲科大這邊雲林縣的一員就精神上、道義上，我們應該來支持，同時，我們希望儘速地，譬如說，縣政府或雲林縣文化中心來主導整個計畫，假設說現在公文已經送內政部了，如果說內政部有答覆了，那進一步縣政府這邊我們會召開協調會，我們都很樂意來配合，當然協調會完了以後政府會委託協調單位作一個後續的挖掘工作，說不定那個時候我們還要拜託劉老師來進一步給雲科大合作，來做進一步的挖掘工作，

研究跟挖掘的工作，就是中研院這邊的一個很重要的部門，但當挖掘出來以後要送給雲科大來籌設史前遺址博物館，就是我們的事情，可能是學校的一個重擔，我們願意，因為張校長他今天在教育部他有交代，很願意很希望將來這些考古挖掘的東西捐贈給雲科大來籌設史前遺址文化的博物館，我們這邊願意提供場地，譬如我們說圖書館的地下室有一千多坪或是我們圖書館上面的樓層，再怎麼說我們樓層都有一千多坪，這樣整個展示的空間有了，我們希望說相關的部會，譬如說中央部會補助多少？文建會、文化處、教育部補助多少等等相關部份配合來補助，或者是內政部相關單位來配合，我們會請劉老師來為我們指導，我相信這是一個很好的遠景，因為也是一個大家都應該關心，不是只有少數幾個人要關心，事實上，包括坪頂的遺址，如果一併的都依這樣的模式去挖掘去發現，我們也很樂意讓坪頂遺址等的這些東西拿到我們學校來展示，或是從博物館裡面分區，這一區是梅林的文化遺址區，再來是坪頂區或是崁頂區等等，其他尚未發現的，可能會後續發現的，我們都願意提供這樣的一個空間來展示，甚至我們學校也有設計學院，設計學員規劃了許多展示，一個展演空間，包括了很多的設計專業，都有老師跟學生可以積極的投入，以後結合到社區希望聯盟，跟我們在地的文史工作室，以及在座的各位媒體先進，以及很多文化先進的關心者，我相信一定會做得很好，那不曉得各位還有沒有問題？

顏尚文：

陳主任、劉老師還有在座的政府官員、在地的文史工作者、還有媒體的女士先生們，我是中原大學歷史研究所的副教授顏尚文，這一次的梅林遺址的出土文物記者會，我稍微有一點點因緣，梅

湖文化工作室的負責人潘是輝先生是我的學生，我們三年前參與梅山鄉的社區總體營造，那因為牽涉到總體營造，事實上對於土地的瞭解、對於族群聚落社區聚落與當地的信仰瞭解等等，我們都很關心，所以梅湖文化工作室在發現這個遺址的時候，我們也很害怕它被破壞，所以我們也先到中央研究院請一些考古組的技術人員幫我們鑑定之後，我們也做了一種保密，後來工程的進行是逼得要把它掀開來，那竟然梅林遺址發現了四千年的這樣一個文化，而且這樣的一個文化遺址，事實上可以透過歷史文獻發現他跟湖山岩的建造有關，湖山岩的碑裡面提到當時平埔族的業戶跟墾主之間的共同建造，所以這個跟整個事實上它不是一個考古文物而已，事實上它跟台灣的考古跟平埔族以及它跟漢人合作，都有很密切的關係，在地的文史工作室，事實上應該是最基礎的，因為他們的發現、他們的維護、他們的全力投入，那這些還需長官學界各方面給他們的支持，剛才劉老師也一直提到在地的文史工作者，他們不但能去發現它維護它，事實上他們也會經由瞭解地底下的他們的社會結構，上面的文化資產、文化的根以及文化的過去未來、將來的展望，所以我希望說這個梅林史前遺址既然發現的話，我希望能產官學界、中正大學或雲林科技大學都能夠互相的來瞭解，那大家都盡一份自己的心力，但是很重要的地方文史工作者，像這邊的雲林社區希望聯盟，斗六門或他里霧或是梅湖文史工作室，他們真正的能夠在那個地方維護、調查、瞭解，我也希望所有對於梅林史前遺址的研究，希望在地的文化工作者，可以給他們多一點鼓勵、多一點參與的機會，因為他們真正能夠在那邊維護、在那邊生根。謝謝！

陳木杉：

非常謝謝顏教授的一些高見，事實上包括本校以及中正大學事實上很多都開始走出象牙塔、開始關心地方，關心社區跟社區結合跟社區的營造跟社區的文化全部結合，所以我相信從媒體裡面我們也看到很多顏教授在嘉義縣的一些社區總體營造的努力，非常有成效，所以今後本校文化資產所願意跟我們中部六縣市，我們先鎖定中部六縣，譬如說有關的大專院校以及文史工作室，還有相關的很多關心文化工作的先進，我們把他先給結合起來，因為我們這一個是有非常多地緣的關係，我們先關心我們週遭的地緣關係，但是我們的專業不足，我們就請中研院來協助我們，我們非常高興，因為我們研究所成立以後，我相信他應該要跟地方結合，而不是跟地方脫離的，那是不對的，所以我們也獲得藝術學院的一位傳統藝術研究所的林保堯教授，他也非常的支持我們研究所的成立，因為他們也要在台北規劃成立一個台南藝術研究所，裡面分出來的一個文化資產研究所，我們相信這一個都可以一直擴散，台南藝術學院也成立古物研究所，在高雄的樹德技術學院馬上要成立一個古蹟修護學系，二技的，這是我前不久去參與審查，我們也都非常支持，我們希望把他修正為文化資產保存學系，或是文化資產維修學系，二年制的技術學系，那麼慢慢的會有很多學校一直擴散，最後結成一個所謂的聯盟，文化資產就是不分東西南北或者是北中南或是東部西部，我相信大家的投入、關心，可以獲得很大的迴響，我們今天非常的感謝，因為時間的關係，是不是最後請劉老師為我們做一個總結，接著大家就往地下餐廳移動，因為剛好時間也差不多了，學校準備一個便餐，請大家在座的先進，如果不嫌棄的話，我們就往地下室移動，我們最後留個三到五分鐘請劉老師做個總結。

謝謝！

劉益昌：

謝謝主持人，其實我沒有什麼話好講，從一九七九年芝山岩遺址的搶救活動，一九八〇年的卑南遺址的搶救活動，然後到一九九〇年代的前後，我自己做十三行遺址的搶救活動，然後是最近剛剛楊小姐講的，我在做丸山遺址的搶救活動，從今年的農曆年初五、國曆二月一號到現在，我的工作團隊還在宜蘭的丸山遺址，我自己是非常感慨的，假若所有的考古遺址都一直以搶救的心態來處理的話，我們就沒有機會很安心的坐下來，然後真正認真思考，考古遺址在台灣這個考古遺址或是那個考古遺址在台灣整個人類活動史裡面階位的問題，基本上做為一個考古學者，我常常覺得每一個考古遺址，好像台灣人類活動歷史裡面這個房子裡面的一塊傳頭，假設我們把這個磚頭拿掉的越多，這個房子不但蓋不起來而且不成個樣子，所以對於任何一個遺址的保護，我想對考古學者來講都非常重要的，我想這二十年以來，我自己一直在做考古遺址的搶救工作，而荒廢了自己對於真正的學術工作，我也覺得非常的慚愧，但是很可惜的我告訴各位，台灣的考古學家非常之少，全台灣的研究中心掛名的考古家二百多個，全台灣職業的考古家不到二十個，所以，如何在大學或者在地方培養出具有在地意識的考古工作者，我想是大家所需要共同思考，而且共同努力的，要不然就真的會像陳南榮老師所說的，我像是一個機器怪獸一樣，昨天還在宜蘭，今天在雲林，然後明天您們將會不知道我跑到那裡去，那這樣的話永遠就會只是一兩個人在那邊轉來轉去的，是不能夠讓文化

在地方生根的，我很期盼雲嘉地區能夠走出做為台灣文化沙漠的陰影，而建立屬於自己一套的人類活動史，謝謝大家。

陳木杉：

非常謝謝劉老師這樣的一個很扼要，而且精簡的總結，事實上他談到最後一個部份，我願意做一分鐘的補充，我們將來可以請劉老師為我們研究所來辦學分班推廣班，這樣短期的研究班，我們也可以報教育部來辦這樣的一個班，積極的培養考古的人才跟文物保存科技的人才，我們有這樣的一個計畫，我在這個地方，也把這樣的訊息來跟各位宣布，甚至那我非常感謝劉教授將來他務必鼎力相助來支持，甚至跟地方上的文史工作室地方上有歷史系所的大學，來合作來辦這些班，請劉老師來指導，我們今天非常感謝，再度以熱烈的掌聲來感謝劉老師以及相關單位的蒞臨。謝謝！

附記：本文由劉明俊先生錄音拍照、吳秉純小姐謄稿整理。

梅林史前遺址出土文物記者會

主辦單位：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研究所籌備處



在雲林科技大學國際會議廳舉行梅林史前遺址
記者會會場



劉益昌在雲科大圖書館一樓的展覽室解說梅林
遺址出土文物



劉益昌講解梅林遺址史前文物的內涵



劉益昌到梅林遺址現場勘查並跟媒體記者解說
梅林遺址的重要及內涵

柒、由北港諺語探討北港的地名與歷史

雲林縣建國國中教師 許士能

諺語是人類語言的精粹之一，它常能簡要貼切地描述人類的生活行為，乃至鮮活地描述人類對自然現象的觀察。這些諺語，字字珠璣，堪稱人類的智慧結晶。諺語同時也是一種民間文學，是人類代代層遞下來的集體創作，是不容易找到它的原作者。

諺語不但不容易知道它的原作者，通常也不容易知道它的創作年代，唯有關於歷史沿革的諺語，尚可透過歷史文獻，用比對爬梳的功夫來判斷該諺語產生的年代以及歷史背景。例如「林道乾鑄銃打自己」是明末清初時產生的諺語；「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是清中葉以後產生的臺灣諺語；「第一憨（傻）種甘蔗給會社磅」當然是日據時期的臺灣諺語。

諺語說：「一鄉一俗」，北港舊稱「笨港」，是個古鎮，自有它特有的風格；也自有它特有的諺語。

風俗會隨時代腳步不斷改變，諺語也會改變，如果沒有留下文字記錄，大都難逃湮沒無存的命運。時代在變，這個時代的諺語，在中國大陸改稱為「順口溜」；在臺灣則稱為「流行語」。這個時代的諺語，既然屬於流行，它的壽命更短，等流行過了，大多數人，便也把它忘了。

近數十年來，北港的地方特色日漸淡薄，諺語流失的情形十分嚴重，地方上似乎很少再產生具有地方特色的諺語？茲將歷年來採集所得的北港諺語，選擇其中十數則，試作解讀。

壹、一府二笨

一由「一府二笨」到「一府二鹿三艋舺」

一府就是今天的臺南，俗稱「府城」或稱「臺郡」「臺江」：：等。在臺灣四百年文字史上，前三百年，府城一直是臺灣的政治、經濟中心，自然產生不少以「府城」為軸心的諺語。

二笨指的是今天的北港鎮和對岸的南港村、板頭村。笨港在乾隆年間以前，和府城、安平同屬漢人拓臺的重要口岸，笨港的繁榮曾經僅次於府城和安平，因此便有「一府二笨」這句諺語的產生。可是大家最熟知的諺語卻是「一府二鹿三艋舺」，便懷疑「一府二笨」的真實性。透過文獻的比對，我們可以推知笨港曾經有過那麼一段「一府二笨」的輝煌歲月。

「一府二笨」這句諺語出現的時間應比「一府二鹿三艋舺」還早。

清朝在臺灣的發展，大抵由府城向北發展。剛據臺時，周鍾瑄負責編撰的諸羅縣志（康熙五十六年，西元一七一七）對笨港、鹿港、艋舺三地分別作如下的記載：

（一）「笨港：商船輳集，載五穀貨物。」

「笨港街：商賈輳集，臺屬近海市鎮，此為最大。」

（二）「鹿仔港：商船到此，載脂麻、粟、豆。」

坊里部分僅有馬芝遴社，尚未有鹿港街的記載，咸認當時的馬芝遴社，就是今天的鹿港。滿清剛據臺時，今天的鹿港一帶仍屬於番社，漢人人數仍不多。

(三) 艋舺：康熙年間諸羅縣志尚未見艋舺一地的文字記載。

隔了五十七年，乾隆三十九年，西元一七七四年，余文儀主修的「續修臺灣府志」對這三個地方的記載如下：

(一) 笨港：在縣治西三十里；由三疊溪分入。

笨港街：距縣三十里。南屬打貓保，北屬大棟榔保。港分南北，中隔一溪，日南街，日北街；舟車輻輳，百貨駢闐，俗稱小臺灣。

(二) 鹿仔港：在縣治西十五里。港口有水棚，可容六、七十人，冬日，捕取烏魚；商船到此，載芝麻、粟、豆。

鹿仔港街：在鹿仔港，距縣四十五里。水陸輻輳米穀聚處。

(三) 艋舺：山川篇僅記有「淡水港：內有大澳，分為二港。」艋舺的地名亦尚未出現在這本方志上的港口篇。

街市篇則已簡單地記有「艋舺渡頭街在廳治（今新竹）北一百一十五里。

由上列二本早期的方志，我們得知笨港在康熙年號稱「近海市鎮，此為最大。」在乾隆則記為「小臺灣」。可見在臺灣中北部尚未繁榮以前，笨港的重要性確實超越鹿港和艋舺。

鹿港在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年）獲准與泉州蚶江對渡，鹿港從此快速繁榮，「一府二鹿

」的諺語，在嘉慶年以後便漸取代了流傳近百年的「一麻二笨」。

嘉慶、道光年間，北臺灣也逐漸繁榮，艋舺位於大科崁溪和新店溪的交會口，地理條件非常優越。到了咸豐、同治年間，西洋列強入侵，藉茶葉等的輸出，艋舺等北部口岸快速興起，艋舺遂與府城、鹿港形成鼎立局面，北港河道淤積、離海日遠，北港退為次要港口。「一府二鹿三艋舺」的俗諺便取代了「一府二笨」和「一府二鹿」這二句俗諺。

日本人佔領臺灣前後（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〇年），港海港口大量漢人返回福建，尤以商人居多。因此鹿港人口由傳聞中的十萬人減至二萬人。

北港更因蚵仔街（今仁和路）大火，受創更深，以至於人口由四萬多（見雲林採訪冊）驟降至六千多。但以此六千多人口，北港在當時依然是臺灣人口排行第十二多的街市。

日據末期臺北帝大地理教授富田芳郎（光復回日本，任教於仙臺市東北大學）寫有「臺灣街之研究」，將北港街之研究列於第一位。

三百年來北港朝天宮的眾多信徒，附近出土的歷史文物，牛墟、花生與麻油特產市場，朝天宮所收藏之文物，都可做為北港昔日曾經一度繁榮的見證。

今天的臺南是光緒十三年建省後才稱為臺南。在這之前，所謂臺南是指府城以南的鳳山縣（今高雄、屏東）一帶。

二、「北港即笨港」或「北港即福爾摩沙」

「北港」這一地名在中國文獻上出現得比笨港還早，在明末「北港」一詞通常泛指整個臺灣（

見附圖一)，「北港」和「福爾摩沙」、「臺員」三個地名通常指的是同一個地方；因此在荷蘭人所留下的古地圖上，有些就標明「北港即福爾摩沙」。（見附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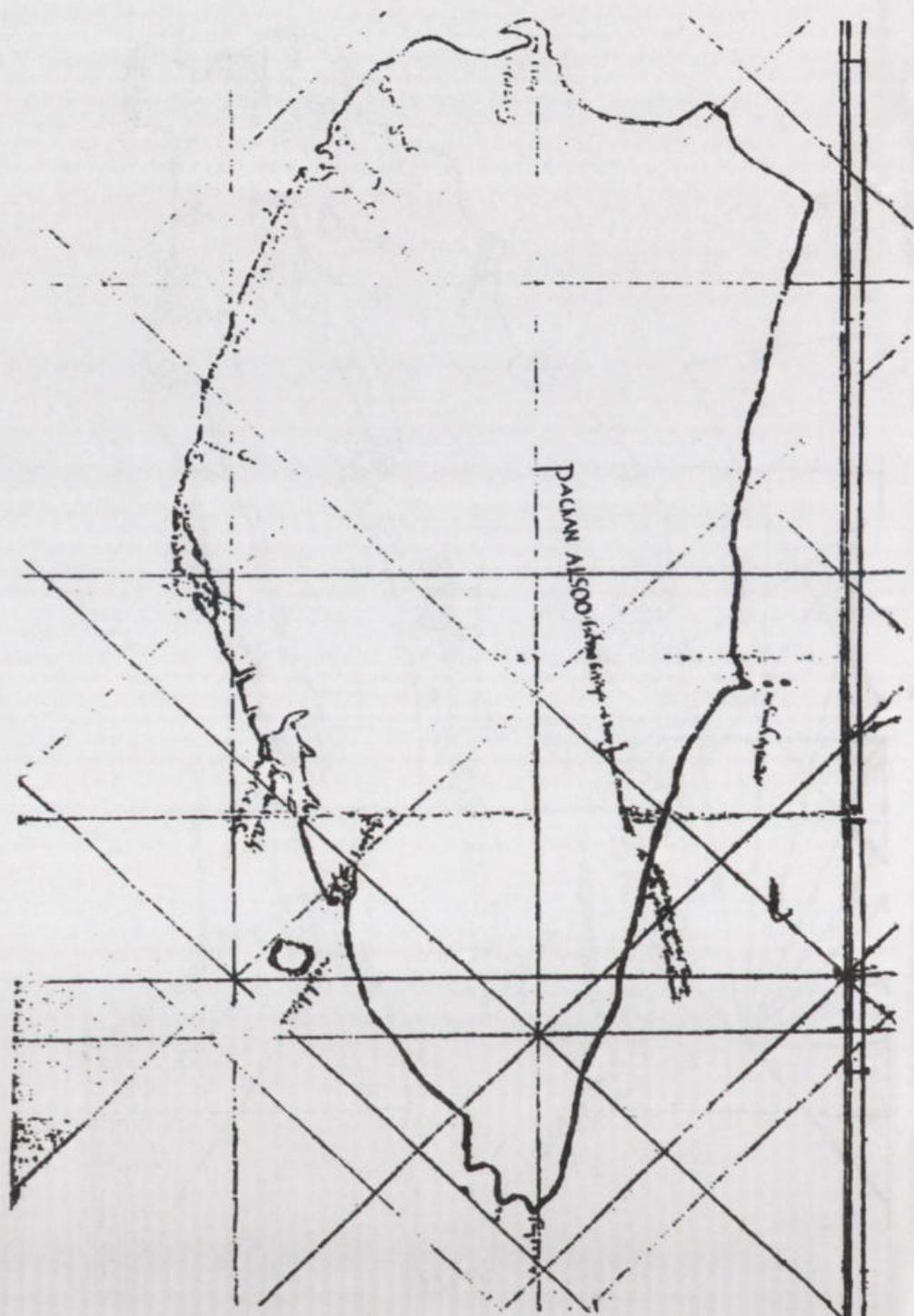
在荷蘭人的古地圖除了指「北港即福爾摩沙」外，「笨港」這一地名也已經出現在臺灣中部「華武壘社與魷港」之間（華武壘在今虎尾附近；魷港在今布袋附近）。從這些古地圖，我們可以讀出「笨港」就是今天的北港附近一帶。洪敏麟教授稱之為「北港即築在（笨港）最大塊殘存遺跡上。」

廣義的笨港包括了今天的北港、南港、板頭厝等地。南港在嘉慶年間水災後，即日漸衰退為一個一般村落；板頭厝也一直只是鄉村，如果曾經有過繁榮，那麼歷史文獻上應會留有「板頭街」或「板頭厝街」的記載。事實上板頭厝一直被稱為「板頭厝莊」，並未因為駐有笨港縣丞而繁榮成街的蛛絲馬跡可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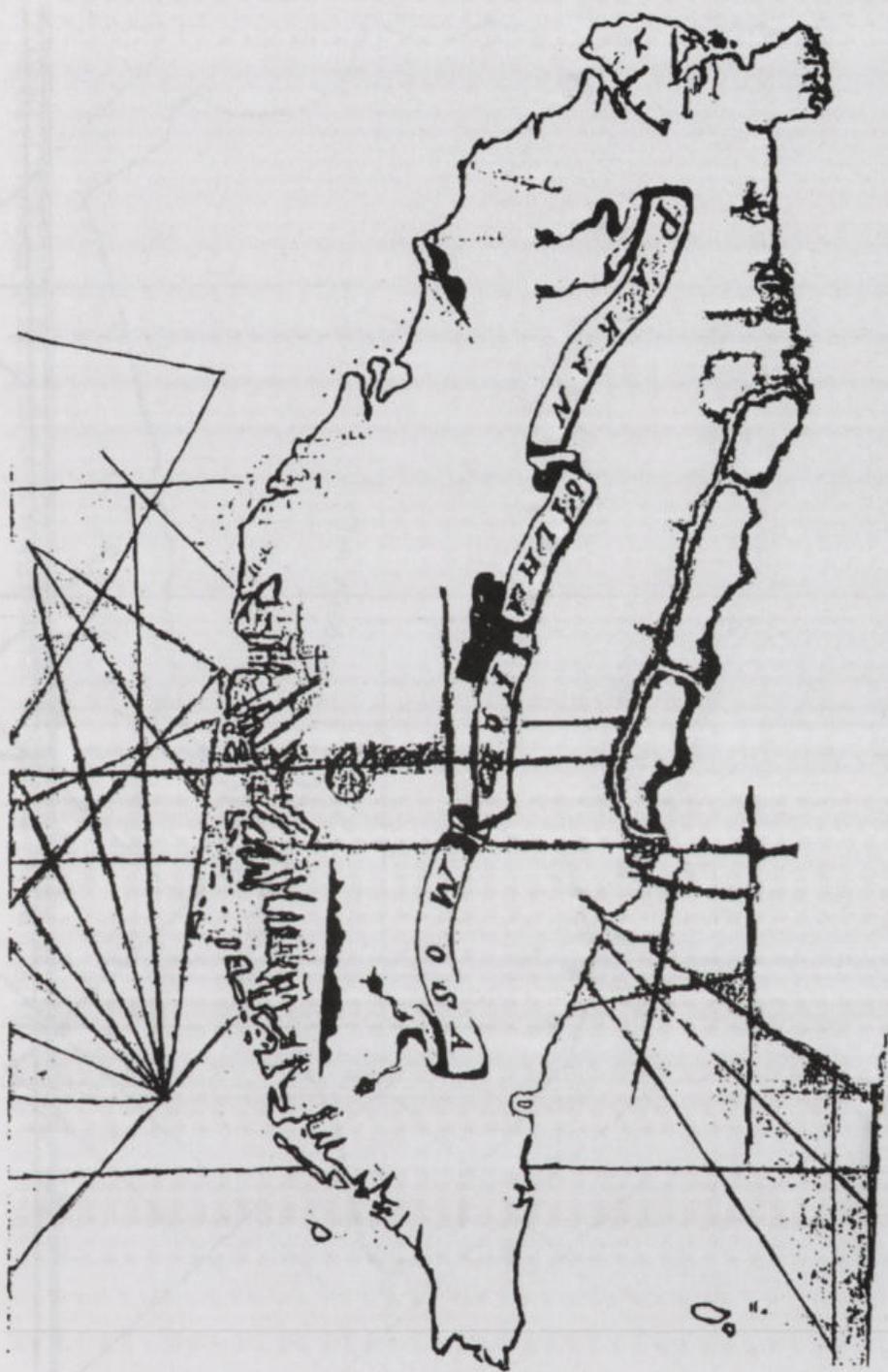
新港原稱「麻園寮」，雖然笨港地區嘉慶年間的水災，造成部分居民遷居於此，因而改稱「新南港街」。但今天，我們已看不出「舊南港」和「新南港」居民有何「血緣」關係。嘉慶年間同時有不少舊南港居民遷往笨北港，建立新街，這個新街就是一般所稱的「姓許街」，也就是今天大同路東北邊，博愛路以東一帶，這裡大部分居民，族譜上尚清楚地告訴他（她）們來自舊南港。傳說來自舊南港的新南港居民，則尚未見披露這方面的證據。

至於「北港即笨港」則有太多的證據，茲擇要舉證如下：

(一)「清光緒皇帝實錄」：



附圖一 一六二五年荷蘭人所畫的臺灣，原稱「北港圖」，「北港」也是臺灣古地名之一。這張一六二五年荷蘭人所畫的臺灣島圖即稱為「北港圖」現保存於荷蘭海牙國立檔案館。



附圖二 約一六六二年荷蘭人所畫的「臺灣海圖」，臺灣島上標有「北港即福爾摩沙」，現保存於荷蘭海牙國立檔案館。

光緒十三年春二月乙亥。以神靈顯應，頒福建臺灣嘉義縣城隍扁額「臺洋顯佑」：：天后宮扁額曰「慈雲灑潤」。

「慈雲灑潤」一匾現掛於北港朝天宮；清光緒二十年雲林採訪冊亦記載此匾掛於北港朝天宮的緣由。這則記錄未寫出那裡的天后宮，下一則就有寫明。

(二)「清光緒皇帝起居注」：（第一五五六四頁）

光緒十三年春二月乙亥。

「諭旨劉銘傳奏神靈顯應懇頒扁額一摺福建嘉義縣城隍廟龍神廟及笨港

天后宮均著靈應上年該縣地方自春徂夏雨澤愆期田禾枯槁經該官紳詣廟虔禱甘霖立沛歲獲有秋實深寅感著南書房翰林恭書扁額各一方交劉銘傳祇領飭屬分詣懸掛以答神庥」

二相印證，可知北港即笨港，北港朝天宮即是笨港天后宮。

(三)光緒十七年臺南知府唐贊袞在他所著的「臺陽見聞錄」也記載「笨港劃歸雲林」。

(四)光緒二十年雲林縣訓導倪贊元所撰的「雲林採訪冊」也記載「北港即笨港」

(五)由民國初年連橫先生所著的臺灣通史則記稱：「按北港：：即古之笨港。」

由以上五條古文獻，可以證知；今天的北港即古之笨港。過去曾有人推說「無誌可稽」，而胡亂拿地當作笨港看待，有以上那些古文獻，這一類的錯誤，應可修正。

貳、北港種芋

滿清統治臺灣二百十二年，在一般清朝官員的眼中，仍是一個多事之地，認為「臺灣乃海外孤懸之地，易為奸宄逋逃之藪，故不宜廣闢土地以聚居。」統治之初即頒了渡臺禁令。這些措施，前者留下「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俗諺。後者為黑水溝憑添許多冤魂，留下了一些諺語，如「三生六死一回頭」。

總之，滿清統治臺灣時，大部分渡臺者都是違犯禁令的偷渡者。

「北港種芋」便是由那些令人心酸的諺語衍生而來的俗語。描寫先民渡海來臺，在沿海沼澤地帶遇害的慘狀。

先民來臺，除了官府的緝捕和海峽的風浪，黑水溝的伏流外，尚要面對陌生環境的考驗，尤其是匪徒有意的陷害。這些悲慘的遭遇和不同的風險，都被按上一個俗稱：

(一) 灌水：「內地窮民在臺營生者數十萬，囊鮮積餘，旋歸無日，其父母妻子俯仰之資，急欲就養，格於例禁，群賄船戶，冒頂水手姓名上船的，名曰：『灌水』。」

(二) 放生：更有人蛇集團串通匪徒，用濕漏的小船載客，數百人擠入狹隘的船艙中，將艙蓋封釘，令渡海船客不能上下船艙，趁黑夜出海，如遇大風大浪，盡入魚腹。僥倖到岸，唯恐被發現，遇有沙汕，急忙將偷渡者騙離下船，稱之為：「放生」。

(三) 種芋：最惡劣的老闆，竟然在離岸尚遠的沙汕便將偷渡者急忙趕下船，任令偷渡者涉水；在茫

茫海岸自尋生路。每有偷渡者行至水深處，全身陷入泥淖，稱之為「種芋」。

笨港（北港）成為先民渡海來臺的主要港口之一，其原因可能有四：

(一)由澎湖來臺，選擇笨港或其外港登陸，距離最近。（諸羅縣誌，海道篇即記稱「笨港與澎湖遙對」）。

(二)笨港一帶沙汕密布，水道迂迴複雜，有利偷渡者躲避官兵緝捕。

(三)笨港並非正式渡口，官兵緝捕較為鬆懈。

(四)笨港早期是大員（今安平、臺南）以外的大聚落，便於移民暫作棲息之地，等熟悉臺灣風土人情，再作打算。

「芋仔」是臺灣原住民最主要的本土糧食，其中水芋產自泥淖沼澤。先民涉水登岸，深陷海泥中，在泥淖中僅見其頭部掙扎不已，其樣子好像水芋在泥中冒出其莖。如遭不幸，偷渡者整個人沒入泥中，便成了異域孤魂，成為「好兄弟」了。

「北港種芋」衍生自「種芋」一詞而來，描寫先民來臺，在泥淖中掙扎的慘狀，十分生動，箇中辛酸，正合了：聞者為沾襟：這詩句了。

參、「北港媽祖，興外鄉」（或北港媽祖蔭外方）

笨港會在臺灣歷史上佔有一頁；會有那麼一些地方爭著想當「笨港」，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笨港有座香火極盛的媽祖廟。因而產生了一系列和「北港（笨港）媽祖」有關的諺語。

北港媽祖在清朝康熙三十三年，由福建的樹壁和尚，奉請一尊湄州媽祖前來笨港，康熙三十九年笨港與外九莊居民合建天妃廟（見諸羅縣誌）。外九莊最遠到達今天的鹽水、朴子和太保市的南新村，可見這座媽祖廟一開始就有較大的信仰圈，不屬於一般的角頭廟。樹壁和尚之後，僧統綿延不斷二百餘年，在二、三百年前一座世俗廟能長期供奉師父，是不簡單的。北港朝天宮三百年來由佛教臨濟宗師父負責管理（近代只管祭祀），這種傳統在臺灣是唯一的特例，相當難能可貴。清朝他地所建較大的媽祖廟，大都會由佛教師父管理，後來卻都中輟，今日的信徒大都以道教科儀來奉祀媽祖，與清朝媽祖信仰的面貌大大不同。

蔡相輝博士認為北港媽祖香火如此鼎盛可能有數因：

一、就歷史而言，北港地區是漢人開發較早地區之一，朝天宮是清朝臺灣民建媽祖廟歷史較久者，可謂根基深厚。

二、就地理環境而言，北港在清朝為臺灣北路要港。笨港為臺灣南北來往海線的中間要站，往來臺澎亦有以笨港為候風港者，故清朝早期，笨港為交通重鎮，出入人口多，各村莊如欲奉祀媽祖，從北港分靈頗為方便。

三、就政治背景言，北港偏離政治中心，宗教活動較不易引起執政者疑忌。

四、就經濟背景言，北港地區在康熙年間即已商賈輳集，為臺屬近海最大市鎮，各地香客來此地進香，兼可進行貿易或學習買賣，有利經濟發展。

林衡道教授生前也說過：「笨港的朝天宮在臺灣五百多座媽祖廟裏，擁有最多信徒，海外亦有

之；而臺灣的媽祖廟裡也有四分之一自認是從北港朝天宮分靈，分香建廟的。」（見中央月刊八十四年四月號）

朝天宮的香火傳遍臺灣應是道光至咸豐年間的事，當時的文人留下一些詩文可以作為佐證。

(一)清道光年臺南海東書院山長施瓊芳進士詩曰：

「北港靈詞冠闔臺。」

(二)清道光年間臺灣府學教諭劉家謀撰有「北港進香」詞，附注「：：進香北港天后宮者，不下數千人，謂之香腳，往來盜不敢劫：：。」

(三)清咸豐二年臺灣道臺徐宗幹在他的「壬癸後記」記稱：「壬子三月二十三日，臺人循舊俗，迎嘉邑北港廟中神像至郡城廟供奉，並巡歷城廂內外而回。」

(四)清同治四年舉人吳子光（曾任丘逢甲的老師）在他的「一肚皮集」記稱「廟以嘉義北港為最赫每歲二月南北兩路人絡繹如織齊詣北港進香。」

在以上這些背景下，於是產生了一「北港媽祖應外方」這句諺語，自道光年以來又衍生許多相關的諺語，如：

「北港媽祖，鯤鯨王爺」「北港關渡媽，南有北港媽」「北港興，土庫定」、「北港媽祖，新港老虎」、「第一北港媽，第二鯤鯨王，第三大道公，第四郭聖王」等散見於各種談論諺語或民俗的文獻中。

肆、北港廟壁——畫仙

一座寺廟香火鼎盛，而且能維持這麼長久，原因不外天時、地利、人和。其中人和，包含了主事者的用心經營，廟的管理、營建乃至器物都不可輕忽。

走一趟朝天宮，可發現其規制都甚有來歷，不知不覺也流傳不少諺語。例如「北港廟壁——畫仙」、「北港銅鐘——大空」、「北港廟壁——朴仔腳香爐」、「北港香爐」……等。僅解讀如下：

一、「北港廟壁——畫仙」

這是一句歇後語。畫仙，臺語又讀作「話仙」，意指閒聊。

這句諺語，肇因於北港朝天宮由於香火鼎盛，廟壁很容易被遶繞的香火熏黑，因此每年必須「清點」；每隔數年即須重新粉刷，油漆一次，每隔數十年就有一次大翻修與整建。每次重新油漆，必請名師參與，留下他們的傑作。

北港朝天宮歷年的整修大都十分講究，留下不少名家的傑作，許多匠師也以參加北港朝天宮的修建為榮。林衡道教授生前在為「北港朝天宮志」所作的序文裡說：「北港朝天宮實不愧為臺灣藝術文化匯萃之殿」又說：「……遍訪全臺各寺廟，獨於北港朝天宮之史蹟文物，常感終日留連忘返。」

北港廟壁常令藝術愛好者，駐足再三，不忍離去，因此產生了「北港廟壁——畫仙」這句諺語，不過它的真正含意，是指有人閒著沒事，卻愛閒聊，只因北港朝天宮的牆壁確有可觀，因此才被借

用了。

二、「北港銅鐘——大空」

北港朝天宮現存的梵鐘有三，一為咸豐十一年（西元一八六一年）廈門隆豐鑄謝之物，現已不再使用，列為典藏之物。另一為道光十七年太子太保王得祿敬獻，現懸掛於正殿。第三個梵鐘置於六十年代新建的鐘樓裡，不得其祥。「北港銅鐘」指的應是王得祿所獻的梵鐘，聲音宏亮，遠傳數里。不過它的真正含意，仍是戲謔的，是在指一個人瘋瘋顛顛，做事不怎麼正經。

三、「北港廟壁——朴子腳香爐」

朴子配天宮是嘉義縣境內文物最豐富的寺廟。清末至日據時代，朴子是嘉義縣轄下人口最多的街。民國十一年服務於蒜頭糖廠本島籍信徒獻給朴子配天宮。此一香爐耳長約二尺，朴子人暱稱它為「大耳香爐」，因此便有人將它與「北港廟壁」相提並論，意指配天宮的大耳香爐，足與北港朝天宮的廟壁，同享盛名，相互媲美，因此便有人將謔者訛誤為一句俏皮話，拿來譏笑容易聽信別人的傻瓜。

四北港香爐

這句諺語是去年流行最廣的諺語，但事實上在一九九七年以前，從沒有人記錄過這句諺語。假如有，那麼它的產生有幾個可能：

(一)民國初年，許多印有朝天宮的風景明信片，廟埕中央擺了一個過去臺灣民間寺廟少見的大香爐，戲謔者便借題發揮，創造了這句諺語。

(二)由「朴子腳香爐」這句諺語篡改成的。

(三)蔡相輝博士認為是由「北港媽祖人人拜」訛誤改成的。

(四)朝天宮正殿的「萬年香火爐」，是直徑約一尺半的大型貢末爐。每個信徒、香團等師父讀完疏文，師父便由萬年香火爐掬出香灰，移至香團的小貢末爐。有人對這個造型優美的「萬年香火爐」印象深刻，這句諺語於是產生。

伍、結語

諺語是俗文學的一環，即使有部分粗俗不堪，卻也為當時的某些現象，留給後人可供追查的線索，如能用心搜集、整理，正可彌補地方文獻史料不足的缺憾。諺語生動活潑的文字更可使歷史研究不再那麼枯燥無味。

陸、參考書目

1. 《諸羅縣志》周鍾瑄，康熙五十六年，省文獻會編印版。
2. 《緒修臺灣府志》余文儀，乾隆三十九年，省文獻會編印版。
3. 《雲林縣采訪冊》倪贊元，光緒二十年，省文獻會編印版。
4. 《清德宗起居注》故宮博物院，聯經出版社印行。
5. 《斯末信齋文編》徐宗幹，咸豐年間，臺銀叢刊。

6. 《臺陽見聞錄》唐贊袞，光緒十七年，臺銀叢刊。
7. 《一肚皮集》吳子光，光緒元年，臺灣史蹟研究中心。
8. 《臺灣通史》連橫。
9. 《臺灣通史》吳密察編撰，一九八七年，時報文化。
10. 《臺灣諺語》吳瀛濤，民國六十四年臺灣英文出版社。
11. 《臺灣金言玉語》莊永明，一九八七年，時報文化。
12. 《閩南語語體文文選》陳敏璜，民國八十四年，彰化社教館。
13. 《臺灣哲諺典》洪惟仁，一九九三年，臺語文摘。
14. 《林衡道談俚諺》林衡道，民國八十五年，中央月刊社。
15. 《北港朝天宮志》蔡相輝，民國七十八年，北港朝天宮。
16. 《北港諺語》許士能，民國八十年至八十七年，笨港雜誌及北港溪雜誌。
17. 《先民的足跡》許雪姬、吳密察合著，一九九一年，南天書局。
18. 《臺灣老地圖》瞿海良撰述，一九九七年，漢聲雜誌。

捌、大埤鄉三秀園的景觀及人文介紹

一九〇

雲林縣社區希望聯盟協進會組工組

他里霧文史工作室負責人

劉明俊

楔子——怡然自得的農村

大埤鄉素以生產酸菜聞名於全省，大埤酸菜的產量目前已佔全省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可以說提到酸菜就會想到大埤，提到大埤就會使人聯想到酸菜，因此大埤鄉有「酸菜王國」、「酸菜的故鄉」之美稱（圖一）。大家對大埤鄉的認識，除了酸菜文化以外，可能就是三級古蹟大德村的新街三山國王廟了，在此將為您介紹大埤鄉的另一勝蹟，雲林縣早期的私人園林——三秀園。

三秀園又稱張家花園，座落在大埤鄉怡然村，面積約三甲多地，以前有本地人將之號稱為台灣五大花園之一的美稱。三秀園內花木扶疏，綠意盎然，竹林環繞在園外四周，野雁水鳥嬉戲棲息其中，更有涼亭多處供人歇息駐足瀏覽。置身園內，拋棄塵囂瑣事，靜觀萬物，有如來到了世外桃源一般。春天園內百花齊放，蟲鳥齊鳴，有如少女充滿了青春的生命活力。秋天落葉翻紅堆積、池塘淤塞乾涸，假山亦被巨木覆蓋，更有一種淒美的感覺，因此一年四季來此觀賞園景，都會有不同的新感受。

怡然村位於大埤鄉的西南方，與嘉義縣溪口鄉交界，是一個典型的農村，行政區域上是將以前的舊庄、後壁店兩個部落合併而稱為怡然村，第一次聽到這個村名就讓人覺得這個村名實在很美、很吸引人。原來它是在光復後由居住村內的詩人也就是三秀園的主人張禎祥先生所命名，推敲其意境應當是取其「怡然自得」的意思。

達仁先生細說從頭

張達仁是創園詩人張禎祥先生的次子。張家以前是小地主，全盛時期約有土地100甲，當時張禎祥都是騎馬巡田、收租。國府來台後為了消滅地主勢力實行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張家雖然反對，但在威權統治之下也只是敢怒不敢言，因此張家土地幾乎盡數釋出，此項政策執行時也有很多貪污弊病發生，當時有流行所謂「三七五酒家」之說。張家為了多保留一些祖先的土地，也都想盡辦法，例如說，1953年1月政府公告之「耕者有其田」，按照當時的規定，地主只能留有三甲田地，六甲旱地，因此張家兄弟姊妹便以人頭方式去繼承保留張家的土地。而張家現仍留有三七五地租契約，故至今尚可討回一、二甲的三七五土地。

達仁自承小時候沒吃過苦，但是也都要幫忙家務，例如向佃戶抽租，每當稻子收割時，佃戶會來通知地主要去「分穀子」。張達仁說：記得光復當時都是地主、佃農對半分穀，打下來（以前都用打穀機）的穀子分成二擔，放在稻田旁邊讓地主挑選要哪一擔，地主要的那一擔就在上面插旗做記號（通常用稻桿插上就知道是地主要的），隨後佃農就會把穀子送去地主家。以前台灣的氣候，

一入秋冬季節就非常嚴寒，分穀子時都是一大早二、三點就起床出門，披著大衣去田地，還要用稻草烤火取暖，才能靈活工作。以前所穿的大衣很厚重，日出後天氣轉熱，割稻班脫下來的大衣竟然重得挑不回去。

民國六十一年禎祥先生過世後張達仁與兄長張達聰（民二十二年生）分產，達仁先生自認為祖產三秀園的維護若非有龐大的資本實屬不易，便將三秀園的繼承權讓給在日本行醫的哥哥，自己則繼承其他的田產及園外魚池（三分九厘多）一座，本來該魚池用來養魚，後來因為淡水魚的經濟價值不高而將之閒置，閒置的魚池與三秀園搭配成一幅優美的田野景觀，外來的遊客至此都會在池畔護欄欣賞風景，也有人至此攝影寫生，捕捉白鷺點點的優雅景緻。由於魚池閒置不用課稅，所以才能一直保存到現在，而成為三秀園景觀的一部份。民國六十二年達仁先生便在現居地（怡然村怡美路）蓋房子，並建造庭園魚池，于民國六十三年時搬出三秀園張宅定居於此，由於自己的興趣，園內花草樹木都是自己親手整理，石桌椅及其他庭園造景，也都親自設計，而不假他人。由於一位警衛朋友的介紹，達仁於民國六十七年開始從事養豬事業，從養兩頭豬開始，全盛時期最多養一二〇〇頭，並在魚池中養吳郭魚，早先都將豬糞放流到魚池中餵魚，光是豬糞並不够，需另外再投入飼料餵魚，池內氧氣不足時魚會浮出水面吸氣，因此裝設打氣機並自備發電機以防停電。魚池水溫若低於七度吳郭魚會死掉，台灣以前冬天時氣溫很低，為防寒害，都會抽取地下水注入池中以提高水溫（聽說沿海魚塭都用鐵桶裡面燒木炭投入池中讓魚取暖）。

經過了三次的走訪，很感謝達仁先生每回都熱誠的接待，在其寓所小敘後前往三秀園，請達仁

先生為我們詳細介紹三秀園的造景及其景觀的含意。適巧遇上從台南回來的張家大姊碧霞以及碧和奶奶，碧霞奶奶今年八十歲，日本時代的台南女中畢業，身體仍相當硬朗，或許是個性開朗的關係，完全看不出來已是八十歲高齡。碧霞奶奶說當地人稱三秀園為「三間仔」是因為以前張家長工很多，而張家放置農具的倉庫有三間房，長工們要取用農具時就隨口說：去「三間仔」拿啦！久了變成習慣，「三間仔」成了張家花園的別稱，整個村子的人就都這麼稱呼了。

創園詩人——張禎祥

三秀園的創建人張禎祥先生（圖三），世居怡然村的後壁店部落，出生於日治時代初期，於民國六十一年仙逝，享年七十七歲。先生幼時飽讀漢文詩書，擅長做詩下棋，是一位田園詩人，平時喜歡騎馬、射箭和打網球，達仁先生記得小時候家裡養馬最多曾養到三隻。禎祥先生與早期雲嘉地區的詩人如吳景箕、黃傳心等多有往來，詩詞上的造詣也與之齊名。本村有一座開山大帝廟（圖二），供奉春秋戰國時代的忠臣介子推，村人們稱之為「伯爺公」，張達仁與父親對廟裡的公共事務都相當熱心，民國六十年開山大帝廟改建時也都自動出錢出力，熱心捐輸。張禎祥更是苦思創作，為開山大帝廟內的樑柱寫對聯，對聯完成後由黃傳心親筆題字，對聯如下：

殿內側柱

開山遂復國英名傳遍中外

大帝不居功清譽長流古今

殿內中柱

開國論功割股啖君不言祿

山祠紀節禁煙成典永流芳

當時張禎祥對聯做好後即刻命達仁先生送去給黃傳心寫字，字寫好後拿回來再命張達仁描過一遍後再拿去給人家刻字。為何不把原稿拿去給雕刻師傅刻字呢？因為怕雕刻師傅若不懂書法，會把字體的神韻刻壞了，以前就曾經發生過這種事，所以禎祥先生特別小心交代。

台灣光復之初，百廢待舉，當時張禎祥先生被推舉為大埤鄉第一任鄉長。達仁先生回憶說：記得小時候家裡來了很多客人，聽說是拜託父親去當鄉長，那些人來了很多次都被父親婉拒。有天晚上那批人又來了，共帶了鄉長的印信來家裡跟父親談了很久，離去時將印信丟在桌上就走了，隔沒幾天父親就去上任當鄉長了，記得父親當時還是騎著馬去大埤鄉公所「走馬上任」。因此父親會去當鄉長也是被半強迫式的，並非父親所願。當鄉長與父親淡泊名利的文人個性相違背，實在是志趣不合，於是倦然有歸與之情，因此在上任一個多月後便辭去了鄉長的職務，回歸田野隱士的生活。張禎祥先生這種辭官的作為，正與陶淵明任官彭澤令八十餘日，不願為五斗米折腰而自免去職一樣，志趣高潔，識時歸隱，古今呼應。

三秀園的創藝巧思

三秀園在張禎祥先生的父親在世時代，只是一個小花園。十多歲時禎祥先生的父親便過世了，

張家以前是地方上的小地主，遺留了近百甲的土地，由於禎祥先生喜愛山水田園生活，因此於日治時代便撥出約三甲地來擴建三秀園，開闢水塘、建造假山，園內遍植奇花異草如竹林、果樹、檳榔、鐵樹、桂花、杜鵑……等等不勝枚舉。「三秀園」名稱的由來，達仁先生的大哥達聰曾聽父親說過，早期三秀園內常常會有野生的靈芝出現，而靈芝的別名就叫「三秀」，因此禎祥先生便之命名為三秀園。張禎祥先生是一位飽學的詩人，三秀園的命名尚有此典故，若不經其本人傳述解說，我生後輩真的很難體會其中的含意，相信三秀園內的每一景一物，一草一木都會有其特殊的含意與詩意，只恨斯人日已遠，已無從追問矣！

一入三秀園的大門，便可看到左手邊的水池，一直延伸到三秀園的最內部荷花池。在這縱向的水塘中心部份，又橫開了一條水渠，渠上建造了一座水泥，因此，整座池塘便呈現出一「丁」字形，這便是造型獨特的（丁字池）。丁字池是在張達仁先生出生之前所開鑿。張禎祥先生希望藉此能使張家人丁旺盛；困然不負張先生所望，張家終於有了兩位男孩，張達聰、張達仁兩位兄弟繼承衣鉢。

文風承祖澤，和氣振家聲的文人家庭

張家的老宅就在三秀園的入口側，這棟合院正身建築已有六十七年之久，整棟為檜木所建，至今仍相當堅固（圖六），門上有一副對聯是張禎祥先生的遺作，達仁先生書寫後於過年時貼上的，由於近年來旅居日本的園主張達聰對詩詞書法很有興趣，且頗有研究，特別交代家人要拍照寄去日本給達聰看。門上對聯如下：

和氣振家聲淡蕩春風松竹茂

文風承祖澤連綿世代桂蘭芳

張家的十六世祖張建廷是前清貢生，因此張家可謂是文人世家，由對聯中就可感受到張禎祥先生特別強調「和氣振家聲」與「文風承祖澤」世代綿延的家訓。起先禎祥先生都在正身客廳接待賓客，後來感到空間不夠用才又建造左護龍的客室，來接待客人。

正身廳內的布置是簡單的神明廳，左右廳上及樑柱上都有張禎祥先生的詩詞書法，右牆上端掛著張達聰先生於昭和四十五年（一九七〇）獲取日本新潟大學醫學博士的學位證書，左邊牆上則掛著其夫人同樣是新潟大學醫學博士的學位證書。右牆上並掛著兩幅達聰先生所寫的書法，其一是達聰將赴日留學時其父所做的叮嚀訓示詩，其文如下：

己亥麥秋望曉晴，聰兒負笈赴東瀛。

駟頭相送叮嚀訓，珍重前途萬里程。

深造同欣遂遠行，休妨心得別懷縈。

漫云須歷光陰久，大器原來是晚成。

得攜學費未充盈，留學生兼苦學生。

所幸耐勞身壯健，還鄉衣錦有餘榮。

達聰兒於乙亥麥秋望朝將去日本留學賦此以示

父 社亭張禎祥

丙子猛夏

兒

達聰

敬書

由詩中的字句可見張禎祥愛子之情、期望之殷。並以「大器晚成」來勉勵時年二十六歲（一九五九年）的達聰先生。經過了將近十一年的鑽研，達聰終於在昭和四十五年（一九七〇年，三十七歲）獲得了日本國立新潟大學的醫學博士學位。當時父親所參與的中國詩經學會及眾多親朋好紛紛來賀，並贈匾上書「仲景後昆」，現在這塊匾額仍懸於左護龍的會客室中。

另外一幅則屬名「慕秀園主人」撰書的書法也掛在右面牆上：

風靜前川波浪平，傲寒松勁竹梅榮。

迎年白雪呈祥瑞，築逸軒新喜落成。

甲戌正月 慕秀園主人撰書

「慕秀園」就是達聰先生在日本住處所闢建的一小型花園，由於仰慕其父所闢建的三秀園，故取名為「慕秀園」，而其本人即是慕秀園主人，一九九四年慕秀園內也闢建一棟「逸軒」，這首詩就是達聰先生為紀念慕秀園內逸軒落成所做。前面提及達聰先生近年來對詩詞書法很有興趣又頗多研究，頗有乃父之風，現在正在整理先父遺稿加以註釋並付印出書以饗同好。

步出張宅正身來到左廂房的待客室（圖七），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牆上「仲景後昆」的匾額及其旁張禎祥夫婦慈祥的遺照。客室內兩旁牆柱上有一對聯寫著：

但願往來車笠聯一氣

不傷道義雅俗可同談

聽村民說張禎祥先生很少離開三秀園到村中走動，但是其為人平易近人，若是陌生客人前來三秀園

參觀拜訪，禎祥先生都以禮相待，煮茶待客，與之同談，這幅對聯明白的揭示了張禎祥樸實誠懇，不分雅俗的待人之道。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山水園林

出了待客室，屋旁屹立著一棵百年老茄苳樹（圖八），枝葉繁茂，幹節蒼勁。屋外土埕中有一棵修剪成傘狀的榕樹（圖九），據說是張禎祥先生與朋友吟詩泡茶、下棋以及苦思創作的地方。土埕四周的木板圍牆本來是以桂竹編製，想必有隱喻「竹籬茅舍」之意含，別具一番詩意，但時日一久竹籬破損便改以木板圍牆，也是蠻有特色。圍牆正對著大門外種著松（榕）、竹、梅歲寒三友（圖十），歲寒而不凋，以示清高亮節讀書人的志向。大概是平地上無法種植松樹，所以就以「榕」代「松」，而在台語發音上「松」就是發「榕」的音，台音唸作「く一△／」。例如台灣各地都有「蔦松」這個地名，台音唸作「ㄩ一ㄠ ㄍ一△／」。從園中遍植榕樹可以看出禎祥先生酷愛榕樹，並以榕比作松，從他的一篇遺作中我們可以明白的看出來：

稱松雖屬誤中傳，幹節如松老愈堅。

且具典伸君子志，托根隨處總安然。

宅旁是昔日的工寮，以前丁字池開挖的時候，請來的數十名海口工人便住在這裡，現在則堆置著一些農具。其旁則有一座容量十人，編號七一七號的假山防空洞（圖十一），管理人尚寫著張達仁，碧和奶奶總是開著玩笑說那是張達仁在躲的防空洞，不覺令人會心一笑。聽說這是二次大戰時

所闢建，距今約六十年左右。假山上榕蔭繁茂，假山旁點綴著一座茅草涼亭（圖十二），樸拙的原木桌椅沒有一點匠氣。

一入三秀園可以看到左邊丁字池中有一小島，現在是樹茂草雜，據說以前島上放養很多兔子，因為兔子怕水，放養在島上不必用籠子關住也不會走失，說以前這裡種了很多橘子（椪柑），又大又香甜，至今記憶尤深，但柑橘不好照顧，後來才改種蓮霧。

三秀園的內園入口兩側掛著園主手書的「三秀園」木牌一對（圖十三）——入口附件並有一座旗杆座（圖十四），以前是園內日式教室圍牆旁邊升旗用的旗杆台座，後來教室沒有使用，才將之移至入口處作為裝飾點綴之用。筆直的入口通道左側種著一排修剪整齊的榕樹及檳榔樹直通到豁然橋，豁然橋橫跨在丁字池上，橋的左岸遍植竹林，竹林內是夜鷺的棲息地，平時人煙罕至的三秀園是他們快樂的窩，如果你不小心突然闖入，走到橋上就會見到一群群漂亮優雅的鷺鳥因驚嚇而起飛，在空中盤旋後又再棲息於園內他處竹林，情景非常壯觀，久居都市的「都市慾」看到此情此景一定會讚嘆不已，流連忘返。豁然橋上的每一立面都刻有對聯，由於時日一久有一些剝落難以辨認，但仍有一些字句很清楚，節錄如下：

入口側：

豁然橋，壬申歲

傳墜履，聽吹簫

內側：

過了豁然橋果然是豁然開朗，處處花開，桂香撲鼻而來，山水涼亭盡在眼前呈現，有如到了世外桃源一般。左邊池畔是金石亭（圖十五），金石亭是鐵皮屋頂石桌椅，兩面臨水，清風送爽。金石亭的左側放置著清朝時代糖部榨糖用的石製蔗車（圖十六），古味盎然。往前看也有涼亭一座（圖十七），茅草為頂，竹木為架，舊牛車輪為桌面，石椅，此亭的基座有一特色，地面周圍用舊酒瓶圍住，填土墊高而成。其後也有一座棚架涼亭（圖十八），百年的九重葛為骨幹，蔓延的枝椏，形成濃蔭，遮住了樹下的石桌椅。這兩座各有特色的亭子，應有其名，只是斯人日已遠，已無從追問。

亭子的左側有兩對合抱而生的巨木（榕與茄苳，圖十九），是為夫妻樹，連理枝。它們是那麼地恩愛，盤根錯節彼此攀引，如人間恩愛夫妻一般相互扶持，濃情密意，有了愛的慈潤，果然長得特別高大茂盛，真是羨煞了多少世間男女，凡夫俗子望塵莫及。

往左看，假山屹立（圖二十），山上樹木茂密，不時還有松鼠在樹間穿梭跳躍，好不自在逍遙。假山底下原來是一座防空洞，洞口有兩處，均已堵塞，據說洞內有一客廳、一廚房爐灶、一臥室，設備齊全，是二次大戰為躲避聯軍空襲而設，洞內的結構是以木材當支架，外面拱土，再種樹於其上成一自然掩體。完成以後至今都沒有使用過。因為樹木長的速度太快，裡面又陰又濕，木架很快腐敗，加上樹木的重量，因此便塌陷壞掉了。提到日治末期聯軍的轟炸情形，達仁說本地離虎尾機場不遠，因此常常遭聯軍轟炸及機槍掃射，隔壁北鎮村竹圍有人躲在床底下也被機槍射死。當時三

秀園園內的屋舍也曾遭聯軍飛機低空掃射過。假山上的林蔭下有擺設石桌、石椅，張禎祥先生晚年時常在此打坐參禪以及靜思（圖二十一）。

逸軒、私塾滿書香

假山旁有一座古樸的老房子「逸軒」（圖二十二），這是張禎祥先生的書房，逸軒的建材是位於怡然路轉角的張家祖厝古宅拆遷而建成，可謂歷史悠久，年代久遠，據估計大約有一、兩百年之久，這是張先生昔日待客並與友人吟唱的地方。由怡然村、豁然橋、逸軒這些名稱的命名，我們可以知道張禎祥先生恬淡雅致的文人性格，表露無遺。

在逸軒的左後方，靠近水池邊石桌椅旁（圖二十三），本來有一棵百年老榕樹，據說老榕樹氣根蔓延，涵蓋數十公尺的範圍，形成數個「氣根門」，但在韋恩颱風來襲時被雷電擊中而著火燃燒，百年老榕目前只剩下氣根的小部份而已（圖二十四），殊為可惜。日治時代及光復後均曾在逸軒舉辦詩人聯吟大會，或是在假日邀約朋友在此舉辦活動。

繞過逸軒向右邊走，也就是假山旁是以前的射箭場，射箭是「六藝」之一，對中國的讀書人來說是必備的才藝，足見張先生富含中國文人之風雅。過了射箭場，就可看見一排矮牆，矮牆內有一間檜木造的日式教室（圖二十五），教室後面及兩側雜木繁茂成林，幾乎掩蓋了教室的一角，另有一座水泥小馬立於左側，水泥小馬造型非常可愛，雖然有些老舊，但仍神采奕奕地站立在那邊，彷彿仍在等待下課的小朋友前來跟他嬉戲一般。這間教室是張先生於日治時代用來教育自己的子女讀

書寫字的地方，當時除了請家庭教師補習課業以外，還教導自己的子女認識漢文。設於怡然村內的舊莊國小以前學生眾多，全盛時期學生班級數曾經高達二十八班（由於農村人口外流嚴重，目前舊莊國小班級數僅剩六班），因而教室不夠用，也曾借用三秀園內的日式教室當學校教室使用，因此三秀園對當地的村民來說，是他們小時候讀書遊戲的地方，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回憶。

教室矮牆外種有高聳的樟樹（圖二十六），樹齡約有三、四十年，這是張達聰在讀中興大學農學院時帶回來種的。入口牆內本來有升旗台一座，每天上下學都會舉行升降旗典禮。後來教室閒置不用，就將升旗台搬到三秀園入口處放置了。

教室外面本來種了滿園柑橘，因為照顧不易，約於二十年前改種了很多的檳榔樹、小蓮霧、波羅蜜、芭蕉等果樹。教室內外以整排的扶桑築成綠色籬笆，旁邊留有一排排的鐵絲及水泥柱，初以為是鐵絲圍牆，經達仁先生解說才知道原來是以前的葡萄架。

詩紀千秋史·靈鍾二秀園

沿著水泥鋪成的步道直走是三秀園的最深處，右側是張家的家族墓園，這是一個富含詩人風味的墓園，因為幾乎在每一座墓碑上，都留有張先生的遺作，以及書法家黃傳心先生的親筆。張禎祥先生逝世於民國六十一年，享年七十七歲，葬於墓園內幾乎最深處，坐北朝南俯視著荷花池及整個三秀園，墳墓的兩側題有其生前遺作，在在述說著張禎祥先生喜愛園林野趣之深，年年月月浸淫其中其興致也不稍減的熱愛情懷。讓我們來賞讀以下的詩句便可知：

久雨初晴暖日紅，園西檢點又園東。

假山木茂真山似，舊徑花迷新徑通。

池面築亭宜狎鷺，榕蔭匝地好聽風。

生平最愛林泉趣，領略朝朝興不窮。

這是描寫雨後的三秀園，張先生在園中到處檢點察看，把當時的感想記述下來。詩中提到「池面築亭宜狎鷺」是指白蓮池（即荷花池）中所築的狎鷺亭（圖二十七），以往張禎祥先生最喜愛至此賞花狎鷺，因此築狎鷺亭於其上，並栽種七弦竹（或七賢竹）與榕樹，放置石桌石椅供人休憩，並引榕樹氣根跨過橋面，成為別具特色的「氣根橋」。此處也是園中鷺鳥們最愛棲息之處，隱蔽在三秀園最深處的白蓮池畔（圖二十八），鷺鳥銳利的雙眼，不時的窺視著池中的獵物，但是魚鱗泛白、花色也白，雨中是水波蕩漾，一片朦朧，雨後水波添新，白蓮花卻競相開頻，鷺鳥門雖然虎視眈眈，卻也很難分辨出何者是花？何者是魚？鷺鳥引頸窺魚，期盼攫取獵物的景象，看在禎祥先生的眼裡，就變成了一首詩。張先生有一首遺作將此情景描寫得相當傳神：

雨後波添幾尺新，偏教冷豔競開頻。

窺魚有鷺藏何處？一色依稀認未真。

白蓮池內現在已被綠油油的布袋蓮所取代，池內的魚蝦也已不知去向，唯有鷺鳥們仍然在池畔窺伺守候。

碑文上另有張先生的至交好友黃傳心的銘作兩首：

其一 生抱閒雲野鶴心，功名看淡隱園林。

青山墓誌留千古，聊證交遊道義深。

其二 蕉鹿浮生歡幾何？百年人境夢中過。

豈知問月蓮池畔，卻是棲魂安樂窩。

哲人雖遠，景物依舊

由以上的幾篇遺稿及摯友所贈的詩句中，道出了張禎祥先生一生淡薄功名，抱持閒雲野鶴之心，喜歡過著與世無爭自得其樂的園林生活，誠如達仁先生所言，其父親懷抱著陶淵明式的思想，以田園詩人自居，闢建了三秀園來實踐其人生，也以此來薰陶其子女，使得達聰、達仁也都喜愛園林野趣的生活。達聰在日本闢建了「慕秀園」並築有日本「逸軒」，也熱愛中國詩人的詩詞寫作；達仁自幼寫得一手好字，也在怡然村內闢建了屬於自己的庭園。

張禎祥先生對山水園林，詩詞創作的喜愛，以及畢生對三秀園所投注的情懷，在在地披露於其遺稿之中，讓我們再來賞讀另一篇禎祥先生描寫三秀園景的遺作，或許在我們拜訪三秀園時隨興吟唱幾句，可以幫助我們去親身感受一下那種如詩如畫的境界：

自愛園名秀冠三，林深聊藉隱愚愁。

千條柳絲千竿竹，百朵荷邊百樹柑。

水注滿地涼味釀，風吹入座淡香含。

古榕濃影遮簷角，六月炎威尚不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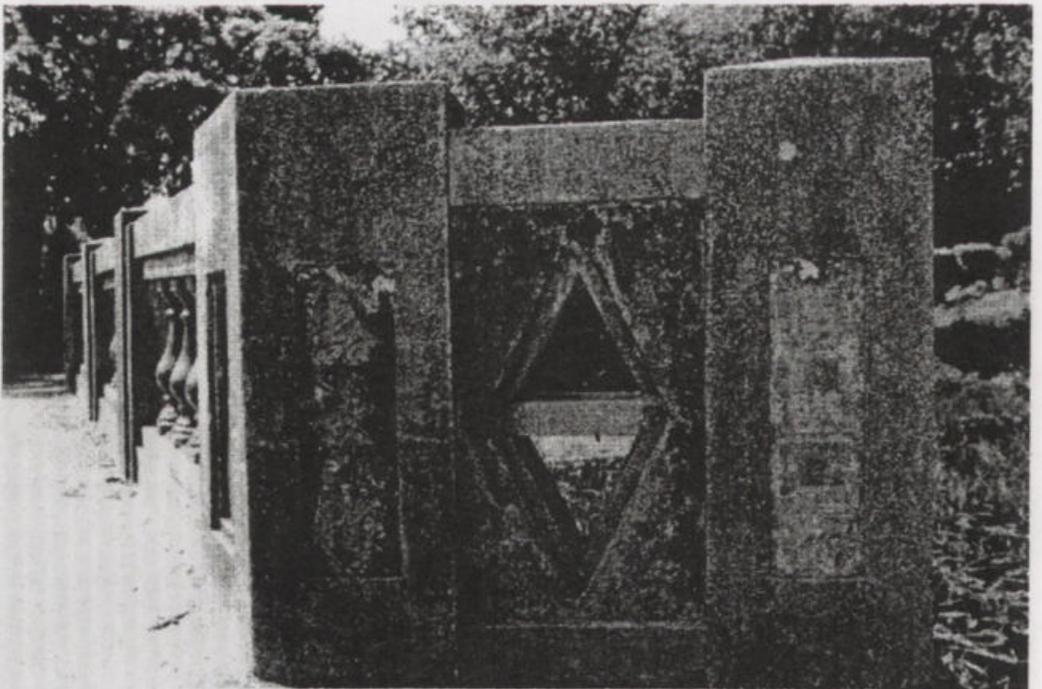
圖一
大埤鄉的
精神堡壘—
酸菜的故鄉



圖二 怡然村民的信仰中心—開山大帝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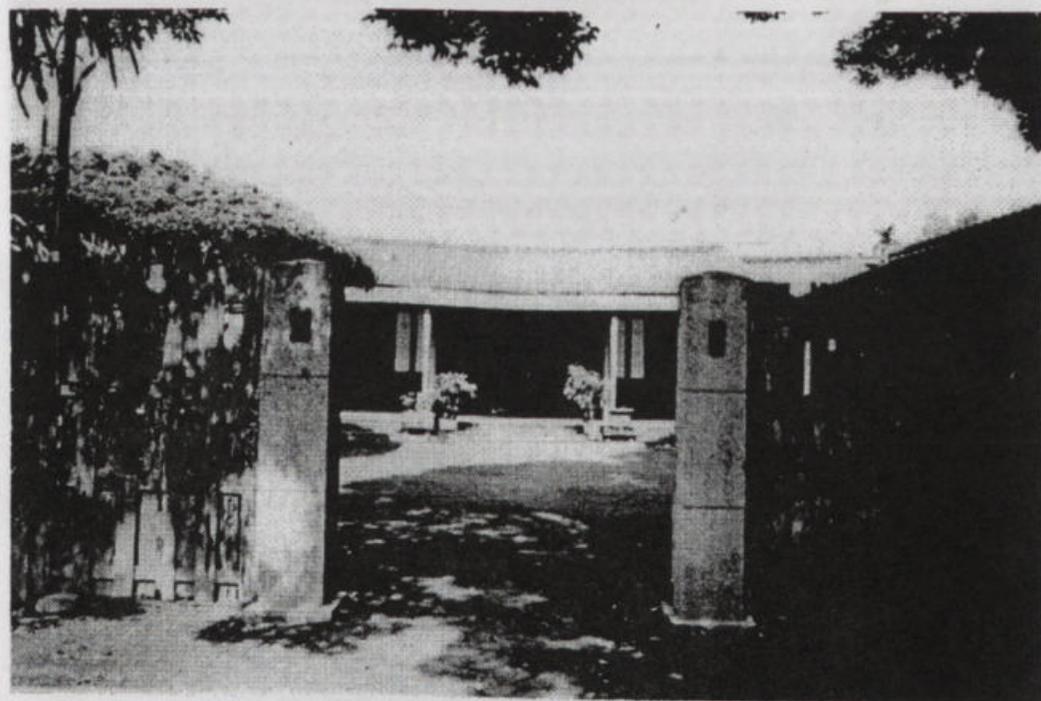
圖三
張禎祥先生



圖四 豁然橋上各個立面都刻有對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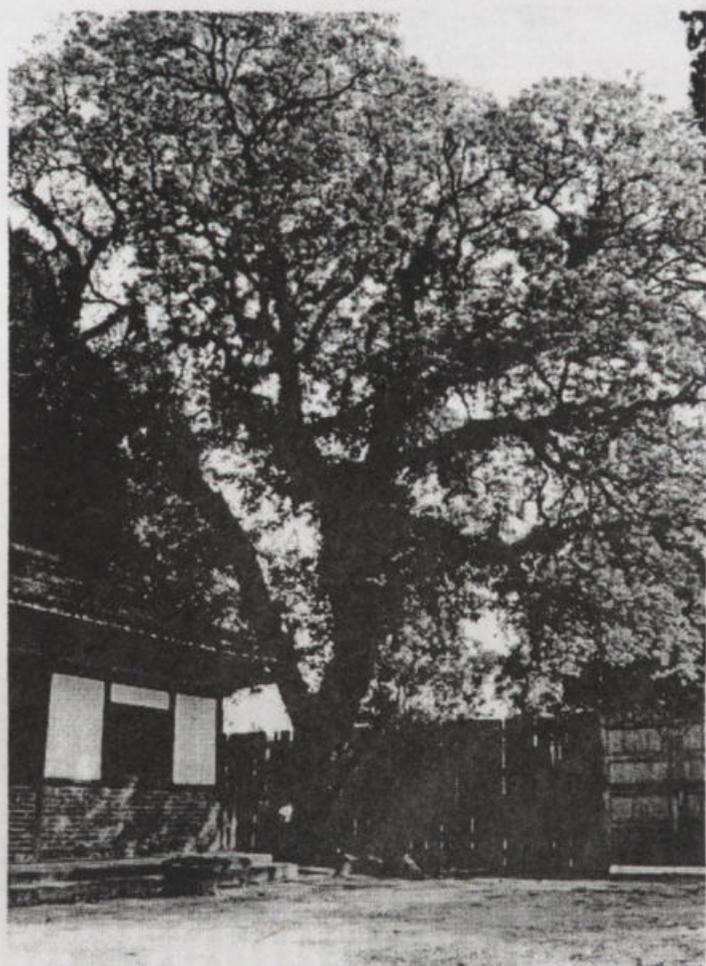
圖五
豁然橋



圖六 三秀園內的宅邸



圖七 左廂房的待客室



圖八 待客室旁的茄苳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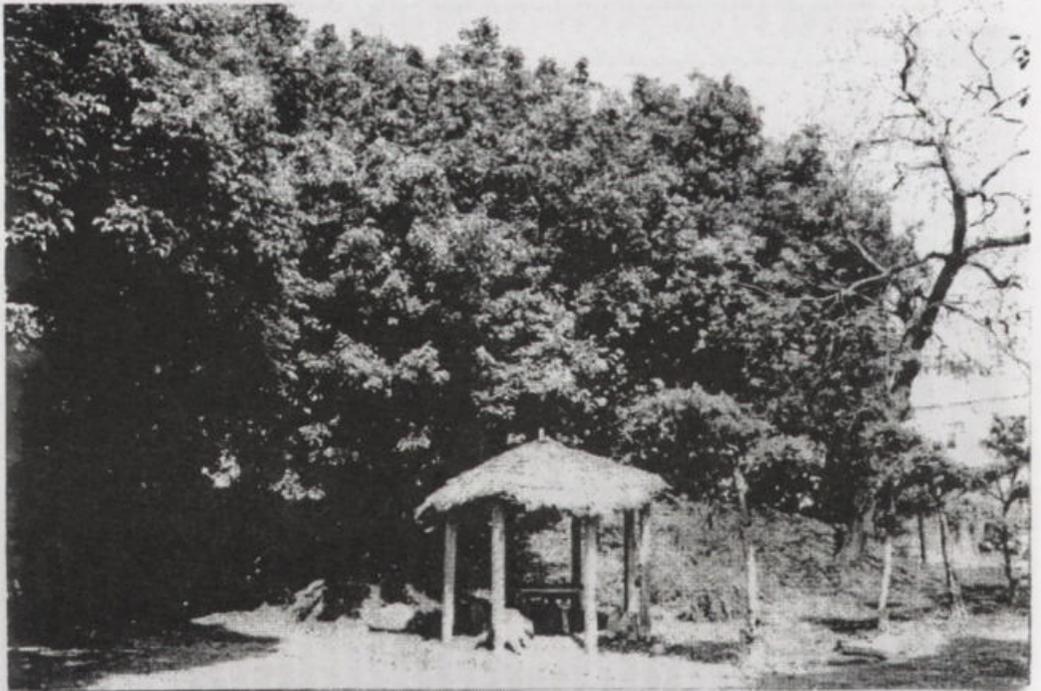
圖九 傘狀榕樹下曾是禎祥先生苦思創作的地方



圖十 象徵歲寒三友的松(榕)、竹、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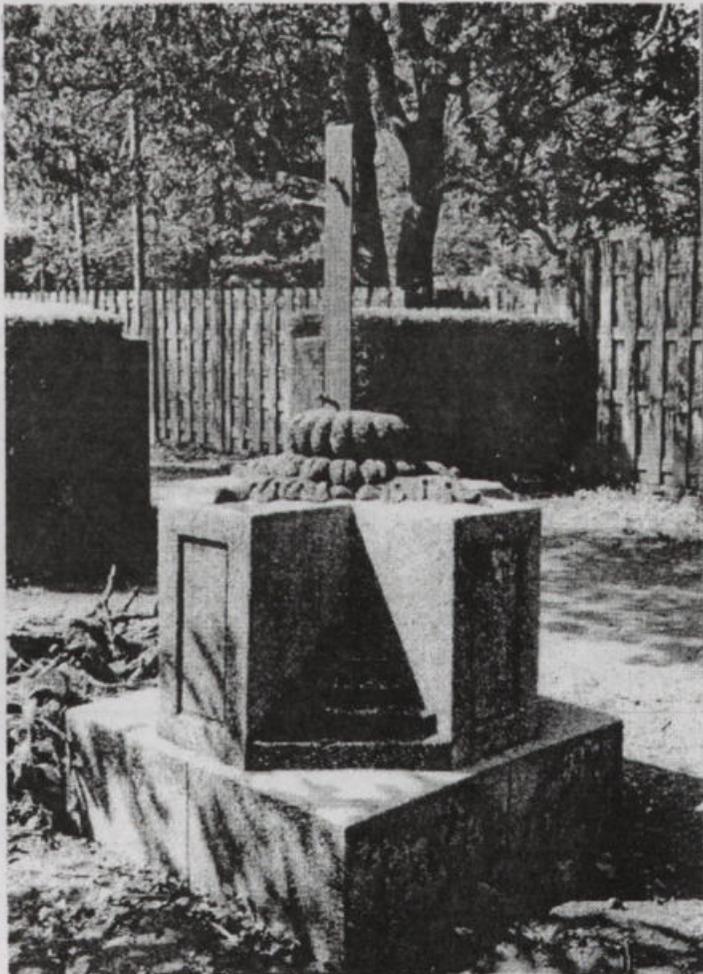
圖十一 編號717號的防空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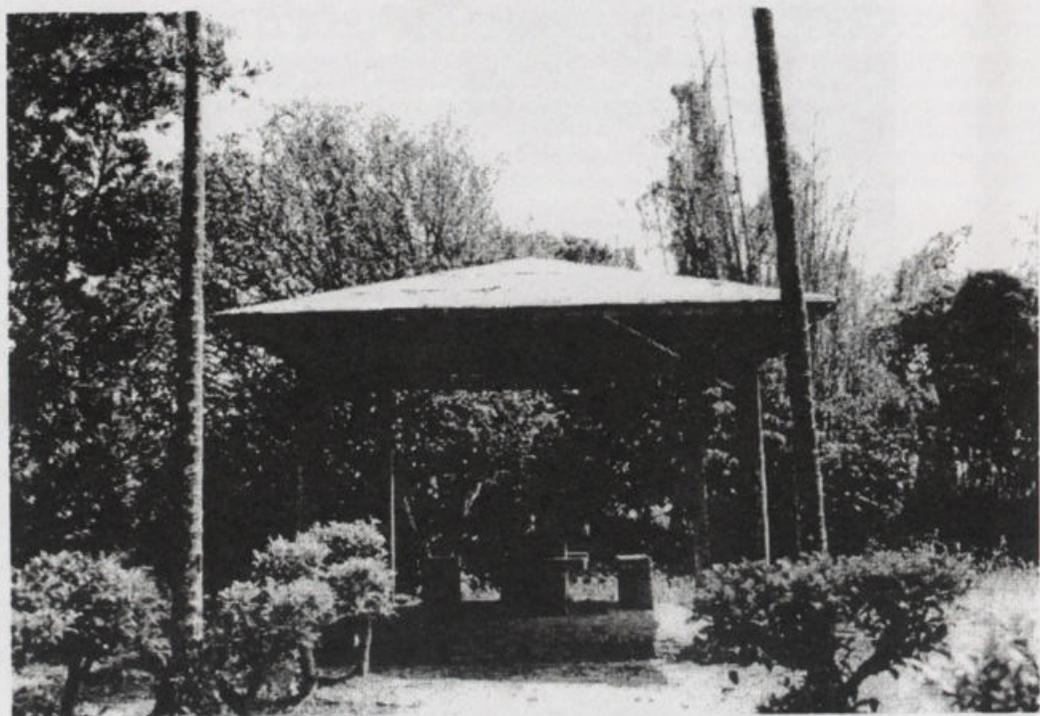
圖十二 防空洞旁的茅草涼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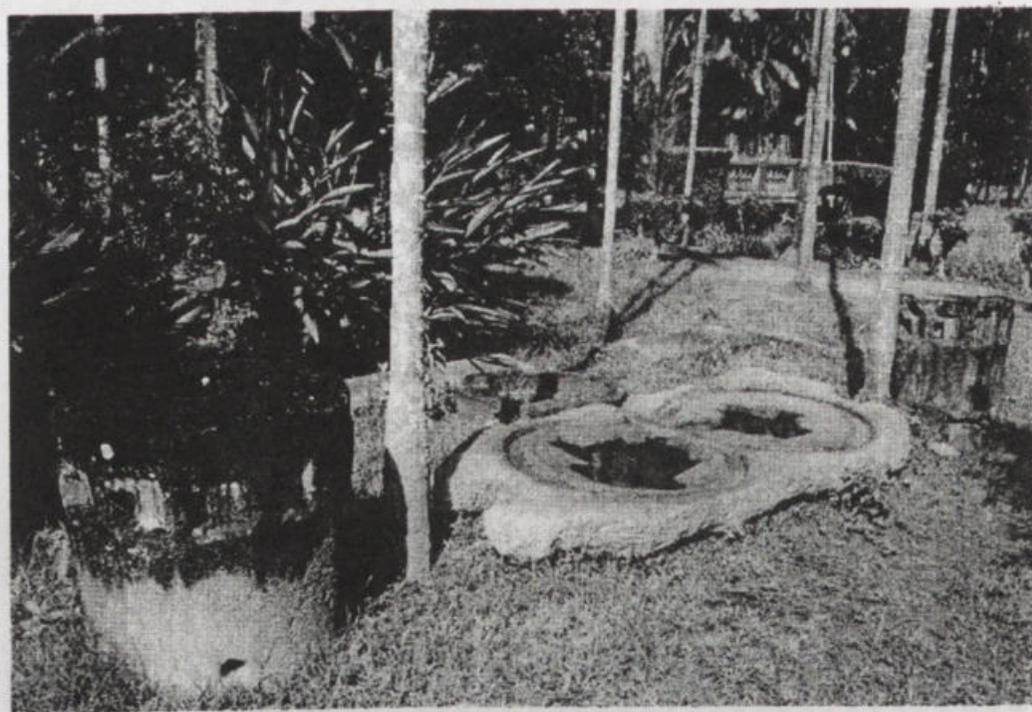
圖十三 三秀園入口



圖十四 日治時代的旗杆座



圖十五 金石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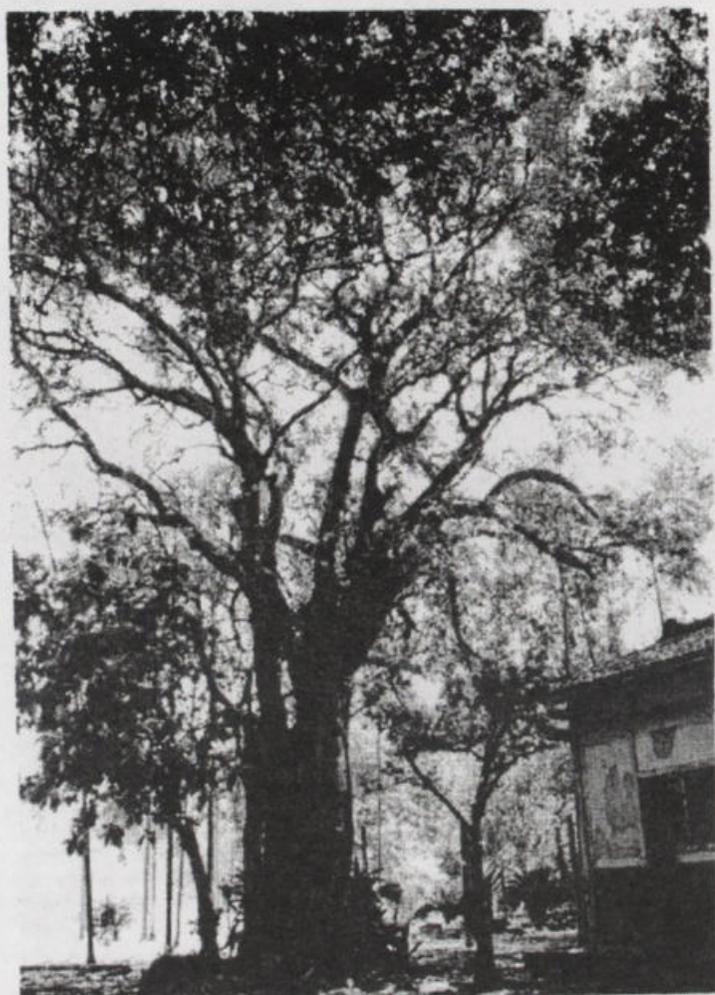
圖十六 清代榨糖用的石製蔗車



圖十七 涼亭之一



圖十八 九重葛棚架涼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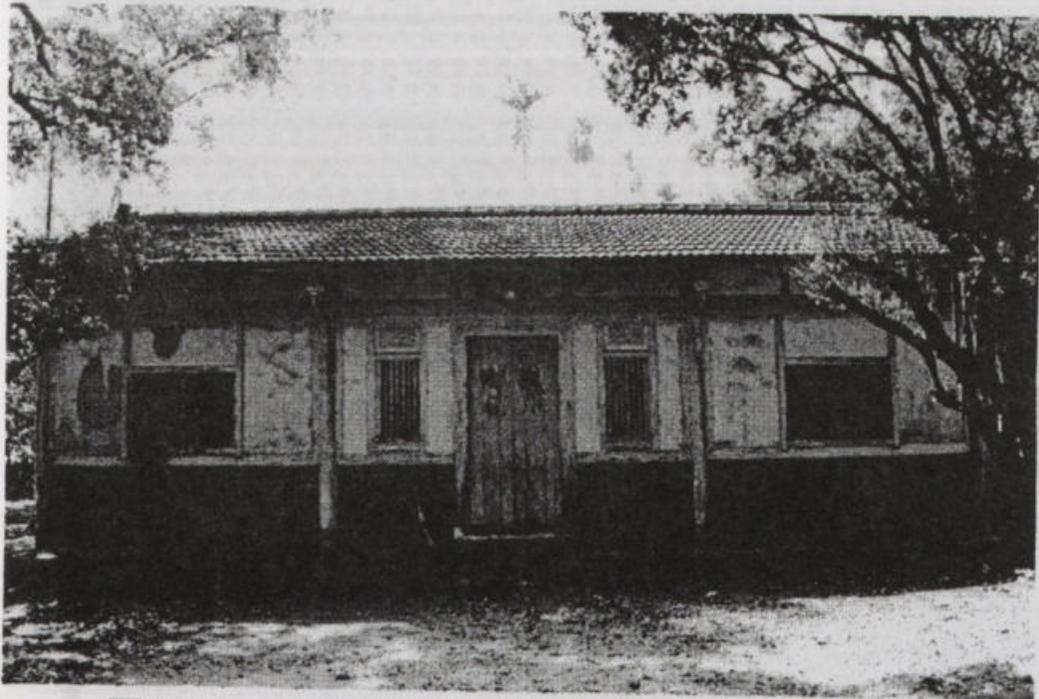
圖十九 高大茂盛的夫妻樹



圖廿一 假山上的石板凳，禎祥先生晚年時常在此參禪打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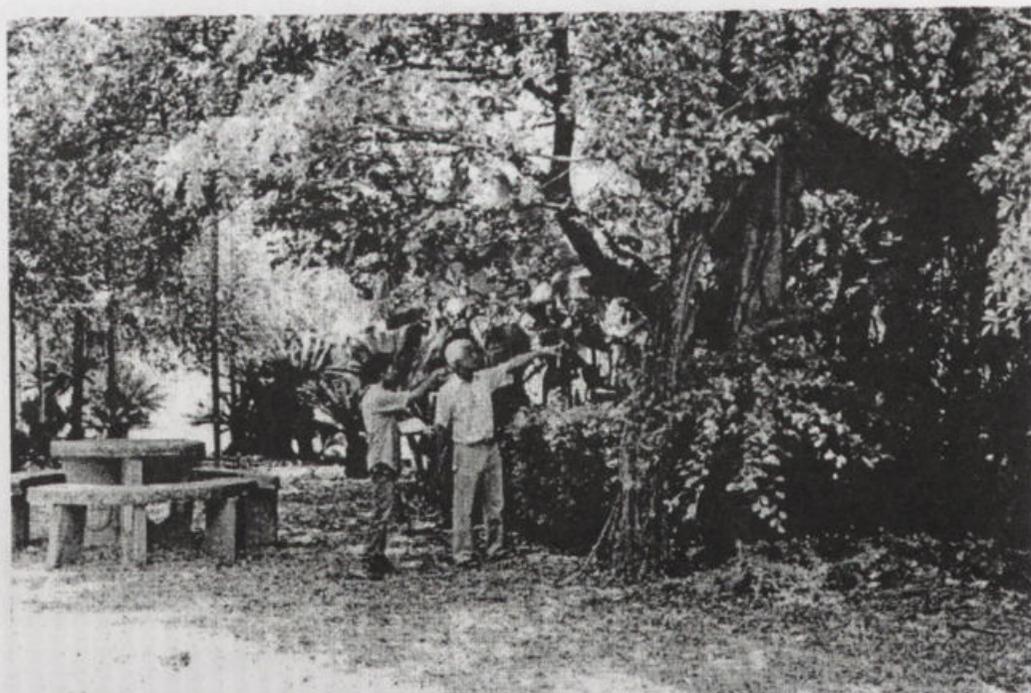
圖二十 林木茂密的假山防空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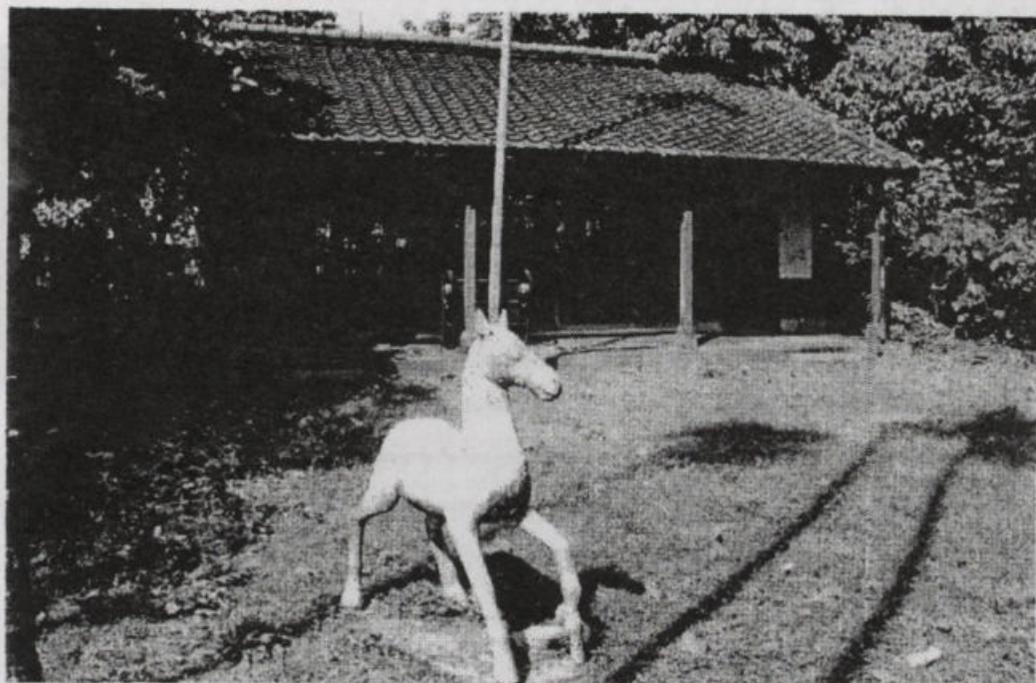
圖廿二 張禎祥先生設置在園內的書房—逸軒



圖廿三 昔日巨榕樹下的石桌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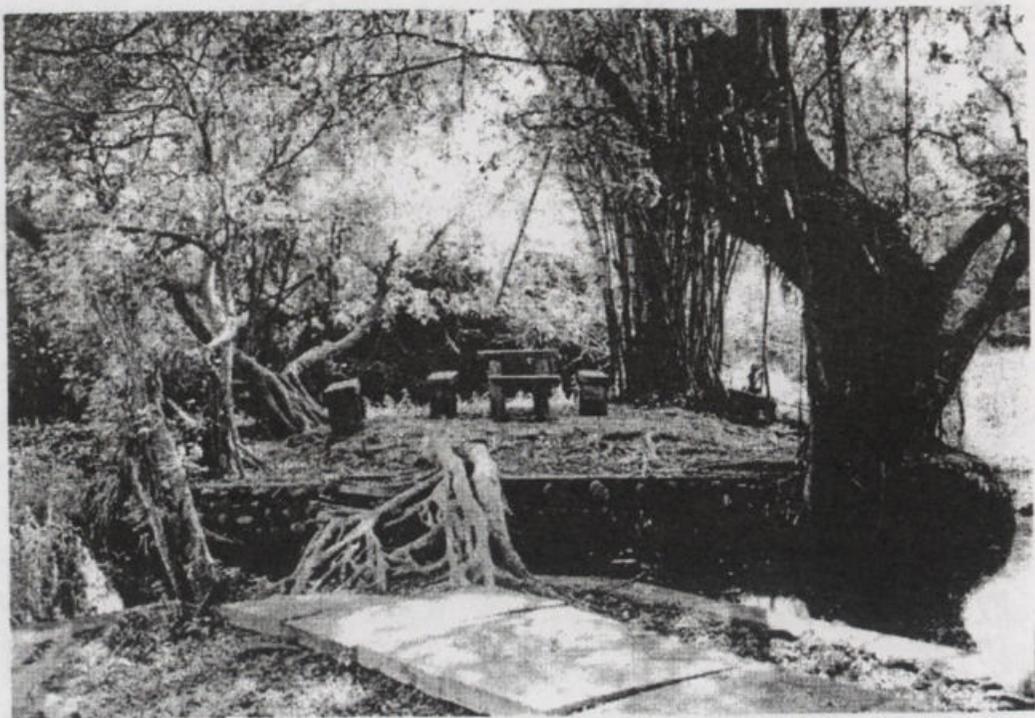
圖廿四 達仁先生指出被雷擊的榕樹僅剩的部分氣根



圖廿五 園內的日式教室及水泥小馬



圖廿六 教室矮牆外的樟樹



圖廿七 狎鷺亭及橫跨其上的氣根橋



圖廿八 竹林環境的荷花池是鷺鳥們的棲息處

玖、百年國小——北港鎮南陽國小

一一一〇

呂雲騰

台灣歷史最悠久的國民小學

雲林縣北港鎮南陽國民小學有多少年歷史

自康熙五十五年鄉校算起有二百八十三年

自聚奎書院師長陳順道來笨港的乾隆二十四年算起有二百四十年以上

自道光十九年文祠建聚奎閣算起是一百六十年

前言

南陽國小的「根」在何處？笨港開發甚早，一千餘年前的三代時已有漳泉邊民前來互布。明天啟以後有大批漳泉先民移入拓土墾殖，自清初起成為港埠，逐漸發展成台灣近海最大市鎮，人口有數萬，甚為繁華。

鄉校、社學、書院為清代地方主要教育機構，笨港早有鄉校，康熙五十五年建公館，則以公館為鄉校校址，鄉校隨地方繁榮及求取功名者之需求擴大為書院，從此一脈相傳培育英才。光緒廿一

年台澎歸日本統治山河易色，日人派員前來等設日語傳習所，港人不前仍到文祠聚奎閣研讀書經，歷三年無法成立。迨至民前十四年宣示日語傳習繼續教授漢文，並聘聚奎閣師長三人為老師；始有學生，於十二月廿二日在聚奎閣開學上課。之後，傳習所易名北港公學校，又易名北港南國民學校，光復後易名北港鎮第一國民學校，再易名南陽國民學校，南陽國民小學至今。日據後校址先在文祠聚奎閣，後遷至朝天宮西側長裕行舊址，又遷至宮口街東側蔡然彬捷發行舊址，再遷至朝天宮後面蚶仔街，民國十一年遷到今校址，校址雖四遷都是繼康熙五十五年在笨港公館鄉校命脈，傳承文祠聚奎閣香火。

本文是依據史志記載，德發陳家族譜，聚奎閣奉祀師長先賢牌及地方耆老言傳，為南陽國民小學尋根探源。

雲林縣北港鎮南陽國小，定於十二月廿二日舉行一百週年校慶，史學家依據史料記載認為該校校史不僅一百年，應追溯到一百年前舉行開校典禮的笨港聚奎閣，及該閣隸屬的笨港聚奎書院。文獻記載由日人於民前十四年十二月廿二日創設為南陽國小前身的「北港國（日）語傳習所」，僅校長一人是日人，三位教師均為禮聘的聚奎閣的師長，繼續在傳習所教授漢文，這個傳習所的課程很特殊除了日文之外尚有漢文，以維聚奎閣的傳統，事實上祇將聚奎閣易名為「北港日語傳習所」而已，實質上是一師繼聚奎，道承孔孟，仍由聚奎閣師長教授經書，傳承中華文化，因此校史應追溯到聚奎閣，而聚閣為聚奎書院內奉祀五文昌夫子之樓閣，也可追溯到聚奎書院文化道統的傳承，甚至追溯到康熙年間設於公館的鄉校，校史不僅百年。

富有民族觀念 日人設校碰壁

一一三二一

各地國民小學的自前年起，紛紛舉行一百週年校慶，其校史是始自光緒廿一年（一八九五年，民前十七年），因是年清廷在甲午中日戰爭失利，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與日本，日人據台於六月十七日成立統治機關台灣總督府後，頒布命令成立國（日）語傳習所為學校推展日文教育，並派日人等設，後易名為公學校之事實算起。雲林縣的重鎮也是與閩粵口岸貿易的港埠當時稱笨港的北港，日人成立北港辦務署經管後，派日人富田仙太郎前來籌設「北港日語傳習所」，經多方努力由於地方不回應而招不到學生，一年接一年的四出招募，都沒有人要學日語，很快的過了三年，富田仙太郎都繳了白卷，此為北港日語傳習所較之其他方慢成立的原因。其主要因素是北港人有高度的民族觀念及愛國思想，不屈於異族統治，這是由歷史、文化培養出來的，因笨港開發甚早及自古以來文風鼎盛。台灣通史記載「歷經五代，終及南宋，中原板蕩，戰爭未息，漳泉邊民漸來台灣，而以北港為互市之口，故台灣舊志有台灣一名北港之語。北港在雲林縣西，亦謂之魷港。」魷港、笨港為今之北港古地名，為洪雅族系平埔族聚落名，也是今之北港溪的原始溪名的土語Poonkan的中文譯音。由此可證在一千餘年前，已有漢人到此與原住民互市，甚至居住，中華文化也隨之傳入並將平埔族逐漸同化。台灣通史又記載「天啟元年（一六二一年），海澄人顏思齊率其黨入居台灣，鄭芝龍附之。」並在顏鄭列傳記載「航行入日夜，至台灣。入北港，築寨以居，鎮撫土番，分汛所部耕獵：：芝龍昆仲多入台；漳、泉無業之民亦先後至，凡三千餘人。」，此為設寨安置三千餘墾

民事實；漳泉墾民在笨港拓荒為田，築屋而居之典範，中華文化隨之移入，漳泉宗教習俗亦到笨港流傳，奠定清代文風旺盛，形成「笨港文化」的基礎。

清代笨港文化的中心是笨港聚奎書院，歷代人材輩出，在光緒年間，有聚奎書院出身的黃登瀛、黃世淵兩人先後中式進士。聚奎閣的先賢師長牌記載黃深淵（世淵）拜光祿司士政。雲林縣採訪冊記載近代中式者有：咸豐己酉科拔貢許鴻書，咸豐癸丑科歲貢洪時西，同治癸酉科拔貢梁棟材，光緒乙亥科恩貢蔡錫嘉等，生員（秀才）不計其數，這個輝煌成績鼓勵後學而擠入書院攻讀經書，光緒廿一年清廷割讓台澎給日本；求取功名已付諸東流，但基於民族自尊不願屈辱於異族，雖日人的校長一再勸導進日語傳習所讀日本書取得畢業證書，且可升學求得官職都不接受，仍到聚奎書院繼續攻讀經書。由於日本治台伊始為爭取民心而採取安撫，懷柔手段，不敢頒布禁教漢文命令，以書院與管制抵觸而下令撤銷，各地書院就改為文昌祠，聚奎書院乃推出已奉祀五文昌夫子的聚奎閣為對外名稱，繼續教授經書，使日人無可奈何，對聚奎閣學子及地方人士的名稱，學生及地方人也在習慣上以自古相傳的名稱「文祠」稱之，十餘甲學田叫「文祠地」。

繼續教授漢文

聘秀才為老師

日人富田仙太郎努力三年都因招不到學生而無法達成創立日語傳習所任務，於第四年的民國十四年（明治卅一年）向經管北港街的行政機關「北港辦務署」求助，經指點採取安撫、懷柔為重要，明確宣示日語傳習所的課程除教日語之外，也教讀漢文，可繼續攻讀經書，由聚奎閣師長授課，必

有學生可招；富田認為可行，經報台灣總督府核可後禮聘執教於聚奎閣的前清秀才稟生蔡子珊、秀才生蔡萱培、秀才稟生蔡然標為傳習所漢文教師，蔡子珊等三人基於傳承聚奎書院命脈，繼續聚奎閣香火，在異族統治下維中華文化於一線，同時提出了應在聚奎閣舉行開學典禮，並在聚奎閣的條件，為富田答應後應聘。富田於招到學生後，於民前十四年十二月廿二日奉准成立「北港國（日）語傳習所」，編制四人，所長富田仙太郎，教師蔡子珊、蔡萱培、蔡然標，並無日人教師為當時台灣的國（日）傳習所最特殊的一所，也依承諾的條件，於民前十三年（明三十二年）二月十六日在聚奎閣為傳習所易名「北港公學校」開學典禮，並在聚奎閣上課。這段新聞，於日據時期在北港口耳相傳，並說中式秀才的新南港林惟朝為聚奎書院出身，所以聚奎閣的師長先聚牌，將他列入先賢。前監察委員林蔡素女於年輕時常提起她祖父蔡然標日人校長富田禮聘為漢文教師後北港日語傳習所始得成立往事。這個北港人富有民族觀念，抗拒日人成立日語傳習所四年的愛國故事，於民國卅七年十二月廿二日南陽國小五十週年校慶時，為返鄉參加的第三屆畢業生行政院政務委員蔡培火、北港良成醫院院長蔡良成證實，並主張校史應追溯到聚奎閣甚至聚奎書院，理由是開學典禮在聚奎閣舉行，又在那裏上課，教師三人為聚奎閣教師，三位秀才為傳承聚奎書院命脈，聚奎閣香火而由日人校長禮聘為漢文教師，這項漢人課程持續到民國七年始為日本政府禁止。蔡培火並揮毫「立志」兩字勉勵學生，後經裱為匾額懸掛於學校。

士民公建公館

鄉校在此上課

諸羅縣志卷二規制志衙署記載「笨港公館，在笨港街。康熙五十五年，附近士民建。」公館之設，古之驛亭。「周禮」：「遺人，所以職委積者也」。使客之往來於是乎，故民居不擾。其無事，則予衿里老朔望會集子弟，即此宣講聖諭，申明條約，又鄉校之遺矣。笨港公館（現今北港有匾有公館里及公館地名保存遺址），於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年）由士民建建後成為笨港街驛序，予衿里老朔望會集子弟之所，平時為鄉校教授書經之處。笨港開發甚早，至明末天啟，崇禎年間有閩粵居民大批移入墾殖及貿易成為台灣西部港埠，街市繁榮，諸羅縣志記載康熙年間居民有數萬人之多，並有「商賈輳集，載五穀貨物，台灣近海市鎮此為最大。」記載，史料亦記載於康熙卅三年（一六九四年）創建朝天宮奉祀中湄州朝天閣僧樹壁奉請前來的朝天閣媽祖神像，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年）粵籍移民於笨港街西北郊好收庄（今之好收呈）創建「三山國王廟」。繁華笨港居民必設鄉校，書房、義塾教育子弟，因而文風鼎盛，士民建笨港公館後，鄉校就移至公館，笨港公館乃笨港鄉校最始處所，聚奎書院發祥地。

洪患兵戎災害

聚奎文物散失

聚奎書院係由鄉學發展而成，創於何時，因笨港市街自古歷遭遭笨港溪（北港溪）泛濫造成的洪水災害，如史志記載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年）的大泛濫時河道改道，直衝市街中心，將繁華市

街分為兩截，中隔一溪成為北街、南街。嘉慶元年（一七九七年）的大泛濫，河道又南移，為南街（笨南港）造成慘重災害，三、五年一次的洪水泛濫，將地方文物流失，加上匪寇劫掠，兵戎燒殺之災，如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年）的漳泉族群械鬥。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年）林爽文倡亂攻入笨北港街大事劫掠燒殺，義民犧牲一百零八人。同治五年（一八六八年）戴萬生之亂時笨港街被攻，又是一場劫掠或燒燬再有義民三十六人犧牲，文物也被劫掠或燒燬。在近代的一次人禍，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的笨北港街大火，從鬧區的蚵仔街燒到宮口街，把繁華市街及四周民房付之一炬，有不少文物、文獻資料也被化為灰燼。十一年後的明治三十八年（一九〇五年，民前七年）嘉雲南大地震，把年久失修的聚奎書院，聚奎閣建築物震毀，北港公學校就遷到朝天宮西側（原長裕行舊址）為校址上課，聚奎書院，聚奎閣任其傾圮，文物也因而散失不少。

笨港文風鼎盛

南管儒僧聞名

要追溯聚奎書院及笨港文風，可自聚奎閣奉祀的聚奎書院師長、先賢牌列名首位師長陳順直的族譜、家譜記載有關他的事蹟，及其孫陳嘉清、曾孫陳鐘智的由清帝褒封宣德郎、承德郎事蹟瞭解在乾隆廿四年（一七五九年）已有聚奎書院的存在。陳順直福建安溪人，世代書香及長奉持「聖諭」牌，在泉州宣讀聖諭，於乾隆廿四年應笨港縣丞之聘奉持「聖諭」牌到笨港宣讀聖諭，定居於縣丞署之南笨港仁和境，菜園，由於讀書人而到賢聚奎書院以文會友，先是以先賢敬重，後在書院執教去世後以師長列名祀奉。陳嘉清、陳鐘智（濬哲）的以先賢列祀可誼自乾隆到道光年間有聚奎書

院的存在。史料記載，在此以前的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年）書院為推動六藝之一的樂藝，協助學子創立集斌社演唱鄉土音樂南管，由此可知乾隆十一年的聚奎書院的存在及教學狀況。此外，北港朝天宮珍藏記載該宮自開山和尚樹壁起歷代住持及外放到其他寺廟當住持的徒弟事蹟的「僧統（族譜）」、乾隆四十年（己未年，一七七四年）笨港街天后宮擴建，笨港縣丞薛肇燾的立碑「重修諸羅縣笨港北港天后宮碑記」、敬獻一對龍柱也能證明文風鼎盛。朝天宮「僧統」記載第二代住持能澤，不僅是精修佛法高僧，又對詩文造詣甚高，以「儒僧」著名，於乾隆年間為彰化縣令器重，聘兼彰化縣僧網司徒。能澤收徒岐衍等五人，受笨港傳統文風影響經其雕琢，也都是以「儒僧」聞名，乾隆廿五年（一七六〇年）諸羅縣城泉籍居民共創一廟奉祀媽祖，請能澤薦人住持，能澤遂薦岐衍前往住持，廟名沿北港朝天宮取名朝天宮。能澤徒孫裡宗的徒弟景端，於嘉慶廿三年（一八一一年）居住笨南港港東方五公里地的麻園寮居民倡建媽祖廟取名奉天宮聘景端為住持，也將文風帶到麻園寮（今之新港）。第六代住持浣衷受鼎盛文風影響，甚重學術研究，派邇蓮赴福建龍溪縣天柱巖留學，使之蔚成風氣，邇蓮返台後於嘉慶初年受聘到府城（台南）普濟殿為住持，亦將笨港文風在府城發展。

縣丞立碑有據

史志全文收錄

乾隆四十年，笨港縣丞薛肇燾所立「重修諸羅縣笨港北港天后宮碑記」，列名董事有貢生陳瑞玉、監生王希明、蔡大成、總約楊允廈等，都是笨港聚奎書院出身者，在社會上有崇高地位而為朝

天宮重修工程董事，參與宗教工作。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倪贊元編雲林縣採訪冊時，亦錄有一重修諸羅縣笨港天后宮碑記」於大棟榔東堡藝文編。對此碑記有人說於民國四十年年間在北港溪溪床發現，為歪曲史實無稽之談。

乾隆四十年重修朝天宮時，在觀音殿敬獻一對龍柱，在龍柱鐫刻「乾隆乙未年臘月敬立」，其歷史價值與碑記相同，由於雕刻雄渾生動，十足反映出當時笨港文化之鼎盛，民國之淳樸及社會生機之豐厚。為現今研究台灣史學及藝術者重視，均視為珍寶。

笨港文士捐資

文祠建聚奎閣

聚奎閣，為聚奎書院內之樓閣，奉祀五文昌夫子，亦稱文昌廟，笨港人通稱「文祠」，雲林縣採訪冊記載「在街西北，堂序二進，東西兩廊。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貢生蔡慶宗（光崇）倡捐巨資興建，奉祀文昌帝君，以為會文課讀之所。光緒元年，貢生陳纓宏等勸捐重修；十三年，里紳蔡慶元等集捐與築垣牆數十丈。採訪冊並記載「聚奎社，在街西北文昌廟內；為同社諸生會文之所。藝成，則品學兼優者第其第次，相互切磋。」笨港著老口耳相傳笨港早有聚奎書院為求取功名者攻讀書經之所，迨至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年）曾在聚奎書院攻讀中武秀才，後經拔貢為貢生，並由清帝褒封徵仕所的蔡慶宗以書院應奉祀為求助功名者奉為「科舉之神」的文昌帝君，讓學子朝夕焚香膜拜保佑上進而發起倡建文昌祠，聚奎書院出身任笨港統領的蔡慶元，清帝褒封承德郎州同銜陳濬哲（鋒智），秀才蔡慶熙（後浙江試用縣丞），李正燦及褒封宣德郎陳嘉清、秀才黃世淵（

深淵，後中式進士，任光祿司任政）等捐資，建於位於北港街西北郊地一公頃餘的聚奎書院內，取名聚奎閣。此為興建聚奎閣的經過。

耆老相傳，文祠（聚奎書院）周圍土地很廣大有二甲餘地，設備齊全，景色幽美，是讀書的最好地方，前輩說，文祠有兩進，兩邊有迴廊是學子讀書地方，書院後面有花園，建有亭園、荷花池、虹橋等。書院並有學田十甲五分，這些學甲是自書院創立以來在科舉中式者，為回饋書院的栽培及獎勵後進而捐贈田地為學田的累積。學田收入除支應師長束修及膏火，院舍維修之外，設有「賓興」獎勵品學兼優學子，資助學子赴考旅費，為其他書院望塵莫及，也因而引起在台灣全力推動「皇民化」的日人注意，千方百計要與聚奎書院、聚奎閣一併消除，於禮聘聚奎閣師長蔡子珊等三人到「北港日語傳習所」及易名「北港公學校」的學校為教授漢文的教師，也都未改變不斷積慮尋找機會。

日人毀聚奎閣

遷建傳承香火

民國前四年（明治卅八年，一九〇五年）雲嘉南大地震，北港街民房大半受損，日據後年久失修的聚奎書院，聚奎閣嚴重受損，日人以有機可乘，不准修建，要使之受歲月侵蝕而傾圮，同時將學田沒收。在北港公學校教三年漢文的蔡然標出任北港區長，掌理北港區行政事務，同時擔任朝天宮管理者，與地方士紳蔡川（培東）、曾席珍等於民前（明治四十一年，一九〇八年）發起重修朝天宮時，為維持聚奎書院命脈，傳承聚奎閣香火，同時維中華文化於一線，以及保護二甲餘「文祠地」、十甲五分「學田」，免遭覬覦多年的沒收，將聚奎閣遷建於朝天宮，進觀音殿西側，隸屬於

朝天宮，「文祠地」及「學田」也過繼朝天宮為管理人，與朝天宮同存。蔡然標等人此舉雖引起日人不滿，朝天宮的重建工程獲全省媽祖信徒踴躍捐獻，日人不敢違背民意，祇有做壁上觀，蔡然標等人功不可沒。

聚奎閣遷建朝天宮，文衡帝君、孚佑帝君、梓漳帝君，朱衣夫子，魁星夫子五尊「五文昌夫子」神像，春秋祭祀用祭器及於春秋兩季祭祀五文昌夫子時，同時祭祀聚奎書院歷代師長、先賢、執事用，登載上述人員姓名稱謂「師長先賢軸」的掛軸，與一塊雕刻精緻氣勢雄渾的雙龍奪珠御路石雕等文物也遷移到新建聚奎閣。為保持傳統，以清代的貢生、秀才、執行及攻讀經書學子為班底，加上畢業或就讀大學、中學者，每年農曆二、八兩月的「上丁之日」舉行古色古香的祭禮，並祭祀聚奎書院師長、先賢及執事以為飲水思源、慎終追遠。本省光復後的春秋二祭，由傳承聚奎書院、聚奎閣的南陽國小師生與祭，北港的教育發達初中、高中、高職相繼成立，春秋二祭的主陪祭、執事及由教師擔任，中小學生代表與祭以發揚尊師重道。

聚奎書院師長陳順直後裔陳家湖廢現珍藏於朝天宮的聚奎書院師長、先賢掛軸因年代久遠而破損，為後代及研究清代笨港教育文化者的考證依據，及有所交代，照掛軸記載內容製成木牌，奉祀於南壇水月庵孔子殿。聚奎閣的三川門的對聯「聚燕士氣扶名教，奎朗文光射斗牛。」、「聚合群英崇聖道，奎輝五宿啟儒宗。」、「聚步青雲瞻玉闕，奎含紫氣耀覺宮。」是聚奎書院，聚奎閣為扶名教，崇聖道，啟儒宗而聚集群英獲五宿文光射斗牛，以至平步青雲瞻玉闕的最佳寫照。

依據史志追溯

校史近三百年

從史志記載，聚奎閣「師長先賢牌」及陳家族譜記載考證，康熙五十四年設笨港公館為鄉校培育英才，將是笨港最早的學校，由鄉校發展書院取名聚奎，乾隆廿四年陳順直應笨港縣丞之聘前來笨港宣講聖諭，已有聚奎書院存在，道光十九年蔡慶宗等捐資興建聚奎閣於書院奉祀五文昌夫子。以此溯源，南陽國小校史如日人創設日語傳習所禮聘聚奎閣師長蔡子珊、蔡萱培、蔡然標為教師繼續教漢文，並在聚奎閣舉行開學典禮，上課的「師繼聚奎，道承孔孟」追溯到聚奎閣創建的道光十九年，應為一百六十年。如依據聚奎閣「師長先賢牌」記載首位師長林順直來台之年的乾隆廿四年，則於該年已有聚奎書院存在，聚奎閣由聚奎書院所屬而一脈相傳，追溯到此校史是二百四十年以上。如再追溯到康熙五十五年設笨港公館為鄉校，該鄉校為笨港鄉校之鼻祖，之後發展為聚奎書院，增建增閣，日人設立學校「北港國（日）語傳習所」、「北港公學校」淵源於聚奎閣，南陽國小校史亦可追溯到康熙五十五年以公館為鄉校，校史是二百八十三年，南陽國小是史志可稽的笨港鄉校一脈相傳擁有，二百八十四年歷史的小學，堪稱台灣歷史最悠久的國民小學。

結語

南陽國民小學是源於康熙五十五年，以笨港公館為校址的鄉校，承繼命脈已有二百八十三年歲月。

南陽國民小學傳承聚奎書院（文祠）道統，聚奎閣香火的學校，歷史在二百四十年以上。繼承鄉校命脈，或傳承聚奎書院道統，文祠聚奎閣香火，南陽國民小學是台灣歷史最悠久的國民小學。

南陽國民小學前身北港日語傳習所，於一百年前，日人校長禮聘文祠聚奎閣師長三人為教師繼續教授漢文，三位師長傳承中華文化命脈，培育英才不計其數，以師道、南陽為冠首作二聯：

師繼聚奎一脈相傳鼎盛文風光北港
道承孔孟百年培育芬芳桃李燦南陽

南水長流源溯聚奎盈育萬千桃李
陽光普照古稱笨港栽培無盡英才

探討

一、笨港鄉校設於笨港公館問題

笨港於康熙五十五年建公館，記載於康熙五十六年漳浦陳夢林編撰的「諸羅縣志」卷二規制志衙署項目：「笨港公館，在北港街。康熙五十五年，附近士民公建。論曰：公館之設，古之驛亭。「周禮」：「遺人，所以職委積者也」。使客之往來於是乎憩，故居民不擾。其無事，則子衿里老朔望會集子弟，即此宣講聖諭，申明條約；又鄉校之遺矣。」記載，笨港街的鄉校，於設公館後；以

此為校址課讀為無容置疑之事。縣志並記載：「笨港，商賈輳集，載五穀貨物，台灣近海市鎮此為最大。」說明當時笨港已是商業、貿易港埠。又記載「雍正九年置笨港縣丞，縣丞署設笨港街東勢碇，雍正十一年遷於笨頭厝。」，並設水師汛，個戶人口達數萬，官民（紳商行郊）為栽培子弟，在笨港街設鄉校，義塾教讀聖賢之書並求取功名為常理之事，既建公館當將鄉校設於此，亦是笨港鄉校有固定校址之始，自此世代相傳。

天啟元年福建海澄人顏思齊率三千之眾入笨港設寨安置殖，諸羅縣志，台灣通史等史志均記載，崇禎年間福建大旱，饑民在人給銀三兩、三人給耕牛一頭獎勵下，有數萬人移入笨港，形成諸羅縣志記載「笨港外九庄」，而以笨港為門戶，笨港必有鄉校、義塾，可惜無文獻可稽。

二、聚奎書院存續問題

光緒二十年，由雲林縣訓導倪贊元編撰「雲林縣採訪冊」，在大棟榔東堡項目書院欄記載「生童於社學會文，未建書院」，在義塾欄記載「義塾每年由紳民等備膏火，延請塾師於聯甲局內教授本街幼童。」又在社學欄記載：「聚奎社，在街西北文昌廟內，為同社諸生會文之所。藝成，則送品學兼優者第其第次，互相切磋。」對文昌廟的記載是：「在街西北。堂宇二進，東西兩廊。道光十九年，貢生蔡慶宗倡捐巨資興建，奉祀文昌帝君，以為會文講課之所。光緒元年，貢生陳纓宏等勸捐重修，十三年里紳蔡慶元等集捐興築垣牆數十丈。」此為光緒廿年北港街教育機構有義塾於聯甲局課讀，聚奎社設於文昌廟內授藝，無書院生童於聚奎社會文。地方耆宿認為倪贊元調查失實，以攷敘述也失實，舉例說文昌廟稱文祠，則聚奎書院，佔地二甲餘，廟貌巍莪的朝天宮佔地近一甲，

如是文昌廟，僅奉祀文昌帝君，其廟貌僅一進即可，不必二進且兩邊有廊，佔地二甲餘，廟貌凌駕於朝天宮，書院擁有學田十甲五分也隻字未提，所載社學聚奎社應為聚奎書院之談。道光十九年貢生蔡慶宗倡建的是聚奎書院內的聚奎閣，以奉祀五文昌夫子，並非僅奉祀文昌帝君，乃失實之證。採訪冊的科貢記載是：「黃登瀛：光緒丁丑科進士。黃登瀛：同治甲子科舉人。蔡錫嘉：光緒乙亥科恩貢。許鴻書：咸豐己酉科拔貢。梁棟材：同治癸酉科拔貢。洪時配：咸豐己酉科歲貢。」未將採訪冊記載倡建文昌廟的貢生蔡慶宗，重修的貢生陳纓宏兩人列入，為疏失一列。（黃世淵的中式進士，在於雲林縣採訪冊編撰之後，乃未予列入）。

奉祀於聚奎閣的「師長先賢牌」，首位師長陳順直為乾隆廿四年來笨港，德發陳家族譜明載，採訪冊記載文昌廟於道光十九年創建，文昌廟為聚奎社會文講課之所，聚奎社，聚奎書院於乾隆廿四年已存在，陳順直始能被列師長奉祀，應為無可否認之事實，且因而相傳，陳順直之孫陳嘉清、曾孫陳鍾智也分別於乾隆、道光年間以先賢列入，陳鍾智之子陳子溥、陳子宜於光緒初年中式秀才後列入先賢。黃世淵中式進士任光祿司仕政，也列為先賢，均為不可磨滅史實，也為擔任聚奎閣執事陳子宜之子陳世南生前所說「清代笨港人才輩出，應歸功於聚奎書院，聚奎閣的栽培」、「文祠就是書院」、「文祠及學田十甲五分，北人即以「文祠地」稱之，這些土地是在文祠攻讀書經，中式秀才以上功名，或受封宮銜者，為回饋書院栽培及鼓勵後學而捐贈累積下來的，全部收入用於文祠膏火及獎助學子的「賓興」，陳家歷代祖先都依例捐贈。」這些話充分說明聚奎書院，聚奎閣的來龍去脈與存續。

三、南陽國民小學承繼笨港鄉校，聚奎書院命脈，傳承聚奎閣香火問題。

南陽國小史料記載「北港國（日）語傳習所」於民前十四年十二月廿二日創辦，將辦創人富田仙太郎列首任校長。在傳習所未創辦之前宣布在傳習所繼續教授漢文，為取信於民眾，於十月十日禮聘聚奎閣師長前清秀才蔡子珊為教授漢文教師，十月十五日續禮聘也是聚奎閣師長前清秀才蔡萱培為漢文教師，十一月廿二日再禮聘聚奎閣師長前清秀才蔡然標當漢文教師，傳習所成立時教職員四人，日人一人，漢人三人，都是來自聚奎閣師長，且繼續教授中華文化的漢文；開學典禮於民前十三年二月十六日在聚奎閣文昌殿隆重舉行並上課，易名為「北港公學校」後續禮聘前清秀才陳子溥、蔡煥階等漢文教師，一直到民國七年由日人下令禁止，前後有廿二年，是一師繼聚奎，道承孔孟」，南陽國小前身的日語傳習所，北港公學校是承繼笨港鄉校，聚奎書院與聚奎閣命脈，同時傳承聚奎閣香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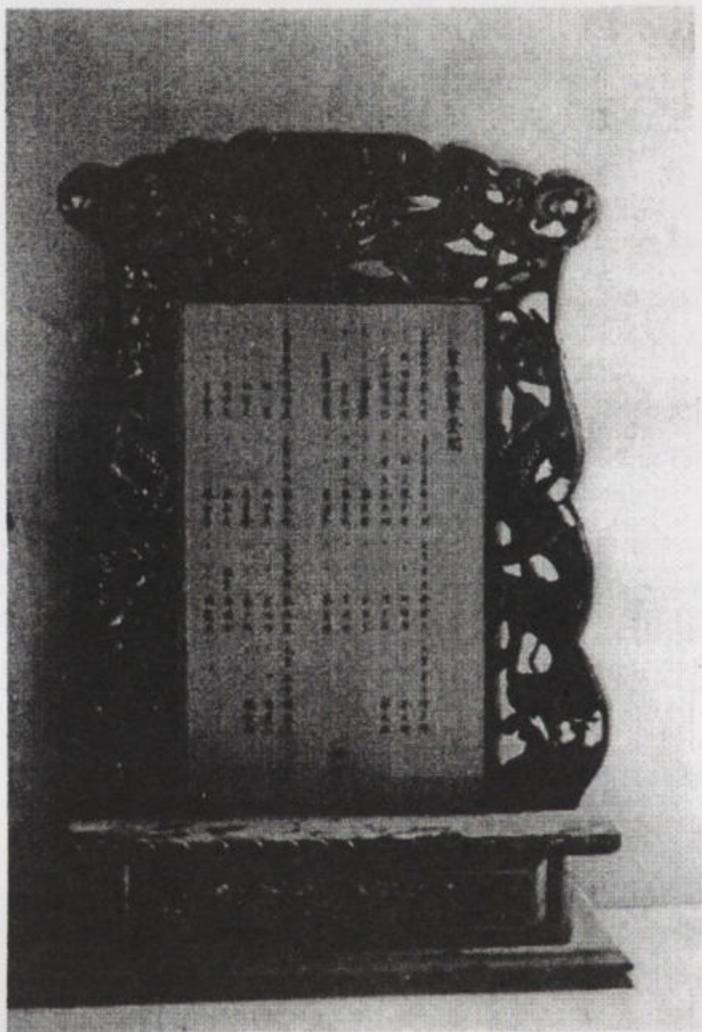
一百年來，自北港公學校到現今南陽國小都在傳承道統及香火，尤其在日據五十年，在北港公學校執教的北港人，都是聚奎閣每年春秋二祭的執事，有蔡子珊、蔡萱培、蔡然標、陳子溥、蔡煥階、蔡幼庭、陳啟章、李老聰、曾席珍、許路、蔡少儀、陳資三、陳世籌、蔡作霖、陳仕賢、李冰潤、陳坤、陳向陽，蔡懋松等。



聚奎閣匾額



道光十九年興建聚奎閣時立於殿前石階的雙龍抱珠石雕



奉祀於聚奎閣的「師長先賢碑」

歷任校長名錄

10	9	8	7	6	5	4	3	2	1	任次
越智朝雄	中井安一	石川止戈	中村正次	林庄一	柏木菊治	淺田誠一	武田知治	金野壽作	富田仙太郎	姓名
至自 民國 34 33 年 11 3 月	至自 民國 33 30 年 3 4 月	至自 民國 30 16 年 4 3 月	至自 民國 16 12 年 3 6 月	至自 民國 12 10 年 6 8 月	至自 民國 10 10 年 8 3 月	至自 民國 10 6 年 3 7 月	至自 民國前 6 2 年 7 1 月	至自 民國前 2 10 年 1 8 月	至自 民國前 10 14 年 8 12 月	起任 訖
8 1 月年	3 月年	15 月年	9 3 月年	10 1 月年	5 月年	8 3 月年	7 7 月年	5 7 月年	10 3 月年	期間
										備註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任次
蘇礪山	陳石柱	蔡玉書	吳榮華	趙清木	陳水桐	蔡子寬	楊溪	趙清木	龔百川	姓名
至自 民國 71 年 9 月	至自 民國 71 61 年 9 9 月	至自 民國 61 51 年 9 8 月	至自 民國 51 51 年 8 7 月	至自 民國 51 49 年 7 9 月	至自 民國 49 46 年 9 9 月	至自 民國 46 43 年 9 10 月	至自 民國 43 40 年 10 9 月	至自 民國 40 39 年 9 9 月	至自 民國 39 34 年 9 11 月	起任 訖
月年	10 月年	10 月年	1 月年	10 1 月年	3 月年	11 2 月年	3 3 月年	1 月年	10 4 月年	期間
			暫代	退休						備註

歷任教職員名錄

蔡喜	馬淵格	蔡幼廷	蔡煥階	陳子溥	山口次郎作	川井田幸五郎	渡部鉞二	蔡然標	蔡萱培	蔡子珊	姓名
民前9.1.14. \ 民前8.6.30.	民前10.7.19. \ 民前7.3.31.	民前9.10.5.3. \ 民前7.10.8.10.21.30.	民前10.5.3. \ 民國7.3.30.	民前5.11.5.4.1. \ 民前4.5.4.5.13.30.	民前12.2.2. \ 民前11.7.10.	民前13.7.15. \ 民前9.5.23.	民前13.1.23. \ 民前13.12.26.	民前14.11.22. \ 民前10.4.19.	民前14.10.15. \ 民前8.3.31.	民前14.10.10. \ 民前11.3.27.	在本校服務起訖年月
蔡少儀	篠原兼司	吳來修	內藤龍平	高鑾	小田平六	吳超英	許路	曾席珍	李老聯	陳啟章	姓名
民前6.3.31. \ 民國7.6.21.	民前6.3.31. \ 民前6.9.25.	民前7.9.30. \ 民前6.6.11.30.	民前7.3.31. \ 民前6.6.3.31.	民前5.7.3.1. \ 民前1.6.4.11.15.30.	民前9.7.15. \ 民國8.3.17.	民前7.9.8.7.29.14. \ 民前6.9.9.10.25.31.	民前9.6.27. \ 民國3.4.7.	民前9.6.27. \ 民國4.11.26.	民前9.6.27. \ 民國4.11.26.	民前9.6.27. \ 民國4.11.26.	在本校服務起訖年月

伴元造	竹下登九郎	何捷三	蔡作霖	簡巽	林瑞成	杉本隆雄	陳世籌	蔡金水	蔡片	芦田安久臟	伊知地壽堂	陳資三
民國3.10.15. 〓 民國4.3.31.	民國2.1.31. 〓 民國6.7.2.	民國1.3.31. 〓 民國5.5.	民前1.4.18. 〓 民國7.3.30.	民前1.4.15. 〓 民國6.6.12	民前3.9. 〓 民國1.3.31.	民前4.6.4. 〓 民國3.8.24.	民前3.9. 〓 民國1.3.31.	民前6.4.24. 〓 民國7.7.12	民前6.4.24. 〓 民國7.7.12	民前4.4.20. 〓 民前1.4.10.	民前6.12.18. 〓 民前5.7.9.	民前4.6.4.9.19.25. 〓 〓 民國前5.3.8.8.29.4.
林正傳	渡邊正	陳惠	楊笑	陳焄	蔡亦好	李冰潤	河野甲	陳世坤	陳仕賢	和才鐵作	蔡祖恭	林茂樹
民國7.4.1. 〓 民國7.11.9.	民國7.3.31. 〓 民國8.4.1.	民國7.1.15. 〓 民國10.7.19.	民國6.11.16. 〓 民國12.3.31.	民國6.9.5. 〓 民國8.10.15.	民國6.6.12. 〓 民國6.10.17.	民國6.5.23. 〓 民國9.5.25.	民國6.4.11. 〓 民國6.8.11.	民國5.8.29. 〓 民國9.3.31.	民國5.5.30. 〓 民國12.3.31.	民國5.5.2. 〓 民國7.6.21.	民國5.4.24. 〓 民國8.9.29.	民國5.3.31. 〓 民國11.3.31.

陳向陽	古賀政雄	陳坤	神野長太郎	竹下實雄	姚錫奎	竹上アツ	田口直次	王仰南	林煥文	陳龍泉	陳新雕	李鎮江
民國 25.8. 3.3. 31.31. 〃〃 民國 31.19. 2.3. 28.31.	民國 8. 4. 18. 〃 民國 9. 4. 13.	民國 18.11. 3.3. 31.1. 〃〃 民國 19.16. 9.4. 10.1.	民國 8.8. 4.4. 1.1. 〃〃 民國 9.8. 3.9. 31.2.	民國 8. 4. 1. 〃 民國 10. 4. 24.	民國 8. 3. 31. 〃 民國 10. 4. 24.	民國 8. 3. 17. 〃 民國 10. 11. 7.	民國 8. 1. 8. 〃 民國 8. 6. 30.	民國 7. 11. 15. 〃 民國 8. 5. 29.	民國 7. 9. 27. 〃 民國 10. 9. 30.	民國 7. 3. 31. 〃 民國 7. 11. 15.	民國 7. 4. 1. 〃 民國 9. 3. 31.	民國 7. 4. 1. 〃 民國 7. 11. 15.
蔡素女	林平	廖世徒	曾我銀一	廖福全	有馬幸枝	大坪利一	邱才	吳鐵讚	留堪	張來喜	林長榮	吳淵源
民國 10. 3. 31. 〃 民國 12. 4. 24.	民國 10. 3. 31. 〃 民國 11. 3. 31.	民國 9. 10. 13. 〃 民國 10. 4. 24.	民國 10. 3. 31. 〃 民國 11. 11. 13.	民國 9. 10. 13. 〃 民國 10. 4. 24.	民國 9. 10. 13. 〃 民國 11. 7. 27.	民國 9. 7. 15. 〃 民國 10. 4. 24.	民國 9. 4. 13. 〃 民國 10. 4. 24.	民國 9. 3. 1. 〃 民國 10. 9. 30.	民國 9. 3. 16. 〃 民國 9. 3. 31.	民國 9. 3. 16. 〃 民國 10. 4. 24.	民國 8. 10. 15. 〃 民國 9. 3. 31.	民國 8. 10. 11. 〃 民國 28. 3. 31.

羽石重人	許清順	商謀	洪成宗	松山正男	揚田茂	和多藤次郎	許舜欽	中島德忠	謝何採蓮	謝臨木	蔡懋松	陳少資
民國 11. 4. 24. 5	民國 11. 3. 31. 5	民國 10. 10. 2. 5	民國 10. 10. 6. 5	民國 10. 9. 30. 5	民國 10. 6. 30. 5	民國 10. 6. 9. 5	民國 10. 4. 24. 5	民國 10. 4. 18. 5				
民國 11. 11. 13.	民國 11. 4. 21.	民國 11. 11. 13.	民國 21. 11. 27.	民國 11. 4. 1.	民國 12. 4. 24.	民國 11. 1. 26.	民國 11. 3. 31.	民國 11. 3. 31.	民國 11. 10. 7.	民國 11. 10. 24.	民國 25. 3. 31.	民國 12. 3. 31.
												田中鐵樹
												民國 11. 4. 24. 5
												民國 28. 3. 31.

拾、西螺大橋通車四十五週年紀念專文

呂建孟

什麼是足以代表西螺地方特色？除了醬油這項特產之外，一般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西螺大橋」(圖一)；為什麼它如此令人印象深刻呢？是因為西螺大橋曾是遠東第一大橋，通車時頗受各國矚目，是具全國知名度甚高的重要交通建設。但事實上，很多人不了解西螺大橋之於西螺人的意義，因為它不僅是偉大政府的德政，重要的是它代表著西螺先人的團結精神和努力不懈的奮鬥成果。

由於地方人士的四處奔走、陳情、才促成大橋的得以興建，是值得我們現代西螺人學習與引以為傲的精神指標。

本章此中最令人想要探討的是，為什麼需要建造這一座大橋，它的背景因素為何？是什麼力量促使大橋的興建，與其興建過程中有什麼樣的阻礙和艱辛的背景？且當時的通車狀況為何？為什麼那麼多人以詩、或以活動來歌頌它、讚揚它，建造後其交通地位為何如此快速的消失？與大橋未來的命運如何？這些都是在文章中想要去探討的問題。

一、大橋設立前的狀況與建橋遠因：

西螺居民口中的溪底(西螺溪)，為扇狀形濁水溪的支流之一，就如中國黃河一般，每遭遇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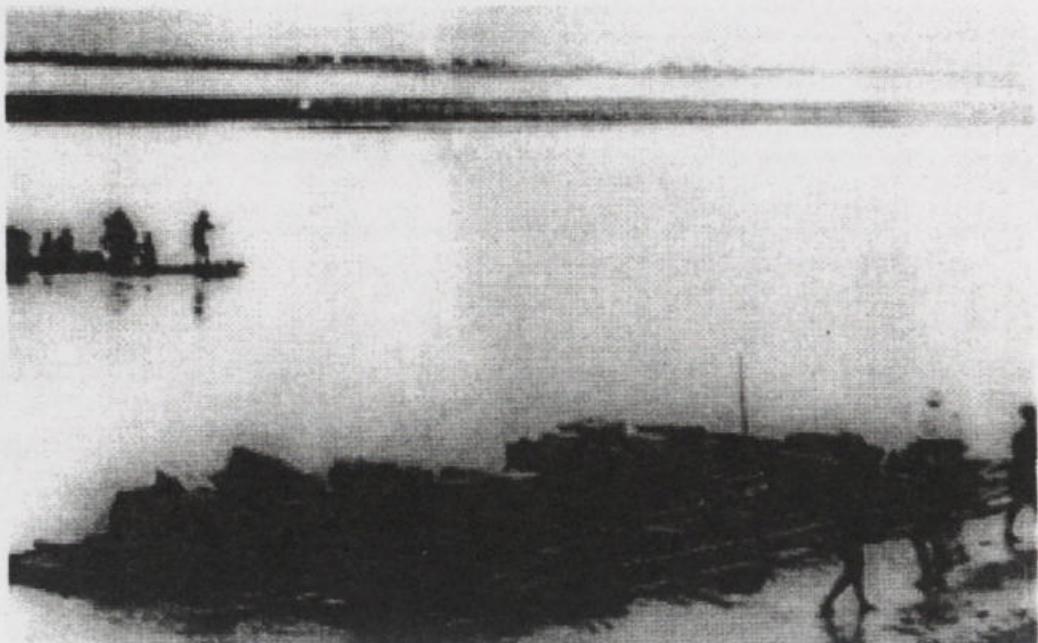


圖一 足以代表西螺地方特色的「西螺大橋」

水期，溪水的流向就會有所變動，約在公元十七到十八世紀間（清初到乾隆時代），南岸的虎尾溪為幹流；一七九五—一八九八年時又變成中間的西螺溪為幹流；而一八九八（明治三十一）年日治初期的大洪水，幹流又變為北方的北斗溪，一九一二年時北斗溪與虎尾溪源頭的溪水，被匯集到西螺溪，自此乃以西螺溪為幹流。（註1）此後的十幾年間由於溪水流量大，帶來大量的泥沙淤積，使得河床高度日漸高於聚落的地勢，為了防範經歷幾次洪水氾濫的災害，恐未來再殃及聚落地域的安全，日本當局乃在溪邊興建堤防。（註2）

大橋設立前對北岸溪州的交通，在清治時期就有渡排站的設立（圖二），以竹筏與北方交通往來（註3），文獻記載在大橋建造之前，渡濁水溪的南北往來，西螺渡站乃是除集集外另銜接一重要陸路轉水路的驛站。

一般來說，冬季時由於河水的枯竭，溪面是可供通行，清代時期常有商人與牛車的行跡，日治時期後開始有車輛往來於溪底，（註4）渡站則設於現在市仔頭堤



圖二 溪面兩旁有竹筏站的設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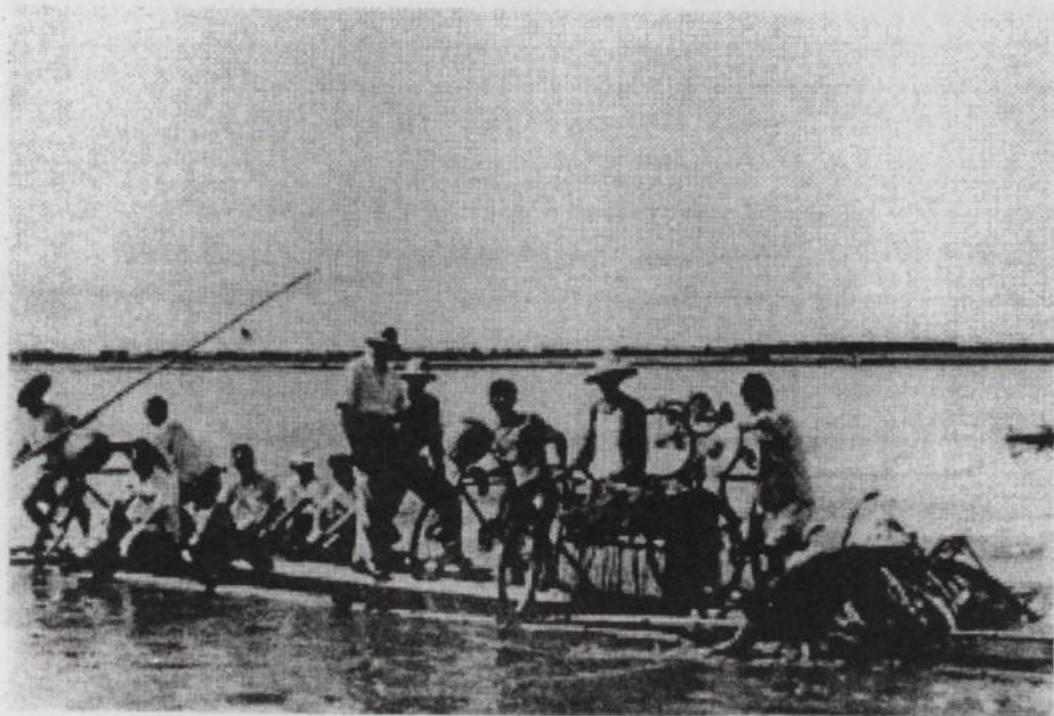
防附近（公車站亦同），（註5）夏季開始後，河水的水位大漲，一般所依賴的竹筏交通，開始發揮作用，成為南北往來主要的重要工具（圖三）；但自從西螺溪成為主幹後，由於每逢雨季致使溪水的水量水漲，時常形成交通癱瘓的狀態，造成南北往來的不便（圖四），此一情況日積月累，造成民眾的安全顧慮與商業活動的限制，而促使地方人士有築橋的提議，也就是大橋興建的遠因。

二、大橋的建造與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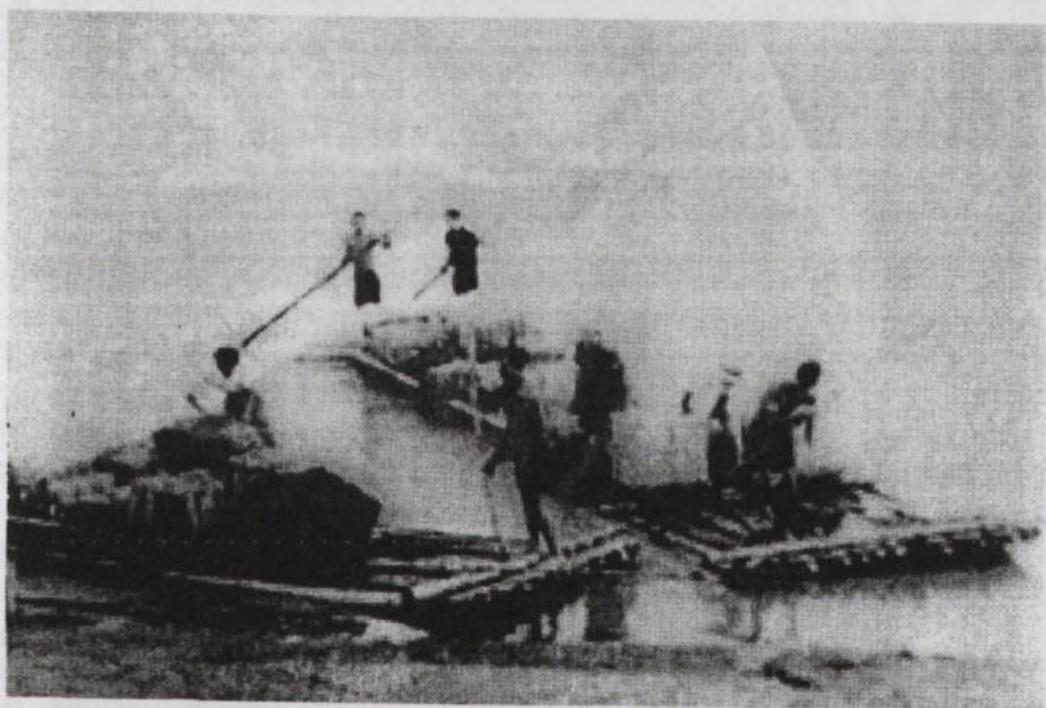
（一）濁水溪人道橋架設期成同盟會組織的成立：

濁水溪人道橋架設期成同盟會，於一九三六（昭和十一）年五月廿四日正式成立，（註6）創設同盟會的動機：一為便利商旅，一為繁榮經濟，一為消除洪患，一為解民痛苦，一為關係國防，一為阻礙交通：；；而其最終希望，則在要求當局實行架設濁水溪（即西螺溪）人道橋為目的。

當組織成立後，同盟會便上陳情書於台灣總督府，



圖三 竹筏為南北往來主要的交通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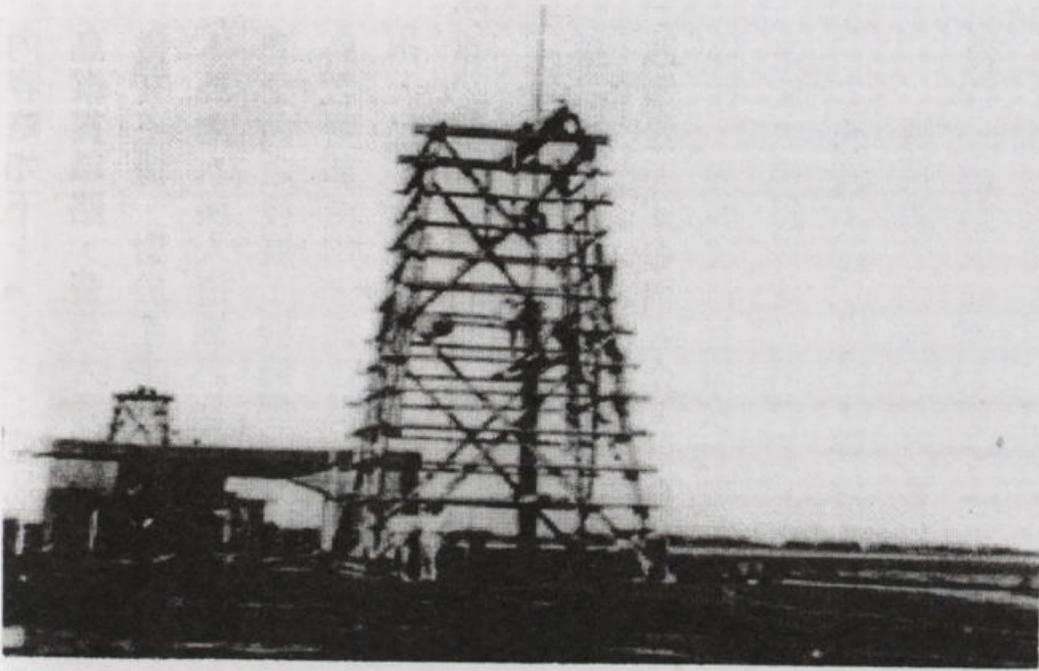
圖四 渡站是陸路轉水路的重要設施

內容略如下：「……；蓋凡國家之強盛，繫於完備之交通，我台當局，夙來留意於此，因而開鑿本島縱貫鐵路，費莫大資財，架設橋樑，邇者，下淡水溪架橋，既著手興工，欲瞻橋樑之完備，為期當在不遠，對於產業上，軍事上，貢獻非淺，全島民眾，同深慶幸，感激不至，然獨此橫斷中部之本島濁水溪人道橋之架設，尚付之缺如，此非特阻礙台中、台南兩州間之交通，產業之開發，誠影響全島之發展，與痛感國防上之重要者綦大，統觀世界情勢，我台灣之地位，日益加重，使截斷本島之中部河川，而乏此橋樑之聯繫，勢必中斷南北交通，妨礙國防，明若觀火……；台中、台南兩州人民，所受直接影響深……；我等謹代表兩州人民，懇請予以實現，仰祈自昭和十二年起編入預算，架設西螺、溪州間人道橋……」。

不久後日本政府同意興建，而日本當局之所以批准大橋的建造，與當時的歷史背景有著相當的關連性，一九三〇（昭和五）年台灣總督府提出了三大主張，工業化、南進基地、皇民化；工業化政策是希望台灣在未來的戰爭中，能有獨立的自給自足的能力，台灣是一個南進的基地，為符合此條件，遂興建日月潭水力發電廠讓供電促進工業發展，而西螺大橋興建的交通與軍事因素的考量，是使大橋得以建造的基礎。

（二）西螺大橋的興工與停工：

陳情書上達後，日本政府於一九三七（昭和十二）年十月興工建造（圖五），以當時技術來看建造一座類似西螺大橋的工程，約需四年的時間，例如：上陳情書中所提到的下淡水溪橋，是在一九三五（昭和十）年開工，於一九三八（昭和十三）年完成，論橋的長度、寬度，皆僅略遜西螺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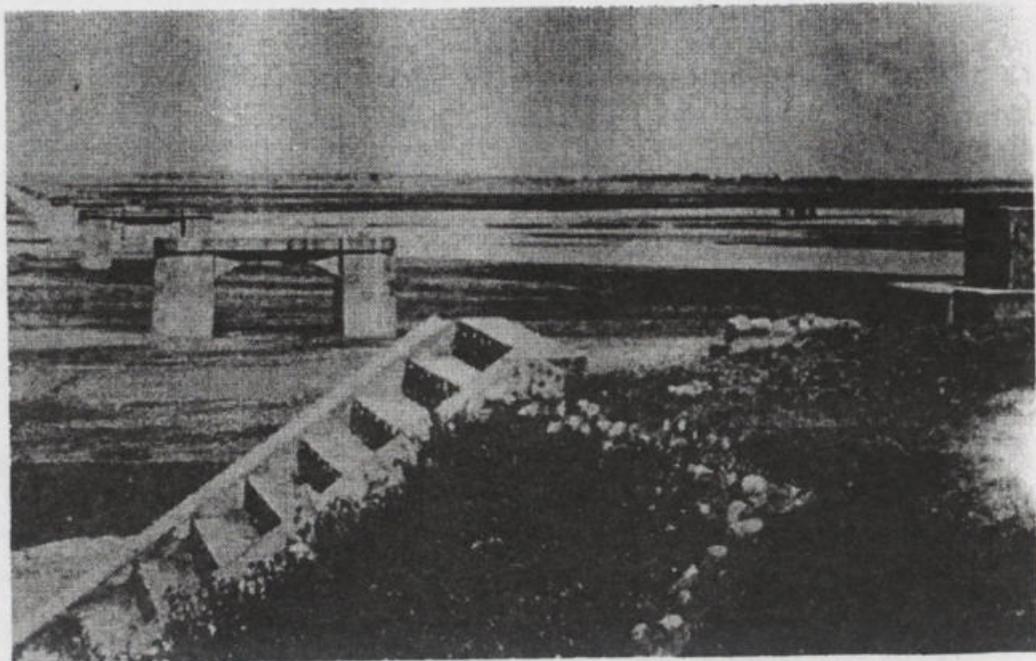


圖五 日治時期橋墩興建情形

橋；而當時為何選擇在十月開工，是因為夏季濁水溪的溪水因雨季容易暴漲，無法施工，只能利用枯水期來興建（註7）；當時建築橋墩基礎的施工方式，是先在溪底建造中空的水泥體，再從中空處抽砂，讓水泥體下沉，如此重複多次，讓橋墩確實固定於河床；之後由於軍事上的因素，爆發中日戰爭，台灣軍司令宣告進入戰時體制，使西螺大橋工程中斷，至一九四〇（昭和十五年）年三月，三十二座橋墩始告完成（圖六），橋面鋼樑，本可勉強繼續建造，嗣因珍珠港戰事發生，日人急於南進，遂將所有橋樑材料，移建海南島碼頭，工程又告停頓。

（三）戰後地方人士的極力奔走：

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幾年，因日本當局頻於戰事，架橋工程陷於停頓，迨戰後至一九四六（民國三十五年）年五月，適值台南縣參議會會期，參議員李應鏗以「架設濁水溪人道橋案」向縣參議會提出建議，同年十二月間，由原濁水溪人道橋架設期成同盟會委員廖重光與縣參議員李應鏗兩氏連署，再向縣參議會提出陳情，並請轉省



圖六 三十二座橋墩完成時，尚未建橋面的景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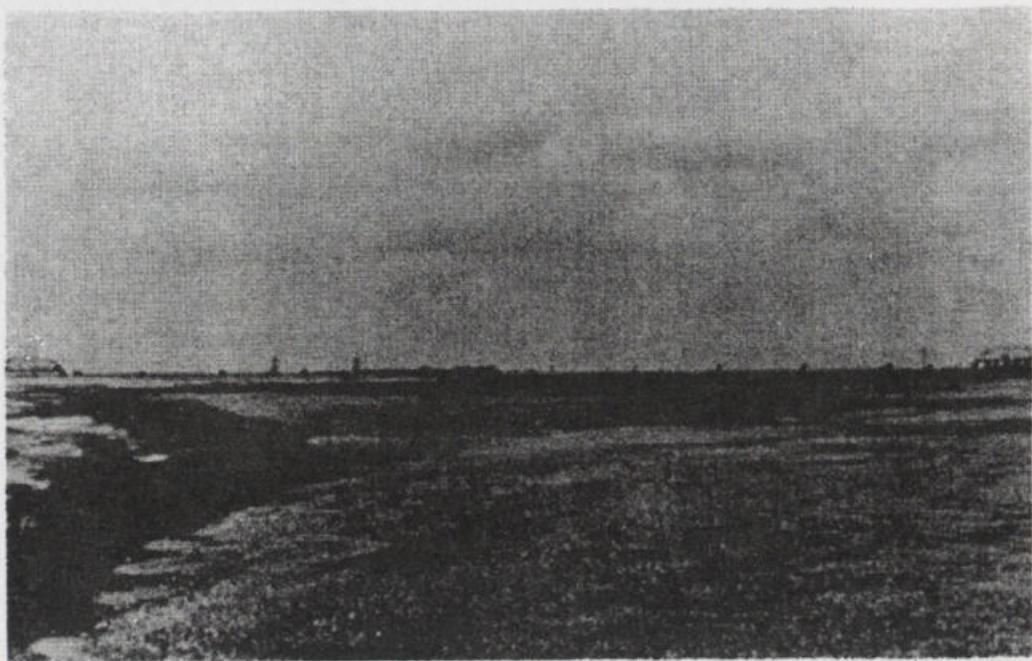
參議會，該陳情書謂：『……，西螺公路大橋，實遠東第一長橋，架設工程及半而停，懇予迅速續建，竊以橋樑為交通命脈，亦即軍事要衝，文明國家，靡不重視，顧此大橋，在日治時代，費百餘萬巨資，歷兩年歲月，從事架設，終因抗敵疲於應戰，力難繼續，致此一千九百餘公尺之遠東第一長橋，功虧一簣，半途停頓，久使美麗河山，留些缺陷，今停戰一載有餘，百廢俱興，交通亦臻完善，而處本省中部，當南北幹道之長橋，尚放任棄置，未能竣工，謂非全省一大憾事而何？此不獨對於產業發展上每生阻礙，對於國防上，更感當務之急，際茲強鄰虎視眈眈，宿敵猶作死灰復燃之環境中，亟須早日完成，裨一朝有事，則全省可聯成一氣，庶免鞭長莫及，望洋興嘆，然統觀全省南北交通，原分兩線，一為鐵路，久已完成，火車往來無阻，一乃縱貫公路，彼日人開鑿此路，正欲佐鐵路之未逮，防鐵路、鐵橋不測之歹，在平時可收雙管齊下之功，在戰時又可避單線梗塞之險，既便汽車，復利步行，是以形成南北交通之樞

要，抑聞此縱貫公路全橋樑，概已築竣，惟此西螺溪（濁水溪）公路大橋，握全線關鍵，尚付之缺如，非美中不足耶，蓋此橋一日不完成，即一日有阻礙全省交通之慮，故南北汽車，行抵此溪，輒為所阻。西海岸台西一帶物產，既難輸送北部，如鹿港、北斗方面物資，自不易暢達南部。噫！南北之交通至此中輟，若夏季雨季一屆，非藉竹筏，渡登彼岸，實難越雷池一步，何殊咫尺千里，誠全省交通上亟應續建，且為刻不容緩之重要橋樑……」。

迨至一九四七（民國三十六）年，西螺鎮鎮民代表魏等如、程金松聯署向鎮民代表會提出以「請設西螺大橋續建促進委員會，作繼續性之陳情請願，以期早日完成案」，理由是「以此橋不完成，雖有任何建設，本鎮工商業，也難望振興，不獨本鎮為然，即本省交通亦難完善」等語，復經議決通過。

隔年，一九四八（民國三十七）年春，西螺大橋續建委員會即告成立，鎮長廖萬來，遂著手派員測量、製圖，並屢與省政府參議李清標，分向省有關當局暨省參議會陳情，不遺餘力。一九四八（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廿五日，鎮長廖萬來、縣參議員李應鏗暨地方士紳等，乘省主席魏道明蒞鎮之便，為了續建西螺大橋而面呈陳情書。這三年間地方人士極力的努力，四處陳情，但並未獲得上級單位的確實回應，是為台灣內部發生了二二八事件；而對於大陸內地，國民政府因中共赤禍喧天、而無可奈何，幾等於臨時政府之陳儀長官公署唯忙於收刮日人遺置之財富、豈有暇顧此基礎性（*infrastructural*）大建設？導致大橋建造的議題被擱置。

一九四九（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八日國民政府來台後不久，由西螺鎮長李應鏗氏東邀北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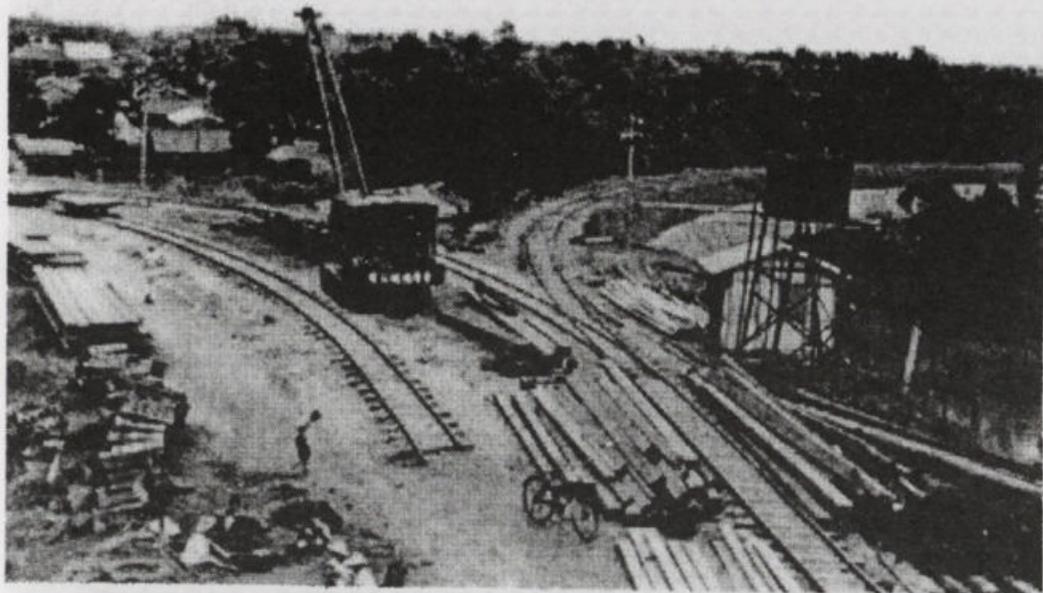


圖七 因具重要戰略地位施工的大橋，採兩岸同時施工方式建造

斗六、虎尾三區首長暨地方士紳等，假西螺鎮公所禮堂，開濁水溪公路大橋促進完大會，並由大會議決分別上電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省參議會、裝甲兵司令部，十二月十七日，再將原電翻譯英文，向美國在台大使館陳情，請求協助建造，十二月二十日，鎮長李應鏗重新向省參議會陳情，十二月廿二日又與斗六、虎尾、北斗等有關區長、鄉鎮長暨地方人士等，聯袂向裝甲兵司令部徐司令庭瑤、蔣副司令緯國陳情。

(四) 美人的勘查、協助與動工：

一九五〇年（民國三十九）一月廿六日，省府有關人員、立法委員，邀請美國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工程師，美援委員會等三十餘名，實地勘查；一九五〇（民國三十九）年六月廿五日韓戰爆發，美軍介入此戰事（圖七），同年七月二日第七艦隊巡防台灣海峽，保住了蔣介石政權，之後，美國認為台灣具有軍事上重要的戰略地位，開始了美援（註8），一九五一（民國四十）年春，復獲美國國務院的默契，並以美金一百十三萬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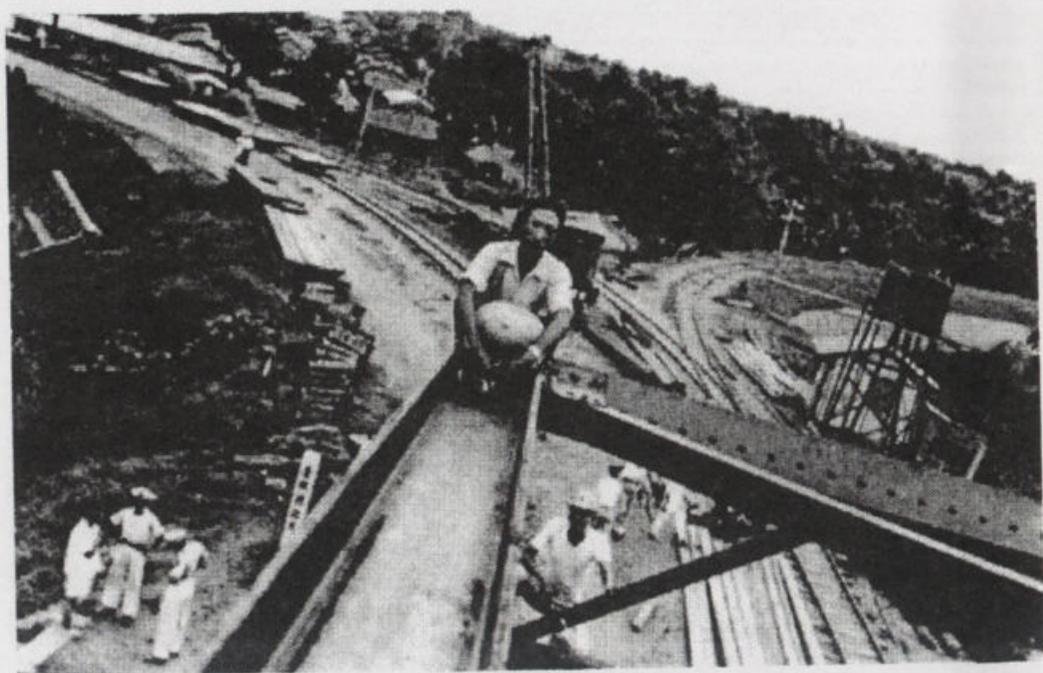


圖八 大橋動工時所興建的鐵軌設施，以利橋面工程的運作

購買橋樑鋼鐵材料的援助，配合台灣省政府撥六百萬元新台幣工程配合款，復與美國鋼鐵出口公司簽訂合同，於是省府於一九五一年三月三日正式成立西螺大橋工程處於西螺（註9），籌劃與設計大橋建造的相關工作。

因西螺附近地方，每於四、五月間，適值雨季，且常發生地震，鋼樑與地震，有著莫大的利害關係，經過再三考慮結果，始決定採用樁基鷹架法，並於兩岸同時施工，再向中央部份推進，對於堆存材料問題，詳盡計劃，按照配合架樑預定進行，南岸十五孔與北岸十六孔的架樑橋面及油漆工程，分別交由台灣機械公司與經濟部機械工程處承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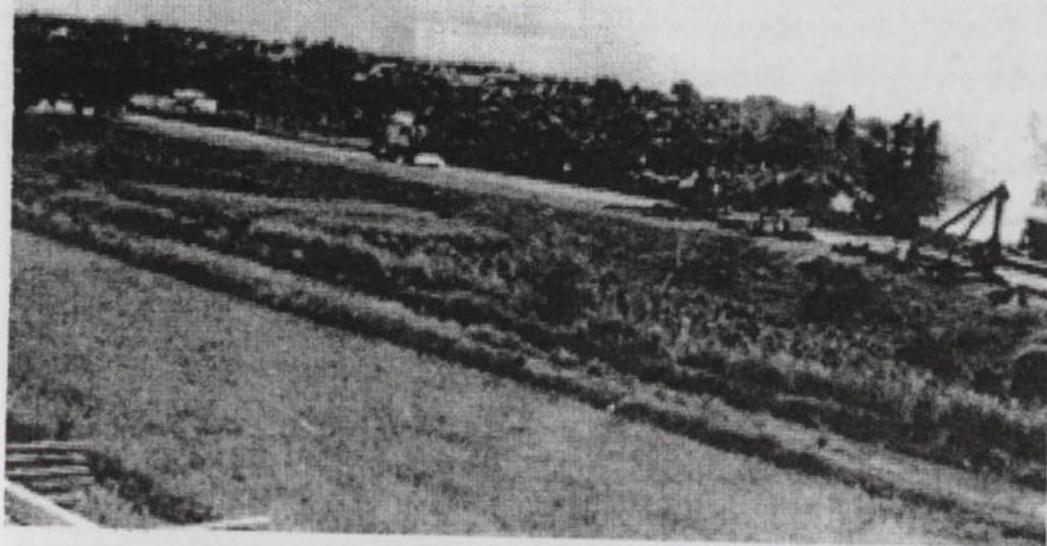
大橋工程於一九五二（民國四十一年）年五月廿八日動工（圖八），因為美援的鋼筋材料分兩次運輸，所以施工亦分兩次進行。第一次共完成二十孔的鋼樑，南北各十孔。第二批嗣因礙於美國國防優先供應鋼鐵條例的影響，鋼鐵工潮事件與韓戰爆發後，鋼材的抵台時間延遲，使工程停工三個月之久，十一月十三日鋼材始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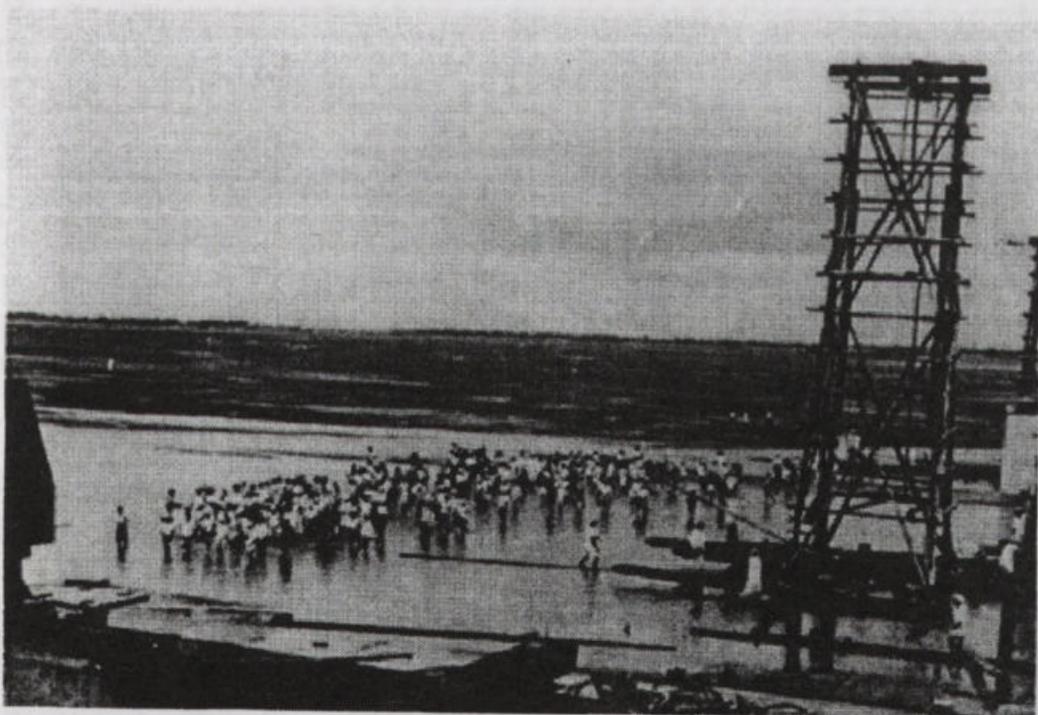
圖九 工作人員在堤岸拍照留念

高雄，同月二十日全部到達工作地點，在此批鋼樑尚未運到工作地點的前一日先行復工，同月廿六日，以七天半的時間，架設完成十一孔的橋樑，而其工程的速度，打破中外的紀錄。（註10）（圖九—十）在第一次建橋停工期間，西螺大橋工程處為方便人車通行，先建造一座木造便橋，不料便橋完成不過一星期，就在一次的山洪爆發中全部被沖毀，當時被譏為「天公向工程師開玩笑」。（註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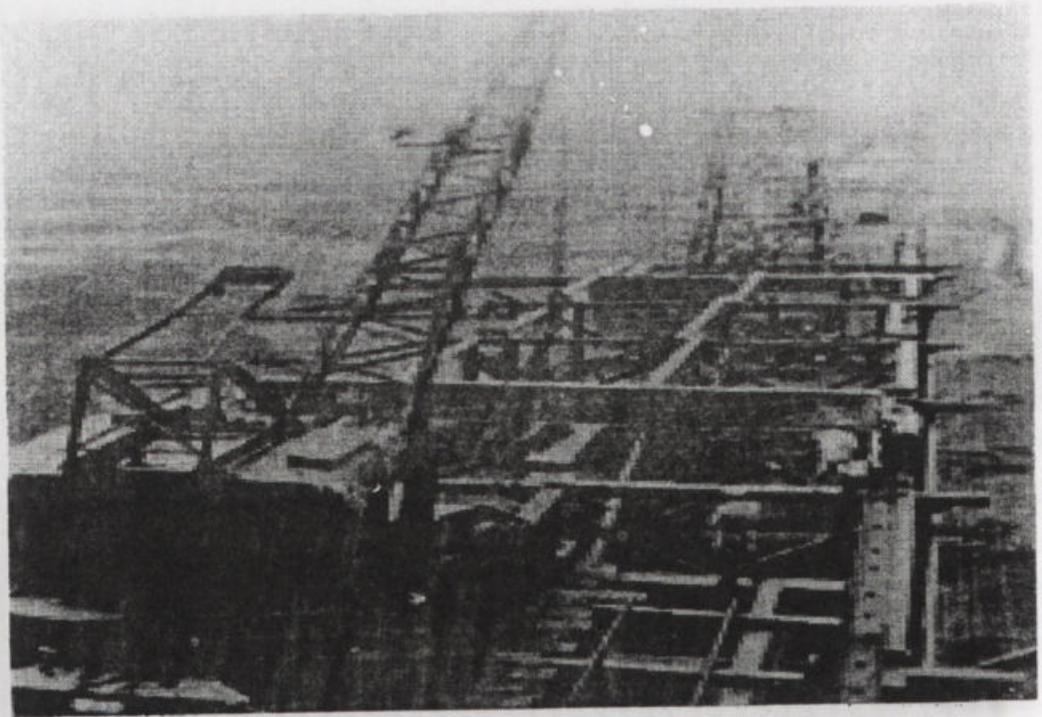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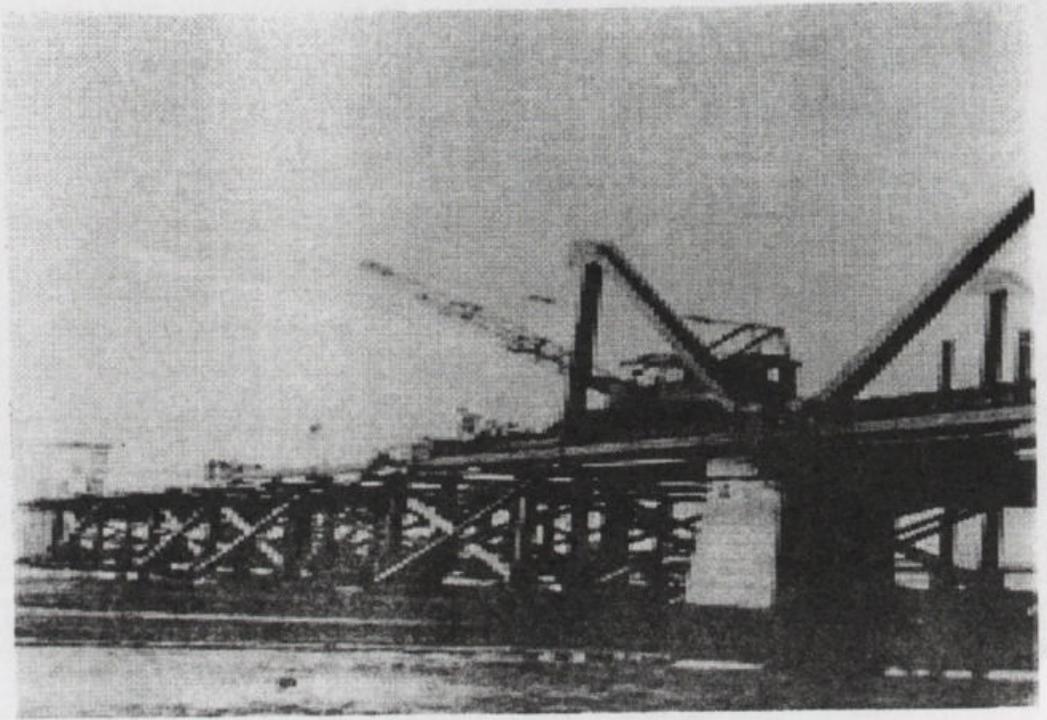
當在架設第一孔鋼樑時，費時五天半（圖十一），爾後因架設的熟悉度，便縮短為一天半，後來亦以六小時又二十分完成架設橋樑一孔（圖十二—十三），且最後十一孔的橋面也於十二月十二日完成，油漆工作於同月廿五日完成。參與工程的員工，包括西螺工程處及台灣機械公司與經濟部機械工程處，合五百餘人，自始至終，幸無一人重傷或死亡；與當初建橋墩時，有名醉酒
的工人失足跌入橋墩中招滅頂，所造成的遺憾而言，此次橋面建造的整個工事過程尚稱順利（圖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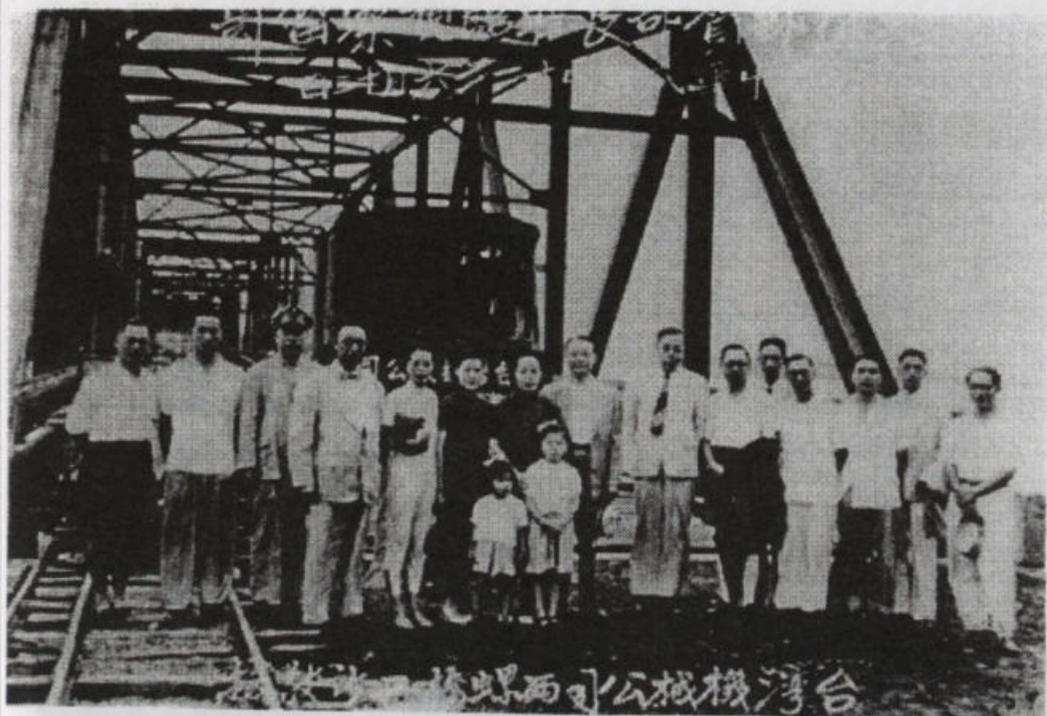
圖十 工程車往來於堤岸的工作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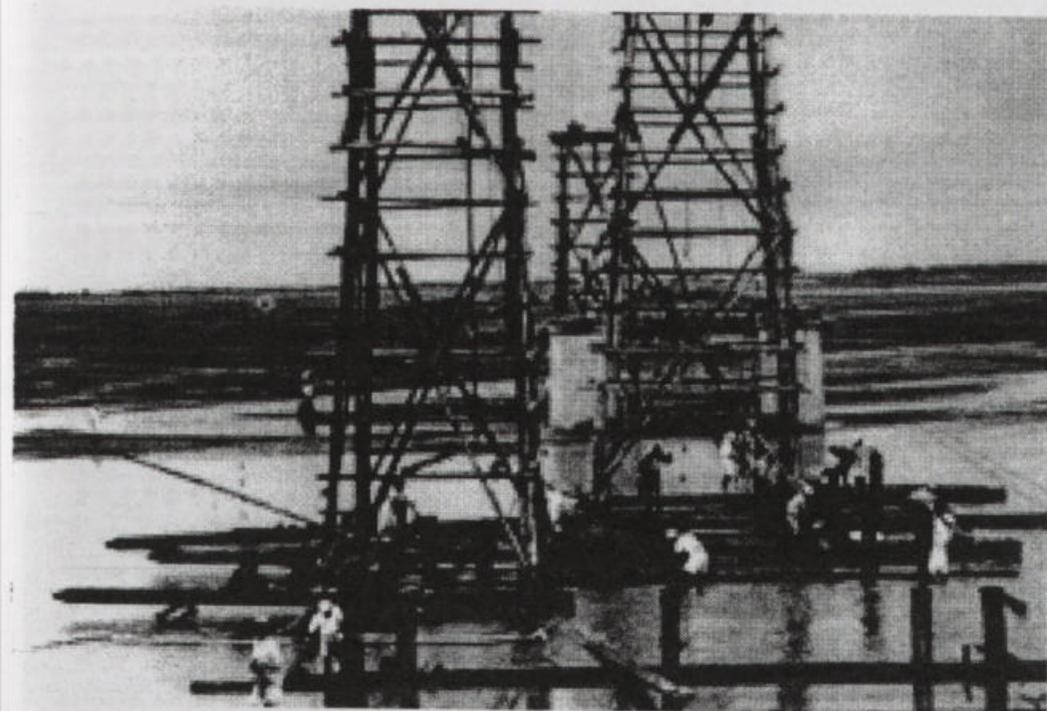
圖十一 上百人築橋的情景頗為壯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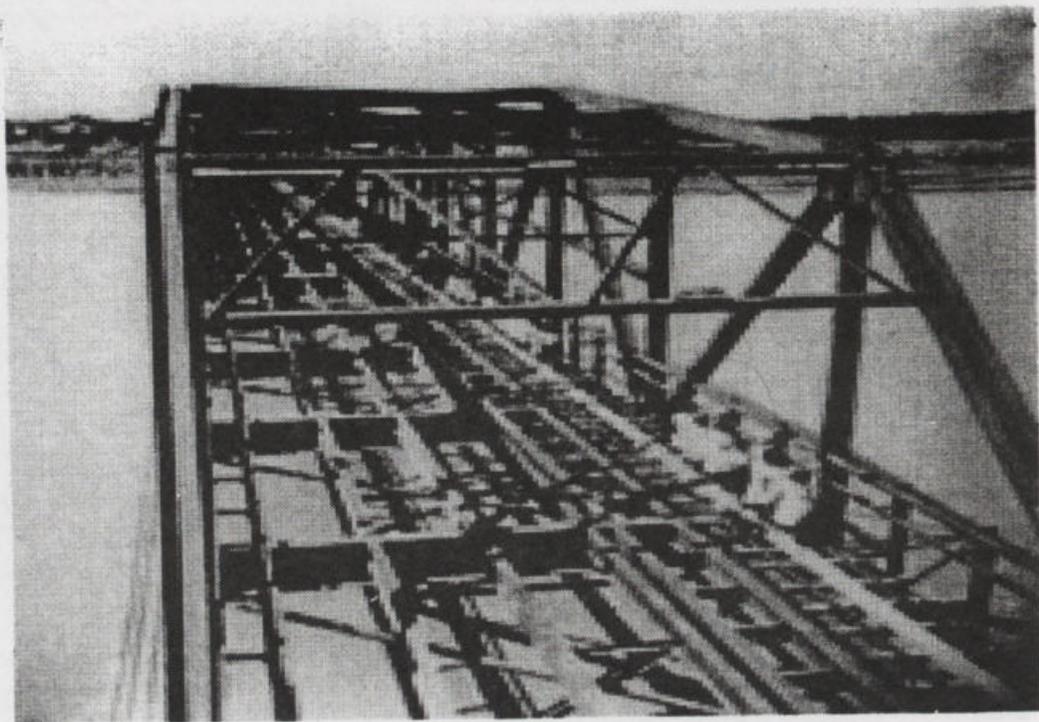
圖十二、十三 以六小時又二十分完成架設橋樑一孔，速度極為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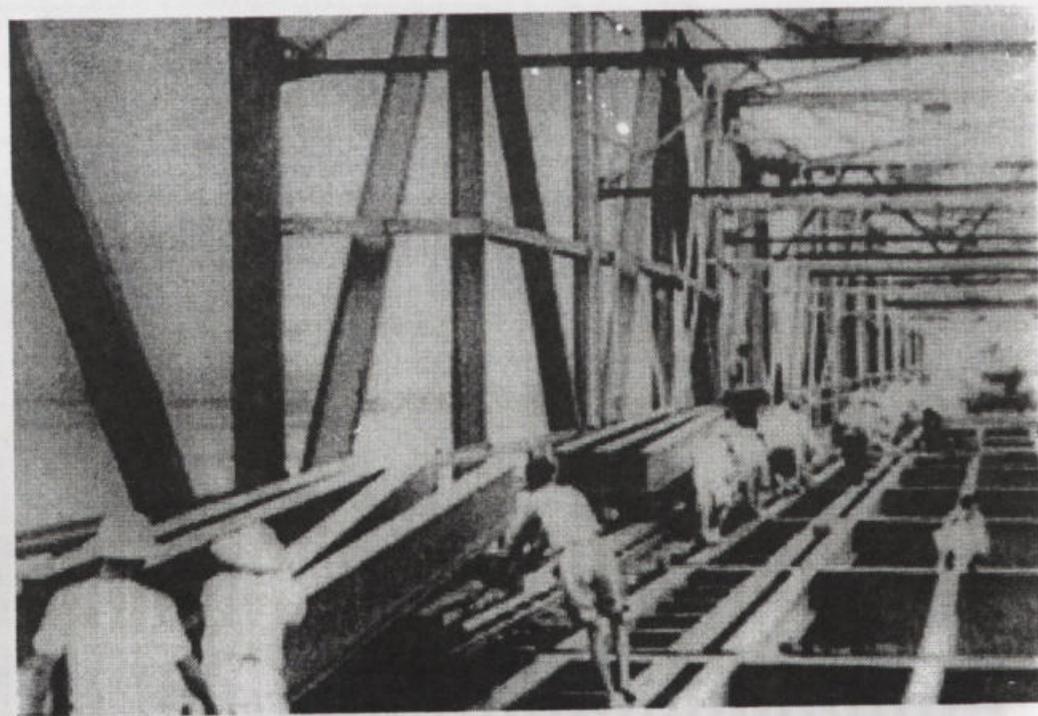
圖十四 台灣機械公司相關人員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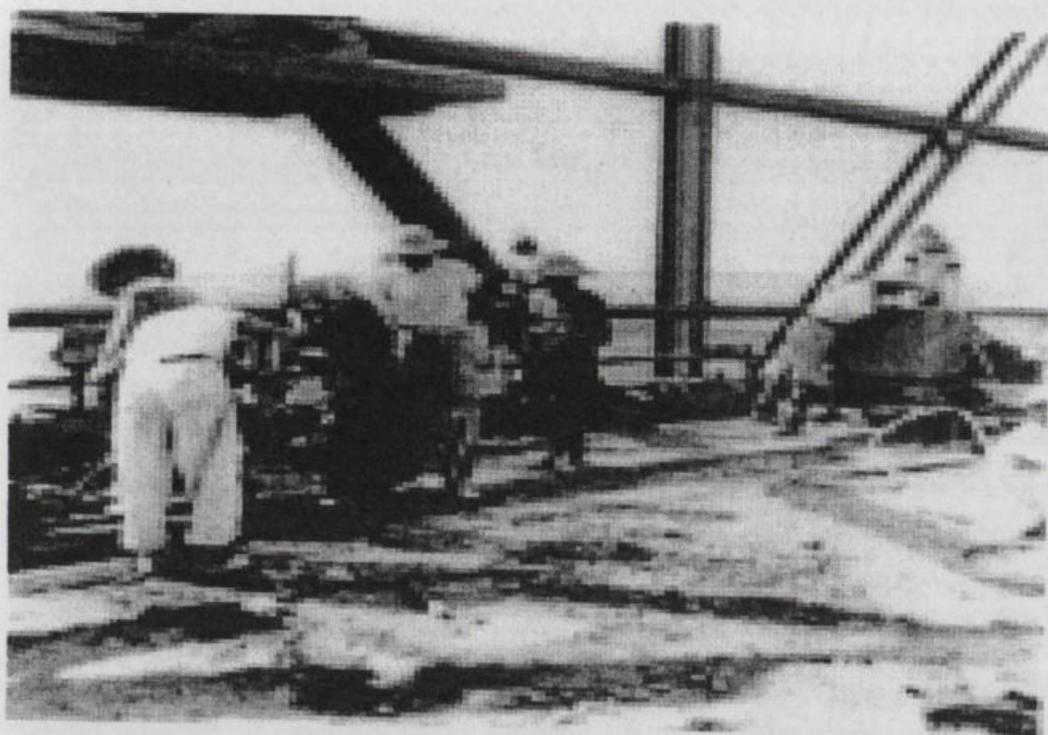
圖十五 工作人員排架狀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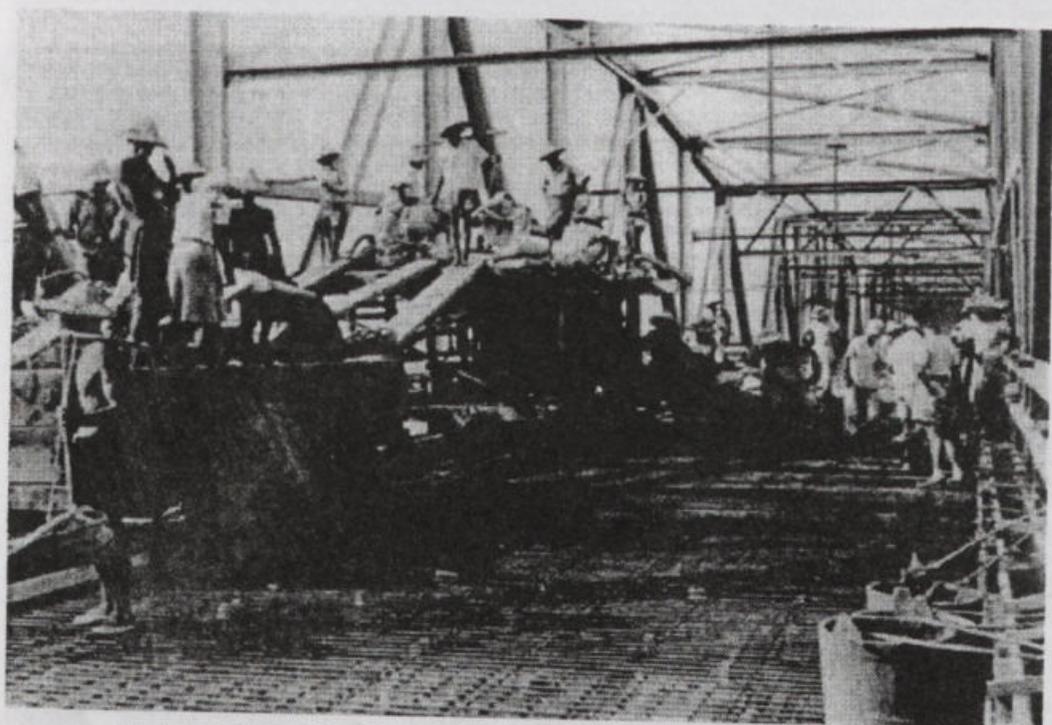
圖十六 建橋時有學生參觀通行於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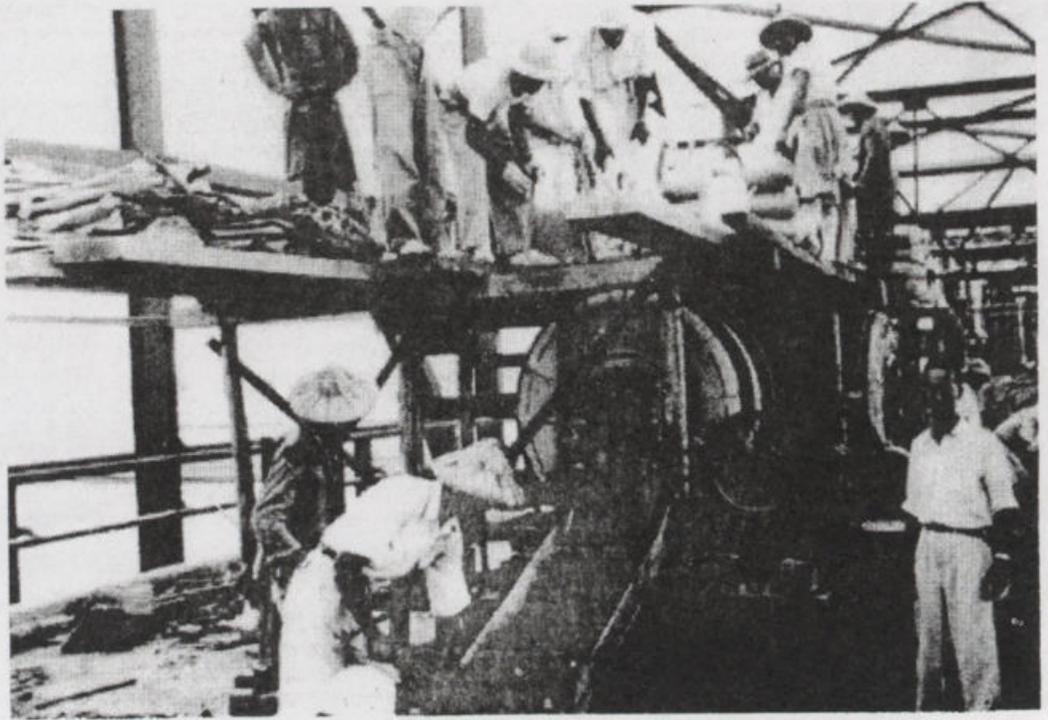
圖十七 利用滑動器將鋼樑移至前面作裝樑動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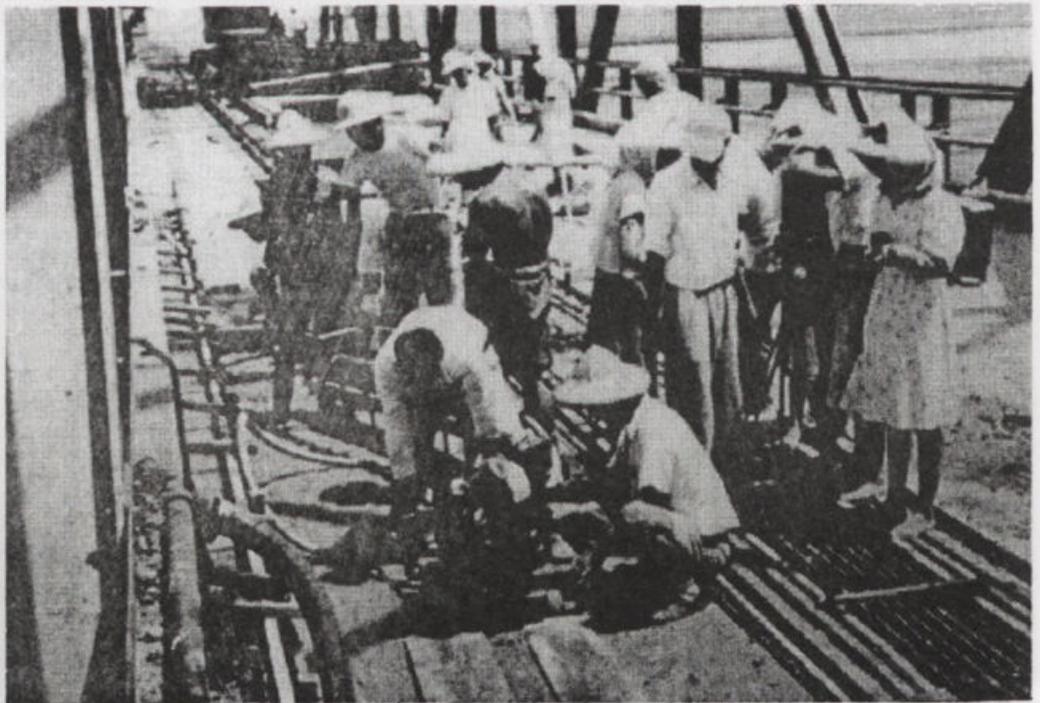
圖十八 台糖小火車鐵軌施工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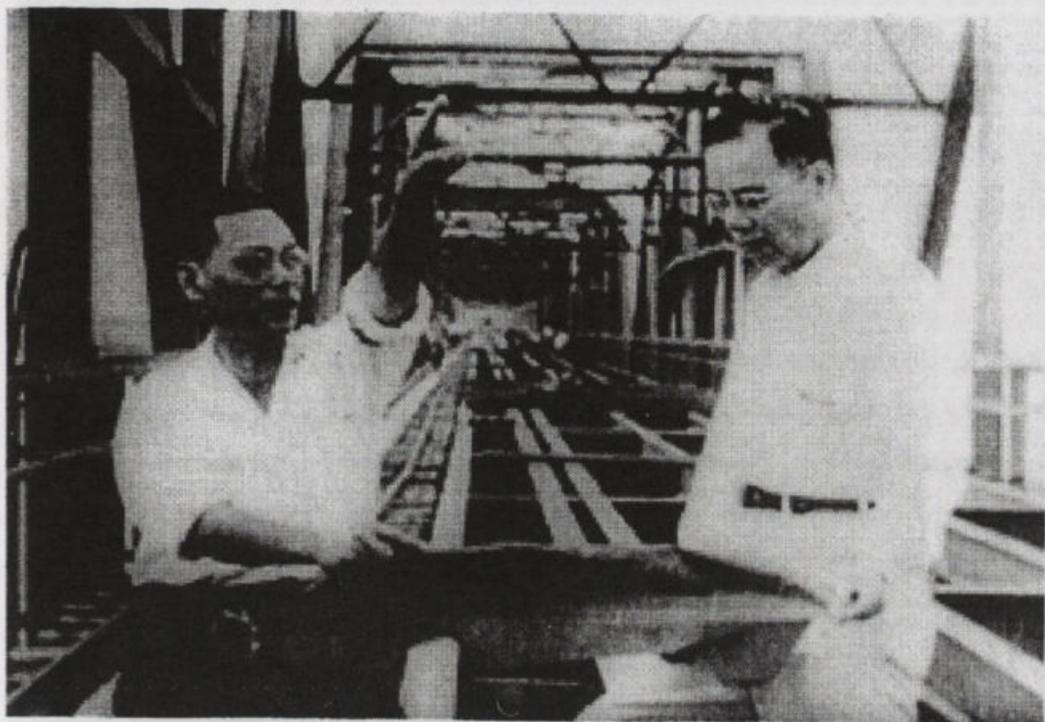
圖十九 橋面混凝土鋪裝前利用鋼條所做成的骨架，一旁的台車應是利用鐵軌作為推進的軌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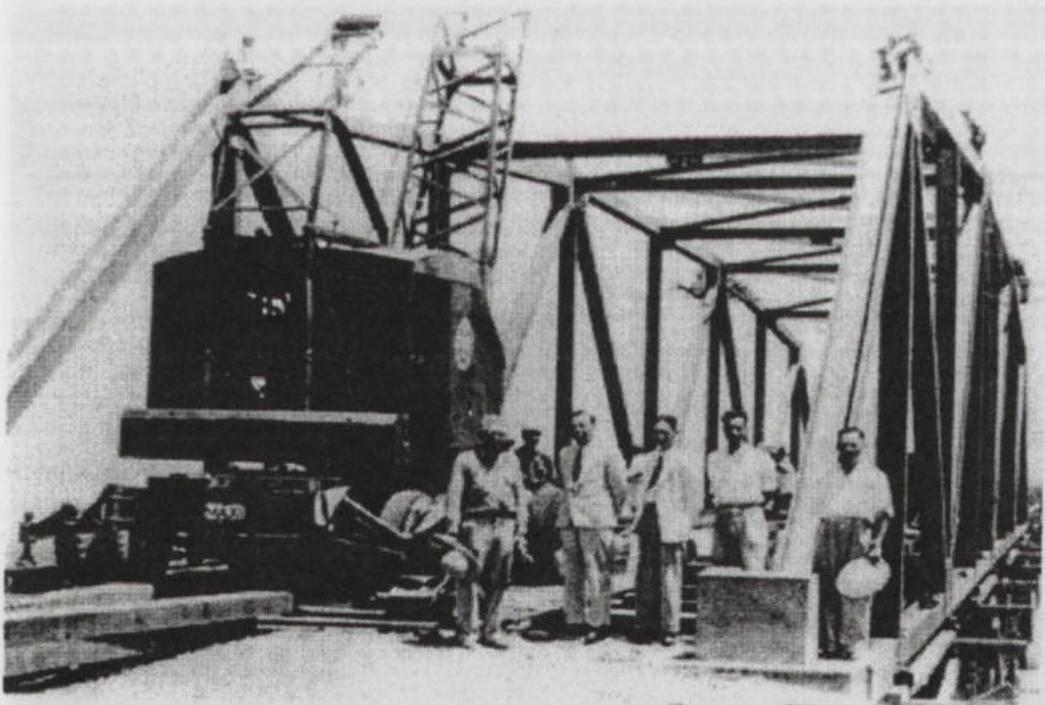
圖二十 砂石與混凝土攪拌作為橋面的鋪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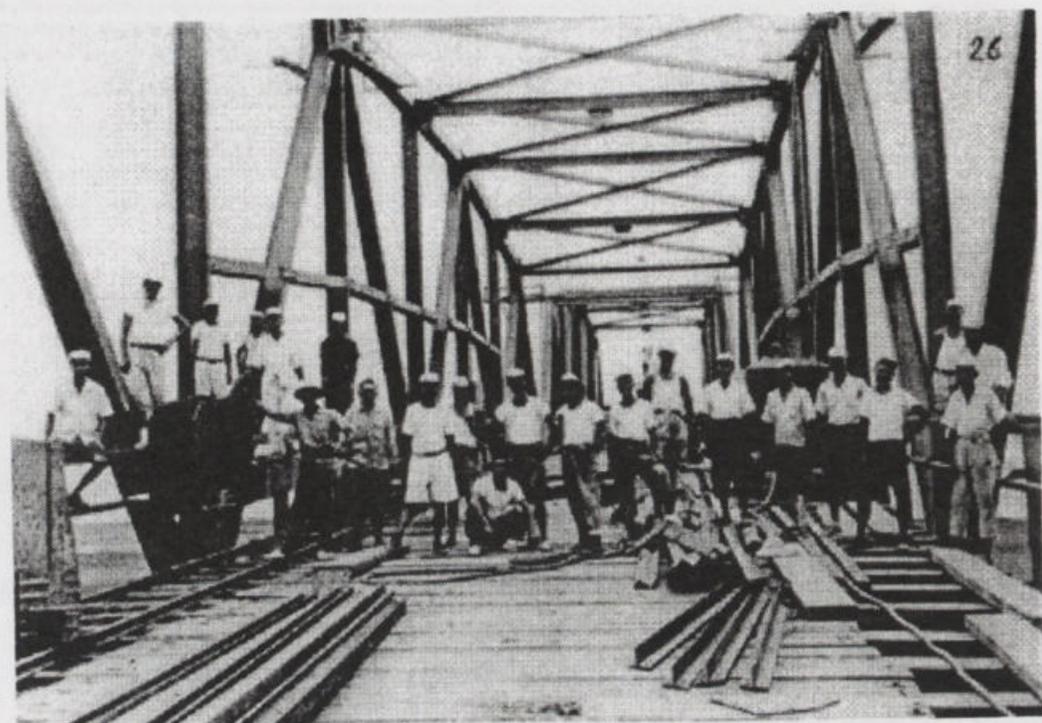
圖廿一 油漆橋面時試用空氣壓縮機的情形



圖廿二 左者為工程處長洪紳先生



圖廿三 右一為工程處長洪紳先生與工程人員合影



圖廿四 施工過程中工作人員的合影照



圖廿五 通車四十二年後，當年建橋人的合影，
人員皆為西螺鄉親

(五)大橋的施工與完成：

一九五二（民國四十一年）十二月廿五日全部工程完成，橋跨濁水溪兩岸，全長僅次於世界第一的美國舊金山金門大橋。（註12）大橋全長為一九三九·〇三公尺，合六〇〇〇餘英尺，分三十一孔，有遠東第一大橋之稱。

西螺大橋橋面寬有七·三二公尺，為二十四英尺，其左側設有台糖糖廠鐵路軌道，左為人車道，汽車、火車往還，通行無阻。

整座大橋的施工程序分為八大步驟，第一打樁、第二排架（圖十五—十六）、第三裝樑（圖十七）、第四鉚釘、第五油漆、第六橋面（圖十八—二十一）、第七調度、第八拆架去樁。

工程中以裝樑部份最為艱鉅，當時工程處長洪紳是一位傑出而負責的工程師（圖二十二—二十三），在中國大橋的建造史上，除了有名的錢塘江大橋是由中國人設計之外，其他均出自於外國工程師之手，因此西螺大橋工程是對我國工程師的一大考驗。當第一支橫樑裝設時，憑藉工程師的智慧和魄力，終於裝設成功，不禁讚嘆有加。

鋼樑主要桿弦等件，全用C.B料構造，新穎簡潔，重量節省，鉚釘固定方式使支座極易保養，桁樑中部反性肢取消，改用橫肢，此種新式設計為台灣所有橋樑中第一次採用者，橋面鋼筋混凝土，由橫樑直樑承托全橋，在實施工程之前，關於架設鋼樑應採取何種方法？河床地質、水文、氣象、地震、機具人牛時間限制等重要問題，皆經過詳細的研討。

大橋其他工程：諸如鉚合橋面，調整拱度，都較易於處理，但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工程，確能依

照規定的標準施工，絕不草率，就建築橋面說，一切材料如鋼筋洋灰石，必須經過洗刷揀選等手續而後使用，預期達到期望的需求。橋樑的鉚合工程是個驚險鏡頭，所謂鉚合即以鉚釘，將各種大小銅樑，桿而成為一個整個樑體，每一橋孔，需用八千隻鉚釘，當一個打工將燒紅的鉚釘自橋面拋到二層樓高的橋頂另一工人時，一投一接，不差毫釐，技術熟練，令人嘆服，經過了四十多年的歲月，至今沒有一個鉚釘出毛病，可見工程的細緻程度。（註13）

西螺大橋，對於架設橋樑工程，能夠如此迅速的成就，無可諱言的是美國材料技術安全分署美援會懷特公司盡力協助的指導與該公司工程師浦克難（Buchanan）設計『H型穿橋式』橋樑所得的結果，同時也是中、美技術人員能夠通力合作的表現（圖二十四），讓整個工程能順利的進行，使橋樑架設工程能在短短的七個月中完成。（註14）且當時橋樑的搭建過程中，有不少數量的人員為

三、通車盛況、萬人空巷：

遠東第一大橋通車，舉行通車典禮（圖二十六），於一九五三年一月廿八日，假西螺初級中學禮堂舉行盛大慶祝會（即今西螺大橋公園現址），通車典禮由行政院長陳誠剪綵（圖二十七—二十八），台灣省政府主席吳國楨、交通部長賀衷寒、美駐華代辦藍欽公使、安全分署長施幹克、美軍顧問團長蔡斯、及省府交通處長侯家淵等參加盛典。日本建設省道路局長富堅凱一、建設省審議室主任片平信貴亦參加觀禮。（註15）其餘全省各縣市長、正副議長、臨時省議員均前來參加，會後並舉行慶祝遊行與音樂大會（圖二十九）。



圖廿六 遠東第一大橋於一九五三年一月廿八日，
舉行通車典禮



圖廿七 西螺大橋通車典禮由行政院長陳誠剪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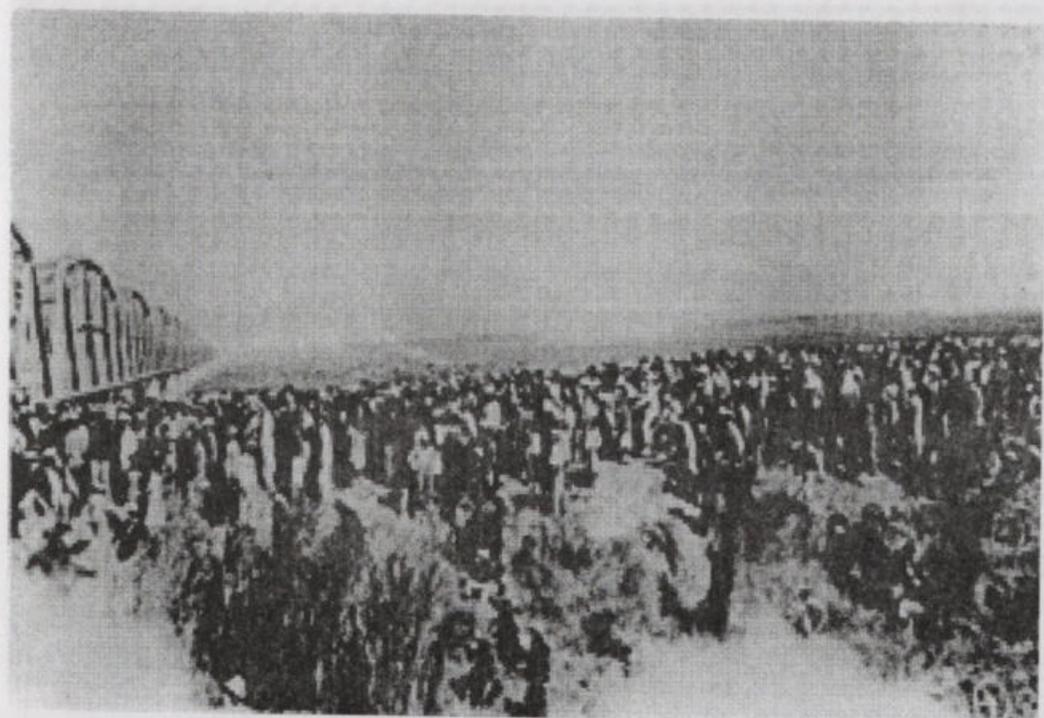
圖廿八 官員坐車通過西螺大橋時記者拍攝情景



圖廿九 通車當天政府相關人員與外賓團體之合照



圖三十 參加典禮者有八萬人之多，人潮之一隅



圖卅一 橋下參與通車典禮者人山人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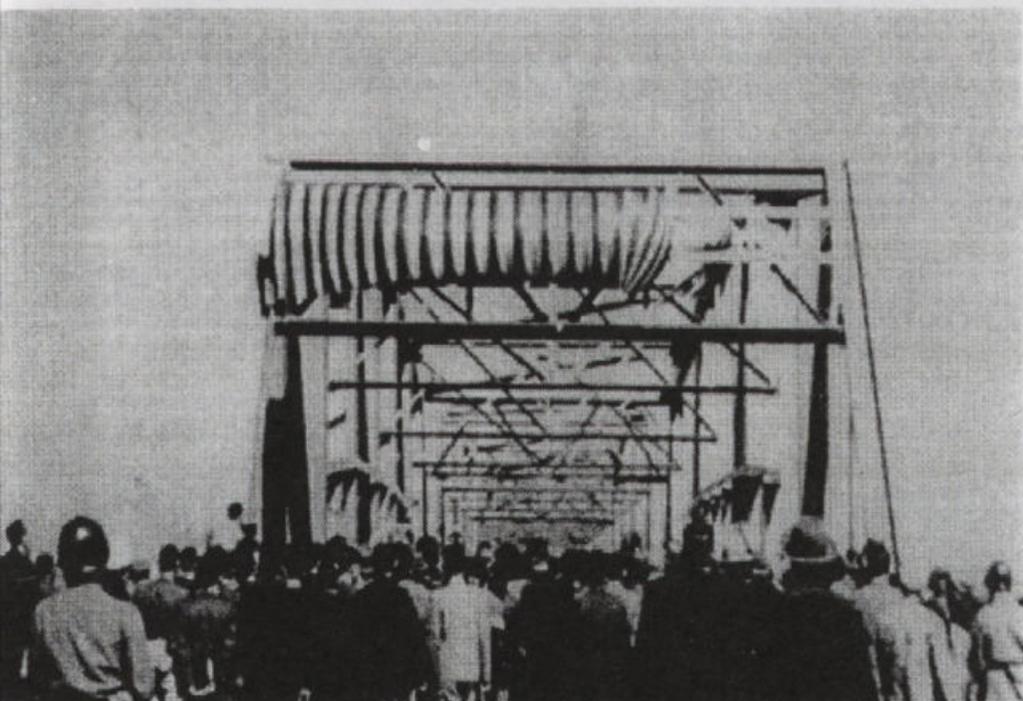
圖卅二 鎮上各機關學校為大橋通車舉行慶祝活動



圖卅三 慶祝隊伍由鎮上各機關學校鼓號樂隊前導



圖卅四 街上牌樓寫著「遠東最長公路大橋通車典禮」並懸掛中美日菲益臻合作，西東南北於今暢通對聯



圖卅五 當年行政院長陳誠親題「西螺大橋」四個大字懸於橋之兩端，圖為布幕即將被拉開的一刻

當時中央社所刊發的新聞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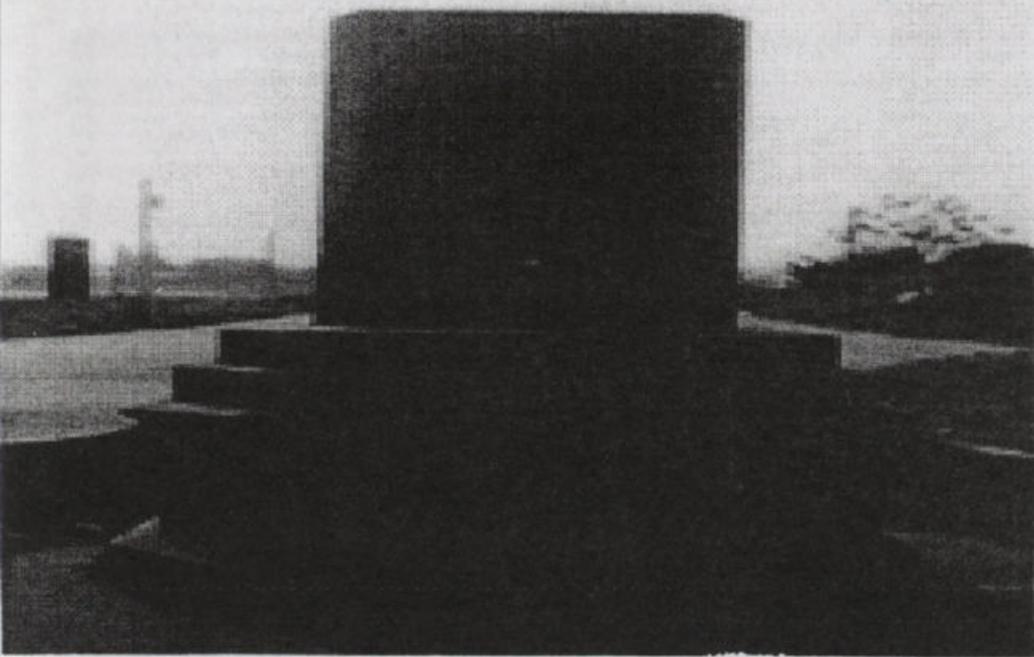
標題：參加典禮者有八萬人／西螺人民安排三天慶祝活動／昨晚家家宴客全鎮燈火輝煌

內容：行政院長陳誠已於上午到達中部某地，準備參加明日上午的西螺大橋通車典禮，西螺鎮長李其雄估計，明天將有八萬人參加西螺大橋通車典禮（圖三十一—三十一），西螺鎮民已經決定慶祝三天節目，包括提燈、煙火、音樂、戲劇、燈謎、遊行及運動會，慶祝費用將達新台幣十萬元，其中隊伍由鎮上各機關學校鼓號樂隊前導（圖三十二—三十三），鎮街牌樓上書寫著「遠東最長公路大橋通車典禮」，並懸掛「中美日菲益臻合作，西東南北於今暢通」對聯（圖三十四）。（註16）

一九五三（民國四十二）年一月廿八日開始通車，為建設西螺大橋而奮鬥了十餘年的西螺同盟會諸人士以及一般為建設西螺大橋而努力的人們，他們為公忘私努力奮鬥的代價，換得是西螺大橋的落成，也就是大家共同努力不懈的表現成果。（註17）

當時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陳誠親題「西螺大橋」四個大字懸於橋之兩端（圖三十五），第一屆雲林縣長吳景徽，亦在南端橋頭立下碑文，即西螺大橋碑記，全文如下：

螺溪為本省著名之河川，浩蕩雄險，東亞稱冠。地握南北交通，源流東西萬里。每當秋令，山洪驟至，怒濤撼天，舟楫難渡；使車者休、荷者弛，騎者下、步者止。其為阻於人者，不惟行旅裹足，抑且為經濟建設一大障礙。地方賢達歷有架橋之議，雖工程艱鉅、財力不足，然殷情莫遏，千籌萬措：終於民國貳拾陸年動工，興建兩年，即完成橋墩參拾貳座之初步工程。洎七七事變，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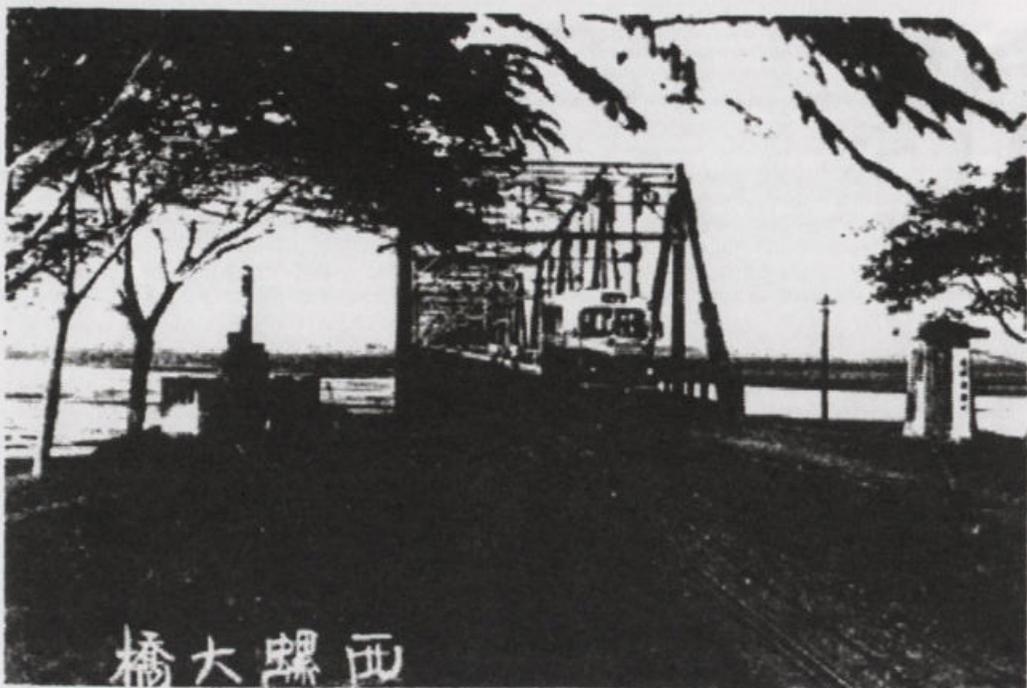


圖卅六 大橋南岸橋端的碑記寫下了大橋建造的艱辛過程

戰起。其時，本省仍為日人領治，一切政事，均為控制，因遂痛告停工，迨民國參拾肆年抗戰勝利、臺澎光復，始復重建之舉。而政府感於民情之殷切，修建大橋，引為重任；更荷盟邦厚誼，給予資援，終使屹峙荒沙駭浪中垂拾餘年之橋柱，得以續建。更由於器材精良、技工卓越，工程進度自民國肆拾壹年伍月貳拾玖日至同年拾貳月貳拾伍日，未滿一載，使舉世矚目之遠東第一大橋，已獲全成。從茲道連南北、地接雲彰，彼來此往、利濟群黎，碩德豐功、允宜感戴，是乃我政府暨盟邦造福地方之鴻舉也。謹為之記。

雲林縣長吳景徽謹識，西螺鎮公所。

中華民國肆拾貳年壹月貳拾肆日立。（圖三十六）其規格採花崗石，長一三三公分，寬八二公分，文十一行，每三十三字；楷書篆刻而成。（註18）



西螺大橋

圖卅七 大橋興建促使南北交通的公路網更為發達，亦造就了不少經濟效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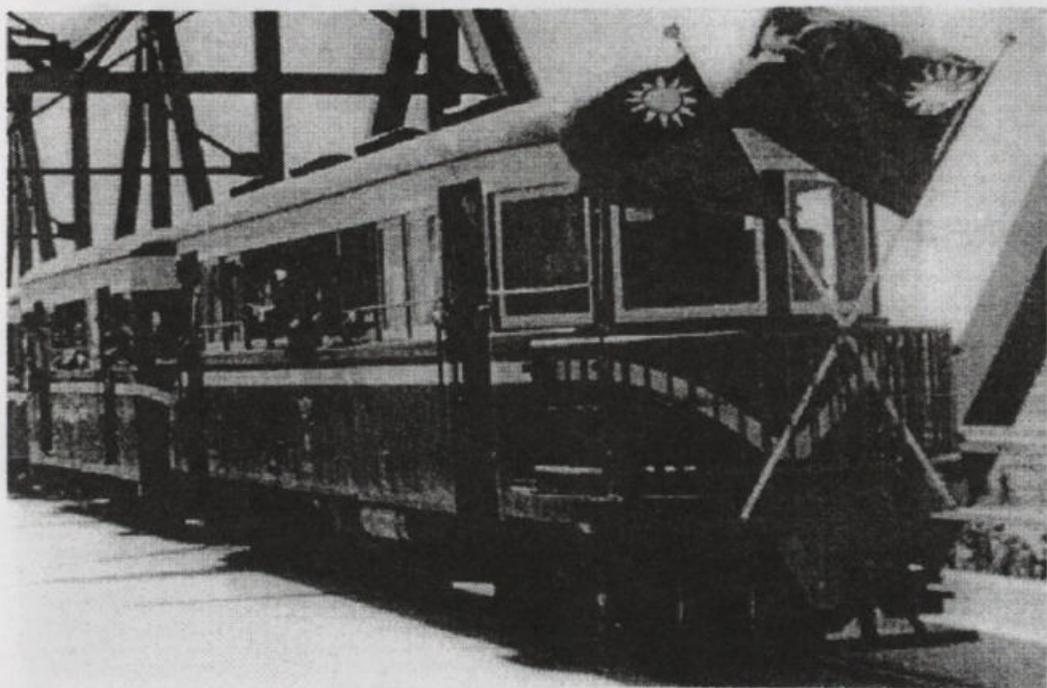
四、當時建造西螺大橋的價值：

(一)經濟價值：

西螺大橋的經濟價值，據當時省政府建設廳長陳尚文表示，原由彰化之王田至雲林之斗南的公路，須經由台中、南投、集集、竹山、斗六等處，而至南投，路線全長為九十九公里，自從西螺大橋落成後，由王田至斗南的公路，可經由彰化、員林、北斗、西螺、荊桐、而直達斗南，路線全長僅需五十八公里（圖三十七），再從西螺大橋與台糖各廠所敷設鐵道路線的關係而言，它的落成不但使台糖各廠所有鐵路線連成一系，亦因此而計畫興建海邊糖廠鐵道路線，以便縮短運輸路線，減低運輸費用，而發揮其更大的經濟價值（圖三十八）。

(二)軍事價值：

當時美軍顧問團長蔡斯將軍謂：「……；我不確信台灣的軍事安全絕無問題，而且相信今明兩年中，



圖卅八 通車日台糖小火車行駛於大橋的盛況

五、詩語歌賦、歌頌大橋：

由於西螺大橋建造工程的浩大，促使其成為全國

自由中國的三軍，將會有更重要的活動，但西螺大橋將來在這種軍事活動中所作的貢獻，較之經濟上的價值還來的重要：：：。再據美駐華代表藍欽公使謂：：：：；西螺大橋具有經濟與軍事的雙重意義，作為運輸系統上重要的一環，這座大橋對於台灣經濟有重大的貢獻，同時，再使用機動部隊的今天，西螺大橋對於本島抵抗可能攻擊的防務，亦將大有裨益：：：。安全分署長施幹克謂：：：：：：：。西螺大橋在台灣之軍事價值遠較經濟價值猶大：：：。 (註19)

在建橋的過程中，將建橋的議題轉化為軍事上的功用，應是當政者（不管日本政府與國民政府）所注目的起點，日本政府是在發展工業與南進下的考量；國民政府亦為軍事的援助下，去建造這座大橋，因此大橋的建造歷史，彷彿是台灣近代史最好的詮釋。

所注目的焦點，很多文藝界的人士，亦多有詩詞的創作，以作為大橋建造的見證。

◆西螺大橋 余光中

轟然，鋼的靈魂醒著，嚴肅的靜鏘鏗者。

西螺平原的海風猛撼著這座力的圖案，美的網，猛撼這座意志之塔的每一根神經，猛撼著，而且絕望地嘯著。而鐵釘的齒緊緊咬著，鐵臂的手緊緊握著嚴肅的靜。

於是，我的靈魂也醒了，我知道既渡的我將異於未渡的我，我知道彼岸的我不能復原此岸的我。但命運自神秘的一點伸過來一千條歡迎的臂，我必須渡河。面臨通向另一個世界的走廊，我微微地顫抖，但是我必須渡河！

矗立著，龐大的沈默。醒著，鋼的靈魂。（註20）

◆西螺大橋 佚名

世界揚名久，浩長冠遠東。西螺留史蹟，濁水架浮虹。美援橋床器，民營砥柱功。鋼樑連地起，技術奪天功。遙望蒼茫外，登臨氣象雄。

往來無絕蹟，車馬儼行空。任彼溪流急，征人樂暢通。南北遂此接，國祚兆昌隆。（註21）

◆西螺大橋 吳景箕

清虹一抹束天腰。直走雲程五里遙。兩岸人家沉遠樹。無邊沙霧渾狂潮。淒涼氣象隨風日。絡繹舟車接夜朝。自此吾民除病涉。全台陸運藉斯橋。

◆西螺大橋 江擎甫

雁齒鼉梁漫比論。鉅工偉業遠東尊。枕螺擁斗浮金背。扼海憑山勝玉門。笨港落霞丹幾點。卦峰曉霧墨雙痕。興邦已有津梁在。奚怕紅潮黑浪翻。

◆西螺大橋 龔顯昇

剪綵題碑署國禎。一橋風月荷光榮。資源外匯浮鼉渡。砥柱中流濁浪平。普渡官民無病涉。貫通車馬好長征。長卿采筆螺溪硯。並駕齊驅著盛名。

◆西螺大橋 黃毓

青欄卅一鎖連橫。獨擅東洋第一名。中美建功揚史籍。彰雲合界利征程。人來題柱春當暖。市聽吹簫月正明。茅店金雞催曉發。霜痕雜踏馬蹄輕。

◆西螺大橋 蘇凌雲

雄跨狂流濁水溪。鼉梁隱隱望中迷。西螺黛染青欄麗。北斗光涵白板低。目極千尋橫鐵鎖。腰垂兩岸臥虹霓。通津第一誇東亞。石柱憑誰彩筆題。縣跨彰雲利涉多。盈盈濁水此明河。填疑虛漢功歸鵠。架就浮染勢到鼉。雁齒遠排迷北斗。虹腰橫掛現西螺。落成來往人如鯽。頌德同吟讚美歌。彰雲襟帶此關門。東亞鼉梁第一尊。雁齒斜排臨濁水。虹腰隱約掛黃昏。客非司馬題銅柱。鵠為牽牛駕鐵根。利涉人來歌美德。交通南北濟元元。

◆西螺大橋 吳紉秋

鐵欄斜倚納溪風。第一推稱跨遠東。得地雲彰傳偉大。取材中美築精工。乾坤朗朗排飛雁。歲月悠悠鵬彩虹。剪綵欽崇陳院長。億千車馬笑開通。晚搖淺日曉雲封。遊客襟期曳短筇。濁水溪聲奔二水。玉峰風度鼎三峰。題詩雅韻矜司馬。鞭石高微襯祖龍。長此瀛壖無病涉。建基國策與軍容。漫天煙景落吟艖。跨岸鼉梁勢耀龐。東半球中稱第一。西螺街上說無雙。山青虎尾拖千里。水綠鯤身剪半江。久抱文園題柱志。驚人至竟筆如杠。

◆西螺大橋 江太緩

偉業空前冠遠東。惠民利國永無窮。可登未聽填鳥鵠。濟涉初看臥彩虹。攻玉他山欣有美。傳書黃石豈無翁。千秋勳績垂鯤島。題柱終慚句未工。

◆西螺大橋 簡竹村

銅筋鐵骨善籌謀。雄鎮西螺古渡頭。奠定太平新礎石。橫過濁水舊洪流。何妨夜雨推潮急。以便春風送客遊。萬眾一心工建設。交通利濟大瀛洲。

◆西螺大橋 雲耶山人

長虹偉麗鎮螺溪。利涉行人雜馬蹄。國計民生欣有助。交流文化喜連攜。往來共濟同舟楫。遠近分明若錦梯。觀止東洋稱第一。反攻號角此留題。

◆西螺大橋 陳韻紘

蜿蜒兩岸走長蛇。起伏相連入望斜。灘上潮回鯨影動。海門日照鷺聲賒。一彎水濁螺溪石。十里風飄北斗沙。山色蒼茫雲外路。交通功合燦中華。交通謀就力無邊。利濟中南計必然。兩岸雲山跨濁水。一排雁齒走輕煙。凝眸北斗懸空白。入夜濁溪映月鮮。鞭石無須愁浪險。如虹高掛遠東天。

◆西螺大橋 老梅

五丁通鑿鬼工程。七月螺橋竟告成。客運北南開捷徑。溪流清濁自留名。飛空雄跨虹腰迴。接岸長鋪雁齒平。成就遠東大公路。三台利濟是民生。

◆西螺大橋 買牛翁

津梁媲美卡尼基。縱貫西螺造化奇。鞭石血輪公路線。題橋筆屬里程碑。民無病涉通聲氣。縣得蟬聯濟物資。真箇遠東跨第一。浪花虹影日委蛇。安排雁齒接康莊。橫跨彰雲獨擅場。曳杖卻防波浪險。詔霞飛渡客心長。濟川人跡追司馬。進履霜痕認子房。更愛工程中美化。一篇橋史寫唐皇。

◆西螺大橋 傳三

名著西螺壯七鯤。眼看渡海起鼉鼉。吟詩句墓邱逢甲。援疑心傾杜魯門。史紀濟川工建設。民無病涉快馳奔。反攻國步先徵象。準擬中原鐵幕翻。

◆西螺大橋 洪大川

佩書選硯到螺溪。一望長圯眼自迷。頂上護欄皆是鐵。箇中敷軌竟非霓。更逢細雨浮鰲背。肯向春風逐馬蹄。如此鴻功收巨浸。饒他湖海作雲梯。

◆西螺大橋 洪子豪

濁水茫茫縱貫開。天教虹影日徘徊。速環鐵鎖成台榭。掩映勾欄出草萊。梁式儘徒歐美化。竣工猶迓黨魁來。留題我乏相如筆。祇逐群英覽勝回。

◆西螺大橋 張清輝

人工爭巧奪天工。鐵鎖連環勢接空。大計全憑科學力。多年興建濟川功。螺陽斜照懸明月。濁水長流架彩虹。徒此行途無病涉。車聲馬跡利交通。懸空幾訝步雲梯。浩大名橋事可提。皓月當空斜雁影。金波映日染虹霓。長程直貫台陽路。萬丈橫連濁水溪。願借一枝司馬筆。春風得意好留題。

◆西螺大橋 黃瘦峰

幾疑天半架長虹。莫怪斯橋蓋遠東。物力原來強國力。人工真可奪天工。日遺砥柱空流影。美援資材得順風。從此軍民多利涉。反攻制勝策全功。

◆西螺大橋 小遊仙

橫過濁水濟洪波。鉅冠東洋利涉多。萬里遙情通北斗。千焚美號紀西螺。鰲梁架合彰雲界。雁齒排帳鐵石羅。況是竣工王道顯。歡聲到處震山河。

◆西螺大橋 林友笛

五里螺溪架鐵條。巍巍高建勢凌霄。材傾北美無藏寶。功奪東洋第一橋。從此征人除渡涉。飽他過客樂逍遙。雲彰兩縣交通便。策史長爭日月昭。

◆西螺大橋 林友笛

螺溪架設業竣工。利涉征途達大同。十里溪聲喧古渡。一條橋影掛長虹。留題詩擬搜歐北。秉筆功應樹遠東。安步人來逢月夜。幾疑身在畫圖中。

◆西螺大橋 張立卿

陳公題字掛虹橋。鐵鎖連橫五里遙。美援資材成巨績。國營工業建高標。福星喜拱開新道。揆駕親臨剪綵條。南北交通從此隱。螺溪聲價重瓊瑤。

◆西螺大橋 施卿輝

螺溪闊渺困行人。長跨河樑歷苦辛。典禮歡逢臨外使。開通喜得渡功臣。卻蒙相國親題柱。定有留侯秘授真。廣大東洋尊第一。更無朱雀並為鄰。天半駕鼉入眼迷。鐵龍千丈嘯螺溪。橫斜雁齒排石渡。倒影虹腰架彩霓。利路亨通車馬壯。渥纓舒詠鷺鷗題。蔡端偉業猶嫌小。今立東洋第一分。

◆西螺大橋 龔劍犢

綠島交通北獨尊。石梁三十一雲屯。雨催虹影溪洲臥。鰲挾浪花水尾奔。炯炯文星昭古渡。遙遙鐵軌接平原。無邊風月橋雙岸。利涉民生壯國魂。

◆西螺大橋 黃鑑塘

萬丈如虹掛碧蒼。溪州一片水雲鄉。往來車馬輪蹄鬧。激澗波濤晝夜光。坦蕩道平通北斗。迢遙橋駕冠東洋。參差鐵骨橫三里。極目螺陽入眼茫。

◆西螺大橋 陳錫津

彰雲兩縣界聯橫。中美合資興建成。卅一鐵欄青入畫。幾灣溪水濁留名。毗連南北堅牢砬。流濫東西遠近程。從此行人無病涉。康莊平坦馬蹄輕。

◆西螺大橋 黃締

轆轤車輪接馬蹄。登臨絕似駕虹霓。彰雲交界欣聯絡。中美合資建整齊。鐵鎖連環跨南北。濁流衍派渙東西。遠東第一名先著。安用文園把柱題。

◆西螺大橋 涂文舫

橋橫南北水西東。絕似長天架彩虹。利濟彰雲看發展。合資中美慶成功。填溪礎石原堅固。渡海鯨梁肇反攻。萬眾一思心復國。登臨遠眺感無窮。

◆西螺大橋 李可讀

橋冠遠東眾所云。交通從此暢彰雲。計程長恰二公里。按步時需三十分。北斗文光常拱照。西螺聲價永傳聞。完成多賴盟邦助。建設台灣第一勳。

◆西螺大橋 黃雍銘

獨署東洋第一名。交通南北快長征。曉過車馬霜痕見。日照虹霓畫意生。利濟彰雲工建設。合資中美善經營。愧無題柱相如筆。留與人間博好評。

◆西螺大橋 周重光

鐵鎖橫連建造工。雲南彰北利交通。濟川功業留青史。題柱聲名冠遠東。車水馬龍宣盛典。虹腰霓羽燦長空。待看還我河山日。并駕鰲梁進大同。

◆西螺大橋 王長春

縮地功高直勝仙，西螺橋建濁溪邊，輝煌聯想金門美，燦爛宛同玉嶽妍，始信愚公山可動，不疑精衛海堪填，萬能科學非虛語，人力居然巧勝天。

※王長春，字在篷，浙江人，曾負笈日本，任林產管理局專員，民國四十二年卒。（註22）

◆西螺大橋 黃傳心

界合西螺北斗邊，雄姿高架遠東天，千尋濁水流空急，卅一青欄鐵接連，利涉猶宜爭美援，填江何必藉秦鞭，授書漫道無黃石，早肇興基國祚綿。

※黃法號傳心，東石人，曾任雲林縣文獻委員會編輯。

◆西螺溪畔尋幽 魏嘉亨

二里長橋臥濁溪，一虹貫日於天齊，馬龍車水爭先過，落雁閒鷗自在啼，朝旭東昇光遍野，夕陽西照彩盈隄，驚濤擊岸觀洪瀑，向晚偏宜老杖攜。

◆西螺大橋落成四十四年 魏嘉亨

巨擘浚空四四秋，萬千旅客償心遊，焉知昔日陳情苦，但享今朝過往悠，南北交通行得順，東西貨物暢如流，邇來相繼三橋出，代職分工樂半休。

從這些詞語創作上，可了解地方人士對於大橋的歌頌，所採取的表達方式，內容大多讚揚大橋的工程偉大、中美合作、是遠東的長橋、建築景觀之美、與通車前的狀況等等，另外頗具趣味的是，內容上除了魏嘉亨先生的詩作是近兩年所寫外，大多表達出大橋的建設是反攻復國的基礎，事實上這是當時代共同的中心思想，當然也反應了當時國家最無力與缺乏的部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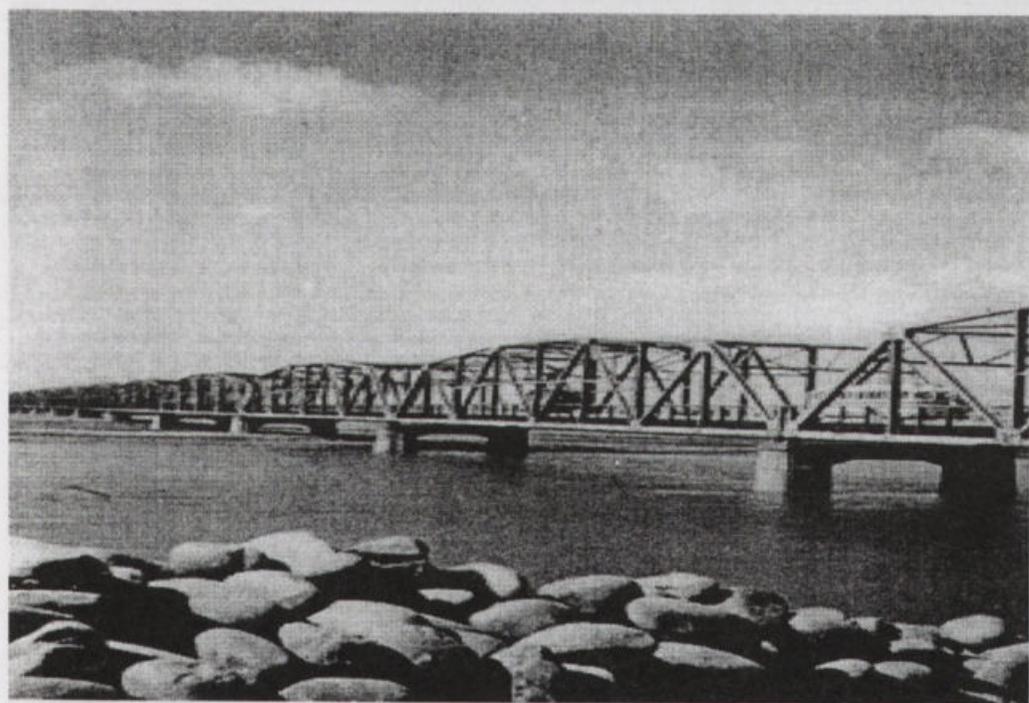
六建橋後的狀況：

為了紀念大橋興建過程的艱辛，且慶祝西螺大橋落成三週年紀念，一九五六年一月廿六日鎮公所舉行慶祝會，會後展開長跑競賽、西螺大橋杯軟式網球賽；網球賽自此後每年都例行舉辦，成為西螺地方的特色。除此之外，由於大橋的名聲享譽全台，遂有相關的物品、商品產生，如郵票、鈔票、明信片、月曆等都使用大橋的影象，商品如螺王米的包裝袋、並且地方社團也多以大橋作為西螺的象徵。

一九五九（民國四十八）年八月十日，八七水災致使西螺大橋公路部份損毀，周主席限令公路局於八月十一日以前恢復省公路西螺大橋交通。

一九六〇—一九六七年間，因工商的日漸繁榮，一九六一（民國五十）年三月設立西螺大橋交通稽查組，以維持西螺大橋的交通，此後大型貨運車體型增大、增高，並逐漸增多，且橋面鋼架高度已不敷現代交通的需求（圖三十九），另一方面台糖小鐵道的重要性日減，雨天時，常因鐵軌打滑，造成機車翻車，騎士摔傷的車禍層出不窮，而被民眾譏為「催命軌道」，於是地方人士紛紛要求有關單位改善橋面狀況。

公路局鑑於橋面老舊與民眾的反應，每年修修補補，不是辦法，遂在一九六八（民國五十七）年擬議施工改建，經有關單位同意拆除鐵路後編列五千八百萬元預算，施工改建；同時又為維持橋面施工期間的南北交通，於一九六九（民國五十八）年十月廿三日起又耗資一千萬元，在橋側興建三座相連的木橋便道，並於十二月中旬完成。



圖卅九 因經濟的發展使西螺大橋橋面鋼架高度漸不敷現代交通的需求

便橋完成後，一九七一（民國六十）年一月三日，西螺大橋正式封閉，一方面將鋼架橫樑增高，一方面因糖業的落寞而將橋面鐵軌拆除，重鋪鋼筋混凝土。經過半年的施工，於同年五月三十日通車。經修繕後，大橋且由灰綠色改為紅色。

從大橋通車的當時，台灣正處於尋求政治、經濟的穩定狀態，不料十多年後，台灣的經濟起飛，使得交通流量的需求亦隨著擴大，也對西螺大橋的角色扮演起了很大的影響。其中嘉南平原公路日趨發達，加上十大建設的高速公路通車後，有中沙大橋跨越濁水溪，而中央公路闢建後，又有自強大橋毗鄰，使得西螺大橋地位日益低落，新西螺大橋的建造，更使舊西螺大橋交通流量也銳減，且因苦歷歲月和海風長年的侵襲，鋼樑結構逐漸老化、侵蝕。（註23）

經省公路局於一九九〇（民國七十九）年委託唐榮鐵公司派工程師實地勘察，認為必須禁止重車的輾壓，且應著手鋼樑的拆換和補強，因此省公路局明令公告西螺大橋禁止總重十五噸、時速限制在二十五公里之內車輛通行，以免這座伴隨本省經濟起飛的大橋，摧毀在歲月與重車的折磨下。在時間的悄悄流逝下，橋身開始限高為二·五公尺、限寬二·二公尺、限重三·五公噸、速限二十五公里；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公路局更在大橋兩端興建路障，企圖阻攔行徑車輛的大小，以維持大橋的承重能力。

七、心中的大橋、心中的西螺：

從一九三六（昭和十一）年濁水溪人道橋架設期成同盟會正式成立後至今，業已邁入六十多年的歷史，曾是地扼濁水溪畔的交通要衢，尤其西螺大橋開通後，省縱貫路經由西螺銜接南北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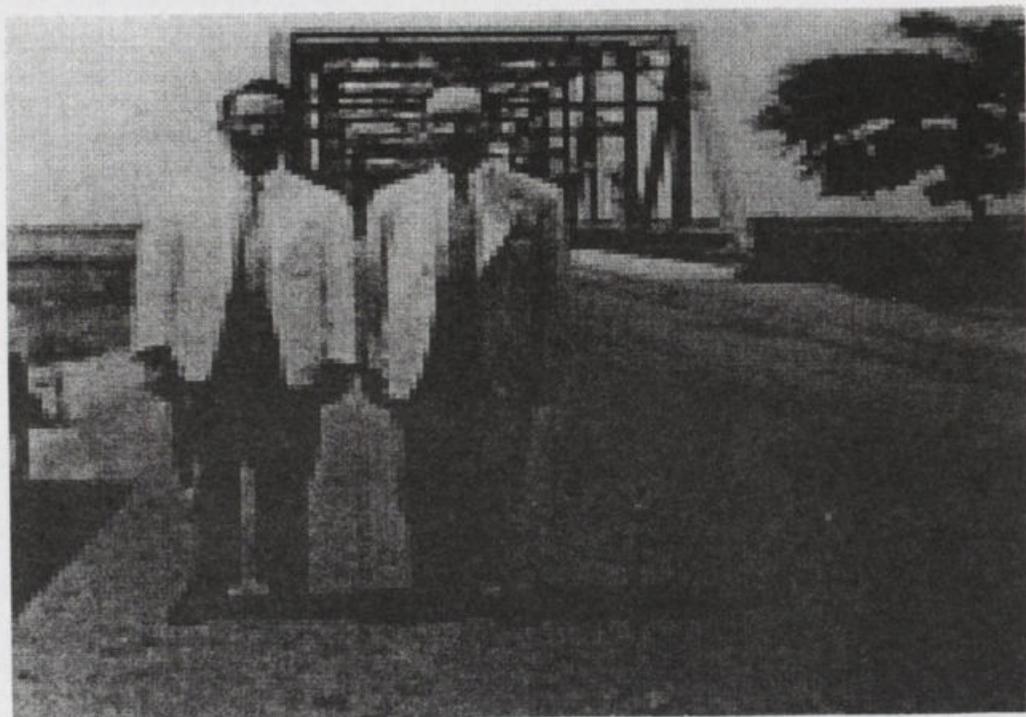


圖四十 西螺大橋通車的前五年，僅在南端的西螺大橋銅牌並非禁地，開放作為鏡頭的獵取對象，雖有限定區域但仍吸引民眾爭相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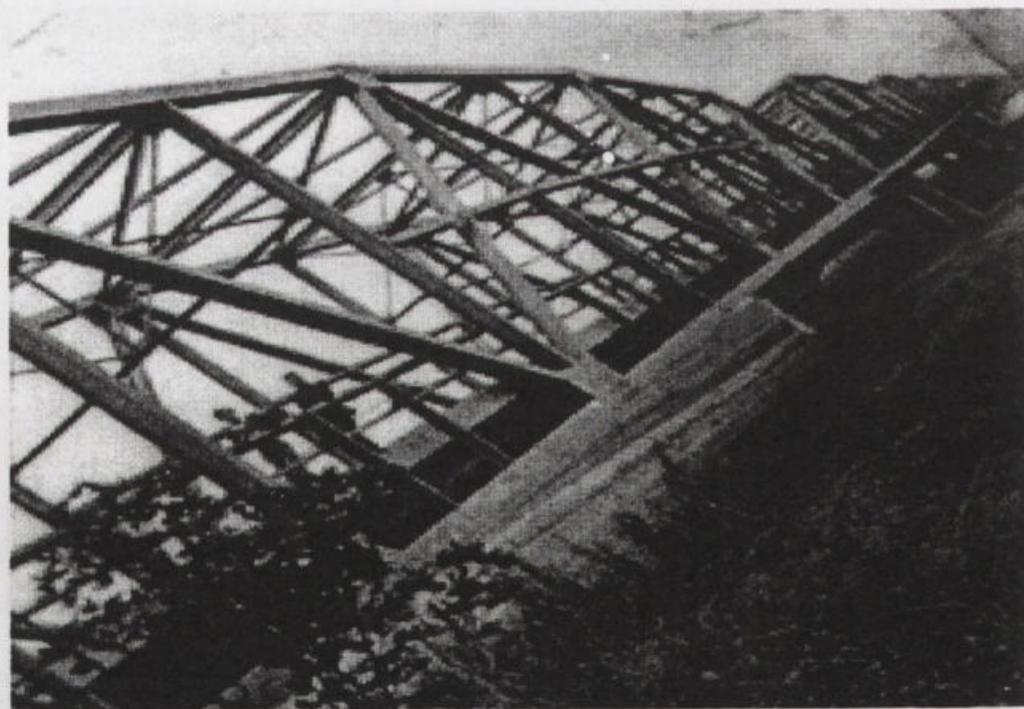
地，商旅往來頻繁，確實讓西螺市況繁榮了一段時間，嚴然成了雲林縣最具發展潛力的城鎮。在流逝的歲月，留下了清晰的痕跡。

從西螺大橋通車後即成為觀光地點（圖四十一—四十一），每逢假期節日遊人如鯽，熱鬧非凡，不少旅客皆想與大橋拍攝留念，但交通要地，被列為禁止攝影，使許多遊客掃興而歸，僅在南端的大橋路所豎立陳誠副總統兼院長所提的西螺大橋銅牌並非禁地，開放作為鏡頭的獵取對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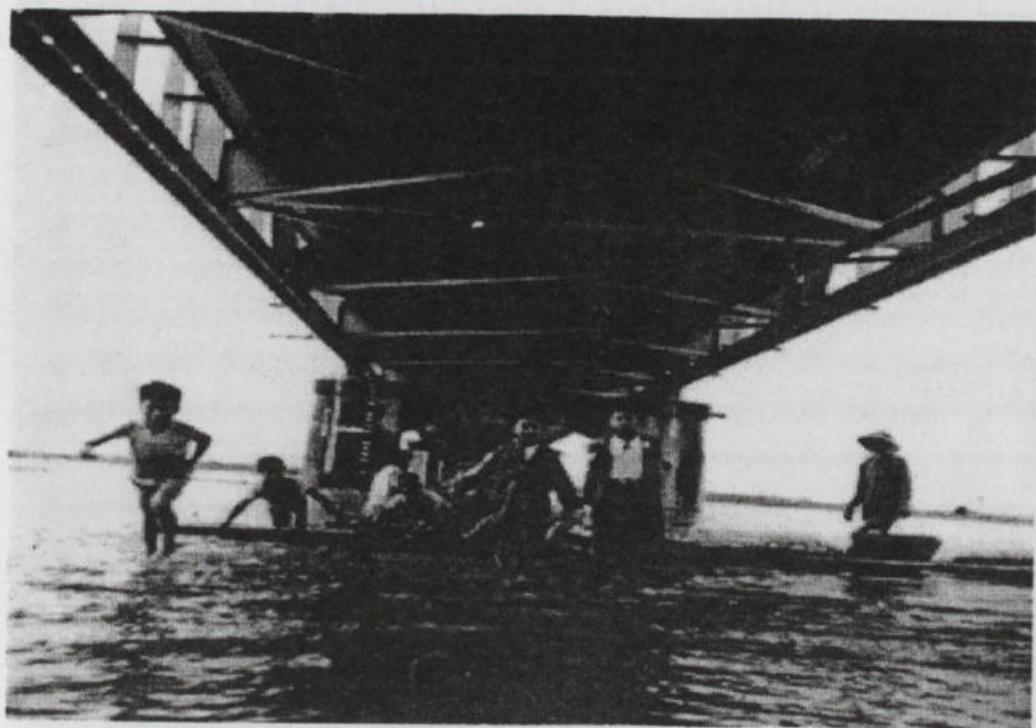
但經民眾的一再反應後，通車五年後解除了禁令，遊客可自由自在的攝影（圖四十二），感受長橋夕照的美景，一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來大橋拍照留念。經歷了四十多年的歲月，也將會有功成身退的一天（註24）；於是地方上的人士開始注意到了這個屬於西螺人、甚至台灣人民所共同擁有的文化記憶，開始倡導其保存、維修及賦予新生命的課題。例如：地方上的螺陽文化基金會企圖以長久的時間策劃，在大橋上舉



圖四十一 嚴前總統家淦與當時縣長吳景徽
於橋頭前合影留念



圖四十二 大橋開放後民眾於橋上的合影照



圖四十三 大橋是西螺人甚至台灣人珍貴的文化資產與共同記憶



圖四十四 「西螺大橋」的命名曾有一段小插曲

行相關活動，希望使西螺大橋的保存議題成為可能，並期盼有關單位能將「西螺大橋」規劃為「觀光步道區」，並配合西螺大橋紀念體育公園及未來堤岸展現出來，成為本省「文化藝術休閒活動的長廊」，讓這樣的歷史記憶，能夠被永遠放置在活生生的空間之中（圖四十三）。

重拾昔日長橋夕照的美麗風光，當南來北往的過客重睹西螺大橋的情影時，也感念昔日為大橋奔走的地方人士與造橋人流血揮汗，闢建大橋的智慧和辛勞。今年正逢西螺大橋通車四十五週年，基金會結合地方政府與地方的相關團體，舉辦「相招作伙走大橋」活動，兩天的活動吸引了近萬人潮的參與，也將其理想實際的開展，活動中縣長更允諾將促成大橋的保存，且規劃一個休憩空間；相信西螺先人的團結精神與理想，將在我們這代西螺人身上展現，歷史上也將留下一頁佳話。

八、西螺大橋小檔案：

(一)名稱：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美援協助建橋時，致國會的名稱為「HSILO BRIDGE」，省政府鑑於既然以行用西螺大橋名稱，因此就以「西螺大橋」名稱命名（圖四十四）

(二)位置：西螺鎮東北方，橫貫濁水溪（西螺溪）之上。

(三)方位：起於雲林縣西螺鎮，止於彰化縣溪州鄉水尾村。

(四)規格：長為一、九三九公尺，寬為七·三二公尺。

(五)材料：

1. 西螺大橋的鋼架為「華倫氏穿氏」，全橋桁樑三十一孔，樑架每孔長為六十餘公尺，重為一

百七十餘噸，連裝螺絲等，共用鋼料五千三百餘噸。

2. 使用混凝土為二千四百立方公尺，全橋橋面油漆三次：一為丹紅、二為灰漆、三為灰綠，每孔每次油漆面積約二萬八千英尺，全橋三次油漆，共約二百六十萬平方英尺。

3. 除橋樑鋼料外，計水泥一千噸，砂石百立方公尺，鋼筋四百噸，油漆六千三百加侖，木料五十二萬五千板尺，鷹架鐵件二十噸。

4. 主要機具設備計：(1) 自行吊車十二部；(2) 空氣壓縮機九部；(3) 鉚釘槍三十支；(4) 風鑽及電鑽八支；(5) 打樁器錘三具；(6) 混凝土拌和機五部；(7) 混凝土振盪器五只；(8) 噴漆三十三隻；(9) 工場電話線八公里。

(六) 耗資：新台幣一千四百萬元。

(七) 相關設置：西側曾設有台糖糖廠鐵路軌道，餘為人車道、汽車、火車往還，通行無阻。

(八) 通車：一九五三（民國四十二）年一月廿八日。

(九) 盛名：曾是世界第二公路大橋（僅次於美國舊金山金門大橋）、遠東第一長橋，是台灣南北交通運輸的樞紐。

(十) 價值：是地方先賢所共同努力的成果，亦是象徵西螺人團結的重要文化資產。

九、註釋：

註 1 富田芳郎，〈西螺探訪記〉，民俗台灣(六)，頁四十二—四十三，一九九〇·十二，武陵。

註 2 據當地耆老表示，小時候曾聽長輩談及當時建造堤防的施工方式，即把磚頭打孔，用鐵絲穿

過，成為串式的基本單位，再將各串相互連接，成為網狀，使之固定。堤防興建後，堤高了境幽，亦為遊覽休閒勝地，三五知己乏竹舟於中流，對明月而舉杯，誠風流韻事也。當年橋樑未成，嘗以竹筏渡人，稱為義渡。

黃傳心曾吟「螺溪即事」一律：螺溪水暖正當春，時見如花採石人，撫景留題詩思巧，臨流對飲酒杯親。

風前紫燕拋輕剪，磯畔煙蓑穩釣綸。十里板橋渾似畫，肩挑買賣去來頻。

末二句即寫西螺大橋，橋柱完成，橋床未建之情景也。

註3 蘇鴻飛氏奉職於台灣商工銀行西螺分行之時曾吟西螺八景，七絕八首，茲並錄之。

螺溪晚渡（濁水溪大橋未建前，嘗以竹筏渡人）

兩岸蘆花點鷺鷥，半篙濁水看平流。夕陽一角人如鯽，爭渡喧鬧不休。摘錄於雲林文獻二十九—三十（雲林縣當代詩人作品介紹（一）鐘淵木，頁三二三—三二六，雲林，雲林縣政府一九八五—一九八六。

註4 據耆老描述，車輛有腳踏車與公車，腳踏車通過西螺溪時，一般會有三處的積水，騎腳踏車者就必須扛起車子涉溪而過，等涉過積水後才又以騎乘方式前進。

註5 地方耆老歐壽昌先生一九九七·十一月其現場實地口述，一九一七年生，現旅居美國波士頓。提創同盟會者為當時西螺街長廖重光、北斗街長廖章琪、溪州庄長鄭添益、員林街長朝倉哲雄、海口庄長林志仁，暨當地士紳及日本官吏等發起。

註6

- 註 7 廖風雅，中華日報（遠東第一大橋：：，西螺大橋建橋軼事），第三十二版，一九九三·三·二八
- 註 8 從一九五一—一九六五年美援才停止。
- 註 9 廖風雅，中華日報（遠東第一大橋：：，西螺大橋建橋軼事），第三十二版，一九九三·三·二八
- 註 10 《雲林文獻二：一》（西螺，西螺大橋與西螺同盟會）王君華，P 一六〇，一九五三·三·二〇 P 一五三—一六二
- 註 11 廖風雅，中華日報（遠東第一大橋 & *midashi*；西螺大橋建橋軼事），第三十二版，一九九三·三·二八
- 註 12 台灣文獻九：四（台灣詠史詩）賴子清輯，P 二九省文獻會 民四七·十二
- 註 13 廖風雅，中華日報（遠東第一大橋：：，西螺大橋建橋軼事），第三十二版，一九九三·三·二八
- 註 14 雲林文獻二：一（西螺，西螺大橋與西螺同盟會）王君華，P 一五八—一五九，一九五四·三·二四
- 註 15 中央社報導，一九五三·一·二七日
- 註 16 殷延泉，民生報，寶島采風錄二七版，一九九四·三·一五
- 註 17 《雲林文獻二：一》（西螺，西螺大橋與西螺同盟會）王君華，P 一六〇，一九五三·三·

二〇P一五三一—一六二

註18 台灣文獻二三：三（本省光復後新豎之碑碣拓本），省文獻會一九六九·十二·二七

註19 〈雲林文獻二：一〉（西螺，西螺大橋與西螺同盟會）王君華，P一六〇，一九五三·三·

二〇P一五八

註20 雲林縣東南中學校刊十一期 東南青年（懷古溯源話西螺）葉顯宗一九八五·二·二五

註21 鐘淵木，雲林文獻二九—三〇（雲林縣當代詩人作品介紹（一））頁三三—三三六，雲林，雲林縣政府一九八五—一九八六。

林縣政府一九八五—一九八六。

註22 台灣文獻九：四（台灣詠史詩）賴子清輯，P二九省文獻會一九五八·十二

註23 台灣省雲林縣志稿，卷一土地志勝蹟篇，頁一六四五，台北，中國方志叢書，一九八三·三

註24 廖風雅，中華日報（遠東第一大橋）：：；西螺大橋建橋軼事），第三十二版，一九九三·三·

二八

十、其他參考書目：

□施淑宜，台灣影像歷史系列：：，海國圖索，台灣自然地理開發一八九五—一九四五，頁二—九，台灣新生報社

□台灣省通志（卷三政事志建置篇），頁一八九，台中，省文獻會，一九七二·十二·三

□雲林風物誌，頁三六一—三六二，雲林，省文獻會

□徐智暖，優遊台灣導覽手冊十一（彰化、雲林），台北，群有文化，一九九三·十·三十

附：本文作者目前擔任西螺鎮志的編纂工作，相關資料與珍貴照片，特感謝西螺鎮公所提供。

雲林文獻

第四十三輯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六月

日出版

發行者：雲林縣政府

發行人：蘇文雄

發行所：雲林縣政府

斗六市雲林路二段五一五號

統一編號

30729880049